

苦儿努力記

法：莫奈德

048

<150>





苦兒努力記 下集

——一個苦兒名叫路美的自述——

前進

前進！

可是向那一方前進呢？

前後左右，只要我高興，隨便向那一方前進。我雖是一個小孩子，現在是做了主人了。我可以隨着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行動。……但是，這又算得可以自誇的一回事嗎？

愛逛的小孩子，常是羨望着能夠有自由的一天；但這是因爲即使有了挫折，背後總有照顧着他的保護人，所以纔能夠放心。我呢？一旦跌倒，就是墮入深淵裏，也沒有誰會來救援我的啊！受他人的指使，終日忙碌，這比之於自由行動，反使我不知道要快樂多少倍呢。

然而，我現在成了自己做主人了。無可奈何地，非得自由行動不可。在這新生活的開頭，我將怎麼樣着手做起呢？我想：姑母雖然把我逐了出來，不讓我跟着到獄裏去，可是，在這兩年間，像親生父親一樣的看着顧我的亞根，我在這時候，跑去和他見見面，給他一個最後的親吻，又何嘗是違背道理的一回事？

無論如何，我第一就得跑去看看亞根。我雖然沒曾到過甚麼負債者的獄裏去過，不過，最近總時常聽到了一些關於監獄的話，知道了那地方是在克里斯。用心去找一找，當然可以找得到。姑母和小孩子們，既然可以看到了父親；那麼，我也未嘗不可以。我也是亞根的孩子哩。亞根的愛我，也正像其他的孩子們一

樣，沒有絲毫分別的。

不過，我不能讓卡彼自由地在巴黎亂跑；要是惹得警察罵起來時，我又將怎麼樣對答呢？種種的經驗，使我覺得了最可怕的，就是警察。我那裏能夠忘記了都魯斯的那樁事呢？！沒有辦法，我只好將卡彼縛了；這就傷了牠的自尊心不少。像卡彼那樣地有教育的、品性高貴的狗；將牠拘束了，實在是太侮辱了牠了。

我牽了卡彼，總算走到了克里斯的牢獄了。世間儘有悲慘的地方，使人一見，即爲之酸鼻者。可是，我以爲總沒有像牢獄的門那樣的，陰森慘淡的地方。牢獄的大門，實在比墓墳的門還要陰慘啊！墓墳只有冰冷的石頭，然而此地呢，却活生生地埋了無數的囚人！

我躊躇了一會，不敢踏進去。我想避開人目，一半也覺得似乎一踏進這可怕門內時，就沒有再見天日的希望。

我早就想像到了要從獄中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我又知道踏進獄

門，也不是輕易的了。不過，我現在又萬不能後退，所以，只好決心走了進去，無論碰到什麼人，我就告訴他我的目的，請他許我會面。

我馬上就被帶到會客室裏。那裏並沒有我所想像的東西：如鐵窗木柵等之類。等不到一會，亞根走了出來，但是，也沒有帶鎖鏈，或其他的刑具，這和我的想像不同。

亞根看見了我，似乎很高興。

「噢，路美嗎？來得正好。我今早纔怪怨卡特林，怨她爲甚麼不將你帶來呢。」

今天一天，我心裏總是悶不過，現在亞根的這句話，却把我的悶氣都吹散了。

「爸爸——我早就這樣地叫慣了他了）我今早不知多麼地想同他們一塊兒來，可是……卡特林姑母說，這不關我的事，而且……」

「啊，真可憐呀……不過，路美，世間的事，並不能夠如人意的，你也不必怨她。她的丈夫，辛辛苦苦，纔在特羅西充一個看守河閘的工人，工錢僅可以糊口，當然不能容你再到他們家裏去吃飯……不過，我剛纔聽小孩子們說，你又要過從前的那種生活；你該不會忘記了倒在我家門口、奄奄待斃那時的情景吧。」

「不，爸爸，我不會忘記的。」

「那時候，你還有你的師父照料你呢。現在，也不能不說還有那樣的事情發生。現在你雖說是長大了兩歲，可是還是小孩子哪。你怎麼能夠獨自一個人，過那種街邊的生活呢?!」

「可是，我還有卡彼陪着呢。」

卡彼一聽到人家說到自己的名字時，照例是吠着走到面前來。表示牠：「我無論何時，都可幫忙」的意思。

「是的，卡彼是一匹好狗，不過狗總是狗啦。你想怎麼樣過日子？」

「我自己唱唱歌，叫卡彼演技。」

「卡彼一隻狗就能夠演技嗎？」

「我想教牠一點技藝……喂，卡彼，你能夠演出我教你的東西吧？」

卡彼將前脚按住胸前，表示牠的承諾。

「但是，路美，並不是我多嘴，我以為你還是找一個地方去做工好。你已經是一個完全的工人了，只要你有心，不怕找不到位置的。這不比街邊生活好得多嗎？總之，街邊生活，就是貪懶的人做的事。」

「不過，我不是一個貪懶的人，爸爸也早已知道了的。我沒有一次，想對自己偷懶的。若是我能夠和大家都在家裏的話，我總是很高興做工，不過，要到別人的家裏，去充當奴僕，那就不幹了。」

我在這最後的幾句話，特別地用力說了，所以亞根不做聲，只瞪眼看着我。

「路美，你時常說你的師父氣格高傲，但是，我看你也正像他一樣……不到

人家裏去當用人，也是一個道理。現在你是離開了我，完全地自由了，那麼，我也不是強要你去做人家的用人，不過，是爲了你的將來着想。

亞根的話，使我有點躊躇。孤單地一個人過街邊的生活，那危險處，我也很知道的。討不到一個銅板；或是從這村裏被趕到別的村去；或是狗兒又給狼吃了；或是迷失在跑馬廳的牆外，而且要和飢寒苦鬥，受盡疲勞和困難的挫折，不要說明日的事了，就是今天的食宿也全無把握。這從前的種種經驗，使我相信亞根的忠告，也斷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除了幹這種生活之外，爲謀得一日的三餐，就只有去做奴僕。可是，無論如何，我絕不願意做人的奴僕。就是給人們說我是一個俏皮的小孩子，我也不管。我曾經拜了李士老人做我的主人，雖然說是被金錢買了來的，不過這主人也就是我的恩人。我早就決心了：除這李士老人之外，我再不要有第二個主人。

而且，假使我變更了初志，去當人家的奴僕時，那麼，我就違背了和葉琴他

們的約，非得使他們失望不可了。即使稍大的兄弟們能夠用寫信來傳達消息，但是麗色還不能執筆作書。卡特林姑母，又不能替她代筆。我怎麼能夠違棄了我們的先約呢。

我用決心的面色對亞根說：

「爸爸，你也想聽些關於他們的消息吧？我還要到巴黎來的……」

「這事我也聽小孩子們說過了，不過我不能因為自己的便利，使你們多跋涉。做人應該先替他人設想，不能只顧自己。」

「當然的，爸爸。謝謝你，爸爸現在就教給了我應該怎麼樣做。假使我因為怕街邊生活的跋涉，不幹；那就是太自私，不顧爸爸和大家——以及麗色的事了。」

亞根不做聲，看着我，突然眼裏吊下淚珠來，緊緊地抱着了我。

「路美，聽見了你這段話，我不能不和你親吻。啊，你真是好孩子呀！」

我們兩人並坐在會客室裏
 情；這瞬間，我忘記
 了自己在監獄之中
 了。

忽然，亞根推開
 了我，站了起來。

「我再不多說了
 。」他的聲音微抖，
 屈一屈膝祈禱：「我
 的上帝呀，願你保佑
 這小孩子！」

在一短時間，很



路美，我把這鑄給你，做個紀念，你受起來吧。

冰冷的椅上，我靠在亞根的懷裏，全身充滿了感激之

深沈的靜默之後，亞根突然將手探入背心的袋裏，拿出了一個繫着細皮帶的大錶。

『路美，我把這錶給你，做個紀念，你受起來吧。這是不值錢的東西。值錢的東西，早就賣去了。時時還要開動那針，不然就會停了的。不過，總還可以用。因為此外，我一點東西沒有了，所以只好把這個給你。』

亞根把錶遞給了我。我以為不應該接受他這樣貴重的紀念物，想還給他。可是他說：

『不要緊的，路美，住在這裏，就不要知道時刻的好。有了一個錶，反時時要留心着時間，那只有增加苦痛。路美，以後恐怕再看不到你了，你自己保重點好了！』

亞根抱着了我，作最後的親吻。

他還牽着我，把我送到門口。我的心裏，混亂極了，感情也興奮起來，不

知道怎樣地走出獄門。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是我出了獄門後，呆呆地癡立在街路的當中。

我惘然站在獄門前，不知道要向左走好，還是向右走好。要不是偶然將手插入袋裏時，碰見了一個滑而又硬的東西的話，恐怕我要呆立在這裏，一直到入夜吧。

呀！我的錶！

像摸着了魔術的手杖一般地，這隻錶使我忘記了一切的悲哀、憂慮和苦痛。

我有了一隻錶呢！而且就在這口袋裏，只要拿出來一看，就可知道時刻了！我連忙取出來，驕傲地看了看時刻。現在正要近十二點鐘。本來，在我，不管現在是十點鐘，或十二點鐘，就是午後的兩點鐘，都無所不可的，可是，知道現在是十二點鐘這回事，極端使我滿足。爲甚麼呢？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的情緒是這樣的罷了。

我知道現在是十二點鐘了。怎麼知道呢？因為我的錶告訴了我，這是多神氣的事。實在是不平常的一回事。錶這東西，是靠得住的朋友；我覺得我有一位可以諮商的朋友了。

『現在甚麼時候了，錶先生？』

『路美先生，現在十二點鐘了。』

『十二點鐘了嗎？是做祈禱的時刻了。我該記起那些親切對待我的人們。』

『是的。』

『你真好，使我記起了。要不是你時，我幾乎就要忘記了。』

只要有這錶和卡彼，那麼，以後我就不愁沒有談話的對手。

『我的錶！』就連這發音，也實在是好聽。從前，我多麼的想得到一隻錶呢？但是我不能不自省，自己決不是能夠帶錶的身分。可是現在呢，你們試將耳朵靠近我的口袋聽聽看，『唧唧，唧唧，』多麼好聽的聲音。據亞根說，它時時

要停了不走，可是這樣也不錯。我可以頻頻取出來，嚴重地監視着它。只要留意一點，就不會誤事的。

我獨自太高興了，忘記了卡彼也正在陪着我雀躍。卡彼啣了我的褲邊，細聲吠喚，想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我總是不留意到牠，所以後來，牠就大聲吠起來，用力拉一拉我的褲子。這我纔從夢幻中醒了過來：

『喂，卡彼，怎麼樣啦？』

卡彼望了望我。看見了我尚不能明白，牠就用後腳站了起來，敲敲我的裝着時錶的袋子給我看。

卡彼想像李士老人在日的當時一樣，給『老爺貴客諸位』報告時刻。取出了錶，凝看了片刻，牠搖着尾吠了十二聲。卡彼一點也不會忘記。只要這一點，就一定可以表演，掙到幾個錢，這是多麼的幸福啊！

因為我們這時正是站在監獄的門前，所以來往的人，都覺得奇異，望了望我

們，甚且有故意停了步看的。我以為若在這裏馬上就排演起來，一定可以賺到幾文錢，不過還是照例怕那警察，多來麻煩，只好將這念頭打消。向監獄投了最後的一瞥，離開了此地。

我們這種的討飯生活，第一必要的，就是一張法國的地圖。我想先買一張來看看，然後決定去向。我知道地圖是在聖涅河邊的舊書攤裏可以買得到，所以我又折了回來，穿過持也兒里公園，從博物館傍走出了聖涅河岸。

我在河岸的舊書攤找了幾家，可是得不到一張合意的地圖。我的意思，是要一張布裝的、堅牢的、疊得好的上等貨，可是價錢又不能多過五個佛郎的，所以這就不容易。不過結局，總算給我找到了一張帶黃色的、褪色的地圖。書販只要三個佛郎，就賣了給我。

地圖一到手，我就可大胆離開巴黎。我恨不得早一刻能夠離開這大都會。

那麼，我就把地圖披開來一看，最便當的有兩條路好走。一條是到風庭白魯

的路，一條是到奧魯連的路。我也沒有甚麼特別的理由，隨便選定了向風庭白魯的街路去。

漸漸走到了郊外的時候，我無意中想起了支那街的事、喀爾和馬撒等的事、下了鎖的鍋子的事，和那可怕的鞭笞的一切舊事；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聖梅達爾寺前，忽然看見了一個小孩子，靠在寺前的牆上打盹，手裏還抱着一枝維奧林。我覺得他有點像馬撒。那巨大的頭顱，可愛的潤濕的眼睛，薄薄的唇，溫柔的慘傷的表情，和那滑稽的面貌，十足像馬撒，不過最奇怪的，是我們要說是他時，他却一點也不會長大。

馬撒

我更走近幾步，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就是他。不錯的，那不是馬撒是誰。馬撒

也看出了我，蒼白的臉上浮着微笑。

『噢，是你吧。在我還沒有進醫院的前一天，和一位蓄着白鬚的老人到喀爾的家裏來的。那天我的頭真痛得利害哩。』

『你現在還是在喀爾的家裏嗎？』

馬撇看看四周，纔低聲告訴我說：

『喀爾已經入獄了。因為毒打了一個小孩子，將那小孩子打死了。』

我聽說喀爾入獄，心裏感到了不少的滿足。這時候，我纔明白：我總以為是可怕的殘酷的監獄，也不是完全無用的東西。

『那麼，其餘的很多小孩子呢？』

『我不知道，因為我早就不在他家裏了。我從醫院出來後，他知道了我的頭不能再受打擊，一加敲打，又非得將我送入醫院不可。所以不能讓我再住在家裏，訂了兩年的約，把我賣給了馬戲班。在馬戲班裏，他們使我演鑽大砲的把

戲，誰知最近我的頭長大了一些，而且更加壞了，一動它就會發響，不能夠再在大砲孔中鑽爬。所以，昨天早上剛被趕了出來。沒法子，我跑到喀爾的家裏去，一看時，門都扁了起來，隣近的人們，告訴了我現在說給你聽的那些話。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投靠，所以只在這邊徘徊。昨天到現在，我一點東西都沒得吃，肚子真餓得要命。」

我不是一位富翁。然而給與馬撒一飽的食費，我總辦得到。我想起了當自己從都魯斯走出來了後，各處碰了釘子，挨餓渡日的當時，若是有人能給我一片麵包，我將如何的感恩戴德。現在馬撒餓到了這步田地，我那能不體恤他。

「你在這裏等一等吧。」

我跑到了街角的麵包店裏，買了一個大麵包回來，遞給了他。馬撒一接到手，就嚼了一大口，像餓鬼一般地，不一刻，將一個麵包都吃光了。

「你以後想怎麼樣辦呢？」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好。』

『不過你不找點事做，不就不能找到飯吃嗎？』

『我在沒有碰見你之前，想把這維奧林拿去賣了它。實在我早就想拿去賣了，可是總捨不得它……我每當心裏難過時，就到僻靜的地方去，把它彈一彈，一下子，我就會忘記了一切悲傷的事情，眼裏看見了一種不可言喻的美的東西。』

『那麼你就在街邊，彈彈維奧林，掙幾個錢，不就好嗎？』

『我也曾這樣做了，不過誰也不肯賞錢，所以也沒有辦法。』

我也曾有過痛苦的經驗，所以對他這段話，不能不格外同情。

『那麼，你呢？你現在做些甚麼渡日？』馬撒反問我說。

『我？我現在做了一班的班長了。』

『噢，那麼，你讓我加進你們的班裏，好不好？』

『不過，我們的一班，也只有卡彼一個了。』

『不要緊的。我們二人就成一班，豈不好嗎？好朋友，我求你，請你不要丟了我吧。你若是不肯提拔我時，我只有餓死在路傍了！』

這句話或者不能感動他人，也未可定。不過在我呢，它却刺中了我的心窩。我是知道了餓死路傍是甚麼一回事的。

馬撒還接着說：

『我也一定可以幫你的忙的。我會彈維奧林，會做把戲，會跳繩，會穿鐵輪，還會唱歌。而且我無論甚麼事，都願意做，就算做你的用人也好，求你收了我。只要你給我吃飯，甚麼錢都不要。隨便你要打要罵，我都甘心……不過請你不要打我的頭……給喀爾打得太利害了，頭顱實在不行，摩它一摩，也會頭痛。』

我聽他這話時，心裏難過，幾乎要哭了出來。我怎麼能够遺棄了這可憐的小

孩子呢?! 然而我又沒有把握，此後能夠再背上這個担子嗎?! 我正在沒法子的時候，他對我說：

『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就不愁餓死。我們在一塊兒，一定可以掙得到錢的。』
我記起了從前李士老人的話了：他常說，只要有兩個像我一樣的小孩子就好了。不錯的，有了兩個人，就便利得多了。

『好的，我帶了你走吧。』

馬撒牽住我的手，高興得吊淚了。我也不禁眼眶熱了起來。

在一刻鐘中，我們已經離開了巴黎。

季節是這樣地溫暖，四月的太陽，在明淨的天空中輝煌。比之於我第一次和李士老人初到這裏時，是多麼的變化呀！

道路是乾爽的了，沒有一點泥濘。青綠的野外，開着野菊花。各處的庭園，發出盛開的花香；微風吹過時，牆上的花瓣，片片吹落我們的帽上。

小鳥歡樂地歌唱着，燕兒追着渺小的昆蟲，掠過地面飛了過去。卡彼更是得了解放，在我們的周圍亂跳；牠向着馬車也吠，向着石頭也吠，牠不知道是心裏高興，還是甚麼，總是無緣無故地，向着甚麼都亂吠。

馬默默地移動脚步。他正在想着各種的事情吧。我爲了不願意驚動他的清思，不敢向他開口。實在我也是一面想着心事，一面前進。

我們沒有一定的目的，提起步就走，可是現在應該先到甚麼地方去呢？

我約定了最後就走到麗色的地方去。可是其餘的三個人呢，我們沒有決定先訪那一個。我可以自由地行動。我們是從巴黎的南方走出來的，當然不能先到北邊的聖甘單，去看澤民。那麼，我們就選定了先到葉琴的地方，或是先到亞歷那裏。本來，我之所以取道南方，一半是因爲想藉這機會，到斜巴隴，去看看四五年不曾見面的寶蓮（我從前稱她母親的那女人）。

我很久不曾提起寶蓮的事了，但這決不是我忘了她。我會寫信，然而隻字也

沒有給她，這也不是我的忘恩。實在，我不知道有過多少次想寫信給她，不過每次我又不能不想到耶路姆。若是他已經又到巴黎去了，就不用說；不然，若使我的信一旦入了他的手，藉此來尋着了我，他或者又會把我帶回去，再賣到別的地方去，也說不定。我因懷着了這種恐懼心，所以到現在還是不敢和她通消息。

我想重會寶蓮的心情，自從得了馬撒之後，更加強烈。單身到斜巴隴去，未免困難；現在有了馬撒，我可以使他先去探探樣子。若是耶路姆已經不在家時，我馬上就可以去會她；若是他在家時，我又可以喚寶蓮出來，到外邊相會。我想出了種種辦法之後，就拿出地圖來，查看路線。

我們剛巧走到了曠野地方，暫事休息；我在背囊中取出那地圖，鋪在草地上查看。我知道從這裏到斜巴隴，有一百多里路，沿途經過七八個大都市。我在這些都市中，演技賺錢，大概可以無事達到目的地。

我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馬撒，再將地圖收入囊中；忽然，我想把我的東

西，拿出來向馬撒誇示一下，把囊裏的東西，都搬了出來，列在草地上。

我有三件全新的襯衣，三雙襪子，五條手巾，還有一雙穿舊了的鞋子。

馬撒睜圓着眼睛，老望着這些東西。

『你有甚麼行李？』我問馬撒。

『我除了這維奧林之外，沒有甚麼。』

『噢，那麼，我們算是夥伴了，我把這東西分一半給你吧。我給你兩件襯衣，兩雙襪子和三條手巾。但是你得和我輪流背這背囊。好吧。』

馬撒還想推辭，可是我早已襲用了命令者的習慣，不容他多開口了。

我把葉琴送我的裁縫盒子打開給他看。麗色給我做紀念的薔薇花蕾也還是慎重地保留着，馬撒想我將那小盒子給他看，但是我嚴厲地命令他，叫他不要動我這個東西，仍舊收藏了起來。

我還嫌現在身上的褲子太長，不便做事。演把戲的褲子，應該是短的，襪子

上也非得用絲花邊飾了不可。

想做些甚麼

事，我都是自由的；沒有半點兒阻礙，就可以實行。我取出葉琴送我的剪刀，來剪褲子。

『我在剪褲

子的當兒，你試彈彈維奧林，看你彈得多好？』



我移動我的剪刀時，馬撒就奏起樂器來。

『我試彈彈看吧。』

我移動我的剪刀時，馬撒就奏起樂器來。最初我還是一邊剪我的褲子——那是亞根給我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一邊聽，到後來，我竟忘記了動剪刀，給他的演技迷醉了。馬撒的奏法，並不在李士老人之下。

『到底，你是在甚麼地方學來的？』

『我並沒有跟誰學過。不過也可以說誰都是我的先生。我是聽了來的。』

『可是，看歌譜是誰教你的？』

『我並不會看歌譜。不過聽了來，就學着彈吧了。』

『是的嗎，你真不錯。但是不會看歌譜，也有不便處。讓我抽空時教你吧。』

『你甚麼都曉得嗎？』

馬撒聽我教他看地圖時，早就佩服我的博識了。

『我當然甚麼都曉得哪！我是一班的首領呢。』

我還想顯顯本事給他看，所以拿起豎琴來彈，還唱了一個歌兒給他聽。

我唱了自己最得意的那首『拿破里之歌』，馬撒真心地側耳傾聽，讚不絕口。馬撒是一位奇童，我也是不平凡，偶然我們這兩位天才碰在一塊了。

然而只是我們二人互相稱讚，也不值一文錢的。我們非得找到今晚的夜飯和睡床不可。

褲子也縫好了，裝在背囊裏，讓馬撒先背了起來。我們擬定了在最初走到的地方，就開始『路美班』的第一次登台。

『你教我學唱歌不好嗎？等我也學會了，兩個人合起來唱。我還可以彈維奧林來伴奏。那麼，你的歌也更加要顯得好了。』

真的，一切似乎很順利。觀眾可以不必滑腳，願意把荷包打開來吧。

一路談着。那天的下午，我們走到了一個頗大的村裏。我們正在找適當的舞臺，無意中到了一家農家的門前，看看那庭前時，那裏有很多穿着漂亮的衣裳的

男女們，都把花束掛在胸前。我們馬上想，這一定是鄉下的結婚式吧。

我以為，這些人要是會音樂奏起來時，他們一定會跳舞；我大胆地帶着了馬撒和卡彼，跑進了庭裏。我脫了帽子，舉着李士老人那般的，誇大地向他們致敬禮，然後向靠近我身邊的一個人說話，請他讓我們奏音樂助興。

這青年的面孔紅得像紅磚一般地，身上穿着了硬領的衣服，看來似乎很溫柔的。他並不答我的話，可是把身體轉了一轉——因為他那硬而又高的領子，和細小的緊身的衣服的原故吧，他轉變方向時，只好全身移動——將兩個手指塞進口裏，吹了一聲尖銳的聲音。這把卡彼嚇了一跳。他看見了人們朝着他時，就開口說話。

『大家怎麼想呢？這小孩子說要我們讓他奏樂助興。』

男女都異口同音地，喚着音樂。

噪雜的聲音，叫着『快讓出跳舞的地方來』。庭的當中處，他們早已選定

了位置，在那裏徘徊的雞羣，嚇了一跳，都跑開去了。

『喂，你會彈對舞曲吧？』我有點不放心，偷偷地用意大利語向馬撒。

『會的。』馬撒答說。

我也學會了的，所以這纔放心。

從堆東西的屋子裏拉出來的車子，做了暫時的音樂臺，我們兩個人爬了上去。

我們從前並不會合唱，不過歌曲並不是十分困難的，還能夠合得着調子。

『你們那個還會吹喇叭嗎？』

那面色豔紅的青年走近來問說。

『我吹是會吹的，可是不會帶了來。』馬撒說。

『那麼，我去借了來。維奧林的聲音太小了，不夠氣力。』

青年飛快跑了去，我不放心，又用意大利語問馬撒說：

『喂，馬撒，你真的還會吹喇叭嗎？』

『不管他喇叭也好，笛子也好，我都會吹。』

無疑地，馬撒是路美班中的好脚色了。

喇叭吹起來時，跳舞更跳得熱鬧了。對舞，波爾加舞，旋舞等種種舞法，差不多都舞過了。尤其是對舞，更不知舞了多少次。

這樣那樣地，一直舞到了午夜十二點鐘。我們幾乎沒有一息的機會。我雖然不覺得怎麼，馬撒却因為身體還沒有恢復，而且頭腦也很衰弱的原因，未免太過勞了。我有點不放心，時時看看他的顏色；他的臉色實在不大好，眼睛也疲倦了，不過他並不叫苦，只是拚命地吹着。幸而注意到他的，並不只我一人。最初是新娘留意到了，她向大家說：

『諸位，那比較年小的小孩子，似乎太疲倦了。我們大家湊點錢給他吧。』

『讓這狗兒去向諸位領受吧。』我這樣說後，把帽子拋給了卡彼，牠啣着了

在他們中間巡迴。這卡彼的敬禮，很博得他們的歡心，都擲給了多少錢。本來都是赴結婚式的祝晏來的，並且跳了這長的時間，誰又不好意思裝做不知道。大家給了許多個銀幣。新郎在最後還給了三塊錢。

呀，這是多麼可喜的開場啊！不只得了多額的收入，在舞完後，我們還得了一頓晚餐。在小屋子裏，他們還給我們預備了睡床呢。

第二天早上，我們答謝了他們的厚禮，出發了。算算昨夜的收入，共有十一塊多錢。

『這樣多的收入，完全是你的功勞呢。要是只我一個人，又那裏奏得起音樂來。』

我們既然一會兒就得了十一塊錢，心裏就似乎是發了一場大財一樣的了。到了第二個村裏時，還買了很多的東西。最初，先買了一枝一塊半錢的舊喇叭，又買了一些細足的紅花邊，最後是一個半新的軍隊用的背囊。以後，我們就不用兩

個人輪流雜亂地背行李了。

買了很多東西，花了不少錢，然而，在離開這村時，我的袋裏還有十二塊錢。因為這正是陽春的時節，人們的心胸也很暢快，所以我們能夠容易賺錢。

我想出了很多的戲目，不用再重複演着同樣的技藝。馬撤和我，也能夠聲氣相通，所以，我們馬上就變成了親兄弟一樣了。

『我從不曾看見像你這樣不毆打部下的班長。』馬撤有一次笑着對我說。

『那麼，你很滿足嗎？』

『滿足嗎？這話是怎麼樣說呢？我從沒有這樣幸福的日子！就是在故鄉的家裏時，我也只是羨慕要進慈善醫院去啊。』

錢越賺得多，我的希望也大起來。我想碰到寶蓮時，能夠送她一樣東西，使她大吃一驚的。

我不但要使寶蓮喫驚重禮就算，最好還要使她的殘年也可以得到依托的東西

——譬如買了一匹替代從前的魯熱特的牝牛去送她。

假使我牽了一匹牝牛去送她時，她將怎麼樣地歡喜呢。到斜巴隴時，我一定要買一匹牝牛，叫馬撒牽到寶蓮的院子裏去。那時候，當然耶路姆不在家纔好。馬撒當向驚看着他的寶蓮說：『老孀母，我把你的牛帶來了。』『甚麼話，我的牛？呀，你這小孩子莫不是……』『不會錯的，是你的牛啊。你該是斜巴隴的寶蓮孀母吧。』『是的 我就是斜巴隴的寶蓮，可是……』『噢，那就不錯了。王子（這當然又是講故事裏的王子一樣的）命我牽這匹牛到你這裏來的。』『甚麼？王子？！』當寶蓮正驚惶失措的時候，我就跳出來，抱着她和她親吻。以後，我們三人又做了些圓大餅和菓子餅來同吃，讓我出出從前受耶路姆掀鍋的氣。

呀！這是多麼美幻的夢想！爲要使這美夢變成事實，我非得真的買一頭牝牛不可。究竟一頭牝牛需多少錢呢？我全不知道價錢，不過總之一定是很大的價錢，是十塊十多塊可以買得到的吧。

我所要的牝牛，不應太大，也不要太瘦；因為太大了，吃的東西，也要跟着要多，使寶蓮養不起，這樣不是使她爲了我的禮物，更覺得麻煩嗎。

總之我先有知道牛價的必要。

石灰坑

我們寄住的旅店中，時常有馬販牛販們來往，要想知道家畜的價錢，也很便利。

有一天，我抓住了一位同宿的牛販子，對他說明了我的希望，誰知這人却當我是呆子，笑着向旅店的主人說：

「喂，老板，你聽見了這小孩說些甚麼嗎？他要一頭不很大的、又不要瘦的牝牛啦……這話怎麼講呢。你想買一頭牛來教牠做把戲嗎？」

店裏的人們，都笑了，可是我並不怕他們笑話。

「不會做把戲也好，只要牠有很好的牛奶，又不用吃很多東西的就好了！」他們還是嘲笑不止，後來看見了我太認真了，那人也就認真地告訴我。

據他說，要一頭馴服的、有最好的牛奶的、而又不用多吃東西的牝牛，最少非得出六十塊錢乃至八十塊錢不可。他還說，若是我馬上能夠交六十塊錢給他的話，他可以將他現在帶了來的、最好的牛賣一頭給我。

我上了床後，還是想着他所說的話。我荷包裏的現錢，和買牛的價錢，差得太遠了。

我能够掙到六十塊錢的這宗大款嗎？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不過，若使我每天能夠按期儲蓄三角錢或四角錢的話，那麼，一定會有一天可以達到六十圓的總額的。那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吧了。一個月半個月，當然難以做到，只要有心積起來，我這目的自然是可以達到的。

我想了一夜，結局決定了暫不赴斜巴隴，先取道到渦魯斯去訪亞歷。襯着機會，又到葉琴那裏，等過了幾個月後，買成了牝牛，然後再到斜巴隴去找寶蓮去。

第二天早上，我把這計畫對馬撒說了，他也贊成。

『那麼，我們先到渦魯斯去。石炭坑那地方，一定是很有趣的。』

我們略爲變了方向。到渦魯斯的那條路，是長遠不過的。就算是筆直走去，也有好幾百里。像我們這樣地，灣來曲去，逢地表演地走起來，一定又非加上幾百里路不可了。

季節很好，表演也極順利，過了三個月，當我們到了渦魯斯時，荷包裏已經積下了五十塊錢。

六十圓就可以買到一頭上等的牝牛，我現在只要再賺多十圓就得了。

從渦魯斯到斜巴隴，十塊廿塊，當然可以賺得到。馬撒也正和我一樣地滿

足，我真不能不感謝他，能夠做了我的夥伴。只是我和卡彼，一定掙不到這樣多錢的。

我們現在走到的渦魯斯這地方，在百餘年前時，是荒山裏的一個窮村，自從發見了炭坑之後，纔一變而為南部有名的工業地，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擁有一萬二千人口的市鎮了。

在表面上看來，這村是呈着荒涼的景象的。沒有一片耕地，地盤是灰色或是白色的，沒有矮樹，沒有叢林，映在眼裏的，只有稀疏的幾株橄欖樹，栗樹或是桑樹。像野菜一類的東西，更不用說是尋不到的。

雖然說有二條河流，不過在這樣山石遍地的地方，一遇下雨，馬上就有洪水的憂患。

就說到市上，也是很無規則的、高低不齊的街市。大路上的軌道，一天到晚，都運行着石炭車，漆黑的塵埃，鋪滿了全條街上。每當下雨時，石炭泥就變

成了凜沼；一經晒乾，遇風吹過時，又在空中舞揚起來。窗子屋頂，乃至樹葉上，沒有一樣不是染着漆黑的污泥的。鎮上沒有一塊紀念碑，沒有修飾廣場的銅像或石像，這樣的地方，當然沒有所謂公園一類的東西了。人家的房屋呢，四方四角，像箱子一樣地並列着罷了。

我們在午後的二點鐘左右，走到了渦魯斯附近。天空是蔚藍的，太陽光輝着，是再好沒有的天氣了。漸漸前進時，太陽光也隨着變灰黑，青空都因石炭的煙粉矇住了。

我不會問清楚，亞歷的伯父住在什麼地方，不過聽說他是在第二號炭坑做坑夫的。我想，若是我能够到那裏去問一問時，也未嘗不可以問得出來。我沿途尋問着，漸漸向第二號坑前進。

第二號坑，在川流左岸的山麓。漸走漸近炭坑，到了鋪滿石炭滓的路上，我們碰着了二位似是走失了路的女人。她的服裝零亂，頭髮蓬鬆，手裏還牽着一個

小孩子。她一看見我們時，就停了步，向我們說話。

『你知道甚麼地方有涼快一點的道路嗎？告訴給我好吧。』

我莫明其妙地望着了她。

『那是滿生着、大樹的綠蔭的路；路傍還要有美麗的小河，清水在白石上緩緩着，樹上還要有很多的小鳥在啼唱的地方啊！』

她這樣說後，很高興地吹着口笛。我不知所答，呆望着她，她似乎還不會留意到我的怪樣子。

『那麼，你是說那涼快的道路，離這裏很遠的嗎？你只告訴我，從右邊去呢？還是從左邊去？這樣就好了。我無論怎麼樣尋找，總是尋不着。』

我不做聲。她舉起一隻手，一隻手撫摸小孩子的頭上，很流暢地對我說話。

『我因為要知道我的丈夫在那裏，所以纔問你呢。你曉得我的丈夫嗎？你不認得？他是這小孩子的父親哩。他在坑內險被燒死，幸而搬到了那涼快的地方，

纔得救活。以後，他總是不離開那涼快的地方半步。受了火傷的人，最後當然是住在那樣的地方纔好。不過那地方，只有我的丈夫知道，而我却不認得，所以我很辛苦，我每天這樣地找尋，尋了六個月，還看不到他。他愛我，我也愛他，而且還有這小孩子……六個月大家不能見面，這是多麼長遠的期間呢！」

她嗚咽啜泣說着，一時又變了樣子，向着烏煙蔽天的炭坑那邊，舉起拳頭說：

「那殘酷的地獄！可恨的炭坑！你把我的父親還我吧！把我的哥哥還我，把我愛慕的丈夫還我，把我的一切還我吧！」

她咒罵着炭坑，等到稍靜了一些時，又向着我說：

「你不是這地方的居民吧。看見你那羊皮衣服和帽子，就知道你是從遠處來的。你到墓地裏去看看，數數看：一，二，三，四，……都是新墓……六，七，八……」

她突然抱起了那小孩子。

『你想把這小孩子帶去，可不行啦，有我在這裏呢。……呀，這水多麼好看！多麼冷！那條路在甚麼地方呢。你要不知道的話，那簡直就和那班狐羣狗黨沒有分別。你爲甚麼又不放我走？我的丈夫在等着我哩。』

她這樣癡語着，便一轉身把背朝着我，口裏吹着口笛，大踏步走開去了。

我看見有人從坑裏走了出來，就上前去問亞歷的伯父的地方。幸而那個人曉得了他，馬上就告訴了我。亞克的家，是處在離炭坑不遠的，一條向着河岸的險峻的斜坡的中途的一家茅屋。

這家的門口，站着了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人，她正在和隣家的女人閒談；我走上去，問她這裏是不是亞克的家。她告訴我這裏就是，不過亞克非到六點鐘不能回家。

『你找他有甚麼事嗎？』她問我說。

『我是想來看看亞歷的。』

那女人將我從頭至尾看了一會，又看看卡彼說：

『你是路美吧？亞歷天天在等着你哩。』他還指着馬撒問：『這小孩子是誰？』

『他是我的同伴。』

這女人就是亞歷的伯母。我以為她會請我們進家裏去休息的。我們在灼熱的陽光下，走了很多的路，這時候，兩足已經像木頭一樣的了。然而，她並不這樣做。只告訴我們，亞歷也在坑內做工，非到六點鐘不回來的。

她既不招待我們進去，我當然不願意哀求她，所以，向她寒暄了幾句，又拖着疲倦的雙足，向街上走去。最初，我們先向麵包店走去，買了一些麵包果腹。因為我們還沒有吃午飯，肚裏正餓得荒哪。

亞克的妻子這樣不客氣的待遇，使我不能不難過。因為我看見馬撒的臉上，

呈顯了不快的樣子。而且，要是早就知道這樣的一回事時，我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跑了三個月冤枉路呢？！

馬撒似乎對我的朋友本身，也感到了不快。我向他說麗色是怎麼可愛的話時，他也不像從前那樣的高興了。結局歸根，總怪那女人不應該那樣的冷待我們。我沒有再到那家門去的勇氣了。所以，我們就決定等到了六點鐘時，直接走到炭坑口去尋亞歷說話。

六點鐘響了，再過二三分鐘時，坑夫們三三五五的，走了出來。他們的臉上，都像掃除煙囪的工人一樣地漆黑。衣服帽子，無一不蓋滿炭煤，我們幾乎沒法子認出那一個是那一個。

要不是亞歷跑了來，抱住了我時，我一定認不出他，讓他走過去的了。從前的亞歷的面影，到那裏去了？自皙的面貌，一變而為漆黑的亞非利加土人了。

亞歷放開了我，向着身邊的一個和亞根十分相像的、四十五六歲的男子說；

「伯父，這就是路美。」

那男子的面

貌很誠實，我馬

上就知道他是亞

克伯父了。

「我們正在

等着你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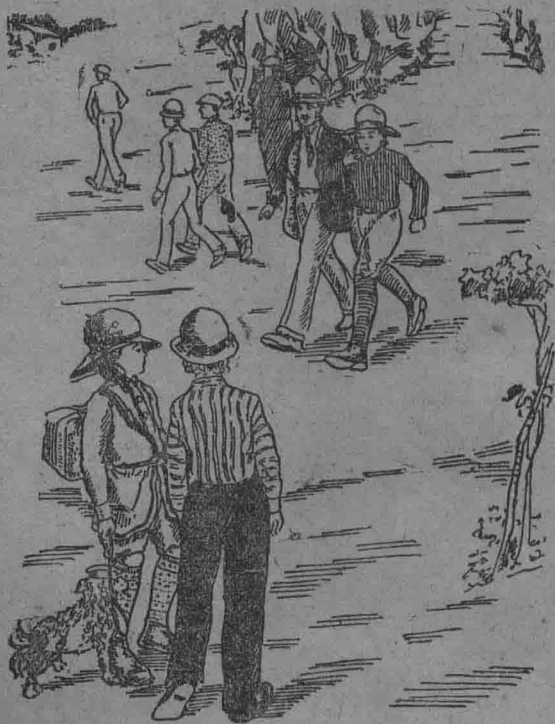
很慈善地說。

「從巴黎到

這裏來，路途不

近呢。」

「而且你的



到炭坑口尋亞歷

腿子又還是這麼樣短。」亞克笑說。

卡彼又會見了親熟的舊友，很高興地舐舐他，又跳到他身上去，牠用種種的方法，來使亞歷明白自己的滿足。

我把馬撒的事，告訴了亞克。原原委委，將他怎麼樣吹得一口好喇叭，怎麼樣地是一個好孩子的話，都說給他們聽了。

「噢，這匹狗就是卡彼嗎？據亞歷說，牠比喜劇俳優或學校裏的先生還要聰明，是嗎？剛巧明天就是禮拜日。你們今天好好地休息，明天就叫卡彼演幾套把戲給我們看看。」

這伯父完全不像那伯母，他一點也不和我隔膜，真不愧是亞根的哥哥。

「亞歷，你去和路美談談別後的心思吧，我隨後，和馬撒講講閑話。」

我和亞歷兩人間，就是談一個禮拜，也恐怕談不完全。亞歷想知道我怎麼樣地走到這裏來，我又想知道他別後的生活如何？我們只忙着發問，並沒有想到回

答的事。

我們慢慢地走着談心，從背後走來的工人們，都趕過了我們前頭去了。舉目一看，全條街路都是工人的行列，恰像漆黑的街傍房屋一樣的色彩。

我們漸漸走近了亞克的屋子。

「小孩子們，沒有甚麼好菜給你們吃，不過我要請你們吃一碗好湯。」

我忽這樣設想。我以為他這樣的待遇，使我可以向馬撒收回前次被辱的面子。就那次的樣子看起來，我以為他也會不讓我們進他的家裏去，非得我們自己去住旅館不可呢。

走進了家裏，亞克對他的妻說：

「這就是路美和他的同伴。」

「我早就看見他們了。」

「噢，那更好了。快點做個湯請他們吃吧。」

老實說，我們不知道是多麼的想嘗點湯水。自從離開巴黎以後，總是在路上隨便嚼幾口麵包，或是在鋪門前吃幾個肉饅頭，從來就不會喝過一碗湯。很稀罕地有時到了稍好的旅店時，我們也不是不會叫做一餐可口的晚餐，不過自從有了那王子的牝牛那場夢幻以後，我們就極端地儉約，更不敢有那樣的花費了。馬撒也是一個很好的小孩子，同我一樣地懸念着買牛的事，絕不會聽見他對於食物有甚麼不滿的話。

然而吃湯的好夢，又落了一場空。

『亞克，今晚不行啦，一點做湯的材料都沒有呢。』

『噢，那麼，沒有法子，明天晚上做好了。』

到後來，我纔知道了這回事，就是這坑工們的村裏，開着了食料市場，所以他們的妻，都不用自己動手給丈夫做湯水。當男子們在坑內做工的當兒，她們就是約伴談天，或是跑到咖啡店裏去消磨時間。並不是說，這村裏的女人，個個如

此，可是亞克的妻，却是這一類的人們當中一個怪物。她沒有好好做過一碗湯，每天總是買了一些現成的香腸之類，冷冰冰的就塞給她的丈夫吃。亞克也不去罵她，隨隨便便吃了就算數了。

我們今天也只有香腸吃。

吃了晚餐，亞克又向我說話。

『路美，你同亞歷兩個人睡。』

他又向着馬撒：

『你同我一塊兒到蒸麵包房子來。我把稻草給你做一鋪頂好的床。』

那夜我和亞歷睡在一床上，一夜不曾合眼，總在談天。

亞歷的工作，是將亞克掘起來的石炭，盛到搬運車內，從軌道上推到井口，再從那裏用鋼索吊上地面去。亞歷還告訴我坑內的情形。這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坑內時常要有種種的不測的橫禍發生，就是六個禮拜前吧，因為瓦斯爆發的

原故，燒死了十二個人，其中的一個工人的妻，因此發了狂，鎮日裏在路上徘徊。到這時，我纔明白今天在路上碰着的那女人的原來。

我想看看坑中是怎麼樣的，就同亞歷約定了第二天到坑內去，不過到了第二天，我們把這事對亞克說了時，他搖着頭說：

『這可不行，規則不許可的。不是在裏邊工作的人，不許進去。不過，路美，你想不到坑內去找點工做嗎？和亞歷在一塊，也不愁沒有伴侶。我以為這樣還不錯……這比在街邊討生活，似乎安樂得多。在坑內好的是不怕有虎狼。而且我還可想法子把馬撒也弄進去。』

我來渦魯斯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在炭坑裏找工作。我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務，不能久留在這裏。我謝了亞克伯父的盛意，也不去看炭坑，決定在二三日後，就離開這裏，到別的地方去。

但是，到了我就要離去渦魯斯的前一天，亞歷在工作場中，失慎被壓在石炭

的底下，傷了隻臂。據醫生說，並非十分重大的傷，當然不會變成廢人，不過，總非得休息兩三個禮拜，來從事醫療不可。

最感到倒霉的，就是亞克。他非得找到一個可以替代亞歷，來幫他推車子不可。這村裏的小孩子，早就給他們雇光了，他實在沒有把握，能夠找到一個。總之，他在街上去找尋了半天，結果還是找不到一個，所以，他失望幾乎達到了極點。沒有一個小孩子來幫手，他也非得停工不可。一不做工，又不能得到糊口之資，他的落胆失意，簡直令人不堪直視。

我不忍坐看着他的困難，自己離開了此地便他去。

『伯父，誰都能夠替代亞歷，去幫助你嗎？』

『只是在軌道上，推動車子就行。誰都做得到的。』

『車子很重吧？』

『不，一點也不重。亞歷也不費氣力就可以推動了。』

「亞歷能夠推得動，那我也推得動吧。」

「當然的，你也會推……不過，你問它做甚麼？」

「我想替代亞歷，來帮你的忙。」

亞克歡喜得跳了起來。

「甚麼？你能帮我的忙！路美，你真好。那麼，你明天就同我去，把手續辦好，就讓你給我幫手。呀，這樣我就好了！」

我在坑內做工的時候，馬撒却帶了卡彼，到街上去獻技賺錢去。他的抱負真不小，常對我說：

「要買牝牛不夠的金額，讓我去賺了來吧。」

三個月半的生活，馬撒的身體，康健了很多。在喀爾的家裏，守在了鎖的鍋子傍的馬撒，不知到那裏去了；靠在聖梅達爾寺前的馬撒的面影，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馬撒已經不是從前的馬撒了，太陽和新鮮的空氣，使馬撒回復了健康

和活潑的本質。

馬撒無論遇着甚麼事，總是看定了好的半面，不看壞的那半面。他是和我完全相反的樂天家。這一半恐怕就是意大利的國民性吧。

馬撒具有意大利人的特性，對於事物冷冷淡淡，容易親近，慣習困難，不嫌勞苦，然而也不肯十分努力。我們兩人性格的相異，似乎成了使我們更親密的原由。若使沒有馬撒，我這長遠的旅途，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正不知是如何地寂寞呢。

教館先生

第二天，亞克把亞歷的工人衣服給我穿上了。早晨，我教給馬撒種種的訓示，叫他好好地借卡彼出去，不要有不謹慎的地方，應該萬事留意。然後我跟

着了亞克伯父出門去了。

到了炭坑的入口，亞克把火油燈點着了火，交給我。我拿着了跟在他的背後。最初是一條穿過岩石的隧道。走了約莫十分鐘，下了一個不十分斜的斜坡，纔達到最初的石階段。

走到了這裏，亞克對我說：

「喂，當心些！以下是石階段和梯子混起來的。你可不要滑了下去啊！」

我一看時，面前展開了一個深不見底的、漆黑的洞穴。火光隱約；近的地方，火把還大些，遠一點的地方，只像針孔一樣小。那都是比我們先進去的工人們的燈火。他們的語聲，幽微地可以聽見，沉重而冷濕的空氣從底下吹了上來，帶着了惡濁和揮發油混合了般的臭氣。

惶惶恐恐走下了石階，接着就是木梯子。以後又是一層石階，又是梯子，連連接接，走盡了一百五十尺，纔到了第一工場。四壁都是石層，天井低壓，僅可

以伸直腰步行。地上有好幾條的軌道，道路還有流水。

『這樣的水流，有很多。他們把這些水用唧筒抽了上去，流到河裏。若是一旦那抽水機器停止了時，那麼，這坑內就要浸起水來了。現在我們所處的地方，正當着河底。』亞克這樣地給我說明。

他看見我吃驚的樣子，又再對我說：

『你不要怕，隔了一百五十尺的地下，河裏的水，是不會落下來。』

『可是萬一漏了洞時……』

『是的，河底下差不多有十條隧道，說不定……哈哈，這裏不怕會有河水漏的，最怕的還是那瓦斯的爆發和地崩。』

我們的工場，比這裏還要深一百二十尺。走下了好幾道石階和木梯之後，纔達到。一到了工作的地方時，亞克就教給我作工的技術。這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須他教訓的地方。推推車子，誰都會幹的，不過是要一些的技巧和熟練。要

不然就是事倍功半。

幸而我的身體，是從困苦中鍛鍊出來的，坑內的勞動，也不見得怎麼樣苦。過了兩三天，亞克覺得十分滿足，說我可以成爲一個頂好的坑夫。

然而我無論如何，總過不慣坑夫的生活。在坑內從事勞動的人，非得是喜歡沉靜，不怕寂寞不可。在這裏，半天或整日都不能夠說一句話，全沒有所謂慰藉或娛樂。像我這樣的人，整日在太陽光下歌唱的漂泊者，那裏能忍得這等的生活。除了手上的煤油燈，沒有一線光亮；除了打雷般的車輪聲，流水聲，水滴聲和掘鑿石炭的聲音，沉重地衝破了沉寂之外，沒有一點其他的聲響。坑內的生

活，是這樣的陰鬱的。

坑夫各有一定的位置，不能亂跑。在亞克伯父的左近處，也有一位同我一樣的、推車子的男子。我們做推車子工人的，大都是小孩子，只有他，却是蓄着白鬍子的老人。說是蓄着了白鬍子，諸君也不要誤會，他的鬍子只有禮拜天纔是白

色的，禮拜一就變灰色，到了禮拜六的那天白鬍子一變就變爲黑鬍子了。禮拜日他把鬍子一洗，那麼，纔又變成白的。他是一位六十歲的老頭兒了。從前，他是炭坑內的一個木匠，有一天遇着坑內崩了，他奮勇從亂石中救出了三位同事，因此他也失去了三個指頭，以後就再不能做木匠了。不過，那時候，公司裏每年給他一些賞金，藉此維持着素樸的生活。誰知最近，那公司破產了，他的賞金也拿不到，所以不能不到這裏來給人家推車子。

這老頭兒有一個綽號，叫做『教館先生』，人們除了這樣呼喚他之外，他沒有第二個姓名。因爲這老頭兒很奇怪，肚裏很有些見識，甚麼都懂得，所以大家這樣的稱呼他，這『教館先生』的一語中，當然還含有嘲笑他的意思。

在吃午餐的當兒，我偶然和他談了幾句話，這老頭兒就很疼愛我；我也因爲喜歡聽他的話，同他很要好得來。

普通，在坑內的人們，是不說話的，這回我們兩人竟大談起天來，所以我和

他就得了『大牛皮』和『小牛皮』的綽號。

我在坑內過了幾天之後，發生了種種的疑問，亞克却不能够滿足地答復我。

譬如我問亞克說：

『伯父，石炭是怎麼樣生出來的？爲甚麼生在這裏？』

『爲甚麼？石炭是生在土中的。一掘就可以掘出來，所以我們就來掘他啦。』

亞克伯父的回答，一點也不得要領。我更想起了李士老人，他無論甚麼，都能够回答得我滿心滿意的。沒有法子，我跑去問『教館先生』。

『石炭嗎？石炭是和普通的炭一樣的。木炭是將樹木伐下來，放在竈裏燒成的。石炭呢，這可用不着人力，它是由自然的偉力，將幾萬年前生在那裏的大森林燒成的。』

我驚疑地望着了他，他又對我說：

『在這裏，沒有多少時間，來和你閒談，你若是想知道的話，最好是明天禮

拜日到我家裏來。我在這三十年來，蒐集了種種的石炭塊和岩塊，只要有心目的小孩子，那麼，他聽了我的說明，一定可以明白。坑夫們都譏笑我，說我是「教館先生」。我看你似乎還看得起我。一個人不單是能夠動手足就說的，還非得使用頭腦不可。人不應當是吃完就睡，睡完就吃的。我像你那樣年輕的時候，甚麼都想知道到底。自從在這炭坑內作工以後，也總是向着技師們問長問短，牢記在心裏。得到一文錢入手時，就拿去買書看。所以我現在纔會比同伴們懂得一點東西。當然我現在沒有念書的餘暇，也沒有買書的餘錢，可是我的眼睛，還是開着的。不單是兩個窟洞，並且還可以看得懂事物的。你的眼睛，也似乎還能夠懂得事物。明天你來吧。我們來談談好嗎。」

第二天，我告訴亞克，說我要到「教館先生」的家裏去。亞克笑着說：

「哈哈，「教館先生」也得到了談天的對手了。你去吧，也不是沒有用處的。

不過我要告訴你，就算你在他那裏，學到一點東西，也不要太自誇啊……：那老

頭子要是沒有這點毛病，也實在是一個好人物……」

『教館先生』

的住家，並不同其他的坑夫在一處。也借住在一間建築在半山上的、孤寂的茅屋裏。房間是像堆東西的地方一樣的，床腳都長出了木菌來；地方是再潮濕沒有的了，不過在時常在多濕氣的坑中，每日被水滴淋慣了的身體，這倒不算得甚麼。



你來了嗎？我正把酒蒸栗子做好了。

『教館先生』之所以選定這地方，因為在這山腰裏，有很多的洞穴和自然的缺陷，便於採取種種的石塊或化石等類的東西。

我尋到了他家裏。他今天又變了雪白鬍子的老人，很高興地迎了我進去。

『你來了嗎？我正把酒蒸栗子做好了。我要開導你的耳目，同時還要開導你的胃腑呢。』

酒蒸栗子就是把煎好的栗子，再用白葡萄酒蒸熟的。這是這地方有名的特產。

『吃了酒蒸栗子後，我給你說明，再將我的陳列室，也給你看看。』

他神氣十足的，像很好的博物館一樣，自眩着自己的陳列室，怪不得他的同伴們，要那樣地愚弄他。

實實在在，他那陳列室，正像他的寢室一樣的可憐，壁上釘着粗笨的架子，一些骯髒的石炭片和石片排列在這架上，這樣就是他的陳列室了！不過他的努

力，實在是不小，三十年間，從各地拾來的化石類的標本，很足以使地質學者和博物學者們羨慕。『教館先生』的自誇，也不是無理的。

吃了栗子，他就給我講釋：

『你想知道石炭是怎麼樣生出來的嗎？我的陳列品，就能夠說明。我們的這世界，並非老早就像現在這樣的。幾萬年幾億年之前，地球上只有那些像熱帶地方的羊齒植物，這植物繁榮過了幾十年之後，又長出其他的一種。這時代，世界上還沒有動物咧。這種植物，交互生了若干代，那枯乾了的枝葉，漸漸腐敗了，埋在地下，就變成了我們現在每天搬運不盡的石炭的層岩。試看看我集起來的化石，和呈現種種的葉形的石炭塊，就可以知道那時代，有了怎麼樣的植物。你好好地細看一下吧。學生們時常把植物的葉子取來挾起，大自然也正是這樣地埋了起來的。』

他給我看了種種的標本，同時更對我說明了：

「然而要變成一石炭層，須多少的植物呢？依學者們的計算，那數量是值得驚異的。把一方繁茂的森林伐下，造成同面積的石炭層時，僅可以積厚六釐六毫。我們所掘的石炭層，大抵就有六十尺乃至一百尺厚。百年的老森林，伐了下來，剛可以積成六釐多的石炭層，那麼，要積到六十尺的厚層時，要多少的樹木呢？你算得出來嗎？那裏非得長過一萬次的百年的老樹不可啦。這樣算起來，最快也非得要一百萬年。這不令人可怕嗎？！不過石炭的生成，是不是就在那些生長植物的原地方？各學者中間，也正有種種的議論，我當然更不敢斷定了。有人說，叢生的植物，因了天地的變異，都流到海裏去了，成排成筏地流來流去，散沈在各處，就變成了石炭層了。」

他還說了很多關於石炭的故事。我以為他真是有學識的先生。在他家裏逛到深夜，纔回家去，並得了不少關於石炭的智識。

第二天，我們在坑內碰着面時，亞克伯父對「教館先生」說：

「喂，先生，這小孩明白了你的道理了嗎？」

「這小孩真不錯。他將來一定會有出息的。」

「是嗎？我可得了一個幫手，真不錯啦。」亞克說着笑了。

我們馬上就動手工作，當我第五次將車子推到坑井口去的時候，我聽見了坑井上有一種可怕的——猛烈地鳴一樣的音響。我自從在坑內做工以來，從不曾聽過這樣可怕的聲音，似乎是甚麼地方崩壞了的。同時，各方面都起了反響。到底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我驚惶失措，匆忽之間，只想向梯子那邊走。

但是，我從前因為胆子小，時常要受人家的譏笑，丟了幾次臉；所以，我想這次不要太慌張，惹人笑話；定着心細看一看。是瓦斯爆發了嗎？或許是，這不過是搬運車子顛了下來也說不定。總之，當不是十分重大的事情吧。我正在這樣設想的時候，突然，成羣的鼠，像一中隊的騎兵，在重圍裏衝出來般地，用全速力在我的足邊走過。

這瞬間，我聽見了地上和迴廊的壁中，似有流水的聲音。我們所在的地方，是乾了的，不應該有濕氣，我把煤油燈放在地上，往前一照時，果然是浸了水，水勢並且凶得很。那是從坑井方面流了來的，迴廊上也早已浸着水了。最初的那可怕的音響，當是因坑井上突然落下水來時的所致。水勢凶狠極了，不一瞬時，坑內已全浸透了。

這正是一大不幸事。

大洪水

我把車子丟在軌道上，跑到亞克伯父的地方。

「伯父，不得了呀！坑內長了大水了！」

「哈哈，又要亂噪了！」

『是真的啊！河底崩漏了！……快跑吧！』

『不要總愛胡說啦。』

『不是騙你的。不得了呀！不得了呀！』

我太認真了，亞克也把十字鋤放下來，側耳傾聽。我最初聽見的那音響，更加利害起來。坑內早已浸了水，這是無可疑義的了。

『唔，糟了糕了，浸水啦，浸水啦！』他大聲叫起來，匆忙地將足邊的煤油燈拿起。坑夫遇着危急時，最先留意到的，就是這盞煤油燈。他拿起燈，滑了下來，口裏嚷着說：

『快跑！快跑！』

『教館先生』也聽見了奇怪的聲音，從工作處下來。亞克喚着他說：

『先生，坑內似乎浸了水哪！』

『河底崩漏啊！』我叫了起來。

『不要亂噪！』

『不管甚麼，總之先到梯子那邊去。』『教館先生』淡靜地說。

迴廊上的浸水，已經達到了膝蓋，不容易跑。我們拚命地跳，沿路向那立在架子上做工的人喚着。

『大水來了，快跑吧！快跑吧！』

幸而我們工作的地點，離梯子並不很遠，所以纔能夠趕得及。要不然，恐怕一定要誤了性命吧。『教館先生』最先跑到梯子邊，可是他停了步說：

『你先上去吧。我年紀也大了，胆子都比你壯些。』

現在不是講謙讓的時候了。亞克伯父最先攀上，我居第二，『教館先生』押後。跟着我們後面，似乎還有十餘人爬上來。這一百五十尺的高度，有的從梯子，有的從石階爬了上來的，其困難當可想見了。

我們的速力，實在快得可怕？不一刻，將要攀登了最後的一層梯子時，瀑布

一般的流水，突然冒着頭衝了下來。我們的引路的煤油燈，幾乎都給水打熄了。我們的身體，也險些兒被水衝墮了。

「緊緊抓着爬上去！」亞克喚着。

我拚着命抓住了梯子的橫木，突破了猛衝下來的水流上攀。跟在我們背後的坑夫們，似乎都給水衝下去了。我們若是處在更低十級時，恐怕也要遭了同一的運命吧。

我們好容易纔攀到了第一號工場，然而這並不是就算得救了。我們非得再登一百八十尺，不能達到人世。

第一號工場的迴廊，也早已浸了水。我們的煤油燈，都已失明，坑內黑得連方向都辨不出來。

「沒有救了！」「教館先生」還是用沉靜的語調說，「路美，讓我們來作最後的祈禱吧！」

我也以為只有待死了，這時候，迴廊的那頭，呈現了七八盞煤油燈，零亂地向這邊走來。

水已經達到了大人的膝上了。而且水勢正像急流一般地凶狠，粗大的木材，像鳥毛一樣地旋渦般流着。

向我們走來的坑夫們，都是想渡過了這迴廊，到梯子口去的，可是這樣的急流，誰又能夠穩渡過去呢？！種種的東西，各處橫流着，站着也有點感覺危險哩。我們幸而避入了一處水勢稍緩的地方，得以無事。

『沒有救了！』坑夫們的口裏，發出了絕望的叫聲。

比誰都要沈着的『教館先生』這時候開口說：

『到梯口去，是沒有得救的了。但是走得到舊坑時，或者尚有希望。』所謂舊坑，就是從前的廢坑。誰也沒有去過的，當然也就不認得怎麼樣去

好。衆人之中，只有『教館先生』因為時常冒着險搜集岩石，所以只有他纔曉得

路徑。

『把煤油燈給我，我帶你們去。』

在平時，『教館先生』開口說話，他們就要嘲笑他，不理；可是這時候呢，最強有力的人，也失却了他的力量了。在五六分鐘前，誰也不當他是甚麼，現在聽見他說這話時，七個人一齊地，像約好了一樣地遞了煤油燈過去，口裏說着，『喂，先生！』這『先生』二字中，再也沒有半點嘲笑的語氣。

『教館先生』接着了一盞燈，同時一隻手牽了我的手，在前頭拔步就走。

我不知道我們在迴廊上走了多少時候，忽然『教館先生』停了步，喊起來說：

『沒有法子可以走到舊坑去了！水勢是這樣的急。』

浸水由膝上達到腰圍，由腰圍又達到我的胸口了。我差不多再提不起步來。

『那麼，先生，怎麼樣好呢？』大家的聲音有點發抖。

『我們只有先逃到最近的袋裏去。』

『以後呢？』

『到袋裏去，不就是絕路了嗎？』

我們所稱爲『袋』的，是將鑷脈波狀隆起的地方，掘了上去的；比普通的工場要高一些，可是再走不上去，恰像口袋一樣地，沒有出路，所以就叫做『袋』。我們逃進了『袋』裏，也不知道有沒有希望。只要水淹到『袋』這裏來時，一切就完了。但是，還有甚麼法子呢？路只有兩條可走，一條是跑上『袋』，一條是不顧一切向迴廊突進。

『教館先生』向『袋』裏走去，大家跟在他背後。坑夫們有三個留在迴廊裏，我們以後可就永遠再沒有看見他們了。

一會之後，走到了袋口，我們爬了那斜坡。我們剛纔是拚命地尋出路，所以不覺得，現在逐漸安定了時，纔聽見了坑內可怕的音響。各處地崩的聲音，旋逆的水音，木造物的破裂聲，被壓搾了的空氣的爆發聲，種種千奇百怪的聲音，併

在一處，振耳欲聾；這時的恐怖，並非筆墨所能够形容的。

「呀，嗚呼哀哉了！」

「坑內全滅了！」

「沒有救了！」

「上帝呀，快來救我們吧！」

各人的口中，發出了這種種絕望的嘆聲。

「教館先生」總是靜聽着人們的話，忽然向大家說：

「這樣地攀在岩上，沒有半點立足的地方，馬上恐怕就要疲倦了，跌落水底去。我們何不努力掘成一個立足的地方來？」

這是真實的忠告，不過誰也沒有帶鋤。

「把煤油燈的鐵鈎來掘吧！」「教館先生」接着說。

沒有法子，我們用堅牢的煤油燈鐵鈎子，各自發掘着立足的地方。這工作實

在很不容易。地盤的傾斜度，是那樣的峻險，地質又是岩石，滑溜溜地，一點也不能不留神。偶一不慎，跌下去時，就恐怕沒有生還的希望。我們因為性命的關係，拚命地掘洞立足，數分鐘後，總算有地方立足了。這樣地，我們纔舒服一些，沒有滑下去的危險。

我們總共有七個人，『教館先生』，亞克伯父和我之外，還有三個坑夫——傑克，吉士，亞吉——一個推車工媽吉，他的年紀，比我只多二三歲。其餘的諸人呢，都在迴廊上走失了。

坑內的音響，有加無已。

像是大砲聲，雷聲，家屋倒塌的聲音，合攏起來，也沒有這樣可怕。這正像全世界毀滅了時的凶狠。

誰也不知道這大水是怎麼樣漲起來的。

『恐怕是坑外邊漲了大洪水吧。』

『或許是大地震。』

『不是舊坑內噴出水來了嗎？』

『炭坑內的妖怪作弄了起來的吧。』

『一定是河底崩漏了！』我搶着說，因為我想一定是這樣地無疑。

『教館先生』聳一聳肩，露着想說話的樣子，停一刻，啓口說：

『總之，浸水是無疑的了。然而誰有本事，能知道這大水是怎麼來的呢。』

『不是河底穿了洞嗎？』

『別要胡說！』

『我以爲一定是地震。』

『這事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要開口好哪。』

『不過我知道這一定是漲大水無疑，所以也用不着着急。而且這水是從頭上

灌下來的。」

「先生，誰還不知道漲大水呢？並且誰也都知道是從頭上灌下來的啦。水從來就不會往頭上流的。」

「你也只不過是知道這麼一回事，那還不是同我們是一樣的嗎？神氣甚麼呢？！」

「教館先生」不再開口了。四周的聲響，噪嚷得利害，所以各人談話的聲音，也得放大喉嚨。不過話聲總是有點不同，比尋常要沈重些。

過了一會，「教館先生」對着我說：

「路美，你也講幾句話吧。」

「老伯伯，你叫我講甚麼呢？」

「甚麼都好。你隨口亂講就得了。」

「隨口亂講，這不好笑嗎……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講，那麼，誰也不知道這大

水是怎樣漲起來的吧。」

「好，好，」『教館先生』點點頭，『這次要慢慢地講。』

我發了幾點疑問，『教館先生』也不作答，只是說着：

「唔，好，好。」

「喂，先生有點不對啦。」傑克說。

「先生，你發癡了嗎？」

「真的有點不對。怎麼樣了？喂，先生，醒醒精神吧！」

三個坑夫這樣喚着。

「我並沒有發癡。」『教館先生』冷靜地說，『你們在噪鬧時，我正在研究學問啦。』

「甚麼，研究？你又來了！你研究了甚麼了？」

「就是說，即使全法國的水，都傾到這坑內來，我們現在的地方，也不會浸

水。所以我們不怕會溺死啦。」

「有，有這樣的事嗎？」

「先生，你有甚麼道理，可以那麼樣說？」

「你們試看看這煤油燈。」

「煤油燈？煤油燈不是好好地燃着嗎。」

「一點也不奇怪嗎？」

「唔，有點不同。燃得起勁，火焰也比平時短些。」

「那麼，先生，你是說瓦斯爆發了的嗎？」

「不，用不着愁。浸水決不會再高起一尺來的。」

「喂，先生，別要說得那麼莫明其妙地，令人摸不着頭腦吧。」

「我並不是說得神秘。我們現在恰像在充滿了空氣的排氣鐘一樣。空氣把水壓住了，所以就再漲不起來。若使這空氣能够散出去的話，那麼，這地方也一

定早已浸到頂了。』

他雖然這樣說，但誰也不相信他的話，竊竊私議。

『先生，別要胡扯吧。大石頭也衝得動，大樹也連頭帶根都拔得起來，世界上再沒有比水更利害的了。』

『那是在水可以橫行直闖的地方，纔會那樣。可是這裏就不行。你試將玻璃杯覆在水上，看水能不能夠升到杯底。總不會吧。那就是因爲杯裏空氣的抵抗。這地方也恰像杯子一樣。逃到這裏來的空氣，留在這「袋」裏，和水對抗着呢。』

『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喂，大家聽我說好吧。你們不應該輕侮他是「教館先生」。他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哩。』

『那麼，先生，我們可以得救了嗎？』媽吉開口這樣問。

『我並沒有說我們就可以得救。不過不愁遭水淹死，這倒是真的。這裏像一

口「袋」一樣的，空氣逃不出去，所以我們得救了。但是空氣逃不出，我們也就逃不出。」

「先生，這水甚麼時候可以退呢？」

「這我怎麼會知道呢。我不知道這水是怎麼樣漲起來的，所以也不知道它甚麼時候退。」

「這不是大水嗎？」

「當然是大水啦。我是說，這大水是從何處漲出來的呢。是大風雨了嗎？是水源地破壞了嗎？或者是大地震的結果嗎？那非得是出了這坑中，不能知道，在這裏是沒法推想得到的。」

「或許地上也浸了水吧，女人們怎麼樣了呢？」吉士憂鬱地說。

「教館先生」也說，地上說不定也浸了水。

大家感到了恐怖，因而都默不作聲。

剛纔是那麼樣可怕的水聲，完全停止了。這寂靜更是使人害怕。人們只是時時聽見了打大炮一般的轟音，振撼了天地。

『坑內似乎全變了大海了。』『教館先生』喃喃地說，『再不留有可以浸水的地方了。』

『啊，我的小特呀！』傑克似夢醒了般，發出絕望的喚聲。

小特是傑克的兒子，他是在更深的地底下，第三工場裏做工的。聽見了『教館先生』剛纔說的話，他似乎突然想起了自己兒子的運命了。

『啊！我的小特呀，小特！』傑克接連喚着。

『不要那麼樣的失望。』『教館先生』安慰他說，『小特也像我們一樣的，找着了『袋』，避了進去了吧。上帝一定不會使我們三百人的同伴，都淹死了的。』

今天早上，最少有三百人走進了這第二號坑內的。其中有多少人逃得出去？

有多少人能得像我們一樣的，找着避難之所？抑或我們的伙伴，都葬身水裏了呢？呀！這只有天知道吧！

現在支配着我們胸中的，已經不是對於他人的同情和憐愛。我們沒有這樣的餘裕。

「先生！」亞吉喚着他說，「你說我們應該怎麼樣好呢？」

「怎麼樣好。只有在這裏等等看吧。」「教館先生」說。

「再沒有別的法子了嗎？」

「沒有別的法子吧。要不然，你想用煤油燈的鉤子，可以掘穿一個一百八十八尺的洞孔嗎？」

「但是，這樣，我們不會餓死了嗎？現在我們最怕的，就是沒有飯吃。」吉士插嘴說。

「恐怕也會餓死吧。但是，可怕的事情，並不只是餓死。」

「喂，先生，不要大言惑衆吧。究竟，還有甚麼事那樣的可怕的呢？」

「肚裏餓還可以挨得過去。我曾經看過了這炭坑的老記錄，在四五十年前，也是因爲坑內浸了水，淹死很多人。那時候，像我們這樣覓到避難所的人們，一點東西不進口，挨了二十四天，卒至得了救。所以五天十天不吃，也不愁就會餓死。」

「那麼，是甚麼纔可怕呢？」

「你不覺得腦裏沈重？耳裏發響？呼吸困難嗎？」

「是的，我覺得頭痛。」

「我老早就覺得胸裏發悶的。」

「我快要發狂了！」

「我的喉嚨那裏，像要破了！耳朵裏也響得利害。」

「就是那個，可怕的就是它！在這樣「袋」裏的空氣中，我們能夠活得多

久，因為我不是學者，所以也無從知道。不過若是全坑內都浸滿了水的話，那麼，這水至少要高過我們頭上一百二三十尺。你們也知道從百尺高落下來的水力，可以噴出百尺高去吧。所以，這「袋」內的空氣，就受着了那樣可怕的壓力。人們在這樣被壓搾了的空氣中，能够活得多久，那只有等過了這回的經驗之後，纔能够明白。我說可怕的，就是此事。」

我並不十分明白甚麼叫做被壓搾了的空氣。「教館先生」的話却使我的恐怖心加厲。其餘的坑夫也似乎受着了同我一樣的影響。他們真正像我一樣的沒有智識。這無智，又只有增加大家的恐怖。

「危險還不止此。受着我現在所說的可怕的壓力，說不定到了最後，這地方還會破裂哩。」

「喂！破裂?!」大家叫了起來。

「假使頭上的地盤不很堅固時，那麼就會穿個大洞。」

『那麼，我們就可以逃生了。』媽吉大聲地說。

『傻子，胡說！』

『天井很堅固，而且有一百八十尺那麼樣厚，不怕會破裂，不過我也不敢担保。』

各人的口中，發出了祈禱的聲音。我們之中，不感到絕望的，只有『教館先生』一個人。

『大家都這樣落胆，即使得救，也恐怕來不及。倒不如大家想一個法子，不要跌下水裏去。』

『我們不是早就掘好了立足的地方了嗎？』

『我們能夠永遠這樣站着不動嗎？』

『你的意思，以為我們要在這裏過好幾天嗎？』

『我可不知道要在這裏過多少日子。』

「不久就有人來救我們吧。」

「或許有人來救我們吧，但是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纔能來到這裏呢？不是在外邊的人，連猜也猜不到的。在這期間中，滑下一個人去，就是死一個人。」

「那麼，我們大家綑在一起好了。」

「有繩子嗎？」

「大家拉着手好了。」

「教館先生」沈靜地說：

「我以為最要緊還是在這裏掘成幾個階級。只是兩級就得，上級可以坐四個人，下級可以坐三個人。」

「但是，先生，我們用甚麼來掘呢？又沒有十字鍬那樣便利的工具。」

「稍軟的地方，用煤油燈的鐵鈎子掘，堅硬的地方，就用身邊的刀子掘好了。大家都有刀子吧。」

「不行，不行，用鐵鈎子和刀子，那裏能夠掘石壁呢？」

「不管它二天或三天，只要拚命地掘就得了。」亞克說。

「假使那個倦睡了，不留心跌下去，一命嗚呼啦！」教館先生起勁說。

「教館先生」素以大胆和決斷的特色，支配了我們。他的威力，現在更是一刻一刻地增大了。這時候，誰都感到了只有依靠着他了。若使我們能夠救得這條性命，那也是他的福蔭。

所以，大家都聽從了他的命令，着手掘階級了。

「那麼，找一個鬆軟的地方掘好了。」教館先生說。

「大家聽我講句話好吧。我想和諸位商量一件事。」亞克伯父向着大家說，「無論做甚麼事，不能不有一個頭腦，我們就推先生做頭腦——請他做我們的指揮者好吧。」

「甚麼，推「教館先生」做頭腦？我們也不是一樣的推車子的嗎？」媽吉很

不服氣似地說。

媽吉是一位笨腦的青年。

「傻子，別要胡說！誰也不是說因為他是推車子的，就推他做頭腦。我們是挑一個最有本領的人做頭腦哪。」

「吉士哥，你不是一直到昨天，還沒有這樣說過嗎？」

「是的，我直到昨天，還是像你那樣的是一個傻子啦。」吉士這樣說後，又轉向「教館先生」說：

「先生，就請你做我們的頭腦好吧。我有這樣的力氣，甚麼事都聽你的話去做。」

「我也甚麼事都願意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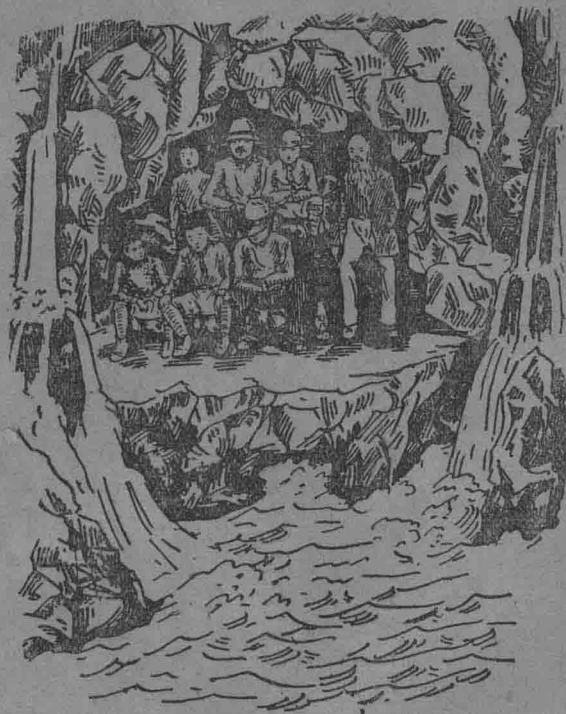
「請你就做我們的指揮者吧。」

「教館先生」還是沈靜地說：

「要是承蒙諸位不棄，那我也未嘗不可以做。我們不知道要在這裏住多少

天，而且說不定會有甚麼事情要發生。恰像破船的乘客們，緊抱着海上浮木頭等救星一樣的。在扶着木頭時，還有空氣和陽光，可是在這裏呢，簡直是活地獄。

所以我們非得協力相助不可。大家若不具絕對的聽從我的話時，我就不願意負這



請你就做我們的指揮者吧。

大任。」

「我們一定聽你的話的。」大家異口同音地說。

「你們若以爲我的話有道理時，會聽從我也說不定，但是若有不愜意時，恐怕就不一定會首肯吧。」

「無論你說甚麼，我們都一定能夠聽從的。」

「大家都知道你說的話，很有道理的。」

「湊齊了全渥魯斯的坑夫，也沒有像那樣清楚的頭腦的。」

我不知道人們的境遇，能够在一瞬間，完全變換了他的意見和感情，假如是厲害的境遇。我更爲在生死的關頭上，有頭腦和沒頭腦的人們，竟這樣地分明區別出來的一事，吃了一驚。

「那麼，你們能够在上帝之前發誓嗎？」「教館先生」更促着他們。

「我們對上帝發誓！」大家一齊說。那麼，「教館先生」就做了指揮者，大

家各就部署動手了。我們的口袋中，各有一把鋒利的堅牢的小刀子。

『挑力氣最大的三人來掘！』『教館先生』下命令說，『力弱的路美，媽吉，傑克和我四個人搬泥土。』

『不，用不着你動手。』碩大的亞吉制止了『教館先生』說，『你是技師啦。技師只要監工和指揮就得了。偶一不慎，讓你跌下水去了，大家就都沒有希望哪。』

大家的意見，都同亞吉一致。『教館先生』應該遠離開危險地域，格外保重。『教館先生』實在是我們的救星——我們的引導者。

掘階級這事，只要有工具，那是再容易不過的，可是只有刀子，就不免有點費事。而且站在險峻的、容易滑下去的斜坡上，沒有立足得穩的地方來工作，那困難更是不用說了。

我們不休不息地，拚命掘了三個多鐘頭，結果是意外地成功，總算把階級做

成了。

『停工了！』拿着煤油燈任指揮的『教館先生』說，『目前只要坐坐就行了，以後有工夫時，再擴大吧。最要緊還是要惜力，以後我們還非得勞動不可哩。』大家息了手，『教館先生』和亞克伯父，媽吉和我四個人坐在上級，傑克，吉士，亞吉三個人坐在下級。

『煤油燈也要省些點。只留一枝，其餘的都熄了它吧。』
我們本來是點着四盞燈的。

我們只留一盞，剛想把其餘的三盞吹熄時，『教館先生』制止了說：

『等一等。只留一盞，若是被風吹熄了就糟糕了。這裏當然不會有風吹到，不過總得當心一點好。你們那一個身上有洋火嗎？』

照規則，坑內是禁止帶洋火入去的。

規則雖然禁止了，然而坑夫們大抵口袋內都有一盒洋火。現在給『教館先生』

一問，他們知道了此刻不必受罰了，四個人同聲地說：

『我有。』

『我也有。』『教館先生』自己說，『可是打濕了。』

他們四個人的洋火，也是一樣。因為大家都是藏在褲袋裏的，所以在剛纔浸在水裏時，全部浸濕了。

不容易理解事物的媽吉，說話也比人家來得慢，他這時候纔開口說：

『我也有一合洋火。』

『你的也打濕了吧？』

『不知道怎麼樣，我把它放在帽子裏的。』

『怎麼樣了，把帽子拿過來我看。』

媽吉的頭顱，本來是大得很的，頭上還帶着一頂毛的大帽子。『教館先生』

說了後，他還不願意交出來，只拿出了一合洋火，遞給了他。因為放在了頭上，

所以沒有弄濕。

『那麼，煤油燈吹熄了吧。』『教館先生』命令說。

現在只存了一盞燈，陰陰森森照着我們的階級上。

是多麼的寂靜！沒有半點聲息。足邊的水，也靜悄悄沒有些微音響。就連一點微動也不動。這一定是像『教館先生』所說的一般，全坑內都淹在水裏了。

這沈重的寂靜，死一般的肅穆，比當初浸水時的音響，更加使我們戰慄。

在工作的當兒，還可以混過去；像這樣地不動在這裏休息時，那不可言喻的恐怖心，猛烈地迫近了來，使我們難堪。『教館先生』也忍不住了，垂着頭沈思。誰也沒有開口的力氣。

突然間，溫熱的點滴，滴在我的手背，媽吉正在掉淚了。

同時，下級的坑夫們，也約好了似地在嘆氣。

『呀！少特！我的少特呀！』

傑克頻頻呼喚着自己的兒子的名字。

空氣是這樣的沈重，呼吸更加困難。我的胸中似乎塞住了，耳朵裏鏘鏘作響。

「教館先生」忽然向大家開口了。這是因為他感到了沒法子，抑是爲了抵抗那重壓的感情吧。

「我們查查看，有沒有吃的東西？」

「先生，我們還是非在這裏挨過些日子不可吧？」亞克又問他說。

「我可不知道，不過我們總得那麼樣想，早事預備好。誰帶有麵包嗎？」誰也不做聲。

「我的袋子裏有一個饅頭。」我說。

「在那個袋子裏？」

「在褲袋裏。」

『那麼，恐怕早已變成水汁了吧。你拿出來看看。』

摸摸袋裏，取出來一看，果然變成了漿糊了。我大失所望，想把它丟了。
『教館先生』制住了我的手說：

『不要丟了。你現在丟了，一下子就要後悔不及了。』

他說後並向着大家開口說：

『誰也沒有帶着麵包嗎？』

還是沒人答應。

『這就糟糕了。』

『先生，你肚子餓嗎？』亞吉問。

『我不餓。誰有麵包，給點路美和媽吉吃吧。』

吉士不服地說：

『那不行，我們大家一樣都是肚子餓啦。』

「這麼樣說，好得這裏沒有麵包。你發誓說過願意聽從我的指揮，可是碰着不合你的意思時，你就反對。」

「先生，請你不要生氣。我決不使吉士再說話。」

「誰都像你這樣做的話，那麼這裏只要有一塊麵包，不就要打起來了嗎。你要知道，爲甚麼有麵包就得給媽吉和路美吃呢？這明明是法律上規定的。」

「法律上規定了說，給媽吉和路美麵包吃嗎？」

「是的。法律上雖然沒有指定媽吉和路美的名字，可是却規定了凡是遇着天災禍變時，最先就得救卹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小孩子。」

「那麼，你不是已經過了六十歲了嗎？」

「我可不要緊，而且平素就不大吃東西的。」

媽吉想了一會，纔開口說：

「要是我有麵包，那麼，我就可以自己吃嗎？」

『是的。不過要分些給路美。』

『要不給他又怎麼樣呢？』

『不給他，我就要連你的也沒收了。你不是也發過誓了的嗎？』

媽吉又想了一會，突然脫了頭上的帽子，從帽子裏拿了一塊麵包出來，遞給『教館先生』。

『我有一塊麵包。』

『你這帽子真像變戲法的帽子。』

『裏邊還有別的東西啦。』

『有沒有？你把帽子拿來我看。』這是『教館先生』的命令。

媽吉不想將帽子交出來，可是其他的人們將它強搶了過來，交給『教館先生』。

『教館先生』將帽子持近了煤油燈，查看帽裏還有甚麼東西。我們現在的這

等境遇，本來是無所謂愉快的，得了這帽子的福蔭，我們暫時得以大笑一陣。

帽子中有煙斗，鍵子，一片香腸，桃核彫成的笛子，羊骨彫刻的玩具，三粒胡桃，一個洋蔥頭。真是奇妙的東西。

「今夜分給你和路美一些麵包和香腸吧。」

「我，」媽吉的聲音帶着悲傷的調子，「早就肚餓了，餓得要命。」

「忍耐着吧，不知道甚麼時候纔得出去呢。」

「也沒有帶錶嗎？我的錶停了，不知到底是甚麼時候了。」

「我的也弄濕了，停了。」

絕望

我們之中，只有兩個人有錶，而現在又都停了，全然不曉得時候的早晚。現

在究竟是幾點鐘了呢？一個說是十二點左右，一個又猜是午後的六點鐘左右了。若使是十二點鐘，我們進坑內的時間，只有五個多鐘頭，這似乎應該不對吧。我覺得我們最少當在坑內過了十個鐘頭以上了。

暫時議論着了時候的遲早之後，又各自沈默下去了。每個人都像在想着心事。

水的恐怖，黑暗的恐怖，死的恐怖，一齊壓住了我的心胸。我再看不見麗色了吧。我再看不見葉琴，亞歷，澤民，馬撒們一班人了……再碰不到美麗 甘夫人和亞沙，再看不見寶蓮了。還說甚麼王子的牝牛呢！

『你們聽見甚麼聲息嗎？』

『沒有，你聽見了嗎？』

『不，就因為聽不見纔問你啦。我以爲沒有人會來救我們了。渦魯斯村一定全滅了。』

『我也是這麼樣說。要不然，就是他們以爲我們都死了，不會動手來營救。』

『是的，一定是看着我們死了算數的。』

這時候，『教館先生』插口說：

『喂，你們爲甚麼要那麼樣亂猜呢？甚麼都不知道，只管怨他人，這是不應該的，你們也應該知道坑夫都有互相扶助的精神吧。坑夫的性質，假使有一個人被泥土生埋了時，他無論犧牲十條二十條性命，都非得把那個人救起來不可的。這用不着我說，你們也是早已知道了的。』

『唔，這倒是真的。』

『那麼，他們就不會看着我們死了算數。』

『一點聲音都聽不到，所以担心哪。』

『你要知道這裏是一百七八十尺的地下哩。你以爲在這裏還可以聽見外面的聲音嗎？……不過我們不知道此次的原因，這就糟糕。總之，我以為這不是因爲

地震，使村內全滅了的。要是地震，我們也總得知道。現在最要緊的，還是要知道那三個坑井怎麼樣，恐怕也壞了吧。入口的迴廊，恐怕也不能無事。要謀救我們，總得先準備好些時間，我雖不敢說我們一定會被救出去，不過我敢担保，上面的人們，一定是在準備怎麼樣營救的方法。』

『教館先生』說得起勁，大家也有點相信，自然安心了一會，透了一口氣。『若是他們以爲我們都死去了，那還也會來營救嗎？』

『一定來的。』吉士，你要是不放心，就敲敲壁上，給上面的人們知道。你知道土地最會傳達音響，即使在一百八十尺的上面，只要他們留心到，那也可以聽得見的。』

吉士用他的大皮靴，拚命敲着石壁。亞吉和其他的人們也都幫着他敲。

『就算上面的人們聽見了，他們將怎麼樣營救呢？』亞克伯父問。

『不是從地上掘了下來，就是吸乾坑內的積水。』

「甚麼話？從地上掘到這裏來？！」

「這麼多的水怎麼吸得乾！」

「教館先生」沈着地對這人們說明。

「我們在一百八十尺的地下，算他們一天掘二丈連二三尺，那麼，就得七八天的工夫。」

「先生，一天那裏能掘得到二丈二三尺哪？」

「在平日當然是不行囉。不過他們一定是拚命地加工的。」

「我們能够在這裏多活八天嗎？先生。」

「我們忍不住啦，在這裏要住八天！」

「教館先生」雖曾說過有一次坑夫們埋在地下二十四日，還得生還的故事，但那只是記錄，而我們現在却是實際問題。而且過了八日後，到底有沒有人來營救，還是問題。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突然聽見了媽吉的喚聲。

「喂，有聲響呢。」

媽吉差不多是動物一樣的。他具有動物一般的敏銳的官能。

「甚麼？聽見甚麼了嗎？」

「水裏聽是有聲音呢。」

「你不是把石頭弄下去了嗎？」

「不，不是石頭的聲音。那聲音很沈重。」

我們屏聲息氣，側耳傾聽了一會。

在地面上，我也算是聽覺靈敏的了，可是在穴內呢，我決比不上坑夫們。我無論怎麼樣聽不到時，「教館先生」點點頭說：

「水裏有聲音。」

「是甚麼的聲音呢？」

『不曉得。』

『不是水退的聲音嗎？』

『不是，聲音並不連續，只是斷斷續續的。』媽吉說。

『這是水動的聲音，很有規則，一定是用搬運車汲水無疑。我們一定可以得救了。』『教館先生』叫了起來。

『那麼，我們可以得救了吧！』

大家似乎被通了電氣一樣地站了起來。心裏都壯大些了。

然而從希望的夢中漸漸清醒，回到現實的世界來時，我們知道這不是可以安心的事。

『先生，這水三天內可以汲得乾嗎？』

『不很容易吧。我以為這坑內的積水，總在二十萬乃至三十萬立方米突之間。我們這地方，是第一工場，用不着等到水全乾了，不過算它三個坑井中各有

二架搬運車子來汲水，那麼，也不是四五天就可以達到這裏來的。」最初那樣高興的『教館先生』也垂頭喪氣了。

總之，知道上面已經在營救我們，也就使我們放心了不少。不過使人難堪的，就是我們坐的地方太狹小了，以致全身的骨頭都坐得痛起來。而且，早就沒有一個不感到腦裏痛得利害的。

我們中間，最不覺得甚麼的，要算是媽吉，他只是喚着肚子餓。

沒法子，『教館先生』也只有取出剛纔從帽子裏尋出來的麵包，分給了媽吉和我兩人各一塊。

『我還不够。』

『現在都吃下去，等下子就再沒得吃啦。』

其餘的人們都饑瞧着，但是已經發了誓，所以也只好不作聲。

『不能得到吃的東西，喝口水總可以吧。我早就口渴得要命了。』亞吉望着

『教館先生』說。

『隨你的便吧了，要喝水你只管喝好了。』

『都給我喝乾了吧！』

吉士正想跑到水邊時，忽然『教館先生』制止了他說：

『等一等，你不要滑下去。叫身材靈敏的路美去汲吧。』

『用甚麼汲？』

『拿我的鞋子去吧。』媽吉把鞋子遞給了我。

我拿着鞋子，將要溜下去時，『教館先生』又把我喚住了說：

『等一等，我拉着你的手。』他走下一步，身子彎向着我，突然不知道他是滑了足下，或是泥土崩了，不措手間，翻個筋斗跌到水裏去了。我手裏拿着照路的煤油燈，也同時跌入水內，以致『袋』內一時全變暗黑了，坑夫們的口中，各發出了恐怖的喚聲。

看見『教館先生』跌入水裏，我就像新芬蘭犬的天性一樣地，背靠着崖石，跟着他滑到水裏去。我在鄉下時，本來也曉得游泳，更兼後來跟了李士老人過日子時，每遇到機會，就到河裏去游水，所以對於下水，並不覺到可怕。

不過在黑暗中，不知道要怎麼樣好。我正在不知如何措手的瞬間，『教館先生』一抓抓住了我的肩膀，同時將我拖到水裏去了。我用足踢着水浮了起來，他還是抓了我不放：

『喂，誰叫我一聲吧。我認不出方向哩。』我大聲喚說。

『路美，你在那裏？』亞克伯父喚着我的名字問。

我緊緊抓住了『教館先生』，向發聲處游去，一面喚着：

『快把燈點着！』

不一刻，煤油燈點燃了。

亞克伯父和媽吉走到水邊，伸着手牽我們。吉士在上面用燈照着。

向着我說：

我們畢竟被拖上來了。『教館先生』喝了很多的水，不過氣力還很充足。他

『路美，你讓我向你接吻吧。你是我活命的恩人。』

『你纔是我們大家的恩人呢。』

『我最吃虧，把鞋子丟了，水還喝不到。』媽吉喃喃地說。

『我去給你找來吧。』

『不要再找鞋子了。用不着去尋它。』『教館先生』制止了我。

『誰把鞋子拿來，讓我去汲水。』

只有『教館先生』纔把水喝够。

『把這個拿去汲吧。讓我們給先生的無事乾一杯。』

拿了吉士的鞋子，我比第一次更小心地，爬到水邊，汲了水上來。

『教館先生』和我皆得無事，但是全身恰像落水狗一樣地溼透了。最初我們

還沒有留心到，漸漸身體冷了起來，我們纔想到。

『那一個把上衣借給路美穿吧。』『教館先生』說了，誰也不答應。

『我真冷得沒有辦法。』媽吉先事預防人家要他的衣服了。

誰也沒有回答，『教館先生』看看環坐的人們：

『我要不是這樣透溼了，我可以把我的借他，但是現在沒有法子。那麼，就讓我指出一個人來吧。亞吉，把你的上衣借給路美。』

我們身上沒有一個不弄溼了的，有的是溼到了腰圍，有的到了腹上。唯有亞吉因為身子長大，所以水只能浸到屁股上；他的上衣却是乾的。

穿上了他的上衣，我馬上就覺得溫和起來。身體一溫和，睡魔也就襲了來；我剛坐着打盹時，『教館先生』兩手緊抱了我的頭，像慈母般地說：

『你要睡就睡好了。我抱住了你，不要怕的。』

我安安靜靜入睡了。

雲時後，我醒轉來，車子汲水的聲音，還是規則地響着。

坐的地方太狹窄了，很不舒服，我們着手把它再掘大些；此次我們已經有了地盤，所以却沒有前次那樣的困難。不久，我們掘得一個人可以橫睡那麼樣的寬了，這樣我們的身體舒服了很多。

自從我和媽吉分吃了最後一片麵包到現在，也經過了不少的時間了。我們都是關在這活地獄裏，誰也不能說出時間的長短。各人的想像差得很利害，有的說只經過了兩日，有的却說至少有六天了。這是非等到我們生還之後不能解決的疑問。

時間雖然沒有法子推定，總之在被困二天或六天之後，傑克忽然從假睡中醒來，開口就說：

「我剛纔做了一個夢。夢見聖母瑪利亞立在我的床頭說，你要是能成個誠心的信徒，那麼，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

「哼，甚麼叫聖母瑪利亞呢！那樣的東西也會顯靈嗎？！」奉卡爾米尼教的士馬上就嘲笑了傑克。

你一句我一句地他們兩個人就相罵了起來，在狹小的階段裏站着。到了這時候，「教館先生」也不能置之於不理，插了進去說話。

「要打架到外邊去打吧！」

二人沒有法子，只好再坐下去，嘴裏還在咕嚕咕嚕的。

「吉士，你決不會再見天日的，當心點吧。你這沒有信心的傢伙！」

「你纔是出不了這地獄呢！」

「我一定要出去給你看。」

「你出不了的啊！」

二人的論爭暫歸靜默了，不一刻，傑克又像自言自語般地說：

「我一定可以出去的，所以不能夠馬上就出去的，都是因為這裏有不誠心的

傢伙在的緣故。」他這話是對着吉士說的無疑了。

「哼，不錯的，都是因爲這裏有惡毒的傢伙哩。」吉士又頂了他一句。

「是的，我們中間一定有誰做過壞事，所以引起了上帝的發怒。」亞克伯父插嘴說。

「我在神前也是光明正大的。我從沒有做過虧心事哩。你們有誰做過不可告人的事吧。」

「我還不是一樣的清白。」吉士拍着胸膛說，「喝了幾杯酒後，和人打一二次架的事，雖然不能說沒有，可是在路上也不會拾過人家的遺物。」

我突然聽見背後有人啜泣的聲音。回頭一看時，亞吉跪在地上抽咽。他早就到上級來，坐在我和媽吉之間。

「做壞事的並不是吉士也不是傑克，」亞吉喚着，「做了壞事的就是我。我現在受着神明的責罰了。我真後悔不及。現在對你們懺悔，乞你們聽着吧。」

『甚麼，你幹了壞事。趕快懺悔吧。』

『假使我有一天會從這裏出去，我想馬上就去自首；要是出不去的話，就只好拜托你們了。去年六月裏，亞三爲了偷人家的時鐘，被捕了關進牢裏去的事，你們都知道吧。那不是亞三偷了的，實在是我幹的勾當。贓品還在我的墊褥下。』

『你這賊骨頭，爲甚麼不早說呢……把他拋進水裏去吧。』

吉士和傑克同時喚了起來。若使亞吉此時在下級時，恐怕一定會被他們推落水裏去吧。

『教館先生』掩蔽着亞吉說：

『不要亂來！給他以充分的懺悔的時日，那就是神明的恩意。』

『呀，我真不該，我後悔不及了。』亞吉像三歲小孩一般地頹喪地哽咽着。

『讓他多喝幾口水吧。』

『他要真的後悔，就讓他跳進水裏去給我們看看。』

吉士和傑克大有就要到上級來的威勢。

『你們鬧得太凶了。』『教館先生』這樣說時，把手伸給亞吉說，『亞吉，你牽緊我這隻手吧。』

『先生，別要理他吧。這樣的東西讓他死了纔好……就是爲了他，連我們也出不去了。』

『不行，我要保護他。你們若非得把他推下水去，那麼，就連我也一塊兒推下去好了。』

這樣地，他們兩人纔算不鬧了。

『先生，不推他下去也好，叫他滾到他那角頭好了。誰也不同他開口，誰也不要去睬他。』

『唔，這樣也好，都是他自作自受的，沒有法子。』『教館先生』把亞吉推到一個角裏去。

我錯了，我真不該。」

或許他發了

熱吧，他那巨大的身軀，像樹葉子一般地戰抖着，牙齒也索索作響。過了一會；纔聽見他低聲地訴說：



我們三個人也坐近了別的一邊，總離得他越遠越好。以後數小時間，亞吉蹲在一角裏，動也不動，只時時嘆着氣，細聲自說：「

我不覺想跑去救他。

「我的喉嚨乾得着火了，請你們那一位給點水我喝。」

鞋子裏的水都已喝乾了。我覺得他真可憐，想爬起來去給他汲水，可是吉士制止了我，亞克伯父也抓住了我的手不讓我走。

「我們不是說過，誰也不去理他的嗎。」

亞吉還在哼着喚喉嚨着了火，但是看見總沒有人去打理他，他就自己爬到水邊去。

「喂，當心土崩了。」

「隨他去吧。」『教館先生』說。

亞吉看見了我剛纔是用背靠在地面滑下去的，他也那麼樣地學着做。但是他不知道我的身體輕快，那裏像他那樣笨重的身軀；他把背緊靠着崖面，剛想滑下去時，石炭崖登時崩鬆了，眼看着他的身體膨脹一聲，就滑下黑黝黝的水裏去了。我們只聽見了一聲呼喚，馬上那漆黑的水面又復合攏來，再看不見亞吉的影

子了。

看見了他跌下水裏，我不覺想跑去救他，可是亞克伯父和『教館先生』兩邊的抓牢了我。

『祭送了他去了。我們遇了救了。』不知道是吉士呢還是傑克這樣說了。我眼看着了這可怕的光景，全身發抖，無力地又坐了下去。

『橫豎也不是一個好東西。』亞克伯父像大悟了般她說。

『教館先生』不做聲，隔了一會，纔低聲說：

『總算少了一個人呼吸養氣。』

我不十分明白他這話的意思，接着就問他，他似乎後悔了般她說：

『我不應該說這話哪。』

『爲甚麼？』

『人是有麵包和空氣纔活得着的。麵包我們現在連一片都沒有了，空氣也不

十分充足。在這樣沈重的空氣中，我們不知道還能多活得幾天。亞吉所要吸的空氣現在已經省下來了，所以我那麼樣說。雖說已經說出了口，就沒有辦法，然而這樣不近人情的話，一定使我終身悔之不及呢。」

世上看有不可思議的事，眼前看見亞吉的喪身，誰都感到了恐怖的印象，可是迷信的坑夫們，反爲得了新的希望一般的。他們更加胆壯了起來，奮勇擊着『袋』的石壁。

這期間中，使人一刻也難當的就是胃腑的慾望。到後來，竟爬到水邊去，拾那浮在水面的爛木頭等類的東西，來暫時壓住餓火。

我們中間，最感到飢餓的媽吉，竟用刀子將鞋子切開了，嚼了起來。

到了這樣的狀態時，我的心裏又起了一種不可形容的新恐怖。我從前曾聽過李士老人講了很多的冒險故事，其中有一段，是說有一次汽船遭了難，船夫們都漂流到了無人島裏，因爲覓不到吃的東西，結局是把同行中的一個小孩子殺了來

充飢的。我聽到了傑克他們不斷地在喚着飢餓時，就想到我或者難免也要遭着和那小孩子同一的運命。亞克伯父和『教館先生』是盡力保護我的，但是『教館先生』的命令，是不是永遠具有絕大威力的呢。具有野獸一樣天性的坑夫們，到了生死關頭時，還怕他不會做出何種可怕的事情來嗎？尤其是看見媽吉閃着眼睛，露牙突齒在吃皮鞋的那樣子，更使我不能夠安心。

當然在頭腦冷靜的時候，覺得這等恐怖，是杞人的憂天一樣的。不過遇着了像我們這樣的境遇時，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支配着自己的一切的，早已不是理性，或冷靜的判斷。

最使我感到恐懼的，是因為沒有燈火的一事。有限的幾盞煤油燈，燈油漸漸地減少，現在只存了二盞，不是因為必要時節，是不肯燃的。

在這樣的黑暗世界裏，不單是使人寒心，即偶一不慎、把身體亂動一動、也會有掉到地獄裏去的危險，真是使人一刻也不能放心。

自從亞吉喪命後，上級和下級都只有六個人，身體騎得舒服了好多了。我是在亞克伯父和『教館先生』的當中的。有一個時候，我正在朦朦朧朧，不清不楚的當兒，聽見『教館先生』似乎在做夢般地喃喃地在說話。我馬上醒起來，側耳聽了一會。

『噢，真多的白雲。雲這東西真好看哩。噢，吹風了？風也舒服啦。』『教館先生』無條理地亂說。

我以為他是在做夢，伸手搖搖他的身體。可是他還是只顧說下去。

『甚麼，只放六個雞蛋嗎？這樣一點點小小的蛋黃蛋白是不行啦。打它十二個吧。』

『伯伯！』我搖醒了亞克伯父，『「教館先生」在說夢話呢。』

『唔，在說夢話呀。』

『不，他並沒有睡着。』下級的那一個人說了。

「在講笑話哩。」

「不，我說他實在睡着啦。」

「喂，先生！」亞克喚了他一聲，他又接着說：

「喂，亞克，到我的家裏來吃夜飯吧。不過我告訴你，外邊的風很大呢……」

「教館先生發狂了。」亞克不放心地說。

「他死了啦。」這是傑克的聲音，「現在是他的靈魂在說話呢。唔，吹風了。好南風呀！」

「地獄裏會有南風嗎？所以我告訴你不要到地獄去啦。」這是吉士的聲音。

吉士和傑克的聲音都不是平常那樣的。大家都說起夢話來，這不都是發了狂了嗎？發了狂，說不定就會打架，會相殘殺。種種不可言喻的不安，捉住了我的心魂。

『教館先生』，吉士和傑克三人像夢話一樣地，還說了不少的全沒聯絡的話語。

突然，我的腦裏，想起了點燈的事。我的一盞煤油燈和洋火都放在『教館先生』的身傍。我摸摸索索地將燈拿了起來。

當洋火的光亮突然照着了『袋』內的一剎那間，各人都像從夢中驚醒似地，面面相覷，尋問是甚麼事。

『你們都患了熱病亂說了。』亞克伯父說。可是他們都似乎不能夠相信。

『誰呀？』

『還有誰呢，就是先生和吉士傑克三人啦，又說是吹風，又說是浮雲，又說地獄是這麼樣那麼樣，糊裏糊塗說了一大堆。我以為你們一定是發狂了，擔心得很呢。』

『或許也要發狂吧。』傑克嘆說，把兩手叉了起來。

『教館先生』望着煤油燈，似乎歸咎不應該點它，所以我連忙地說：

『我看見你們都語無倫次地亂講，所以把燈點着了。現在把它熄了吧。』

『路美，你等一會吧。』傑克制止了我說，『我想我再沒有生存的希望了，在沒有斷氣之前，想寫下幾句遺書。』

『那麼我也要寫。』

『我也要……』

『那麼，先生，請你給我寫吧。』

傑克的袋子裏有了紙張和一小節鉛筆。

『我想這樣寫——』我們亞克，吉士，教館先生，媽吉，路美，傑克等六人，在這袋裏等死。』

『我——傑克向我的妻兒們接吻。關於妻兒們的後事謹託給耶穌、聖母、和炭坑公司。』

「亞克，你呢？」

「亞克將所有的一切家產遺贈姪兒亞歷做紀念。」

「我——吉士願上帝代我做孤兒寡婦的父親和丈夫，救護他們。」

「先生，你呢？」

「我沒有可託遺言的人。」他傷心地說，「沒有一個人會爲了我掉淚的。」

「媽吉，你呢？」

「我放在籃子裏的栗子恐怕就要壞了，叫他們無論那一個將它取出來……」

「喂，這張紙不是給你塗那些不三不四的胡說的。」

「不是胡說八道的。實在是有很多的栗子放在那裏。」

「你有母親吧。你不給他接吻嗎？」

「母親跟她的情夫跑了。」

「不要睬他算了，那麼，路美，你呢？」

「路美將他的卡彼和豎琴給馬撒。向亞歷接吻。並拜託亞歷，請他到都魯斯麗色那裏，替我給麗色接吻。並將我的背囊內的一朵乾薔薇花還給她。」

「教館先生」照說的一一寫上了。

「喂，各人來簽個名字吧。」

「我不認得字，只寫一個十字吧。」吉士說。

「這樣遺言也寫成了，我就算死了也可以。大家再不要和我說話，讓我靜靜地斷氣吧。我現在要和眾訣別了。」

傑克說了後，走上了上級來，順次和我們三人接吻，然後爬了下去，和吉士媽吉兩人接吻。又離開了他們，把石炭屑堆起來當枕頭，橫倒下去，像死了一樣地，睡着不動。

寫遺書和傑克決死的態度，使大家更覺到絕望。煤油燈吹熄了，一切又回復了黑暗的世界。我們還有十三枝洋火。沒有一個人開得口，死一般的沈默，又鑽

了『袋』中，突然，下級的媽吉喚了起來。

『喂，我聽見了十字鏃的聲音！』

若使最初聽見搬運車的聲音的，不是他，想誰也不當他的話是真的吧。一聽見他這次的喚聲時，大家的胸裏都跳得利害起來了。

『甚麼，你聽見十字鏃的聲音？』

連傑克也爬了起來，伏在壁上，想聽一聽那聲音。

『大家放心吧，我們得救了！』亞克伯父說。

『唔，的確聽見了。我們也敲敲看。』因了『教館先生』這一句話，我們拚命地一齊敲擊着石壁。

我們聽見了一樣速度的回答從壁上傳了來。

『呀，我們遇救了？』

大家高興得相抱了起來。

營救

在這裏我想說一說這大水的起因。我們下坑的那天早上，天空陰鬱，空氣溼熱，像是馬上就要打風下雨的。穿過渦魯斯的提旁河上流，似乎是昨夜下了大雨，今天早上，水勢就突增了起來。等到我們下坑後一個鐘頭，滿空佈滿了密雲，下起從所未見的大雨來了。

這地方本是沒有樹木只有岩石的山谷，所以一遇天氣變動，就要發水。今天早已發水了的當兒，又加上這場可驚的大雨，山澗裏的雨水，一時都流到了河裏，突破了堅固的防堤，流到了這第二號炭坑的低地來了，一時還來不及防禦，早已把全坑內浸滿了。

地上的人們雖沒有措手的餘暇，然而也並非坐視不救。公司的技師指揮着工

人們防禦流下來的水，一面又着手營救坑內的坑夫們。在第一工場工作的五十多人總算逃出了坑外，拾得一條性命。

其餘的二百五十人的營救方法，恰像『教館先生』所想像一樣的，只有汲出坑內的浸水，和直接掘洞下來的二個辦法。

他們馬上就着手實行這兩個辦法。用搬運車或唧筒在三個坑井中汲水，而掘洞的方面，則依技師的意見，在他們相信不會浸水的舊坑那邊開工，這也是同時舉行了。兩方的工作不分晝夜，繼續趕工。

掘洞的工作，在半途中，碰着地盤很硬的地方，阻止了工事的進行。在第九日的那天，他們都以爲營救坑夫的事，是絕望的了，不願意再做這無益的勞力。好容易技師纔勸轉了他們，使他們繼續工作。再過一天，就有一個做工的坑夫聽見了一點幽微的敲擊大地的聲音。他連忙把十字鐵丟開，靠近岩層傾聽，還怕是聽錯了，又叫了其他的一個同伴，說明了自己的疑心，兩個人靜靜地聽了一會。

果真是聽見了一點低微的聲音。

這消息一傳到地上，技師和其他的人們，只要下得來的都下來了。技師也將耳朵貼岩面一聽，可是因爲太興奮了，一點也聽不到。

其他的坑夫也聽不到，所以大家疑心他們二人是心神不定的幻覺。

然而聽到聲音的兩個坑夫，都是十分老練的坑夫，技師不信他們會有聽錯了的，將其他的人們趕了上去，只留下自己和他們兩人，命他們將鐵頭用那照例的拍子發出通信的記號，然後三個人伏在岩壁上，低聲下氣等坑內的回音。

不一會，他們聽見了同拍子的幽微的回音了。再重複試了兩三次，都能夠得到同樣的回音。

現在再無置疑的餘地了。坑內一定還有生存的坑夫的。

這消息像炸藥的導火線一般地，傳遍了全村，村裏的人們爭先恐後都擁到了這第二號炭坑來。這混雜的情形，差不多比浸水的消息剛傳出去的那天還要利

害。尤其是那班犧牲者的妻子兄弟雙親們，都是心跳胆慄的聚到這裏來。

『救活了多少人呢？你們家裏的人一定平安的。我們家裏的人也一定無事吧。』羣集都抱着了這種希望，互相問訊。

然而要滿足羣集的好奇心，還要多待好幾日。

從極微的音響推測起來，那距離明白地是很遙遠的。而且要確定那方向尚且不容易。總之先鑑定了方向，再向着那裏掘下去。坑夫也是從第一號炭坑中挑選了一些最熟練大力的人們來。

在坑井中汲水的搬運車那方面，也得了希望，盡全力汲出，而且坑內的水也減了很多，所以他們又着手發掘那崩壞了的入口的迴廊。

住在『袋』內的我們，也知道了積水漸漸減少了。不過這是受了空氣的抵抗的水，要不是他處水量減得很多，在這裏是不覺得的。

我們聽見了整調的信號的聲音，就歡喜得像已經遇救了一樣的，但是從聽到信號聲音的那時直到現在，已經有兩二天了，還不能夠出去，所以我們又是望眼欲穿了。而且呼吸也更加困難，使人難堪。

在連開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沈靜地發悶的時候，忽然聽見了低微的似乎在壁上掙扎行走的連續的聲音，和小石子落在水裏的音響。

爲要明白這奇怪的音響到底是甚麼，我們把煤油燈點燃了，誰知那却是一羣在『袋』的下面亂跑的鼠兒。這些鼠羣，想當是同我們一樣地，逃到了充滿空氣的『袋』，躲到現在水退了時，就離開了避難所，出來找尋食物了。鼠兒既然能夠跑到這裏來，迴廊上的浸水當然不會是浸到天井上的了。

這一羣鼠羣，在我們的囚獄裏，就等於拉亞船的鳩鳥一樣，是來告訴我們大洪水已經退了的使者。

『路美，把老鼠捉幾匹來，讓我們吃吃吧。』媽吉對我說，

要捉老鼠就非得比牠來得更敏捷不可。一剎那間，鼠羣都逃得無影無踪了。

我慢慢地走到水邊，看看浸水退了多少。水似乎確是退了很多了，水面和迴廊的天井之間，生出不小的間隙了。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連忙再爬上我們坐臥的地方來，對『教館先生』說：

『先生，老鼠已經跑出來了，那麼一定是可以到迴廊那邊去的。我想游到梯子那邊，朝上叫叫他們看。或者他們馬上就會從那裏下來營救我們，那比掘下來的不更快得多嗎？』

『不，我不能讓你做那麼樣危險的事。』

『先生，我在水裏，能够像鰻魚一樣的游得好哪。』

『也許空氣腐敗了，有傷身體呢。』

『老鼠也可以跑來跑去了，不要緊的吧。』

『路美，那麼你就去好了。』吉士插嘴說，『你若肯去時，回來我把我的錶

給你。」

「亞克，你以爲怎麼樣？」「教館先生」在徵求亞克伯父的意見。

「你以爲可以去就去吧。」

「教館先生」想了一想，抓住我的手說：

「路美，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小孩子。你既然那麼樣想去，那就試一試好了。

我以為這是沒有用處的，不過我們以為不可能的事，往往却偏會得到成功。你和我们接個吻後再去吧。」

我和「教館先生」及亞克伯父接個吻後，就走到水邊。

「你們大家輪流喚着我的名字吧，要不然，恐怕我辨不出方向。」

我這樣說後，跳進水裏去了。

迴廊的天井下真的有空隙讓我游得過去嗎？我能够達到目的，將大家救得出去嗎？或是迴廊的那邊，正在等着我的是那可怕的「死」嗎？

我慢慢地游着前進，回看一望時，煤洞恰像燈塔一樣地，慘淡地映着漆黑的水面。

『怎麼樣了？不要緊吧。』這是『教館先生』的聲音。

『噢，不要緊的。』我回答了他。

我當心着不要碰穿了頭顱，小心前進；迴廊上的空處，漸漸寬大，不久我就不用再担心了。不過要走到梯子傍的那節路，不容易辨出方向來，而且又有很多橫路，要是走錯了時，那就糟糕了。只靠摸着迴廊的天井和壁上，那是不十分真確的，幸而尚有其他的一條路線，那就是鋪在地上的軌道。循着這軌道前進，就一定可以達到梯子的地方。

所以我就不能不時用腳沈下去探着那軌道前進。背後聽着夥伴們的喚聲，依着了這軌道，我慢慢地又向前進。

不一會，夥伴的喚聲漸遠漸微，我知道了自己已經游到很遠的地方來了。搬

運車的聲音，也比較的響亮得多。我馬上就可看見天日了吧。夥伴們也可因我而得救吧。我這樣想着時，游得更加起勁了。

然而我注

意一看時，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地面的軌道再尋不見了。我潛下水底去，用手亂摸，也摸不見軌道。

我走錯路



我潛下水底去。

了。我不知道走到甚麼地方來了。

我非得重回舊道不可。可是怎麼樣走呢？

一切是黑暗的，不辨左右，莫分東西，靜耳細聽，也聽不見夥伴們的聲音。

這是我走到了聽不見的地方來呢，還是他們一時休息了？

我進退維谷，呆停在了水當中。我以為自己或者就這樣地死了嗎？不禁心裏起了一陣辛酸。忽然我又聽見了夥伴們幽微的喚聲了。

這樣我纔又認出了方向，摸摸索索轉回頭來，約莫走了十餘米突，我又伸足下去一探，居然又探着了軌道。這真奇怪，我疑心着再回頭探一探看時，原來軌道在這裏中斷了，竟使我失了方向。

我知道了軌道是被那凶狠的水勢衝斷，流失不知去向了。已經失了路線，我再沒有法子到梯子那邊去了。心裏雖然遺憾得很，也只好轉回頭了。

在歸途中，我知道再沒有危險。依着夥伴們的聲音，盡力向前。我覺得很奇

怪地，夥伴們的聲音中，似含有一種新的希望一樣的。

不久我游進『袋』裏，向他們招呼了一聲時，就聽見『教館先生』很高興地說：『快點來吧！快點來吧！』

『我無論怎麼樣總找不出路線。』我說。

『不，找不出也不要緊，掘洞已經掘得很深了，差不多可以談話了。我們聽見了說話的聲音哩！』

我爬上『袋』裏的斜坡，一面側耳細聽着。

當真的，鉋頭的聲音，近在咫尺，坑夫們的話聲，也像飛蠅的翼聲一般地，隱約可聞。

我立刻精神了許多，同時感到了身體冰一般地凍冷。但是我又沒有一件乾暖的衣服，只有鑽到堆在一傍的石炭層裏，一直埋到頸子上，亞克伯父和『教館先生』兩人又伏在上面。因為石炭層這東西，無論何時，都保持着了一定的溫度

的。

『教館先生』告訴我說，雖然找不到梯子，然而掘洞掘到了這裏來，我們便可救得出去，再用不着担心了。

不久，我的身體溫和了一些，便覺得極度的疲勞，像夢像醒一般地入睡了。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等到我睡醒時，地上坑夫們的音響，已經不像飛蠅一樣地，差不多就可對面談話了。

再等一刻，我們聽見了一聲一聲的下問的話語。

『你們有幾個人？』

我們中間，亞克伯父的聲音算最明亮，他就代我們答應外邊的問題。

『六個人！』

暫時間不見回音。無疑地他們本以為我們一定還有許多人的吧。

『喂，快些救我們出去呵！我們快要斷氣了。』亞克伯父大聲喚着。

『你們的名字叫甚麼？』

『傑克，「教館先生」，吉士，媽吉，路美，亞克。』亞克順次報了上去。

這些名字報上去時，外邊的人們都屏息聲氣地聽着。這一定是一個感動的剎那吧。

當初，這發掘成功的消息傳到村裏去時，那被生理了的二百五十人的妻兒父母、兄弟朋友都在一二個鐘頭前趕到了，現在聽見了生存的只有六個人，他們此時的失望，當非我們意想得到的，然而他們還在期待着這六人中間，有各人自己最後的希望者，誰知正在忍着打聽名字的一剎那間，這六個人的名字又發表了出來了！

呀！這二百五十人的母親妻子中，能够從希望之夢得到實現者，只不過有三個人——那就是亞克吉士和傑克的妻子。新的希望和眼淚又佈滿了全個渦魯斯村了。

想知道若干人遇救的心情，在我們『袋』內的人們，也正是一樣。亞克伯父

大聲問說：

『幾個人有希望呢？』

可是沒有回答。

『少特怎麼樣了？請你問問他們。』這是傑克的希望；亞克伯父替他再問了一聲，同樣的還是沒有應聲。

『恐怕他們聽不到吧。』

『不，他們故意不答吧。』

『問一問已經過了多少天了？』

這一次得到回答了：

『十四天了！』

呀，我們已經困守『袋』裏十四天了呵！

『就把你們救出來了，你們不要慌吧。並且若是要工事做得快，請你們不要再多說話。』

這是多麼難等的啊！每一聽見鍬頭的聲音，就疑是掘穿的最後一擊。然而馬上又聽見第二下了。以為這次應該是的吧，然而結果，鍬音總是無限制地響着。

『你們肚子餓吧？』

『唔，餓得話也講不出來了。』

『怎麼樣呢，能够再忍一忍嗎？要是忍不住，就通條管子，倒一點湯進去。可是這樣就得花費時間呢。』

我們商量了，大家決定再忍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也不打緊。

『我們忍着好了，請你們快點掘吧。』

搬運車方面也似乎是趕着工事，水量已經減得多了。『教館先生』斷言說，迴廊上也一定可以站得住。

『把水退了的事告訴他們吧。』

亞克伯父又報告了上去。

『知道了。或者那邊要比掘洞更快，你們就可從迴廊走出來。總之，再忍耐一刻吧。』

鐵頭的聲音，比剛纔更細小了。那是恐怕掘得太快時，我們會有同泥塊一齊被埋到水裏的危險，所以不敢造次。不用說洞穴是橫掘了來的。

『教館先生』並囑咐我們說，現在雖然沒有空氣爆發的現象，不過恐怕穿透了時，這壓搾了的空氣，會像大炮彈一樣地突然逃出去，引起了大風，所以我們應該當心，伏在地上，纔可免這危險。

岩片受了鐵頭的反響，一片片地從『袋』的頂上落到了水裏。

真奇怪的，脫險的瞬間越近，我們的氣力越衰弱了起來。尤其是我，更覺到不可抵住的疲倦，縮在石炭層底下，連坐半身起來的力氣也沒有。而且全身發

抖 但這並非是感到了寒冷的原故。

過了一會，更大的石炭塊頻頻輾落我們的坐榻上。這次纔真的是把洞穴打通了呢。我們因煤油燈的光亮，感到了眩暈。

一瞬間我們又被蒙在黑白不辨的黑暗中。這是因為洞穴一穿透時，那可怕的氣流，像龍卷一樣地連泥帶沙都吹到半空裏，一剎那間把煤油燈也都吹熄了。

大風的音響一時也就停了。我突然聽見了迴廊那邊，水聲雜然紛擾。這到底是甚麼事呢？定睛一看時，纔看見了一片光明，幾個人分開水路，向我們這邊跑了來。

『不要忙！不要忙！』

他們的口裏這樣喚着。『袋』的頂上也有陽光射進來，從頭上下來的坑夫們已經執着了上級的人們的手了。從迴廊中跑來的人們，那技師最先爬上『袋』裏，一抱抱住了我，連開口的餘裕也沒有了。

呀，我得慶重生了，心裏一鬆，全像失神者一樣地昏昏迷迷了。

可是我並非完全失了知覺，他們用毛氈將我包好，抬到坑外去了。這些事我都能夠明白。

我閉着眼睛，讓他們擺佈，忽然感到了刺目的眩輝，不覺睜眼一看時，那是太陽光，我現在正被抬到地上來了啊。

這瞬間中，有一件白色的東西跳到我的身上，那就是卡彼。牠爬在抱着我的技師的腕上，舐遍了我的面孔。同時我的兩手也給人抓住了，那就是馬撒和亞歷，他們向我的手上狂吻。

我望一望四圍，那無數的羣衆，讓開了一條路，並列在兩傍。他們絕不作聲，靜靜地只望着我們。他們早已聽了人家的吩咐，恐怕叫喚起來，會刺戟了我們的感情，所以不敢開口，然而他們的表情中，正不知說了多少話呢。

羣衆的前列，有一位穿白色的僧衣和手裏拿着光輝奪目的全銀器皿的，那就

是這過魯斯教堂的牧師，穿了正裝來給我們祈禱的。

我們一出來時，牧師就跪在塵埃中開始誦經。

我們被抬到了設在辦事處裏的床上。

過了兩天，我就能够爬起來，伴着馬撒和亞歷，帶了卡彼在村裏散步了。村裏的人們，看見了我走過，都停了步望望我。

其中更有走近我，滿含着淚和我握手的。也有蹙着眉頭，不忍正視走過的。這些人大抵是穿着喪服的人，他們的父親或是少壯的兒子們都變了死骸，喪身水神的懷裏。生存的家族們正不知是多麼的憂愁，而何處來的孤兒，無牽無掛的我却幸而遇救，這又怎麼樣地更使他們難過呢。

還有請我到他們家裏去喫飯，或進咖啡店裏去喝茶的。

『喂，告訴我你被生理時的故事聽聽呢。』

我們雖受着各方的歡迎，大家都拒絕了。爲了一餐飯或一杯酒就隨便和他們

談天，這是再苦沒有的事了。

蒙特的音樂家

與其和這些人們訴說自己的經過，倒不如和亞歷馬撒們談談這十餘天中情形更爲有趣呢。亞歷對我說：

「我以爲你是替我而死了，心裏不知道是多麼的難過。」
可是馬撒說的，却和亞歷不同。

「我決不會以爲你是死了的。不過很担心着你會不會活着，在等到外面的發掘成功，而人們下去救你的那麼費時的時候。我相信你決不會被淹死了的，只要營救得快，一定會找得着你。當亞歷感到了失望而啼哭時，我也只告訴他說，「路美不會死的，至多是危險就是了。」我碰見了他人，也總是詢問，「一個人

不吃東西能够活得幾天？坑內的積水要甚麼時候纔乾？洞穴要甚麼時候纔掘得通？」可是誰也不能回答我，使我安心，那麼我是多麼心急啊！所以，在最後那一天，技師詢問了你們的名字時，在媽吉的名字後接着聽見了路美這兩個字的瞬間，我就淚如泉湧地倒在地下了。那時候有一個人踏在我的背上走過，我也不覺得，心裏高興得怎麼似的，甚麼都忘記了。」

馬撒能够相信我不會死的這話，使我對他感到了滿足和誇耀。

生還的六人之間結成了不可分離的友情。共患難同希望的這回事，使我們的心合成了一個。

尤其是亞克伯父和『教館先生』更是對我發生了深刻的愛情。除這二人之外，還有那營救了我們，最先抱住了我的那技師，也特別的疼愛我，他對待我的感情，就像救活了頻死的兒子的父親一樣。有一次還到過他家裏去吃夜飯，並將幽囚在『袋』內十四日間的故事，講給了他家裏的姑娘聽。

渦魯斯的人們，誰都想留住我。

亞克伯父說：

『我想把你養成一個才幹的坑夫，你以後就在這裏同我們在一塊好了。』

技師說：

『你也不一定要去做坑夫，我在辦公處用你吧。像你這樣的小孩子，一定漸漸會有出息的。我教給你必要的學問吧。』

亞克伯父自己對於再過坑夫的生活，不單沒有半點猶豫，他把他要我也去做一名坑夫，再進坑裏去的這回事，也看做極其自然。然而我却沒有他那樣的勇敢，也不想再去推車子的小工了。炭坑是很寬大的奇怪的地方。我第一次進去看了一回，十分覺得滿足，可是一回也就把我看够了。無論怎麼樣好奇的人，也不願意再去嘗試一次了。

我的性質不是可以在炭坑內營生的。頭上要是看不見天空，我就不想活；只

要是天空，下雪也罷，總比石炭天井強得多。我或者不應這樣說吧，我照實告訴了亞克伯父和『教館先生』時，亞克以爲意外，吃了一驚，『教館先生』又爲我對於鑛山生活沒有興趣而嘆息。

碰着了媽吉，將此話告訴他時，他又罵我是沒膽量的笨東西。

對於技師呢，我不能將對亞克伯父們講過的話來對他說。因爲他是想叫我到辦公處去，而非使我到坑內去作工的。那麼，我只好放大着胆，向他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技師也感到了失望說：

『這就沒有法子，你喜歡冒險和自由的生活，我沒有再留你的權利，只好由你喜歡的去做好了。』

等到這話有了着落時，已經過了好幾天了。當大家歡迎我留在渦魯斯的時節，馬撒總是垂頭喪氣地沈思着。就問他爲甚原故，他也只回答沒有事。然而等到了我告訴他說我隔三日後就要離開渦魯斯時，他竟抱住了我的頸子，自己招出

真實的事情來。

『那麼，你不會拋棄了我嗎？』他叫起來了。

聽到此話時，我馬上賞了他一個巴掌。那是爲了他疑辱我的剷罰，我一時忽略了這友愛的話語，反而自己流出了眼淚的原故。

實在馬撒之所以這樣歡喜，是完全出之於深刻的友情，絕沒有一點利害問題混入的。他要找得麵包，也再用不着我了；即使沒有我這夥伴，他也能够十分地獨立了。

憑良心說，馬撒比我還有更多的才能，他和我不同，無論甚麼樂器，大抵他都會玩弄。而且善歌善舞善說笑話。我並不是學李士老人的口吻，實實在在，他善於使賞臉的老爺貴客們伸手入荷包去。他那含笑的面貌，溫柔的女孩子一般的眼睛，雪白的牙齒和那可愛的態度，在不知不覺之中就誘動了看衆們，使他們解開荷包。對於馬撒，人們不是爲了無可奈何，而是爲了高興給他纔給的。這就是

馬撒動人的地方。他能够獨自過活的證據，就是當我在炭坑內推車子的時候，他每天帶了卡彼出去，在這人口稀少的沒錢可賺的鄰近地方獻技，也居然積下了差不多八塊錢。這就够證明了。

這八塊錢再加上從前的五十圓，我們就有了五十八圓了，假使買一匹牛需六十圓，那麼，我們只要再賺多二圓就得了。

雖然不願意在炭坑內做工，可是一旦要離開此地時，總有點難過。和亞歷，亞克伯父，『教館先生』非得分別不可了，然而終要和我所愛的人或愛我的人訣別，這就是我的注定了的運命啊。

前進吧！

豎琴掛在肩上，背囊背在背上，帶了歡喜得亂跳的卡彼，我們又在蒼空之下，平坦的大道中前進了。

我們走出了渦魯斯村後，不能不感到凱旋般的滿足。踏着大地前進，地上是

乾爽的，不像坑內的泥土，發出了愉快的聲音。呀，晴快的陽光！陰陰的綠樹！出發的前天，我們費了很多時間來商量此後的行程。結果定了不要從這裏就到斜巴隴去，因為這時正是洗溫泉浴的季節，所以我們不惜兜一個大圈子，先到克雷門，然後到羅瓦也，蒙特爾·布爾部爾等各溫泉地方去。這提案者還是馬撒。他在渦魯斯表演中，遇見一位玩熊戲的人，聽那人說要賺錢是最好到有溫泉的地方去，所以他就主張要到溫泉地方。馬撒還想多賺些錢，因為依他的意見，六十圓還是不夠，若不再添一些，恐怕買不到好的牝牛。所以他說，我們應該多賺幾塊錢，買一頭最好的牝牛，這樣寶蓮一定會更喜歡，寶蓮越喜歡，不是我們也越幸福嗎。

我們離開了渦魯斯，就向克雷門前進。

從巴黎到渦魯斯的三個月間，我教給了馬撒念書和看樂譜；這回到克雷門的途中，也當於餘暇時，使他繼續溫習纔好。

不知道，是因爲先生不好呢，還是爲了學生不好呢？總之，功課一點也不能前進。馬撒對於空想的東西馬上就會記住，然而一說認真認字時，他一點也記不住。

我忍不下去，擊着書本向他發氣：

『我從沒有看見你這樣蠢頭蠢腦的。』

可是馬撒並不生氣，却用他那柔順的大眼望着我含笑說：

『我的頭腦實在是蠢鈍，只好敲敲它，讓它多長幾個瘤起來就好了。喀爾却很聰明地發見了此事哩。』

被他這樣一說時，我再不好意思再發氣，笑了一笑，又再繼續我們的溫習。

但是這只是限於讀書的話，若是說到音樂方面時，那就完全不同了。在這方面只有使先生受窘。他連發出了種種做先生的我所不能解答的疑問，使我不知要怎麼樣好，先生的威嚴也損失了不少。

試舉一例來看，譬如說樂譜爲甚麼只限寫於同一原音譜上？爲甚麼提高時就用『嬰』字記號，降低時就用『變』字記號？爲甚麼同一曲中最初的一節和最後的一節的時間是不規則的呢？爲甚麼調合提琴的調子時，只用一個音而不用其他的呢？

關於最後的這個質問，我就將因爲我不曾學過提琴，所以也沒有研究過的心得來搪塞。但是其他的質問呢，都是關於音樂的原理的，連這點也不能解答，這在我做先生的威嚴，就完全失掉了。

不過我總不承認自己不曉得，也學了亞克伯父的解答一樣地，『一掘就有，所以就有啦！』一類的回答，胡混過去。

『因爲是大家都這樣做法的，這是音樂的規則呢。』

馬撒這人，不是願意違反規則的小孩子，他決不會露出甚麼不平的表情，只是張開了大口，閃着眼睛，望着了我。然而他這樣子，也不是使我心中好過的東

西。

有一天，馬撒鎮日裏總是沈思着，我勾引他也不肯開口。這在平素愛說話、活潑愛笑的馬撒，忽然變成這樣，是奇怪得很的。

經我尋根問葉地逼着，他纔開口說：

「你實在是一位好先生，因為誰也不像你這樣地肯親切教我的……不過……」

「不過怎麼樣了？」

「我以為你或者也有不曉得的東西。大學問家也有不曉得的東西呢。不是嗎？你總是說，「因為是這樣的，所以就這樣。」不過我以為這是你也沒有學過的原故吧。所以，要是你肯的話，我想買一本音樂的書——只要舊的便宜的就好了——和你一塊兒念念看。」

「唔，這樣很好。」

「你也這樣想嗎，我真歡喜。你的學問不是從書裏學來的，所以我想書本中

一定還有你未曾學過的東西。」

『無論怎樣好的書，也不及好的先生。』

我故意這樣說了一句，誰知馬撤更利用了我的話。

『你要是這樣想，那我還有要說的話。實實在在，我想有一次——只要一次到真實的先生那裏去，問問種種的質疑……』

『那麼，你在你自己一個人在賺錢的時候去了就好了。』

『到真實的先生那裏去，非有很多很多的錢不行哪。我又不能亂用你的錢；……』

他說出了真實的先生這幾個字，很傷了我的自尊心，同時，這最後的一句話，又感動了我不少。

『你這人太好了，我的錢不就是你的嗎。你比我還賺得多呢。隨便你要到先生那裏去學多久都好。那麼，就這樣吧，你要想去，我們就兩個人都去。去學學

我也不知道的學問。」結局我也說了實話了。

我們所尋求的真實的先生，並不是鄉下的伴舞的樂手。我們要找到一位真的藝術家——大音樂家，不是住在窮僻的小村裏，一定要在大都會中真的有名的先生。我趕快將地圖拿出來一查，在到溫泉地方的途中，有一個喚做蒙特的地方。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一個重要的大都會，總之，地圖上的這地名却寫了兩個大字，這一定是一個大音樂家們所住的地方吧。我不能不信任我的地圖。

那麼，我們就決定了到那地方去，找到了一位大音樂家，多花點本錢去求學。我們又開始趕程了。

剛巧到蒙特的途中，我們走過羅適爾縣的荒山和僻地的原野中，這裏只有疏散的貧村，我們的收入也尚且是很寡少的，照這樣子看來，蒙特那地方，也不會是甚麼樣的大都會。我們一路感到悲觀一路前進，不久就到了蒙特了。這時已經是夜裏，而且我們又是疲倦不過，所以趕快找到了一家旅館，先跑進去息足。

在馬撒的眼裏，這蒙特的地方，不像是一個有音樂的好先生的重要的都會，所以他非常地担心。當我們到食堂去時，就問店裏的女主人，此地有沒有好的教音樂的先生。那女主人就很奇怪地看着我們說：

『你們真的甚麼都不懂嗎？你們不是聽見了甘特先生的名聲纔來的嗎？』

『我們是從遠方來的。』我說。

『那麼，是很（她特別地用力說）遠的地方來的嗎？』

『從意大利來的。』馬撒說。

女主人纔算明白了。假使我們是說從里昂或馬賽來的，她一定不會對我們這樣不認識甘特先生的無知的小孩子講話的。

『大約很不錯呢。』我有意大利語對馬撒說。

馬撒的眼睛閃着希望之光了。無疑地甘特先生一定會解答他的質疑吧。他決不會說『因為是這樣所以就是這樣』的一類的籠統話吧。

不過我心裏還有一點疑懼。這樣有名的大先生，能够答應來指導我們這樣的無名小卒嗎？

「甘特先生忙得很吧？」我問女店主說。

「他恐怕是很忙的吧。他沒有不忙的道理呢。」

「我們明天早上去找他，他肯會我們嗎？」

「那他一定肯見的吧。只要是帶着錢去的人。」

這樣我們纔放下了心，上床睡覺了。在床上我們還商量了很多明天要質問的問題。

到了第二天，我們注意地整了裝——雖然也不是換甚麼新衣服，總算把身上的灰塵刷乾淨了。馬撒拿了提琴，我背上了豎琴，一起出去了。

卡彼也想照例跟我們走，但是今天我却不能讓牠自由，用繩子捆了起來，縛在狗房子裏。因為帶着狗到有名的大先生家裏去探訪，是於體面有關的。

我們尋到了他的住家了，可是不知道是告訴我們的說錯了，還是我們自己弄錯了？情形有點不對。這家的店前，放着了理髮的器具和香水，入口的兩邊，掛着剃鬚用的銅盆子。無論怎麼，這全不像教音樂的先生的招牌。

看來看去，我們只有斷定這是一家理髮店。站在門前，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剛巧有人走過，我們就喚住了他，問他甘特先生的家在那裏。誰知他也指着這理髮店說：

『那裏就是。』

爲甚麼教音樂的大先生却會和理髮店在一起呢。旅館主人的話也有點靠不住，不過總之跑進去看一看再說。

店裏隔成了兩間，右邊的架子上，排着了鏡，刷子，木梳，香水，肥皂等類的東西；左邊的一部分內，在壁上和長榻上，有數枝提琴，笛子，小喇叭，大提琴等種種的樂器，有的掛着，有的靠着。

「我們想來拜訪甘特先生。」馬撒向店內問了一聲。

一位像雞一樣矮小而活潑的男子，正在和一位村人剃着鬍子，那男子細聲地答了我們的話：

「甘特就是我……」

我使使眼色對馬撒說，這樣的理髮匠兼業的大先生，我們用不着他了。找這樣的人教讀，簡直就是把黃金沈入海裏一樣的無謂。然而馬撒不明白我的眼色呢，還是不聽我的話，他竟悠悠然坐在椅上說：

「等這位客人的面修好了，給我剪剪頭髮好吧？」

「唔，我給你剪，要剃剃也好。」

「謝謝，今天只要剪一剪就好了。下次再剃吧。」

我看看馬撒那裝做正經的樣子，莫明其妙。馬撒也對我使一個眼色，意思是說要生氣也須再等一會。

我正在後

悔不應該到這

樣地方來的時

候，大先生已

經把那客人的

面孔修得乾淨

了。他把馬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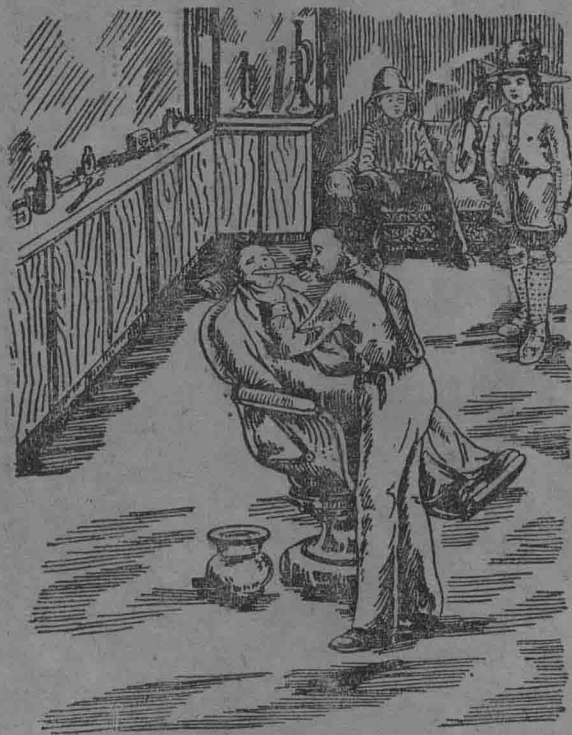
請到鏡前的椅

子上，將白布

圍住了他的脖

子。馬撤馬上

就叫他說：「老伯伯，我們剛在議論着音樂的問題，也不知道要向誰去問好。我



給我剪髮頭髮好吧？

想像老伯伯這樣的老先生，一定可以指教我們的吧……」

「我可不知道你們談些甚麼事，不過你試說說我聽好了。」

我現在知道馬撒的策略了。他先要試試這理髮店老板兼音樂家的本事，要是他對我們的質問，能够有真切的解答，那我們纔算合算，只花了理髮錢，却省下了教授錢。馬撒這傢伙，也不是好惹得的。

「那麼，老伯伯，爲甚麼調合提琴的調子時，只照一個音調而不照其他的音調呢？」

大先生此時正在梳馬撒散長的頭髮，我想他一定也像我回答馬撒一般地解答，心裏好笑，俯下頭去偷偷地笑出聲了。

我以爲他一定是這樣說的：「那是調合提琴的法子，所以不能不那樣做。這早已成爲規則了。」然而事實却不然。他開口說：

「唔，這事嗎？調合提琴的調子時，非得先將樂器左邊的第二條線放開時的

聲音「拉」和音叉的自然音調成一致不可。這「拉」音就是提琴的基礎音。先決定了這「拉」音，然後將其他的第五音符都調起來。將調得很好的提琴的四條線放開了時，就都是第五音符。第四條線的「梳」合起了第三條線的「列」，將這「列」音又合起第二條線的「拉」，最後是把第二條線的「拉」合好第一條線的「美」。所以在調音的時候就是這樣子調起來的。」

我再不敢譏笑他人了。這次是馬撒笑了出來，大概他是在嘲笑我吧？抑是因爲聽到了滿足的解答而歡喜得笑起來吧？

我呢，莫名其妙地張着嘴巴，似癡似呆地望着了那理髮店的老板。他正在揮動着剪刀在馬撒的身邊走來走去，向馬撒解釋疑義呢。他的解釋，在我聽來，實在是非凡的中肯。

老板突前停立在我的面前說：

「你說吧，我講錯了話的？」

我受了深切的恥辱了。

在剪髮的當兒，馬撒接三連四地發出了種種的質問，而這理髮匠也全無一點遲鈍，給了我們確實的說明。

不久，髮剪完了，這次是先生向我們說出種種的問題了，結局他知道了我們的目的，大聲笑了起來，說：

『我上了你們的當了。真是胡鬧的小孩子。』

然而比我更胡鬧的是馬撒，所以先生就罰他說，要他彈一曲提琴給他聽。馬撒一點也不猶豫，拿起了自己的提琴，奏了一曲旋舞曲。

理髮匠拍掌歎賞着他說：

『你這樣也說是不懂得音樂嗎?!』他真高興極了。

馬撒放下提琴，取上了壁上的笛子說：

『我能吹笛子，也會吹小喇叭。』

「那麼，你吹一吹看。」

馬撒接着吹了笛子和小喇叭。

甘特先生似乎不勝感慨地聽着。

「這小孩子對於音樂簡直是神童。要是你同我在一塊，我可以將你養成一個大音樂家。我不是說不三不四的音樂家啊，是真的一流音樂家呢！可是你得在上午時幫我給客人們剃剃鬍子。午後我就教你的音樂。你不要以為我是理髮匠，就看我不起。我也不能不吃飯不睡覺，所以纔做理髮匠哩。那有名的法國大詩人耶斯曼也是一邊給人家剪頭一邊做詩的。我也是這樣啦。亞然出了大詩人耶斯曼，蒙特就出了我這大音樂家甘特。」

我有點不放心望着馬撒的面孔，想他是怎樣地回答呢？我在這裏不能不和我唯一的朋友，夥伴，兄弟訣別不可嗎？我的心中零亂不堪了。想一想時，這恰像在『白鳥號』中美麗甘夫人說要永遠看顧我時一樣的情景，然而我却沒有那時候

的李士老人一樣的蠻橫。

我對着馬撒，滿含着情感說：

「你不要替我擔心，只要你好，你就住在這裏吧。」

可是馬撒走近了我的身邊，拿着我的手說：

「我那裏離得開你呢，無論怎麼樣，我決不會的。」他說後就轉向着甘特先生，「老伯伯，謝謝你，我不能留在這裏。」

甘特先生還勸了我很多話。他熱心地要我在這裏受過了初步教育，再把我送到都魯斯，以後又再到巴黎的音樂學校去。我想誰都會爲他動心的，誰知馬撒卻重複着說那句話：

「我決不願意和路美分開！」

到了最後甘特先生也似乎斷了念頭，說：

「你那麼樣的不願意和你的朋友分離，那也就算了。我還想送你一點東西做

紀念。」

他這樣說着，在抽斗裏搜尋，拿出一本舊書來，給了馬撒說：

『念念這書，也會對你有益吧。』

那是一本破舊的書本子，題做『音樂原理』的，甘特先生拿起了桌上的鋼筆，在書的第一頁處寫了一行字『此書給今天來訪我的一個小孩子，他日後成了一個音樂家時，也會憶起蒙特的理髮匠吧。』遞給馬撒。

我不知道此處有沒有其他的音樂先生。然而蒙特的理髮匠甘特先生的名字，却永遠留在我和馬撒的記憶中。

王子的牝牛

離開了蒙特時，我對於馬撒的愛情，更加深厚了。

他是爲了對於我的友情，將甘特先生的提議拒絕了。只要他願意留在甘特的地方，那就再用不着辛苦了，安全地快適地學音樂，將來還可得一些的財產了，然而爲了我的原故，他却決意去繼續那沒有來由的希望，日日担心食宿的生活。

我緊緊握了馬撒的手說：

『我今天纔知道你生生死死都是同我一起的。』

他微笑着，用那大的眼睛望着我說：

『我早就這樣想了。』

自從得了『音樂原理』之後，馬撒的進步更加顯著。我們經過的途中，都是荒僻的地方，鄉民都緊束着荷包，所以我們只願早點達到目的地，早出遲息，趕着路程，實在是很少有用功的時間。

不久到了目的地，我們就開始在溫泉村中表演，從前玩熊的人並不會說謊話，我們真的每天賺到了意外的收入。

那賺錢的方面，也是馬撒比我強，在我的意見，只要有人看，不論甚麼，馬上就拚命地彈唱，可是馬撒却不做那麼樣幼稚的行爲。他先要端詳觀客的性質，要是以爲不好時，就算有人集攏來，他也不彈不吹。他尤善於選擇觀客，對於我們是不是有好處。

喀爾的地方，是教着小孩惹起公衆的慈善心爲職業的，所以對於感動他人的同情心的方法，研究殆盡，因此馬撒對於觀客心理這東西，也很有研究。在支那街喀爾的家中時，我也因聽見過馬撒對於觀客們賞錢的時候的議論而吃驚，這次我更爲他在這裏的識別眼光而敬服。

來這裏的浴客的大部分，都是巴黎人，這在馬撒是老相知，所以他更能熟悉他們的心理。當年青的貴婦人，穿着黑色的喪服從教堂那邊走了來時，馬撒就對我說：

『留意點吧，奏那悲愁的曲好了。曉得了嗎？我們非得使她憶起了那死去的』

人不可。只要她會流淚，那就好了，她一定要多多的賞賜我們的。」

在蒙特的溫泉村中，有一條俗稱做『沙龍』的散步道。在相當廣闊的場所內，植了很多的五指狀的樹木。這樹木長出了美觀的樹蔭，浴客們常來這裏散步或休息。馬撒用心研究了這裏的客人，隨看了那時的情形，改換我們的題目，差不多沒有一回是失敗的。

我們看見了那顏色蒼白、傷心地坐在椅子上的病人時，就在稍離開的地方立定，斜目望望他們，試彈一二曲引動他。若是看見他生了氣，我們馬上就離開到別處去；若是看見他在靜聽，我們就走得近些，奏起成章的歌曲，然後叫卡彼啣着盆子到他身傍，這時候絕沒有遭他踢開或吃虧的擔心。

馬撒最會引誘小孩子，提琴弓的一動，就可以自由地使小孩子們跳舞，做一做笑顏，就可以使發着氣的孩子高興。我不知道馬撒何以會有這樣的本領，不過事實却是這樣的。

溫泉村的表演，得到了絕大的成功，我們除了一切雜費之外，還賺了二十九圓之多。和從前的五十八圓合起來，已經是八十七圓了，因此，以後就沒有再賺錢的必要；現在正是我們可以不用躊躇，馬上到斜巴隴去的時候了。

剛巧我們前幾天在途中聽說優雪爾鎮那裏有買賣家畜的大市日。所以我們就決定乘機到那裏去看一看。用我們節衣縮食的貯蓄，希圖在這裏買一頭我們日夕希望的牝牛。

在做着甜蜜的夢時，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到了實在要買牛時，就有出乎意外的難決問題發生了。

我們夢想中的最好的牝牛，將怎麼樣選擇得出呢？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我不曉得怎麼樣的纔算好，馬撒也和我一樣，那豈不是爲難萬分嗎？

尤其最是使我們增加憂慮的，就是從前在旅途中，時常聽見了那些旅客說說的牛販馬販們的鬼計。他們那種欺詐手段的故事，早已足使我們兩人戰慄了。據說

有一個農人在牛市中，買了一頭再好不過的長尾巴的牝牛。那尾巴一拂就可達到頭上，馬上能够把身上的蒼蠅驅逐乾淨，這當然就够算是最好的了。那農人很得意地拉到家裏去，可是等到第二天，到牛欄裏去一看時，那寶貴的尾巴掉在地下了，只是一條假的尾巴。還有一個人却買了一頭假角的牝牛。此外也有買了擠不出牛奶的。假使我們費盡了心機，辛辛苦苦買得了一頭也是假的牝牛時，那纔糟糕呢！

對於假尾巴這事，馬撒很能夠安心，他可以出盡氣力，吊在牛尾巴上試試看；對於肥胖的假裝着的奶牛，也不成問題，他可以拿一根長針試刺刺看，就可知道了。

當真，只要這樣一試，當然不會錯的。假使尾巴是假插進去的話，那麼只要一拉就可拉出來了。假奶也馬上可以區別出來。但是假若那尾巴是真的時，馬撒恐怕就非遭牠的一蹴；真的奶要是刺了一刺時，那牝牛也未必肯答應。

想到了挨蹄子的一蹴和牛角的一衝，馬撒的空想就完全被揭破，我們更加墮入不安的狀態中了。假使牽了一頭擠不出奶的或是沒有角的牝牛到寶蓮的家裏時，那又纔是笑話而且難過呢。

我們在很多的閒談當中，又聽見了令人決心的故事，那就是這一類的壞商人，遇了獸醫，完全給他道破了的例話。我們只要拜託給獸醫生，請他去代我們選擇，那麼，我們一定不會上他們的奸計的了。當然醫生也要我們不少的錢，不過這錢總非花不可的吧。所以我們就決定了去拜託獸醫生，這樣議定後，我們又安心繼續着趕路。

從蒙特到優雪爾本來要有兩天的路程，因為我們趕得快了，在第二天的午後，就趕到了。

優雪爾也是我的故鄉，這諸君是知道的了。李士老人最初買皮鞋給我，使我歡心的也是這裏；我第一次在公衆之前，表演那『喬利先生的僕人』的也是這裏

呢。

呀，那可憐的喬利！我們再看那不見那穿了英國陸軍大將的軍服的牠了！淘氣的彼奴，溫柔的朵兒小姐，都已不可尋了。

可憐的李士老人；呀！我永遠失去了他了！我們再看那抬着銀髮頭顱，挺着胸膛，吹着橫笛引率了全班演員前進的那老人的影子了。

從此地出發的當時，全班共有六個人，然而今日回到這裏來的，只有我和卡彼兩人了。這回憶使我感到了不可形容的哀愁。我雖然心裏不能自信，但是在每個街頭中，總看見了穿着皮衣服的李士老人的影子，聽見了他那說慣了的『前進吧！』的聲音。

當我忽然看見了那一家店子，從前老人爲了裝扮我，在那裏買了舊衣服和帽子的店子時，纔覺得心裏寬了一些。店前的情景，和從前沒有一點差異。入口處還掛着了當時使我羨慕的縫着金線的舊軍服，陳列架內的，還是一樣的舊槍炮和

舊煤氣燈雜亂着。

我指給馬撒看那我第一次上台的地方——就是我演那『喬利先生的僕人』給老爺貴客諸位看的地方。卡彼似乎憶起了往事，不斷地搖動尾巴。

我又看見了從前和李士老人住過的旅店，所以先住了進去，放下行李，略事休息之後，時候尚早，馬上就問了獸醫生的地方，出去尋訪他了。

這獸醫生已經有五十多歲的老人了，他很高興地會見了我們。我告訴了他我們的來意，他又像別的人一樣地笑對我們說：

『市上沒有會玩把戲的牛賣呢。』

『不，不是要會玩把戲的。我們想要一頭有好牛奶的。』我說後，那留心牛尾巴的馬撒補足了說：

『要一頭有真正的尾巴的。』

『我們因為聽見了牛販子會欺騙人家，所以要請先生給我們揀一頭好的。』

『唔。你們要買牛做甚麼用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目的大略告訴了他。

『這樣嗎。你們真不錯。那麼，我明天早上和你們到市上去看一看。我揀的
一定不會是假尾巴的東西。』

『牛角也要是真的。』馬撒說。

『是的。牛角也是真的。』

『牛奶也不要假的。』

『是的，牛奶也是真的。總之是一頭再好不過的就是了。不過這不是不花錢
就可以買來的，你們知道嗎？』

我沒有做聲，把包着了貴重的寶貝的包袱，解開了給他看。

『真不錯。明天早上七點鐘你們來就是了。』

『先生，我們應該送你多少禮物呢？』我問。

「甚麼，送禮？哈哈，不要那樣的東西。你以為我這人會受你們這樣好小孩子的禮物嗎？」

我對於這親切的獸醫生，不知道要怎麼樣致謝好。可是馬撒似乎想起了辦法了，他對醫生說：

「先生不愛聽音樂嗎？」

「不，怎麼會不愛聽呢。我最好音樂啦。」

「先生夜裏幾點鐘睡覺？」

「唔，大概是過了九點鐘後。」

我們約定了明天七點鐘再來，就辭了出去。我知道了馬撒的辦法了，所以一出了醫生的門口，就向他說：

「你想和我會奏一套音樂給他聽吧。」

「唔，是的。我們看準了他將要睡覺的時刻，奏一曲「良夜曲」不好嗎？」

良夜曲」是將我們的心事，訴給我們所愛的人們時演奏的曲目……」

『你真想得好。那麼，趕快回去，先練習一下吧。在街上討錢的時候，奏得好不好都不關事；可是今晚是不要拿錢的，就非得奏得好不行。』

在九點缺二三分鐘時，我們——馮撒挾着提琴，我背了豎琴——都到獸醫生的宅前來了。

街上是黑暗的，因為月亮就要上升了，所以省下街燈不點。店鋪也都鎖起來，走路的人差不多要絕跡了。

聽見了九點鐘一響，我們就奏起『良夜曲』來。在這狹小而靜肅的街上響出來的樂器的聲音，恰像反響極佳的音樂堂裏奏出來一樣地，響遍了四周。各處人家的窗戶推了開來，帶着睡帽的人頭從窗裏伸出，互相詢問這時候到底爲了甚麼，奏起音樂來。

獸醫生的家，是在十字街頭一角處，屋頂上有一個小圓塔的。忽然這塔上的

一扇窗被推開了，我們的朋友——獸醫生的面孔現了出來。他一看見了我們，似乎知道我們的目的了，揮手制止了我們的音樂，然後開口說：

『我就來給你們開門，到我家裏奏好了。』

門馬上開
開來，引了我



我們奏起長夜曲來。

們進去。醫生向我們各人握了手，說：

『你們太老實了，可是有點不留心。半夜裏在路上奏樂要犯了妨害睡眠的罪名，警察會捉了去的呢。』

我們的合奏又在庭中演起來。庭子雖然不很大，可是還好看，庭角處有蔓草的圍壁和天井，也有綠葉的小徑，葉蔭處還放着了桌子和椅子。

這獸醫生有好幾個子女，我們馬上就給聽衆們圍起來了。在綠葉的小徑中，點了三四枝蠟燭，我們直奏到了十點鐘左右，因為我們奏完一曲時，小孩子們又懇求我們奏第二次的曲，不肯放鬆啦。

要不是他們的父親將我們送走的話，他們一定聽得連睡覺都忘了吧。

『讓他們早點回去睡覺吧，他們還約好明天早上七點鐘要到這裏來呢。』獸醫生對他的兒女們說。

獸醫生也不白讓我們回來。他還請我們在那綠葉蔭裏吃了一頓甜美的夜飯。

他這樣的親切，所以我們也只好陪禮，叫帶了來的卡彼玩了二三套滑稽的把戲，給小孩子們看。小孩子們歡天喜地的，獸醫生也似乎十分滿足了。我們回家的時候，已經快要到半夜了。

優雪爾的夜裏是那樣寂靜，一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充滿噪嚷之音和活動了。天還沒亮時，我們就聽到不斷的車輪聲，趕赴市場的馬嘶聲，牝牛的叫聲，綿羊的啼聲，和農人們謾罵騷擾的聲音，不絕的連絡於道上。

我們不能悠悠地睡覺了。匆忙爬了起來，到樓下一看時，旅館的庭前，呈着了大混雜。幾輛馬車擠在一起，穿着漂亮的衣裳的農民們，從馬車上跳了下來，女的用衣角拂落了灰塵，男的也拍拍身上的塵土。

街路完全擠滿了赴市集的男女。我們裝束停當，纔是六點鐘，比約定了的時間，還早一個鐘頭。我們商定先到市上去一次，先看定了我們所要的牝牛。所以馬上就向市上走去了。

到了市上一看時，啊！牝牛真多呀！甚麼顏色甚麼大小都有。有胖的，有瘦的，有帶着犢牛的，也有將巨大的奶拖到地上的。除牛之外還有嘶着的馬，有舐着小馬的牝馬，鑽着污泥的豬，像被扼着喉嚨般叫着的小豬，雞，鴨，無所不有。我們也無暇顧及這些東西，只在物色我們的牝牛。

走了三十分鐘之間，我們選定了十七頭。尤其是三頭褐色的，二頭白色的最合我們的意。我以為買一頭像魯熱特一樣的褐色的好，馬撒又勸我買白的好。

七點鐘到獸醫生的家裏時，他已經在等着我們了，趕快就起程赴市。在途上我們向他說明了想要的牝牛的條件——總之，奶要多，東西要吃得少。

我們走到了市上，馬撒指着了他自己看定的白牛說：

『我以為這頭白的還好。』

我當然只顧着我，指着了剛纔看好的褐牛說：

『這褐色的最好吧。』

但是獸醫生只望了一望，不停在白牛的面前，也不停在褐牛的面前，慢慢地走到了當初我們沒有看到的一頭小的牝牛前立住了。這是一頭小腿、紅毛、耳朵和兩頰帶了灰黑色的、眼眶深黑而鼻頭潔白的牝牛。

『這頭牛很好，這是你們所要的了。』獸醫生細聲說。

牽着這頭牛的，是一位襤褸的農人；獸醫生向他問了問價錢。

『要賣一百二十塊。』

這樣小的牛要賣一百二十塊！怎麼能買得起呢，我們失望了，告訴獸醫生再看看別的。但是他叫我們等一等，自己和農人講起價來了。

獸醫生先還他一個半價。農人減了五塊。

獸醫生加到七十塊。農人減了十塊。

獸醫生不再和他講價錢，而批評起那牛來——腿子太弱，頰子又短，角太長，肺太小，而且奶的樣子又不完全——說了很多不滿足的話。

那麼，那農人就說：

『你倒很熟悉牛的好壞，不要多還價，讓到一百塊吧。』

可是此時我們都有點害怕了。因為我和馬撒聽了剛纔獸醫生的批評，却悲觀起來了。

『先生，再看看別的吧。』

農人聽到了這話，又減了五塊。

他們還在論價，農人一點點地減下去，減到了八十五塊時，他無論怎麼樣講，都不肯再減了。

獸醫生用手肘撞撞我，告訴我他剛纔的批評，是爲了方便，實在這樣好的牝牛，完全是捨了來一樣的便宜。不過八十五塊，這在我是不很容易的價錢啊。

馬撒這當兒走到了牝牛的背後，拔了一根尾巴上的長毛，那牛生起氣來，幾乎踢傷了他。

這真實的尾巴，使我下了決心。

我交了八十五塊錢，想牽起牛繩時，農人突然問我說：

『你出多少錢小費呢？交易定了之後，買方總須拿出小費來，這是市上的規則。』

講來講去，還是我出了四角錢，纔算了局。這時我的口袋裏，只有一圓二角錢了。

我又伸手想去拿那牛繩，雖知那農人緊握了我的手，和我做起朋友來了。

『我們已經做了朋友了，我想去找個女人喝兩杯酒，你該沒有忘記了給我的酒錢吧。』

我又給他要了兩角錢去。

第三次我伸手去牽牛的當兒，他又格住了，說：

『你沒有帶鼻嵌來嗎？我只賣牛不賣鼻嵌。』

他這樣說後，又告訴我說因為念我是他的朋友，所以算便宜些，只要我六角錢。

沒有這東西又不好帶着牛走，所以只好照價給了他。算了一算，袋裏只存四角錢了。合計起來，我共付了八十六圓二角。

到了我第四次伸手過去時，他又開口了：

『你帶了韁繩來了嗎？我只賣了鼻嵌，却不曾賣韁繩。』

沒有法子，我只好又買了那韁繩。他要了我四角錢，我的袋裏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現在再沒有可買賣的東西了，那農人只好把牛和鼻嵌韁繩都交了給我。

牝牛已經到手了，可是我們身邊沒有一個錢，不能購買飼牛的食物，連自己吃飯的錢都沒有着落了。

『今天就在這裏表演一天吧。咖啡店裏都坐滿了客人，我們一定可以賺到幾

個錢的。」馬撒說。

偷牛賊

我們拉了牝牛回旅店裏，把牠縛在牛欄內，分頭到街上賺錢去了。午後回家算賬時，馬撒得了一圓八角，我得了一圓二角。

我們商量好了，請廚房裏的女用人給我們搾取今早買來的牛的牛奶，當夜飯吃。我從沒有吃過這樣好的牛奶，馬撒也說，好得說不出來，比他從前在慈善醫院吃的一樣帶着橙子香的還要好。

我們熱心地歎賞了一會，決定去和牠接吻，兩個人跑到牛欄裏，各向那黑的臉上接了吻。牝牛也似乎感到了歡喜。伸出硬的舌頭來舐我們的面孔。

『喂，牛也會接吻！』馬撒高興得亂叫亂跳了。

諸君要想知道我們和牝牛交換了接吻時，是多麼的高興，只要想起了我和馬撒，不會像普通的小孩子一樣，得到雙親或親戚們的一吻的機會，就可以明白了吧。

第二天我們和太陽一齊爬了起來，裝束停當，就拉了牝牛向斜巴隴出發。

我想到了我們之所以能夠買牛，也全靠了馬撒的努力，爲了答謝他，我將韁繩讓給了他拿着，我自己却在牛背後跟着前進。不久我們走出了狹窄的小路後，我就和牛並排着，因爲這樣能夠一路走着，一路還可以看到牠。

是多麼好的一頭牛啊！我從不會看見過這樣合我意的牝牛！牠的樣子是這樣地柔順，身體又是那樣穩重，慢慢前進的態度，我真覺得牠似乎是懂得自己的高貴價值一樣。

到了這一帶地方，我再用不着像從前一樣地，時時拿出地圖來對看了。自從跟了李士老人，離開鄉井，到現在已經是經過了好幾年，可是眼之所視，無一不

足以引起舊感的。

我的計畫，第一是不要使牝牛過疲乏；第二，是因為不要太遲了纔到斜巴隴，所以決定了今夜先到我和李士老人初次歇宿的村裏，過了一夜，明夜再從那裏出發，到正午時，就可到寶蓮的家裏了。

然而這樣幸運的我們，忽然又遭遇了幸運之神的遺棄，橫禍飛到我們的頭上來了。

那橫禍是這樣發生的：

我們將一日的行程，分成了兩日，不像從前那樣，一邊走路一邊喫麵包的匆忙了。議定以午飯爲界，安安閑閑休息，讓牝牛也得到吃草的充分的時間；所以乘着發見一片綠草青青的空地時，就牽牝牛走到那裏去。

本來我們是想拿着韁繩讓牠吃的，後來覺得牠是很柔順的，而且正熱心在吃着草，我便更放心了，把韁繩捲在牠的角上，讓牠放牧去；我們自己却坐在草

上，吃起麵包來。

當然我們比牛快些吃完了。看了一會吃着草的牝牛，牠還是總吃不飽，所以我們從背囊裏將皮球取了出來，擲着遊戲。你們不要以為我們是除了賺錢之外，就像少年老成的小孩子一樣的。我們的生活固然和普通的小孩子完全不同，可是我們也有普通的小孩子一樣的嗜好啊！只圖遊戲的嗜好，就沒處得糊口之資，所以我們纔出來賺錢；然而在餘暇時，我們也要擲球跳躍為戲呢。

馬撤時常要無緣無故地停了脚步說：『讓我們逛一逛不好嗎？』我馬上也就同意，把背囊和樂器丟在路傍，只顧遊逛，忘了時間的經過。若使沒有一個錶，不想起自己是一隊的隊長，恐怕我們時常要逛到夜裏也不知休息吧。

我們停了拋球之後，牝牛還不停地吃着草。我們走到牠身傍時，牠似乎表示着還沒有吃够的樣子，更是吃得匆忙起來。

『再等一會吧。』馬撤說。

『你不管牠，牠一天到晚都會吃不夠的。』

『那麼，再等牠十分鐘好了。』

我們就放下等牠了。可是一刻也不能安靜的馬撒對我說：

『吹一曲喇叭給這牛聽好吧。我從前住了兩年的那馬戲班裏，也有一頭牝牛，纔真喜歡音樂呢。』

他這樣說後，也不等我的回答，就吹起軍樂隊進行時般的喇叭來了。

聽見了最初的一聲時，牝牛吃驚地抬起頭來，不知道心裏怎麼想，連我拉韁繩的時間也來不及，牠突然拚命地飛跑了。

馬撒和我拚命地追着奔牛。我還命卡彼去阻止牠。可是人，不是甚麼都做得到的，更何況畜生發怒，也就沒有法子。卡彼本來是跳到牝牛的鼻前的，可是忽然又跳到牠的腳後去，這麼一來，那牛更是拚命狂奔了。

無論牝牛跑到甚麼地方，我們決意追到甚麼地方。我一邊追着，口裏大罵馬

撒是笨貨。馬
撒喘着氣答：

「你等一

等敲我的頭好
了。任憑你怎
麼樣敲，我都
沒有話說。」

我們喘着

追了約莫半里
路，牝牛跑進
了一個大村子
裏去了。當然牠跑得離我們很遠，不過道路是筆直的，還能夠望着牠的影子。忽



馬撒和我拚命地追着奔牛，我還命卡彼去阻止牠。

然我們看見了村裏跑出很多人來，阻在路上，把牝牛擋住了。

我們安了心，放慢脚步，村裏的人們既經捉住了，我們就不會打失了牠。同他們道謝，一定可以還給我們的。

忽然間，牝牛的周圍，人數更增多了。等到我們走到時，村裏的男女老小圍住了牛，指着我們吵鬧。

我剛想去牽回來時，他們一定不交還，反而圍攏來，向我們質問起來。

「你們從那裏來的？」

「這牝牛是怎麼了？」

「這是那一家牛的？」

「這不是你們的牛吧？」

我簡單地告訴他們，這是我在優雪爾買來的。但是誰也沒有相信我的樣子。其中有二三個人說，這一定是偷了來的，這小孩子們就是偷牛賊。把他們交給警

察，送到牢裏去吧。

講到牢獄，使我不寒而自慄。我面色變白，話也說不出來了。尤其是因為我們剛纔跑得氣都喘不出來，所以說話更不靈敏，也不能痛快地答辯。

霎時間，又來了一位憲兵。村裏的人向憲兵說明原因，咬定我們就是小偷。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當衆辨明那牛不是偷來的，所以牝牛被牽到牛馬收留處去了，我們也被帶到了牢獄裏。

我頑強辯論，馬撤也一樣想辯，不過憲兵却叫我們不要開口，制止了我們的發言。我想起了在都魯斯時，李士老人因為和警察抵抗，被押到牢獄去時的光景，向馬撤使眼色，叫他不要多說話，跟着憲兵跑就是了。

村中的男女，都趕出來，跟在偷牛的小孩子背後，結隊成羣一直跟到了村衙門的牢獄前。大家圍住了我們，催促，推擊，謾罵着。要不是憲兵保護着我們，恐怕就會像放火犯或殺人犯一樣地，給人們擲石打傷吧。當然我們一點也不會犯

了罪，不過羣衆這東西，是不可理喻的，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做了甚麼事，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真的有罪，羣衆是以我們的犧牲爲快樂了，這真是野蠻。

不一會，我們就到了牢獄。法國的鄉村裏，時常有衙門的看守人就是兼看牢和村監督的警察的；當憲兵帶着我們告訴他要將我們送進獄時，那看守人忽然不答應。我們以爲這樣就好了，心中起了幾成希望，不過憲兵硬要送進去，他沒法子只得讓步，後來答應了，躊躇躊躇引着路，將獄門打開了。那是上了鎖和有兩根門鬥的鐵門。我也知道了他不肯讓我們入獄的理由。獄室的地板上，正晒着了很多很多的洋蔥頭呢。看牢人露着不滿的顏色，正在收拾洋蔥頭的當兒，憲兵把我們的錢，刀子，洋火等完全沒收了，將我們推到牢房裏去了。沈重的鐵門發出刺耳的聲音，關起來了，於是，我們兩人孤單地留在灰黑的牢房裏。

我們將要在牢裏坐多少時候呢？

我這樣問着馬撒時，他坐在面前，伸出頭來說：

『你敲我的頭好了。隨便你怎麼敲，也恐怕敲不夠……』

『不，這也不能單怪你。我也不應該讓你那麼樣胡幹。』

『不要客氣，你重重地敲它幾下好了，這樣我纔能夠安心……呀！可憐的牛！王子的牝牛呀！』

他說着，哭出聲來了。

這樣一來，使我反爲不能不來安慰他。我告訴他，我們雖被關了進來，可是也用不着憂心，那優雪爾的獸醫生，一定能做我們的證人的。

『不過他們若是說買牛的錢也是偷了來的，又怎麼能夠辯白那是我們賺的錢呢？你也該知道，一個人遇到了惡運時，就要被誣得連甚麼壞事都做得出似的。』

馬撒的話是有道理的。你當明白，世上的人們，總是愛誣害不幸的人們的。我們剛纔被帶到牢裏來的途中，不是正經驗着嗎！

馬撒還哭着說：

「而且就算我們無事出得去，拿回了牝牛來，也不知道寶蓮伯母還是健在不是？」

「你爲甚麼想到這樣不吉的事呢？」

「你離別她，不是很久了嗎？有了年紀的人，會不會死，誰又能料到呢？」
一種不可言喻的恐怖抓住了我的心胸。寶蓮不是就會死的年紀，可是那比她還要健壯得多的李士老人也就死去了，她又那能絕對不生意外呢？我生怕就要亡失親愛的人了啊！我真後悔爲甚麼不早就想到此事。

「在沒有買牛之前，爲甚麼你不早點告訴我此事呢？」

「我的笨腦子，在幸福的時候，只會想到快樂的事，到了不幸的時候，又只會想起不幸的事了。在我想着買牛送寶蓮伯母時，我只想到她將怎麼地高興，我們又將怎麼地幸福，想得像喝醉了一樣快樂哩。」

『我的腦子比你的還要笨啦。我也像你一樣的！只是那麼樣想，忘記了一切了。』

馬撒哭着叫起來了。

『呀！王子的牝牛！』

突然他像被彈弓彈了起來一般地站起，舉起雙手像絕了希望的人一樣地喚着：

『假使寶蓮伯母真的死了，只留下那可怕的耶路姆，將我們的牝牛奪了去！或者連你也給他搶還去了時，我們怎麼辦呢！』

使我們想起了這些傷心的事情的，是牢獄中的陰鬱，羣衆威嚇我們時的喚聲，憲兵，鐵門的響和那可怕的頑強的門門所致。

馬撒除想到我們自身的問題外，並且還想到了牝牛的事情。

『誰給牝牛吃東西呢？誰給牠搾奶呢？』

我們沈沒在這樣悲傷的心境裏，時間迅速地過去了。我們的憂慮也更一刻一刻的增進。

不過我爲着了使馬撒不要絕望，告訴他說馬上就會有人來查問並放我們出去的吧。

『有人來查問時，你想要怎麼樣回答？』

『把真實的情形告訴他好了。』

『可是把真實的事說出來時，憲兵不是一定會把耶路姆傳了來，將你交還他嗎？若使寶蓮伯母還在世，那麼爲了要查明我們的話是真是假，他們還要去尋問她吧。這樣一來，豈不是連甚麼王子的牝牛都沒有了嗎？我們的計畫，完全拆穿了，還能够使她驚喜嗎？』

結局那牢門發出了一種可怕的聲音，牢門開了；一位白頭髮的，似乎很忠直的和善的老紳士，跟在看守人的背後走進來了。我們覺得心裏寬了一些。

看牢人對着我們說：

『好好地站着回答這位法官老爺吧。』

這老人就是地方法院的法官，簡單的犯罪和其他的雜事都是由他辦理的。

老法官點着頭吩咐那看牢人說：

『好的，我先問這小孩子（他指着我），你把那一個帶到別的地方去吧。』
我覺得似乎還有和馬撒商量一下的必要，不意地說：

『法官先生，我的朋友也和我一樣地，一定將一切的事老實地說出來。』我向着法官這樣說時，還向馬撒使眼色。

『好的，好的。』法官點點頭，遮斷了我的話；可是馬撒走出去時，也向我使眼色，表明他是明白我的意思了。

法官凝着我的眼睛開口說：

『你是被控偷了牛關進牢來的，你真的偷了牛沒有？你好好地將事實招出來

吧。」

我的牛是在優雪爾買的，所以我告訴他是優雪爾的獸醫生偕我去買的。

『這樣我查一查就知道了。』

『請你查查看吧。』

『你們爲甚麼要買那牛呢？』

『我們想把牠牽到斜巴隴去，送給那養育我的親切的奶媽。』

『那奶媽叫甚麼名字？』

『她叫儂寶蓮。』

『哦，寶蓮不是前年在巴黎受了傷的石工耶路姆的妻子嗎？』

『是的，她是耶路姆的妻子。』

『這樣，也讓我查一查就知道了。』

我這次可不能像他說要查問獸醫生那麼樣，爽直地請他去查問了。

法官看見我爲難的樣子，更加追問起來。我想告訴他，若是去查問起寶蓮來時，我們的王子的牝牛那一段夢想，就會暴露了出來。但這樣幼稚的夢想，畢竟難以開口說。

在這爲難的當兒，我又感到了片刻的滿足。因爲法官既然知道了寶蓮，而且要向她查問我的話真僞，那麼寶蓮一定還沒有死無疑了。

馬上我又感到了第二次滿足。在查問的時候，法官向着我說出耶路姆前日已經到巴黎去的事了。

我得到了不少的幸福，同時心裏寬了很多，對法官的回答也講得更清楚了。而且我們已經談到只要優雪爾的獸醫生來證明一下，就可釋放的事了。

『你在甚麼地方找到這麼多錢來買牛呢？』法官問。

馬撒最擔心不過的，也就是這問題。

『我賺了錢積起來的。』

「在甚麼地方？怎麼樣賺得來的？」

我告訴他這是我從巴黎到滑魯斯的三個月間，和在滑魯斯到蒙特間，節衣縮食，一個銅板兩個銅板積下來的。

「爲甚麼到滑魯斯去呢？」

「在巴黎時，我有一個兄弟一樣的小朋友，因爲他在那裏和一位做坑夫的伯父同在炭坑裏做工，所以我是去找他去的。」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二個月前。」

法官的眼睛奇怪地閃爍起來說：

「你在滑魯斯就到這裏來的嗎？」

「不。我的那小兄弟受了傷，所以我就替他在坑裏幫忙推車子，不意坑裏浸了大水，我就和其餘的坑夫們被活埋着了……——」

法官打斷了我的話頭，用很溫柔的聲調說：

「你們兩人中間，有一個叫做路美嗎？」

我吃了一驚回答他說：

「路美就是我。」

「你有甚麼證據嗎？據憲兵說，你們連執照都沒有呢。」

「甚麼都沒有。」

「那麼，你試告訴生理時的情景。我在報紙上早就看過了，你要是真的路美，我馬上就可以辨白出來的。你說說看。你當心點啦。」

法官的言詞，很親切而溫柔，我覺得他已經是我的同情者了，我就無疑滯地將我的故事講出來了。他用柔和而充滿着情愛的眼睛凝視着我；我以為他可以馬上就放我們自由的，誰知他一聲不響，離開我跑出去了。大概是再去查問馬撤，看我們的話是否一致的吧。

我想看種種的事情，過了一會，纔看見他帶了馬撒進來。

「我馬上到優雪爾去打個照會，明天就可以放你們出去。」

「牝牛呢？」馬撒問。

「牛也還給你們。」

「誰會給牠草吃嗎？牛奶又怎麼辦呢？」

「這事不要你們擔心。」

「若是有誰會去把奶搾出來，我們想把它當夜飯吃……」我得寸進尺地說
了。

等法官去了後，我告訴馬撒兩個喜訊——寶蓮還活着；耶路姆到巴黎去了。

「王子的牝牛萬歲！」

馬撒叫了一聲，在牢房裏亂唱亂跳起來了。結局我也被他勾引了進去，攜着手同在室裏亂跳；剛纔躲在房角上，縮做一團的卡彼也情不自禁，用後腳立起

來，參加了我們的遊戲。那看牢的吃了一驚，——他是擔心着那洋蔥頭會被我們踏壞的吧——跑到了牢房前：

『我以爲你們想破獄逃走呢。牢房並不是跳舞場啦。你們靜點吧！』

不過他的聲調和樣子，都不像當初時一樣，我們知道了事情一定很順利了吧。果然，過了一會，看牢的拿了一大瓶牛奶及一個盛着大而白的麵包和冷牛肉的盤子進來了。並且放了下來，說這是法官的贈品。

像我們這樣受優待的囚人，恐怕不會有過吧。歡天喜地吃着牛肉，喝着牛奶，我對於牢獄這東西得了一個新的觀念了——牢獄的確比我所想像的好得多了。

馬撒也是同我一個意見。他笑着說：

『不用花錢，有吃有宿，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呢！』

我還想嚇他一嚇，口裏說：

『但是假使那優雪爾的獸醫生萬一得了急病死了，又怎麼好呢？我們不是沒有第二個證人嗎？』

『你這樣嚇我，有甚麼用處呢？我在不幸的時候，腦子閉塞起來，什麼事都會吃驚，可是在這樣高興的時候，我的腦子可不能容納你的怪想頭啊。』

寶蓮

牢房的床，在習慣了星夜露宿的我們看來，也不見得怎樣難睡。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王子的牝牛的進宮。』馬撒早上一爬起來時說。

『我也夢見了。』

八點鐘時，牢門開了，昨天的那法官和我們的朋友——優雪爾的獸醫生走進來。獸醫生是爲了要釋放我們，自己親身特意跑了來的。

法官不僅在昨天親切地給了我們一頓晚餐，他今天還拿了一張蓋了印的執照給我們。

『這是你們的執照。只要有這個東西，你們就可走遍天下了。今天你們高高興興去好了，小孩子們。』

法官同我們握手，獸醫生還同我們接吻呢。

我們是很悲慘地被帶到這村裏來的，可是今天呢，橫行闊步走出這村了。故意裝着樣子，昂着頭，牽住了牝牛的韁繩，斜睨着站在門口呆望着我們的村人們前進。

馬撒望了望我說：

『我只有一件不滿意事情！我很想碰一碰昨天捉我們的那個憲兵呢。』

『憲兵也不好，可是世界上的人也太壞了，他們總愛虐待不幸的人們。』

『我們袋裏還有兩塊錢呢。有了兩塊錢就不能算是不幸了。』

「你昨天爲什麼不這樣說？今天就這樣說也不行啦。」

我們因了昨天的經驗，再不敢將牝牛的韁繩放開了，我們的牛雖然柔和，可是胆子却不很大。

不一會，我們到了初次和李士老人住宿的村裏。從這裏越過一幅荒野，爬過一道山，就是斜巴隴了。

在村裏剛剛走到彼奴偷肉的那店前時，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連忙告訴馬撒說：

「我不是告訴過你，說要在寶蓮媽媽的家裏請你吃大餅的嗎？做大餅應該有奶油和麵粉雞蛋呢。」

「很好吃的吧。」

「當然好吃呀。捲一卷滿塞嘴裏，連舌頭都吞下去啦！可是寶蓮媽媽的家裏，連甚麼奶油麵粉雞蛋都沒有，所以我想買了帶去，你以爲怎麼樣？」

『好的。』

『那麼，你牽牢牛；可不許再把韁繩放開了呵。我到這店裏買奶油和麵粉，雞蛋讓寶蓮媽媽到隣近去借幾個好了。要是在這裏買了，說不定要在路上打破了的。』

我走進店裏買了一斤奶油和兩斤麵粉。

我們想讓牝牛慢慢地跑的，可是心裏太急了。脚步也自然而然快了起來。還有三里，還有二里，還有一里，真奇怪，越走越近越覺得寶蓮媽媽的家爲什麼那樣遠。回憶到當日別了媽媽從這裏走過、掉眼淚時的往事，更想起今日眼前又要再會的情景，心裏真跳得利害。

我頻頻拿出錢來看，一面和馬撒談着。

『我的故鄉好吧？』

『你的鄉下一棵大樹都沒有。』

「那裏，過了這道山，到斜巴囉，就可以看見很多的大樹木，楮樹，栗樹等等。」

「會長栗子嗎？」

「當然會的。在寶蓮媽媽的家裏，還有我少時時常常當馬騎的梨樹呢。那梨子長得像你的頭一樣大，甜得真的要吧舌頭都吞下去。」

我的心裏自以為將馬撤帶到了一個非凡的、無物不好的國度裏來了。最少這地方在我是這樣好的。從我落地呱呱的第一聲（？），到懂得人事的日子，都是在這裏過的。不知甚麼叫做不幸，只是幸福地成長的，也是在這裏。我識到人間最深的愛情，也是在這裏。我生涯中最初受到的這些可貴的印象，比到了我離鄉後的種種艱難辛苦的經過情形，更加強烈，越走近了故鄉的村落，那幸福的回憶越像火一般地燃着心胸，我漠然覺得空氣中似漂着了一種清香，使我迷醉了。眼之所視，心之所思，無一件不是愉快的。

馬撒也因為我的說明，感到了迷醉。

『假使你到我的故鄉特里奴來的時候，我也要使你看到一些好的東西。』

『我們一塊兒到特里奴去不好嗎？等到會過了葉琴麗色和澤民們以後。』

『那麼，你願意到特里奴來嗎？』

『你不是也和我一塊兒到過斜巴隴來的嗎？我也要和你一塊兒去看你的媽媽和妹妹。而且假使你的妹妹不很大，我還要抱起她來和她玩呢。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啦。』

『啊，你！』

馬撒含着淚，只能這樣說了一聲，再接再下去了。

不一刻我們就到了山頂。過了這山尖，道路就筆直地通到斜巴隴寶蓮媽媽的家了。

再過一會，就到了那小墩——這就是當時我爲了多望一望那不可再見的舊

家向李士老人懇求讓我多息一會的地方。

我把韁繩交給了馬撒，一跳跳上了那小墩。脚下的景色依舊，雜樹之間的舊家的屋頂，還是隱約可見，我看的要跳起來了。

「你做怎麼了？」馬撒問。

「喂，看得見啦。」

馬撒也走近了來，牝牛還在吃草，所以他不能夠爬上來，只頂着脚尖望一望。我指着了對他說：

「喂，那就是寶蓮媽媽的家，我的梨樹也看見了吧。還有「我的庭園」。」
馬撒沒有甚麼可以追懷的東西，他一定覺得不十分興奮吧，但是他也不作

聲。

剛巧這時候，烟鹵裏吹出了黃色的烟，筆直吹上了寂靜的山谷間。

「寶蓮媽媽在家啦，哈！」我叫了出來。

樹梢的微風，將烟氣吹到了這邊來，我覺得那烟有楸樹的葉子香。

馬上我的眼裏不自主地掉下淚來了。我突兀跳下了小墩，抱着馬撤和他接吻。卡彼跳到了我的身傍時，我也抱着牠接吻了。

『快點走下去吧。』

『可是，寶蓮伯母既然在家，我們不是就不能嚇着了牠嗎？』馬撒說。

『還不好嗎？你先把牛牽了進去，說這是奉了王子之命牽了來的，那麼她一定吃了一驚，問你是那裏的王子，這時候我就走進去好啦。』

『把音樂奏起來進去，那纔是再好不過呢！』

『喂，不要再胡鬧了吧。』

『不要緊，我再不會那樣胡鬧了。可是王子的牝牛，本來應該是有音樂陪着纔對呢。沒有法子，算了吧。』

轉過了山尖，剛走到當着寶蓮媽媽的房子頂上的轉角處時，我馬上看見了庭

前有一塊白頭巾。那正是寶蓮媽媽。她推開了柴門，走到街上，向村裏走去了。

我停了步，呆望着她的影子。

「寶蓮伯母不在家，我們的計畫又要……」馬撒面上有點爲難了。

「那麼，我們再想別的方法好了。」

「甚麼方法？」

「那我可沒有想到。」

「那麼，率性在這裏喚喚她不好嗎？」

實在我也不知道多麼想喚她，可是却忍住了。我怎麼能夠將這幾個月來想使她驚喜的計畫拋了呢。

不一會，我們到了我住慣了的舊家的柴門前，我像從前走進去時一樣地，兩人推開了柴門走進去了。

我早就知道了寶蓮媽媽的習慣，她每當出去的時候，總不會把門上鎖的，只

是虛掩着就算了，所以我知道我們能够不費事就可以進屋子裏的。不過我們現在却非得先把牛牽到牛欄裏去不可。

我以爲牛欄不知道要變成甚麼樣子了，跑了去一看，還是當年的光景依然，只多堆了一些雜亂的薪柴。我喚了馬撒，將牝牛繫在牛欄前，兩人趕快把柴堆在一角上，這也用不了多少時候，因爲寶蓮媽媽的積柴並不是豐富的。

把這事弄完了後，我向馬撒說：

『到屋子裏去吧。我還想像舊時一樣，靜坐在火爐邊。等寶蓮媽媽回來推柴門的聲音一響時，你就帶着卡彼躲在那邊的床後。待她看見了從前一樣的我，一定要嚇她一跳的吧。』

我們這樣子議定了，跳進屋子裏。我就坐在寒冬的夜裏常在那裏取暖的火爐邊。我的長頭髮可不能剪得像從前那麼樣，所以只好藏在上衣的領內；把手足縮成一堆，裝得恰像從前的路美——媽媽的小路美一樣。

因為我坐着的地方，剛巧從窗子裏可以望見柴門，所以我用不着擔心會反爲出於不意，受她的驚的。

我靜坐着望望屋子裏的四周。我覺得自己似乎是昨天纔離開了這地方一樣地，一點也沒有變化。一切都還保持着從前的位置。我敲破了的玻璃窗子還是當年用紙補起來的那樣，不過紙色却變得灰黃了。

我很想走近了那些傢具，一一懷憶起舊情，但是因爲不知道寶蓮媽媽甚麼時候要回來，所以還是不能夠移動自己的位置。

一會兒，我就看見了白色的女人頭巾在柴門前出現了。同時聽到了開柴門的聲音。

『快點躲起來。』我對馬撒說，自己更縮得小起來了。

門推開了，寶蓮媽媽的影子在門洞中出現，突然看見了火爐邊的人影，她就

開口問：

「誰呀？誰在這裏？」

我不作聲，只望着了她。她站在那裏很奇怪地凝看着我，忽然雙手發抖着，口裏喃喃說：

「呵！我的天！不是夢了嗎？可是……」

我站了起來，倉忙跑到她的身傍，伸開兩手把她抱住了。

「媽媽！」

「呵，路美！是路美啦！」

等到我們將抱着的手放開，拭淨眼淚時，不知道是過了多少時候。

她看了又看的說：

「要不是我天天在想着你，恐怕一定會認不出你來了。你變了許多了，大得多了，身體也強壯了很多。」

聽見了床後短急的鼻息，我就想起了馬撤。我叫了他一聲，他纔鑽了出來。

「媽媽，他叫做馬撒，是我的兄弟。」

這時候，她的眼睛很奇怪地放着光輝，說：

「呵！那麼，你碰見了你的父母了嗎？」

「不，不是的。他是我兄弟一樣的好友。這是卡彼，牠也是我的好友？喂，卡彼，向你的隊長的母親見個禮。」

卡彼照樣的用後腳站了起來，一隻腳放在胸前，鄭重地彎一彎腰，行了一個最敬禮。這引得寶蓮媽媽發笑，使她的眼淚也乾了。

這時候，馬撒沒有像我那樣地，因了一時的喜悅，就把一切忘記了，他馬上對我使眼色，使我想起了牝牛的事。

我裝得似乎沒事般地，向着寶蓮媽媽說：

「媽媽，到後邊去看看吧。馬撒說要看看我從前當馬騎的梨樹呢。」

「好的。你也到庭園去看看。我一點也沒有動過你的。因為我心裏總以為你

一定會再回來
的。」

「我種了
的菊薯呢？好
吃嗎？媽媽。」

「哦，是

你種的嗎？使
我不意發現了
菊薯驚喜了半
天；我也以為
一定是你偷偷地種了的，你總愛使我出其不意的歡喜。」



喂，卡彼，向你的隊長的母親見個禮。

我以爲時機已經到了。

『媽媽，牛欄怎麼樣了呢？——牛販子要把魯熱特拉出去時，牠也正像我那次媽媽不在家時被拉了去一樣地，用後腳頂住了不肯出去。』

『自從魯熱特不在了以後，就是那麼樣的只堆了一些乾柴。』

一路說着話，我們快走到牛欄前，寶蓮媽媽想要將牛欄裏面的給我看，所以就推開了門。這瞬間那我們的肚餓了的牝牛，大概是以爲有人拿東西來給牠吃的吧，噯地叫了一聲。

寶蓮媽媽吃了一驚，倒退一步，眼睛睜圓地說：

『噯唷，牝牛啦！牛欄裏有一隻牝牛！』

此時已經用不着再欺瞞了，我和馬撤都齊聲大笑起來。

寶蓮媽媽呆呆地望着了我們的面孔。然而無論怎麼樣想像，牛欄裏突然會有牝牛的這回事，是事實上所不許的，現在竟居然會有了，那就算我們怎麼樣地好

笑，她也不會明白的。

「這是我們商量好了，來嚇嚇你的，菊薯使你出其不意的驚喜，但是這一次更使你驚喜得利害吧，媽媽。」

「呵，這麼樣呀！呵！這麼樣呀！」寶蓮媽媽還是嚇得轉不回來，只是重複地說着。

「媽媽，我不願意空手到你那麼樣愛育我這棄兒的家裏來，所以就帶一點有用的禮物來，這當然是買一頭替代魯熱特的牝牛最好了。我就將我和馬撒兩人賺來的錢，從優雪爾買了來的。」

「噯唷，你是多麼孝順的好孩子！」她又緊抱起了我。

我們因為要使她品評我們的牝牛——現在算是她的了——就走進牛欄裏去。當她發見了這牛的每一個長處時，總是發着滿足和驚嘆的喚聲。

「是多麼好的一頭牝牛啊！」

突然她回顧着了我們說：

『那麼，你已經成了財主了？』

我不作聲，馬撒却笑了起來說：

『是大財主了啦，袋裏只有一塊兩角錢呢。』

寶蓮媽媽凝望着我們，過了一會纔說：

『你們是多麼好的孩子啊！』

我真高興，寶蓮媽媽的心中，竟把馬撒和我一樣地看待了。

這時候，牝牛叫個不停。

『想是要搾奶了吧。』馬撒說。

我跑家裏去找白鐵的奶桶。這本來是從前搾魯熱特的奶時用的，我剛纔看見了它還是掛在舊時的地方——雖然牝牛早已沒有了。

我先倒了一些清水在桶裏，把那塗滿了灰塵的奶桶洗乾淨。

看見了這奶桶裏盛滿了白沫的奶汁時，寶蓮媽媽的滿足，真的形容也形容不出來的。

『這不比魯熱特的奶更多嗎？路美。』

『是的，奶質也再好不過的哩。』馬撒插嘴說，『有橙子的香氣呢！』

寶蓮媽媽不明瞭馬撒的意思。

『哦？甚麼是橙子的香氣呢？』

『那是因我害病在慈善醫院裏吃的，很好吃的牛奶。』非得把心裏的事說出來不可的馬撒說。

把牛奶搾好，韁繩也解了開來，讓牠在庭子裏隨便走，我們回到屋子裏。其實我剛纔進去取搾奶桶的時候，早已把拿了來的麵粉和奶油放在餐桌上著眼的地方，所以她看見了這第二次『要驚喜的事情』，又不斷地發出了感歎之詞。

我阻止了她，笑着對她說：

「媽媽，這是我們的東西哩。我和馬撒都餓得不得了——把這個拿來做大餅吧，你也好吃的。媽媽還記得嗎？在謝肉祭的那天，媽媽說是給我做大餅，把甚麼東西都弄好了，後來却被耶路姆全都倒了去，可是今天就再不怕有那樣的事發生了。」

「喂，你知道了耶路姆已經到巴黎去的了嗎？」

「是的。」

「哦，那麼，你知道他爲着了甚麼事去的嗎？」

「不知道。」

「那是和你有關係的事情哩。」

「甚麼，和我有關係的？」我的面色嚇得變白了。

「可是也決不是使你不幸的事。」她看看馬撒，表示這不是可以在他人的面前說出來的話。

『媽媽，在馬撒的面前，甚麼都可以說的。我剛纔不是告訴了你說他是我的兄弟的嗎。』

『不過說起來太長了。』寶蓮媽媽總要避開，不高興在馬撒的面前提起。我又不能強迫她說出來，因為這樣她一定會拒絕的，而且馬撒也許會難過，所以我只能由她去。

『可是，媽媽，耶路姆——爸爸不會突然地跑回來的吧。』

『不，你放心好了。他不會突然回來的。』

『那麼，慢慢地好了。等一會，再慢慢告訴我。』我覺得了安心，『快點來做大餅吧。誰也不會來掀了我們的鍋子的，今天纔是我們的世界呢。媽媽，有雞蛋嗎？』

『沒有，家裏一隻雞也沒有了。』

『我恐怕會在路上把雞蛋打破了，所以不曾買來。媽媽，你到隣家去借幾個吧。』

寶蓮媽媽有點爲難的神色，我馬上知道了她一定是借得太多了，沒有去還過。『不，我去買來好了。到蒙克的家裏就可以買得到吧。媽媽把麵粉用牛奶調起來，並叫馬撒去把柴砍好。』

我連忙跑到蒙克的家裏，買了一打雞蛋，還分了一些豬油來。

等到我回家裏來一看時，麵粉已經調好，只要打下雞蛋去就行了。不過爲了心急的原故，恐怕沒有使它充分調和的時間，其實就算是做得不十分好，也用不着擔心我們的肚皮會吃不下去的。

寶蓮媽媽把打下了的雞蛋拚命地拌着。

『路美，你那麼樣的想着我，爲甚麼到現在總沒有一點消息給我呢？我的心裏時常想，萬一路美會死了也說不定。要不然，一定會告訴我一點消息的。』

『可是媽媽不是一個人住着，媽媽同那得了二十個法郎將我賣了的爸爸住在一塊呢。』

『路美，不要再說過去的話了吧。』

『不，我並不是講甚麼不平。爸爸是那樣地把我賣了的，要是我再有信來時，他一查出了我的住所，恐怕他一定要將我轉賣了，所以嚇得我不敢寫信來。當着我的師父去世的時候，我真的想把我的事情寫信告訴媽媽啦。』

『路美，那帶了你去的玩狗的音樂師已經死了嗎？』

『呀！師父死了的時候，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我今天所以能够自立，也是全靠了他的……這兩年間，我又在巴黎附近的一家親切的花匠家裏渡過了困難的日子。我想我若是寄了信來，爸爸或者會來找我，或者會到那照料着我的家裏去要錢，這兩樣都是我所不願意的，所以我只能忍着不發信。』

『這樣嗎？我也明白了。』

『我雖然沒有寫信來，但是無論遇着快樂或傷心的時候，沒有不想到媽媽的。我得到了身體的自由後，馬上就想跑到媽媽的地方來，可是這樣我又不能買

牛來送你，所以我就費了很多時候，和馬撒兩人走到這裏來。像我們這樣的小孩，誰也不會給我們一塊銀錢的，只好一個銅板兩個銅板地積着；拖着疲勞的腿子，在街上跑去，一邊還要流臭汗，忍飢餓，纔積得起來呢。我們真的遭遇了無數的辛苦。可是越勞苦越加快樂的這話，也是事實呀，對不對？馬撒。」我看着馬撒說了最後的一句話。

『是的，每天夜裏計算那天的收入時，真是快樂啊。』

『不單是計算當天的收入，連那從前積了的錢，也希望它能夠倍加多起來，一定還要都倒出來數一數。』

『這樣嗎。你們真是天生成的一對好孩子。』

在說着話時，寶蓮媽媽還將糖放進麵粉裏去，一齊拌攪。馬撒砍好了柴就放進竈裏去，引起火來了。我把盤子，肉叉，杯子排在桌子上，還到外邊汲水去。

汲了水回來時，火已經燒得旺旺烘烘地，寶蓮媽媽把鍋子放在火上了。用刀子

的尖頭取了奶油放入鍋裏去，馬上就溶化了，發出愉快的聲音。

『呀，奶油唱起歌來了，我來陪着奏樂吧。』

馬撒立刻取起提琴，架上弱音機，慢慢地彈着，合起了那煎奶油的聲音。寶蓮媽媽覺得很可笑，開口大笑了起來。

但是現在不是可以專心聽音樂的那樣悠閒的時候，寶蓮媽媽用鐵杓子掬起麵粉，馬上倒到鍋子裏去了。她拿着鍋子的柄輕輕一敲，很精巧地向上揚了一揚，一個大餅就離開鍋子，飛到屋頂去了，這使馬撒吃了一驚。但是並用不着擔心到會弄上灰，飛去的大餅，在半空裏翻了一個筋斗，燒好了一面朝上，又安安全全地落到鍋子裏。

我拿了盤子遞過去，圓而扁平的大餅就滑到盤裏來。

第一個先給了馬撒，把他的手指燙了，嘴唇燙了，舌頭燙了，喉嚨也燙了。但是他也不再管不及了。

他塞滿一口，還嚷着：

『呀，真好吃。』

第二個是我的了，我也正像馬撒一樣的，顧不得燙傷了。

等到做好第三個，馬撒又想伸手去接時，卡就吠了起來，請求牠的分肥。

牠這請求也是正當然，所以馬撒就擲給牠，寶蓮媽媽反而覺得奇怪，眼睛睜大了。她也像這方面的鄉下人一樣，對於狗總是當畜牲看不起，把大餅也要分給牠吃，這就使她覺得太沒有道理了。那麼，我爲要使她明白，就向她說明卡是有才幹的狗，是我們的夥伴，有了牠我們纔能買得到牝牛；並告訴她非得像對待我們一樣地，也把大餅給牠吃不可。

舊家庭和新家庭

我們惟恐寶蓮媽媽來不及做地大吃了一頓，這次是要讓她來吃了，我接着她來做。把奶油塗在鍋子裏，再將麵粉倒下去，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要把那鍋子一敲，將大餅拋到半空裏翻筋斗，然後又用鍋子接住，就是一種大把戲了。我有兩次差不多拋到灰裏去了，馬撒連忙用手接住，還遭了燙傷。

等到麵粉都吃完了，知道寶蓮媽媽的心事的馬撒，假托是要去看看牛，也不聽我的勸止，跑到庭裏，給個機會讓寶蓮媽媽好來和我說話。

實在我也是口裏想着要尋問耶路姆到巴黎去的理由，急得了不得，只因了做大餅的心忙，纔把它忘記了片時。

但是我還是種種的設想——大概耶路姆是到巴黎去找李士老人，向他討這幾年不會給的我的租錢吧。要是這樣，那麼，李士老人既經死了，他也就沒有辦法。總不至於向着我討吧。可是若使不是這回事，還爲了想把我帶回來的事呢。這目的就可不言而喻了，是爲了金錢，將我隨便賣給誰人或是賣到甚麼地方，只

要錢多的地方就是了。要是他這樣想，那我倒覺得有意思，在他的手臂還沒有伸到我的頸子以前，我早就決定了和法國作別和馬撒一塊兒到意大利去了。不論美國也好，地球上的那一角都好，我總非得逃脫不可，我再不能隨便給耶路姆做買賣了。

我心裏懷着了這種心情，對寶蓮媽媽說話時，也不能不小心一些。這並不是我會懷疑她，我知道她是多麼的愛我，多麼地爲我盡力的，但是我同時還知道她一到了耶路姆的面前，就像老鼠看見了貓一樣，畏縮不振的。假使我不當心將種種的事說了出來，那麼，耶路姆就會使她轉說給他聽，尋出了找我的端緒。所以對於她，也不能隨便亂說，這樣地束緊褲帶來和她應酬。

看見了馬撒走到庭外之後，我纔開口說：

『媽媽，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了，你把爸爸爲甚麼到巴黎的事告訴我吧。這事是對我有益處嗎？』我含羞苦笑這樣說時，寶蓮媽媽却認真地回答我：

『是的！是一件可喜的消息。』

可喜的消息？我真莫名其妙。

她剛啓口時，先跑到門口望了一望，看見了沒有人，纔放下心，跑到我的身旁，含笑低聲的說：

『你的家裏的人似乎在尋找你呢。』

『哦，我家裏的人！』

『是的，路美，是你家裏的人哩！』

『呀，那麼，我還有家眷嗎？我？媽媽，棄兒的我還會有家眷！』

『把你丟了的，或許不是你家裏的人吧。他們現在正在找着你呢！』

『那麼，是誰在找我呢？！媽媽，請你快點告訴我。』

我這樣說後，突然像發了狂似地叫起來。

『媽媽，那是假的！假的！決沒有這個道理的，是耶路姆在找我吧。』

『是的，耶路姆也是在找你，不過他是受了你們的家人的囑託。』

我以為不要上耶路姆的當，就對她說：

『他一定是想把我找到，又賣給別人去的。要是這樣的話，我可不再讓他找到了。』

『噯喲，你說甚麼話呢！你以為我會幫着耶路姆，來欺騙你嗎？』

『是爸爸騙了你啦。』

『你好好地聽我說吧。真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你會那樣害怕，你聽我說完後再下判斷好了；讓我把聽見了的話都告訴你。到下禮拜一剛巧一個月前，我正在廚房裏做事的當兒，一位這方面罕見的漂亮的先生跑到屋子裏來，他用很鄭重的口氣問，這一位是不是耶路姆先生？那麼耶路姆就告訴他自己正是耶路姆。他又問，在巴黎的傷兵醫院前大街上拾了一個棄兒，抱回家裏來養的是不是你？耶路姆又告訴他，那正是自己。那位先生又追問着說，那小孩子現在在甚麼地方呢？

耶路姆也反問了他說，你這樣問他，究竟爲了甚麼事？」

我屏息聲氣傾聽着，寶蓮媽媽又接着說下去。

「你早是知道了的，在這裏說話的聲音，在廚房裏也可以聽得見的。我想這是關於你的事，非得留心聽一聽不可，就想伏在牆上偷聽，誰知脚下碰着了小木枝，他們就注意到了；那位先生就問，似乎還有別人在嗎？」

「不，那是我的妻子。」耶路姆說。但是那位先生又說，「這裏太熱了，讓我們到外邊去談談吧。」那麼兩人就一起出去了。一定是到村裏的咖啡店去的吧。過了三四個鐘頭後，耶路姆只一個人跑了回來。我總覺得那位先生就是你的真的爸爸，所以我等不得耶路姆快點回來，問他和耶路姆兩人閒談了些甚麼話；可是他並不肯詳細地告訴我，只說那位先生不是你的父親，不過是受了你的家人的委託，來這裏找你來的。其他的話他就不肯說了。」

我再不能不信任寶蓮媽媽的話了。

『我的家庭在甚麼地方呢？我有爸爸嗎？有媽媽嗎？』

『我也尋根找葉地問了耶路姆，可是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只告訴我他非得到巴黎去找你不可，因為前次租了你去的音樂師，曾留下了一個地址給他；所以他要到那地方去看一看。第二天他就出門去了。那地址我還記得，待我告訴你，那就是住在巴黎、支那街的一個叫做喀爾的音樂師的家哪。路美，你好好地記住吧。巴黎的支那街……』

我打斷了她說：

『媽媽，喀爾的家我很熟悉。……爸爸到了巴黎後，有沒有甚麼消息來呢？』

『不，一點也沒有消息，他一定是拚着命在找你的。我剛纔說的，那位先生拿了五十塊錢說給他做盤費；到了巴黎後，我想他還會再接到錢的。就是說，像從前包着你的那綢緞說來，你的父母一定是大財主無疑的。我不知道你碰不着了

耶路姆，所以看見你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我以爲你是遇見了你的父母來的了。並且在你說馬撒是你的兄弟時，我以爲他當真的是你同胞了。」

剛巧馬撒這時在門口走過，我叫住他，要他進來。

「喂，兄弟，我的父母在找着我呢！我有家庭啦！當真的家庭呢！」

真奇怪，馬撒聽到了這可驚的消息也不能像我那麼樣的興奮。並且似乎不明白我的快樂一般地。

我覺得有點沒趣，將現在聽見了的話告訴他。

那天夜裏，我睡也不大睡得着。不過少時睡慣了的床，是再可懷慕不過的。屈着身體，縮在被窩裏，我在這床上酣睡着過了多少的美麗之夜呢。在星空下露宿的夜裏，夜寒朝露，使我不知道多少次的想起了這床。只要想到自己還能夠在這樣懷念的床上睡覺，我就不能不感謝上帝的恩惠。

不一會，因了晝間的疲勞和昨夜獄中的疲勞。在不知不覺中入睡了。但是馬

上又醒轉來，以後就再不容易睡得着了。

「呀，我的家庭！」

這觀念使我心跳神怡，睡着醒着總是想到了它。眼睛一合攏，我就在夢裏看見了從未看過的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妹等人。最奇怪的就是馬撒，麗色，寶蓮媽媽，美麗甘夫人和亞沙都是我的家裏的人，而李士老人却做了我的父親。老人還活着並且成了富人，前日以為給狼犬吃了的彼奴和宋兒都找到了，和他住在一起。

在短促的數分鐘的睡眠間，我把這數年來的經過都看見了。而且正和誰都經驗過一般地，受了強烈的印象，我不能只當它是夢。醒後，我還像是和這些人們在一起過了一夜似的，明白地看見他們的影子，聽見他們的聲音，我再也睡不着了。

等到了這空想的影子漸漸朦朧時，空想的實現，又妨害着了我的睡眠。

我的家人在找我，這是無可置疑的了，可是要能達到會見他們，非經過耶路的接洽不可。只要想到此事，我的快樂，就減了幾成了。我真不高興他來雜入我的幸福，但是又有甚麼法子呢？他曾向李士老人說過的，自己是因為想可以得到隆重的謝禮，所以纔把我養到今天；這話我一點也還沒有忘記了的啊！

由他這語氣中就可明白的，他之所以捨了我，也不是爲了哀憐之情，而却爲了包裹着我的漂亮的綢緞，有一天能够將我送回我的父母時，他可以得到利益的這些念頭。然而因爲他的夢想不容易實現，所以就把我賣給了李士老人，到了現在，他纔算達到了最初的目的，預備將我賣還我的父母。

耶路和寶蓮媽媽是多麼不相同啊！寶蓮媽媽的愛我恤我，決不是爲了臭銅錢啊！我不知道計畫了多少，想把此事的利益歸到寶蓮媽媽，而不願耶路插手呢。但是總想不出方法來，所以我只在床上翻來覆去。而且想到了將我帶到我的父母面前的也是耶路，受他們的謝禮的也是他而非寶蓮媽媽時，我不能不感到

失望了。

結局我對於耶路姆的事，只能斷了念頭不想；但是我既經成了富家子弟，那麼馬上或者會做不到，我決定了將來總要送很多很多的謝禮給寶蓮媽媽。這樣我心裏纔覺得寬了些。

目前我非得先去找着耶路姆不可。因為他不是會將出門後的地方告訴家中的那種人，寶蓮媽媽只知道他是巴黎去的，可是住在巴黎的甚麼地方呢，她一點也不明白。這次到了巴黎後，也沒有來過一次信，所以寶蓮媽媽也不能夠寫信給他。不過他從前總常寄住在姆哈達街的幾間便宜旅館裏，到那幾家店裏去問一問，恐怕也就可以問得出來吧。

我們滿想着在寶蓮媽媽的家裏，過幾天平穩幸福的日子，玩玩小孩子時的遊戲的，然而運命却使我們不能不即日出發，世間的事情，總是這樣悲慘的。

我們本來打算離開了寶蓮媽媽的地方時，就要到海邊的越斯南，去看葉琴

的。我想無論如何非得去看看那樣對我親切的，愛疼我的葉琴不可的，但是當這樣的時候，我再沒有那樣的餘暇，不能不忍着心中止了。

而且看了葉琴之後，還要到都魯斯去訪麗色，將兄姊的消息報告給她。這也非得像要去看葉琴一樣地絕了念頭不可嗎？我爲了此事煩惱了一夜。有時我以爲無論如何，不能做出這樣無情的事，葉琴非得去看她不可，麗色却不必一定去看她的；有時又想這事待之後日吧。我爲了使我的父母得到早一刻的安心，先到巴黎去，纔是當然的道理。

我左右爲難，躊躇不決，只是翻來覆去。最應該快樂的一夜，實在只是在最煩悶的心情中過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三人聚在爐邊等着燒牛奶時，我就將昨夜解決不了的問題提出，徵求他們的意見。

寶蓮媽媽說：

「那你非得馬上先到巴黎去不可啦。你的父母在找着你呢，快點去給他們歡喜，那纔是孝道哩。」

這道理她還鋪張說了幾句，我覺得她的話是很對的。

「那麼，我們馬上就到巴黎去吧。」

然而馬撒，却對我的決心顯示着不平之色。

「喂，馬撒，你不贊成我們馬上就到巴黎去嗎？甚麼道理呢？媽媽告訴了我應當到巴黎去的理由，你也說說你的理由好嗎？」

馬撒搖搖頭，避開理由的說明。

我逼迫着他，好不容易他纔開口說：

「我以爲就算有了新家庭，也不應該將舊家庭忘了。你從前的家族，不是葉琴亞歷澤民麗色們嗎？這四個人不都是你的兄弟姊妹，真心愛你的嗎？然而你就算是找到了新家族，你也不會忘記了他們從前是把你丟到街上去過的吧。現在就

是在招尋你，你就把那樣親切的家族拋了，這不太不近人情了一點嗎？」

寶蓮媽媽又插嘴說：

「那一定不是路美的父母將他丟了的。不知道是誰偷了出來丟了的，恐怕那時候路美的父母就在找尋他，也說不定啦。」

「這事我倒不知道，不過，那麗色的爸爸亞根，將倒在門前垂死的路美救活了，做了他重生的恩人；將路美當家中的人看待，在他患了病時，又給他請醫生；而且亞歷葉琴麗色們都愛他愛得勝過自家的兄弟；這些事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以為那樣愛疼路美的人們，總比你的家庭——雖然我不知道是他們自己丟了你的，或是別人偷了來丟了的——更加應該保重。不應隨便就可以忘記了的。橫豎亞根也不是因為有甚麼義務的關係，非得將路美看作自家人不可的，這樣親切的家族，我以為是不可多得的……」

馬撒似乎是在生我的氣，不望我的面孔，也不看寶蓮媽媽，時時聲音發抖

着，注意地辯說。他很使我傷心，然而我決不因他的批評而生氣，或是失了判斷的能力。而且我也正像決斷遲鈍的人，容易給最後的意見所動的，不能不把馬撒的意見當爲很正當的。

『馬撒說得對。我決不是那麼樣薄情，會把葉琴麗色他們忘記的，那麼，巴黎讓我們以後再去吧。』

『可是，誰也不能像親生父母那樣的啊！』寶蓮媽媽還想我會聽從她的意見。

所以，我想了一會，就取一個折中的辦法。

『那麼，葉琴的地方先不要去，因爲到越斯南去，要兜一個很大的圈子。然而她認識字也能够寫信，我就寫一封信給她算了。可是在沒有到巴黎之前，先到都魯斯去一趟。路也差不了多少，遲到巴黎一些，也是有限的。麗色不認得字，而且我這次的漂流生活，也大半是爲了她的，所以我一定要往那裏去一去，告訴

她亞歷的事。葉琴的回信，也叫她寄到麗色的地方，讓我好唸給她聽。這樣不就好了嗎？」

馬撒聽到這話，纔笑顏開了說：

「唔，這樣就好。」

決定了明天動身之後，我費了午前的大半天，來寫了一封長信給葉琴。

第二天離別的情形，決不是什麼豪華愉快的。可是和被李士老人牽着手，離開這斜巴隴時，就有天壤之差。我能够和寶蓮媽媽親吻，也可以約定我不久將陪着我的父母來看她。事實上，前一天夜裏，我還同寶蓮媽媽談起我下次和父母一起來時，要帶點甚麼東西來好呢。那時候她就說：

「你再給我甚麼好東西，也不及那牝牛好。你沒有發財時的禮物比你發財後的，不知道要使我高興得多少！」

我們和牝牛也不能不有傷心的離別。馬撒在牝牛的臉上吻了十多次。畜生也

似乎很高興，在每次接吻的當兒，總是伸出舌頭來。

過了一會，我們又再變成街頭的漂泊者了，背上背着背囊，肩上掛着樂器，卡彼走在前頭，我們大步跨着，似乎背後有人推着一樣地快步趕路，想着快點到巴黎的念頭，在不知不覺之中，使我們的脚步加快了。

馬撒不響地跟着我走。過了一會，就說跑得這樣快時，一下子就會疲倦，不能多走。我放慢了脚步等他，不一刻自然而然地又跑快起來了。

馬撒似乎很無聊地說：

『你的性子真急啦。』

『是的，我真急性。可是你也可以急性點哩，我的家族，不就是你的家族嗎。』

馬撒含愁搖搖頭。

每當我說到家族時，馬撒不知道有多少回變成這樣子；我不但感到傷心，而

且有點生氣了。

「你和我不是大家兄弟嗎？」

「呀，在我和你之間，我們是兄弟。我現在是你的兄弟，以後也是這樣。不過……」

「不過甚麼呢？」

「不過我不是你的父母的兒子。假使你有真的同胞兄弟，我也不能算是你的兄弟的兄弟哪。」

「那麼，假使我和你到你的故鄉去了，你的妹妹也不能和我做兄妹嗎？」

「那是可以的！」

「那爲甚麼只有你却不可以做我的兄弟？」

「可是事情不相同啦。完全不同。」

「爲甚麼不同？不是一樣的嗎？」

「我不是像你一樣的，生出來就有綢緞包裹啊。」

「綢緞又怎麼樣呢？那不是一點關係也沒有嗎？」

「不，大有關係呢。你心裏也不是正像我一樣的明白嗎。假使你到我的家裏來——你要是富家子弟，你決不會到我家來的了——我的家裏是沒有隔日糧的窮人啦。但是你的父母，要是像寶蓮伯母講的那樣的富人，那麼，他一定是擺起架子，看不起窮人；像我這樣的小窮鬼，還能夠走近他的身傍嗎？」

「那我也不是同你一樣的小窮鬼嗎？」

「現在是一樣的，可是一到了明天，你一變就成了富人的少爺了。我呢，明天還是這樣地窮酸啦。你的父母會把你送到學校去，也會給你請先生吧。我却一個人——只是孤單地一個人，一直到死時總在大路上徘徊，想着你過好日子。你也會想起我來？」

「喂，馬撤，你爲甚麼要說這些話呢？！」

『我將心裏想說的話說出來了。我實在能和你一起了，感到高興，快樂。從前，我總沒有想到會因為此事，和你分離，心裏滿以為永遠能夠像現在一樣，做着幸福的好夢呢。我並不是說要像現在一樣地，一輩子在街邊生活。我們兩人拚命用功之後，能夠成爲一位可以在華麗的舞台上演奏的音樂家，而且兩人永不相離的過着日子，我日夜總是這樣設想着。』

『我們不是還可以做到嗎？只要我的父母真的是有錢，那就像對待我一樣地對待你。我到學校去，你也去，兩人互相勸勉用功，無論到甚麼時候，都在一起過活。你是這樣想，我又何嘗不是呢。』

『你的心情，我是知道的。不過恐怕以後就不同了，你既有了父母，就不能讓你自由了，是不是嗎？』

『你好好地聽我說吧。我的父母既然是在找尋我，那一定是很愛惜我的了。既然是愛惜我，那麼，我所說的要求，就沒有不答應的道理吧。我的要求就是想

說，從前我做孤兒的時候，那些對待我親切的人，我現在都要使他們幸福。要父母幫助寶蓮媽媽；將亞根從獄裏救出來，再把葉琴亞歷澤民麗色們交還給他；將你和我一起送入學校去。所以，我想我的父母要真的是有錢，正不知多麼可以「成人之美」呢！」

「我却以為你的父母要是真的貧窮那纔好呢。」

「你真的是傻子。」

「也許我是傻的。」

馬撒再不作聲，喚着卡彼。

剛巧是吃午飯的時候，我們就在路傍休息。馬撒抱住了卡彼，像對懂話的人一樣地說起話來了：

「喂，卡彼，你也像我一樣的，以為路美的父母要是窮人就好了吧。」

聽見我的名字，卡彼照例是發出滿足的吠聲，把前腳放在胸前。

「路美的父母要是窮人，那我們三個人，就會像從前一樣，能夠自由地生活，能夠隨便到高興去的地方——英國也好，意大利也好——隨便去。而且只要拍拍「老爺貴客諸位」的馬屁就得了。」

「旺！旺！」

「假使他的父母是有錢人，卡彼，你就要被關在用鐵柵圍起來的庭裏的狗籠中，用鎖鏈綁起來了。那不是像我們時常綁在旅館裏狗欄中的粗麻繩，是很好的鐵鏈啊！可是無論怎樣好，鎖鏈總是鎖鏈。有錢人家裏的狗，是不讓牠到屋子裏去的，所以要用鐵鏈鎖起來啦。」

我自從聽了寶蓮媽媽的話以來，總是耽溺在那快樂的幻想裏，而馬撒却不同我共歡喜，反而希望我的父母會是窮人，我看見了，雖然不能不有幾分生氣，然而他之所以有這非常的傷心，也是很容易明白的。他決不是在咀咒我的幸福。只知道那全是爲了對我的強烈的友愛，和對於離別的極度的恐怖的結果，那麼，

我又沒有可以怨責他的地方了。不但如此，我反因為知道了他對我見愛之深，而感到幸福。

假使我們沒有掙得每日的麵包的勞苦，就算馬撒怎麼樣叫苦，我也是要繼續着跑步的旅行吧。然而我們在途中的各大村鎮裏，又有照例表演的必要。在等着我的富有的父母沒有把錢分給我們之前，我們不能不在街頭巷尾，汗流浹背地討到三五個銅板而自足。

普通從斜巴隴筆直走到都魯斯，並不需要多少日子，可是我們還非得在各地住下表演不可，所以就費了很多的時候。

若只是爲了抓得糊口之資，我們倒用不着那麼樣賣力，不過我們又有別的心發生了。我記牢了寶蓮媽媽對我說的話，窮時的禮物比富有時候的，不知道要使人歡喜多少倍——就想要像使寶蓮媽媽歡喜一樣，也使麗色快樂。若是一旦我已經做了富翁，也當然要分給她的，不過這只是把既盈囊的餘財分給了別人，誰

也會做得到的。我的想頭，是像對待寶蓮媽媽一樣地，用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去給她送禮——『拿着貧窮時的禮物去』。

我用到特斯以前賺來的積錢，買了一個洋囡囡——一個不像窮人可以送得起的、漂亮的、大的洋囡囡。但是幸而價錢並不像牝牛那樣貴。

從特斯到都魯斯的途中，除了斜橋村之外，其餘都是偏僻的寒村，沒有人睬流落鄉下的音樂師的我們，因此我們更是盡力趕快了。

從前和李士老人經過斜橋時，是與美麗甘夫人剛別了不久，在彼奴和朵兒還沒有給狼犬吃了之前。現在我們離開了地，沿着運河岸前進，在那岸上的叢林中，看見木船給馬拖着在靜悄悄的水上滑過，我不能不想起那和美麗甘、亞沙們一起過日子的『白鳥號』上的快樂的生活。我們恰像那拖船一樣，沿着這如畫的運河環繞着。

那『白鳥號』現在又在何方呢？！

和馬撒在南方漂泊的時候，一走到有運河的地方，就像剛別過了『白鳥號』的當時一般，總愛問人看見這樣子的好看的遊覽船沒有，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看見它的影子，或者是因為亞沙的病已經痊愈，回英國去了，也未可知。這是最可靠的推想，不過走過這運河的沿岸，看着從那邊有馬拖着的船來時，總是心跳，等待着它或許會是『白鳥號』。然而每次却都沒有『白鳥號』的影子。

現在正是秋天，天色黑得早，不得像夏天那樣的可以多走些路。我們在沒有入夜之前早點到了村裏，找到宿處。到都魯斯的那天，是趕得很快來的，可是進村裏時，已是太陽西墜了。

到麗色的姑母家裏去，只要沿着運河走去就得了。卡特林姑母的丈夫，是在看守閘門的，所以他們住在村傍的閘門邊的小屋子裏。

漸漸走近這屋子，我的胸也漸漸跳動了起來。家裏似乎正在燒火，火光反射到窗子上，連街上也都照得到了。

走近了屋子傍一看時，門戶和窗子都關起來了，只是窗上沒有百葉門也沒有窗簾子，從外邊可以看到裏頭的情形。我望見了麗色坐在餐台前，卡特林姑母坐在她的傍邊，一位像是她的姑丈的男子，背向着我，坐在麗色的對面。

『他們正在吃夜飯，真湊巧。』馬撒說。

我做手勢叫他不要響，一隻手將卡彼拖到背後，從肩上取下豎琴，預備彈奏。

馬撒細聲地說：

『唔，是的。彈一枝良夜曲，想得好。』

『不，你不要彈。讓我自己來吧。』

我不唱出聲，只彈起了『拿破里之歌』的調子。因為一唱出聲，她馬上就會辨別出我的聲音啦。

一邊彈着一邊看看窗內，我看見了麗色馬上抬起頭，側耳聽了一聽，那大的

眼睛突然發出光亮來了。

我唱了。

那麼，麗

色就從椅子上

跳下，向門口

跑。我差不多

連將豎琴交給

馬撒的時間都

沒有，她已經

抱着我了。

家裏的人

們，將我們叫



麗色此時看着我的那目光，我一生也不會忘記的。

了進去。卡特林姑母和我接吻之後，就在桌上排下兩個人的食具。

「姑母，請你多排一個位子，我還帶了一個小客人來呢。」

我這樣說時，把裝在紙盒內慎重地拿了來的洋囡囡取出，讓她坐在麗色傍邊的椅子上。

麗色此時看着我的那目光，我一生也不會忘記的。

若使我們不是急於要到巴黎的話，恐怕還要在那裏逗留很久的吧。我和麗色都有說不盡的話沒有說呢。

麗色真幸福，她自從到了都魯斯後，很能得到姑母夫婦的疼愛。卡特林姑母養過了五個孩子，可是像這方面的女人一樣地，把養了的小孩子都丟了不要，到巴黎去給人家當奶姆，所以現在家裏一個孩子都沒有，只把麗色當親生兒子一樣的疼愛。

麗色用了種種的法子，告訴她做何種遊戲過日，我又將別後的情形，詳細告

訴了她。

我的說話的大部份，還是關於我的富有的家族的事，像告訴馬撒一樣地再說一遍；再告訴她我要將亞根從獄裏救出，讓大家都得到幸福，請她安心等待着。

沒有像馬撒一樣的處世經驗的麗色——又幸而沒有在喀爾的把戲班那樣地方住過的麗色，只簡單地以為世界上再沒有像有錢人那樣幸福的。她知道只要有了錢就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她不像馬撒那樣地說那種話，真心喜歡我會變成一個有錢人。爸爸亞根之所以進牢，也是爲了貧窮，只要有錢，馬上就可以出來了。這世界上再沒有用錢做不到的事情。我若是能够做一個有錢人，那麼，麗色和我都不會想到有別的事物的，兩人之中，那一個變成了有錢人，在她都是一樣。我們兩個人感到了無上的幸福了。

我們不止在閘門傍，談話過日，時常還借了馬撒三人，抱了洋囡囡，帶了卡彼，在森林裏或曠野中散步，不知逛得多麼高興。

在黃昏，我們又把小桌子搬到庭前。——濃霧的時候，就在家內，馬撒和我，各顯本事彈唱。麗色最愛聽的却是我唱的『拿破里之歌』，在上床時，她一定要我爲她歌一曲。

然而馬上非得和麗色告別不可的時期又到了。

我對她的最後的一句話，是：

『下次來接你時，是用駕四匹馬的馬車來接你的。』

麗色也表示了她絕對相信的話，並且在等待着的意思。

耶路姆的行踪

從都魯斯到巴黎之間，若是沒有和馬撒在一起，我一定要只求賺得當日的麵包錢，以後就是用全速度趕到巴黎去吧。就算流着汗去拚命，又有甚麼用處呢。

沒有買牝牛的必要，也不是有洋囡囡要買。就算是賺了錢，也不是可以拿到我的父母處去做禮物的；到了他們那裏，我馬上就可分得到無數的銀錢呢。

但是馬撒却不是同我一樣的想頭。

『賺得到的還是多賺些好。到了巴黎，也不知道馬上會不會找得到耶路姆的所在？』

『不要緊，早上找不到，下午總找得到的。姆哈達街又不是很長的，一家一家地問過去，也沒有多少家。』

『要是不在姆哈達街呢？』

『只要打聽得他的住所就得了。』

『萬一或者因為他找不着你，又再回斜巴隴去，也未可定。那麼你就得寫信去，又非得等到他的回信不可了。這時日中，沒有一個錢，那到甚麼地方去找飯吃呢？你也不應該不知道巴黎是一個甚麼樣子的地方吧。你不會忘記了跑馬廳的

一夜吧。」

『我當然不會忘記了。』

『我也忘不了餓得要死，靠在聖麥達爾寺壁，受你救活的那回事。我再不願意身上沒有一個錢，在巴黎挨餓了。』

『可是到了我的父母的家裏，就有很好的晚餐吃了。』

『我不願意只待望着晚飯，就把午飯省了。因為夜飯一誤了事，那就不得了呀。想法子做到早飯中飯都可以吃得到吧。就想是要買牝牛去送你的父母，多賺一些吧。』

這當然是很聰明的忠告無疑。不過我總不能像要買牝牛送寶蓮媽媽，或是買洋囡囡送麗色時那麼樣地，用熱心的態度來彈唱。

『你要是做了富翁時，一定會變成一個懶惰鬼！』馬撒說。

不久我們漸走近了巴黎，到了我和馬撒第一次合手表演的、在結婚式的跳舞

中使我們伴奏的農人村裏。那一對新婚的夫婦還記得我們，馬上又開了跳舞會，賞給我們的夜飯和睡床。

第二天離開了這裏，我們就在那天到了巴黎。回想從前，離我們去時恰是六個月又十四日。

比之前次離開巴黎他去時，季節變得陰鬱而寒冷了，天上沒有太陽，地下也沒有花草，只有秋霧罩住了山野。從路傍的牆上落到頭上來的，已經不是紫羅蘭的花瓣，而是枯黃的樹木的落葉。

然而季節却不論它是好是壞。我們的胸中充滿着了喜悅，沒有要藉外界的風景來提起我們的必要。當然在這裏說是我們，或者不正當，也未可知。因為充滿着喜悅的似乎只有我一個人。

實在的，越走近巴黎，馬撒似乎越是沈鬱；他一聲不響，只顧默默地走路。

馬撒雖然不明說出理由來，可是我知道他一定是在作離別的幻想，以為我

會和他分離的原故；我又不高興再將說過了好幾次的舊話來安慰他，所以我也不能作聲。

我們走到了巴黎的堡壘前，剛剛是午飯的時刻，而且再踏進一步，就是巴黎了。所以我們想先裝好肚子，就坐在堡壘的短樓上，將預備了來的午飯拿出來，剛在吃飯的時候，馬撒纔開口，將從前鬱在心裏的事情講了出來。

「你知道我要進巴黎時，心裏想着甚麼？」

「不知道。不過……」

「我在想着喀爾的事。……我恐怕他或許是出獄的時期了；我只聽見了喀爾關了進去，但是真可恨，我沒有問到他要關到甚麼時候。現在不知道是否從獄裏出來又回到支那街去的事情。支那街和姆哈達街都在同一個方角，我萬一到了姆哈達街，給他看見了時，又什麼辦呢……他總算是我的主人，而且是伯父啦。被他抓着了時，可就逃不脫啊。我怕他，就像你從前怕耶路姆是一樣的，一

被他抓了去，就再看不見你，也不能回到故鄉去看我的媽媽和妹妹了……」

我只爲了我自己的家庭之事熱狂，完全把喀爾的事忘記了。真的馬撒的担
心，也不是無理由；假使給喀爾看見了時，那纔糟糕呢。

「那麼，怎麼辦呢？你不高興到巴黎去嗎？」

「不，只要不到支那街附近去，他不會抓到我的。」

「那麼，你不要到姆哈達街去好了，讓我一個人去。但是我們先約定了午後
七點鐘在甚麼地方等着吧？」

我們約定了七點鐘在聖母院前碰頭，就走進巴黎了。

一塊兒到了意大利廣場後，馬撒帶了卡彼和我分手了，我覺似乎再不會見面
一樣地心裏難過得很。他帶了卡彼向植物園方面走去，我向離那裏不遠的姆哈達
街出發。

這六個月以來，我不帶馬撒，不帶卡彼，一個人在巴黎的街上走的，是第一

次；心裏感到了一陣辛酸，似乎就要哭出來。但是現在正是要找到我的家庭的好日子，我不應該流不吉的眼淚，我的心裏這樣地勉勵着自己。

我把寶蓮媽媽告訴過我的，說到那裏大概就可以知道耶路姆的消息的二三家的旅館名，抄寫在簿子裏帶來。但是這不過爲了安心，實在我並沒有打開簿子來看的必要。不要查看，我早就記住了那三家旅館的名字了。

走進了姆哈達街，最初碰見的是一家菜館。我決心跑了進去。我詢問耶路姆的消息時的聲音，有點發抖。

「那耶路姆是甚麼人？」

「是從斜巴隴來了的耶路姆。」

「從斜巴隴來了的耶路姆？他是幹甚麼的？」

我告訴他耶路姆從前是做石工的，又把他的面貌——那也是我好幾年前他從巴黎回家時看見的面貌——告訴了他。

「這裏沒有那模樣的人。我完全不認識他。」

我向他道了謝走出來，又到第二家去問。這一家是一邊開水菓店一邊租房子給人家住的。

我踏進店裏就問。

最初我得不到他們的回答。他們夫婦都忙得利害，丈夫是用刀在切菠稜菜一類的東西，妻子正同顧客在爭一錢的多寡。兩個人沒有一個睬我的。

我第三次發了問時，纔得到了回答。

「哦，是的，斜巴隴的耶路姆……他在這裏住過的。是四年前吧。」丈夫對着他的妻子說。

「已經五六年都有了。還有一個禮拜的房錢沒有給就逃走了。在甚麼地方呢，那傢伙？看也看不見了……」

我想知道的事，那婦人也正知道哩。

我失望着走出了那水菓店，心裏更加擔心起來。現在只存一家了，要是在那裏也問不出耶路姆的地址，那什麼辦好！到甚麼地方去問，纔曉得他的居處呢？

最後的一家也同最初的一家相同，是一間小菜館。我走進去時，主人正在廚房裏給很多的顧客們盛菜。

我問他，他正在用大匙給客人盛湯。

『耶路姆嗎？他不在這裏了。』

『那麼，在甚麼地方？』我聲音帶抖地問。

『住在甚麼地方呢，我可不知道。』

我眼裏發暈，周圍的東西，似乎迴轉起來了。

『到那裏去，可以找得着他呢？老伯伯，請你告訴我吧。』

『他地址也沒有留下一個，想找也找不到。』

聽見這話時，我的失望的樣子，一定是很難看，而且是很可憐的吧。坐在竈旁的桌邊吃着飯的一位男子，就問我說：

『究竟你找耶路姆幹甚麼？』

我不能將事實老實告訴他，所以說：

『我是從斜巴隴來的，他的妻子叫我給她帶了話來。她告訴我，來這裏一問，就可以知道他的地方……』

主人向那對我說話的男子說：

『若是你曉得了耶路姆的住所，就告訴這小孩子吧。也不像是對於耶路姆有甚麼害處的……喂，小孩子，不是嗎？』

『是的，是的。』

我的心胸因了希望而跳動了。

『他大概住在奧斯頓橫街的簡達爾旅館吧。以後我雖然沒有碰到他，可是三

個禮拜前他還住在那裏，現在也沒有搬吧。」

我謝了他們走出來了。奧斯頓橫街大概是在奧斯頓橋的左近。到那裏去剛巧要經過支那街，那麼，我就去探探喀爾的消息，可以報告給馬撒知道。

到了那橫街，我看見了第一次和李士老人到這裏來時看見的那老頭子，將襤褸的破衣掛在陰鬱的院子裏的牆上。我問他說：

「老伯伯，喀爾老板回家來了嗎？」

老頭子望了望我不做聲，只嗽咳了。我以為我還是使他知道我也曉得喀爾的地方好，所以就裝着滑頭滑腦的樣子說：

「他還是在那裏嗎？不知道多麼無聊啊。」

「是的吧，很無聊吧。可是還不是一天一天的過去。」

「老伯伯，總沒有外邊這樣過得快吧。」

老頭子哈哈地笑了起來，那笑聲立刻就變了強烈的可怕的咳聲，我等他

咳完了，說：

『馬上不會就回來吧？』

『還有半年哩。』

喀爾還要坐六個月監哩。馬撒也放懷吧，有這麼樣長的時間，待我求求我的父母，使喀爾和他的姪兒絕緣，也是容易吧。

我走出了這裏，飛足向奧斯頓橫街急行。心裏充滿了喜悅和滿足，就對於耶路姆也有了很寬容的心情了。

大概耶路姆不會像外貌那樣地，性質也那樣刻薄吧。從前我雖不會想到，假使我不是他在傷兵醫院前將我拾起來，恐怕會死了也未可定。寶蓮媽媽雖然是把我養大了，而拾回的畢竟還是耶路姆，我再沒有半點可以怨他的地方。心裏這樣想着，碰見了耶路姆時，總之應該用笑顏來對他。趕快到了奧斯頓橋一間。奧斯頓街也就在左近。

簡達爾旅館是一家古舊破爛的旅店，店主是一位始終搖着頭的半聾的老太婆。

「斜巴隴的耶路姆是住在這裏嗎？」

我問了她，老太婆用手遮在耳後，向我做手勢，叫我走近點說。

「我有點聽不大清楚。」

「我是來找耶路姆的！找從斜巴隴來的耶路姆！他住在這裏吧。」我在老太婆的耳傍大聲說。

那麼，不知甚麼原故，那老太婆不答我的話，突然高舉兩手向天擎着，睡在膝上的貓吃了一驚跳下去了。

「呀！呀！」老太婆只是嘆息。

頭搖得更利害。將我看得似乎不要再看了。

「你是那小孩子嗎？」

「哦？那小孩子是誰？」

「他在找着的……？」

聽見這話，我的心胸似被抓住了般的微抖了。

「那耶路姆……？」

「是的，那死了的耶路姆……」

我頭裏發暈，連忙靠住了豎琴纜站住了。

「哦！耶路姆死了嗎？」

我叫得連那老太婆也聽得見了，那聲音像破裂了似的。

「是的，他死了。八天前在安特尼慈善醫院死了的。」

我像失神者一樣地呆站在那裏。耶路姆死了！我怎樣纔能找到我的父母呢？！
到甚麼地方去找，纔可以找到他們呢？！

老太婆又接着說：

「那麼你真的

是那小孩子嗎？耶

路姆在找着，說要

交還他有錢的父母

的……」

我抱着萬一的

希望，截斷了她的

話頭說：

「老婆婆，你

曉得了嗎？」

「我聽耶路姆

說過了。據他說，他十幾年前拾了的小孩子的父母，現在在找那小孩子，是要



是的，他死了，八天前在安特尼慈善醫院死了的。

我得到來還他，就可得到很多的錢，所以他到巴黎來……」

「我的父母住在巴黎嗎？」我喘着氣問。

「哦，那麼，你真的是那小孩子啊。你就是那小孩子！你就是！」

老太婆儘搖着頭，左右上下望遍了我的面孔。

但是我不能讓她慢慢地端詳。

「老婆婆，請你將知道的事情都告訴我吧。」

「呀，這小孩子，我說錯了……少爺，我實在也不曉得其他的事情。」他突然說得鄭重起來了。

「耶路姆沒有對你講過關於我的家庭的話嗎？你想想告訴我吧。我是這樣沒有辦法，你也是知道的。」

老太婆不答，又高舉兩手向空中。

「真是。運命都由天定啊！」

這時候剛巧有一個像是女用人的女子走進來，老太婆就把我丟下，向着她說話。

『呀，真的是奇怪的運命啊！這小孩子——這位少爺，就是耶路姆說的那棄兒……噢，對不起，他就是……耶路姆在找尋着的少爺。耶路姆那麼樣拚命找不到，現在他自己跑了來，耶路姆却死去了，真的是奇怪的運命啊。』

『老婆婆，耶路姆有沒有說及關於我的父母的事呢？』

『他講過了的，講過了一二十次了。銀錢滿倉的大財主啦。』

『住在甚麼地方？叫甚麼名字？他沒有說過嗎？』

『呀！那……』老太婆聳了聳肩，『那事情他無論對誰都不肯說，守着秘密呢。他想自己一個人得到很多的酬金啦。他真是惹不得的人啊。』

呀，因耶路姆的死，我的本源也就被埋沒了。

將要摸得着頭腦的當兒，我的立脚地又就崩壞了。呀，從前一切的快樂的夢

呢！胸中一切的希望呢！

「那麼老婆婆，耶路姆有甚麼談心的人，也請你告訴我。」

「耶路姆決不是會將心中的秘密告訴他人的。」

「我的家人，有沒有來找過耶路姆的？」

「不，一次也沒有誰來過。」

「你知道耶路姆有甚麼朋友。就告訴我吧。」

「耶路姆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我把頭埋在兩手中，但是這時候應該什麼做好，我一點也想不起來，我真混亂極了，只有茫然地呆立着。

「哦，是的是的。」老太婆想了一會說，「他曾有一次來過一封掛號信。」

「那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我不知道……郵差當面交給了他的。」

「那麼，那封信似乎還應該存在。」

「不，這個也找過了，但是找不着……」

「爲甚麼你又要找它？……」

「少爺，事情是這樣的：耶路姆死了的時候，我把他放在這裏的東西查了一查看，那也決不是因爲了好奇心的原故，因爲我不能不將他死了的事情告訴他的妻子啦。所以我就查了一查，誰知甚麼都沒有。連醫院裏衣服的袋裏也沒有一張紙條。不過他時常說起了斜巴隴的事。所以我想那邊會查得出的，訃報也就送到斜巴隴去了。」

「那麼，寶蓮媽媽是受到了訃報的了！」

我想想也沒有再可以尋問的話了。老太婆是連甚麼都不知道的。耶路姆不會留下一點可以找出關於他的發財機會的線索。

我真是束手無策，也不會和那老太婆道謝，蹣跚跟跟向門口處走，

「你到那裏去？」

「不，我還有朋友在等我。」

「哦，你還有朋友嗎？他是住在巴黎的嗎？」

「不，我和我的朋友今天剛從鄉下到巴黎來……」。

「那麼，旅館呢？」

「旅館還沒有定。」

老太婆馬上就抓到機會了。

「還沒有定就住在我們這裏好嗎？現在有很好很舒服的房間空着。也並不是自己說自己好的話，實在我們素來是很老實的，住客也儘安心。你不要到那邊的壞旅館去，纔是倒霉。而且，若是少爺的家人，儘等着耶路姆的消息等不到，會找他時，一定是到我們這裏來的。這二三天內恐怕就會來的，除了我這裏之外，再沒有地方知道耶路姆的行蹤了。你就住在這裏吧，我決不是欺騙你的。少爺，

除了我們之外，再沒有線索可以找到你的家人的地方。我老太婆是爲了少爺的利益纔對你說的……你的朋友是比你年紀大些嗎？」

「不，他比我還要小。」

「呀，你們兩個人到巴黎來！這巴黎是一個無情的地方啊，你們只是兩個小孩子，沒有大人看顧，他們纔不理你呢。而且旅館也有的是很噪雜的，或是有歹人出入，我們這裏就沒有這種事了。真的是閒靜而且可以放心。本來這方面就
是很清靜的。」

我可不能相信這方面是這麼樣清靜，而且就這簡達爾旅館說，我雖然在各地漂流中，也看過了骯髒齷齪的房子，但是總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房子的。當然我們也住過很壞的旅館，可是對於這老太婆的招待，我們恐怕也只好領情璧謝吧。然而現在不是可以多嫌人家的時候。假使我立刻能夠找到父母，那麼就在大馬路的豪華的旅館裏住一夜，或是他們是住在巴黎的，那我更可以到漂亮屋子的一室

中，舒舒服服的睡覺了。但是這兩樣現在都想不到。

這簡達爾旅館大概還用不着多大的費用。我們現在是非想到了費用的問題不可的。現在想起來，我纔知道從都魯斯到巴黎之間，勸我拚命賺錢的馬撒，要比我聰明得多。假使我們袋裏不是還有七塊錢，我們又成甚麼樣子了。

我對那老太婆說：

『我和我的朋友兩個人，房錢要多少？』

『一天算兩角錢好了。這樣便宜的房錢，實在是蝕本生意……』

『那麼，我夜裏再來……』

『謝謝你。你快些請來吧。巴黎夜裏是很危險的。』

此後就是要去會馬撒了。然而距約定的七點鐘，還有很多時候，我百無聊賴地，只好走進植物園裏，找了一個無人的角隅處坐下，我完全失望了，再沒有走路的力量。

到倫敦去

我突然猛烈地被蹴落絕望的深淵裏了。我是爲了受苦而出世的吧？每當我伸手想抓定一個立足地時，所抓到的樹枝就會斷折，把我拋落地下。

我並不是學旅館老太婆的語調，實在在我非得會見耶路姆時，耶路姆就死了；使我無從探知那在找着我的人——他一定是我的爸爸無疑——，這是多麼不湊巧的事啊！

我坐在樹蔭的椅上，含着眼淚，心裏悶悶在沉思的時候，看見了一位紳士和太太，帶了一個曳着馬車小玩具的小孩子走來，坐在我對面的椅上。

那一對夫婦一坐下去，就喚那小孩子的名字，小孩子丟下馬車，伸着兩手跑到他的父母的地方去。父親先抱着他，在他蓬鬆的髮上，接了一個吻，那聲音連

我在這地方也聽得見。父親然後把那小孩子交給母親，母親也一樣地抱着他，也在頭上同地方接了幾次吻。在接吻的當兒，小孩子笑嬉嬉地，用有小酒窩子的滾圓的小手，拍在他的父母的頰上。

我看見人家父母的幸福和小孩子的快樂，不知不覺之中，掉下淚來了。我從來就沒給父母這樣疼愛過；就是此後，我果能有和父母接吻的希望嗎？！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拭乾了眼淚，取起豎琴，爲那小孩子慢慢地奏起一曲旋舞曲。那麼，那小孩子却把小的腳踏着拍子；過了一會，父親走到我的傍邊，想要給我一個銀角子。我客氣地謝了他，並將他的手推回去說：

「不，我不能承受你的賞賜，我是彈給可愛的小姑娘聽。是我自己高興的。」

紳士驚駭似地，用親切的眼睛看了看我。恰巧這時候來了一位看守公園的警察，雖然那位紳士爲我辯解了很多，但是那警察說，要不是馬上走開，就要用違反公園的規則的罪名，將我捉到警察署去。他惡狠狠地將我逐走了。

我半聲不響，將豎琴的皮帶穿上肩膀，離開了那裏；幾次回頭看看時，那紳士夫婦還是用表示同情的面色，望着我這邊。

走出了公園，要到聖母院去的時間還沒有到，所以我走到聖涅河畔，望着水道遙起來。

過了一會，天已入夜，街頭的瓦斯燈，已經點起了火。我纔慢慢地走向那二個高塔直立在黃昏後紫色的空中的聖母院去。

不到幾分鐘，我走到了聖母院前了，時間尙早，馬撒還沒有來。我感到了似乎多走了路般的疲勞，腿子像木頭一樣地，幸而看見了那邊有椅子，我倉忙坐了下去，又耽溺在傷心的深淵中去了。我從沒有像今日這樣地悲觀落膽的。不但是我的胸中這樣，周圍的景物，也似乎無一非深鎖在悲哀中的。在這無晝無夜的繁華的巴黎，車馬如織的巴黎之中，我感到了自己好像獨立荒野寂靜的黑暗中的一個迷兒。

我只是聽着院中的鐘聲，注意着時間的經過，來混過一切。馬撒的溫柔的、快活的眼睛 和他的慰藉的言詞，在這時候的我，是多麼的必要的啊！

差不多到七點鐘的幾分前，我忽然聽見了很高興似地的狗吠聲，向那方一看時，在暗夜中有一件白色顯眼的東西向我跑來。卡彼一跳跳到我的膝上，舐着我的手。我突然抱住了牠，和牠的面孔接吻了。

馬上馬撒也在那邊走來，從遠處就問我：

『怎麼樣了？』

『耶路姆死了！』

等到馬撒走近了我，我簡單地匆忙地將聽了來的話告訴了他。

馬撒對於這悲傷的消息，真心地對我表同情，我在傷心之中，也感到了不可言喻的欣慰。而且我知道了，實在他想要找得到我的父母的熱心，也正不讓我。

馬撒用親切的言詞來安慰我，尤其勉勵我不要失望。

「你的父母一定在等着耶路姆的消息，假使耶路姆斷了消息時，他們一定會不放心，到簡達爾旅館來吧。我們就到那裏去住不好嗎？你何必失望呢。只不過是遲幾天就是了。」

這話正同那搖着頭的老太婆同出一轍。可是在馬撒的嘴裏說出來，却大有力量，大有道理。真的這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會見父母的期日多延幾天罷了。一點也用不着失望的。

我的心胸稍平靜了，我把聽了來的關於喀爾的事告訴了馬撒。

「啊！還有半年！」

馬撒叫了起來，在街當中亂跳。馬上他又停止了跳舞，走近我的身傍說：

「你的家族和我的家族是多麼的不同。你因找不到家族而失望，我却因失了家族而高興。」

「不過伯父——像喀爾那樣的伯父還能算作家族嗎？假使你失了你的妹妹，

你也能夠像現在這樣地跳舞嗎？」

「喂，不要亂說！不要講這樣的話好吧。」

「你看！」

我們沿着河邊，走到奧斯頓橋，澄清的秋月下的聖涅河，在充滿着種種的感情的我的眼中，是多麼的美麗啊！

簡達爾旅館或許是老實的旅館，但是那骯髒齷齪的程度，走了進去時纔會使人吃驚呢。引了我們去看的房子，是在閣樓上的一間，在房子裏，假使一個人想站着的話，別的一個人就非坐在床上不可。這實在是一間這麼樣小，這樣難住的房間。到巴黎來，還要住在這樣骯髒的豬圈子一樣的房子裏睡覺，真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而且這床鋪，只鋪了一張顏色完全褪光了的、木板一樣硬的舊棉被；寶蓮媽媽說的我那綢緞的產衣，比這似乎距離得太遠。臨睡時的夜飯，也只有塗了意大利乾酪的麵包。這比之於我想到巴黎後請馬撒吃的大菜，又是多麼的

相差得遠啊！

然而幸而不是沒有希望的，只要忍耐一些時就好了；我不想也得這樣想地，鑽進了骯髒的床裏。

第二天早上，我寫了一封報告消息和安慰及請求的長信給寶蓮媽媽。而且懇求她假使有我的家，或有信給耶路姆時，請她馬上寫個信到簡達爾旅館來，並留心不要將我的家族的地方名字忘記了。

寫完信後，還有一件非得做不可的痛心事。那就是到獄裏去看麗色的爸爸亞根的事。我在都魯斯去看麗色時，和她約定了我到了巴黎，一看見我的有錢的父母後，馬上就將亞根救出來，並且還要我自己去接他。然而我現在却不能不空手去看他！

但是我想到了自己會將葉琴亞歷麗色們的消息告訴他，不知道要使他如何的幸福，自己鼓起勇氣，決定馬上到克利斯監獄去。

馬撒也說要看看監獄，所以就帶了他同去。

這次再用不着像前日一樣地，在獄門前踱來踱去了。馬上跑去問看門的兵士，就讓我們進去了。在那會面室中等一等，亞根走了出來，很高興地說：

『你又來看我了嗎！』他抱着我，和我接吻。

我先告訴他亞歷和麗色的平安，然後說及不能去看葉琴的理由，誰知他却遮斷我的話頭說：

『你的父母找着了嗎？』

『哦，那麼，爸爸也知道了嗎？』

亞根告訴我約莫在兩個禮拜前，耶路姆到這裏來找過他。

『那耶路姆現在死了啦。』

『甚麼？耶路姆死了，還沒有看見你以前就死了的嗎？』

亞根還告訴我耶路姆來找他的始末。據說是耶路姆靠了李士老人寫給他的地

址先去找了支那街的喀爾。可是那時喀爾已經被關在獄裏了，所以他又到獄裏去找，纔聽到說李士老人已經去世，我却被收留在花匠亞根的家裏的話。那麼，他又馬上到亞根的地方去，探悉了亞根在克利斯監獄的事，所以他纔又到監獄裏找到了亞根。

亞根告訴耶路姆，說我目前正在法國到處表演；雖然不能知道我的所在，不過遲早總會到他散在各地的小孩子們的地方去的。耶路姆並求了亞根，要他寫信到都魯斯，渦爾斯，越斯爾去。寄到都魯斯去的信，恐怕在我離開了那裏之後就到的吧。

『耶路姆有沒有說到我的家族的事？』我問。

『他也沒有說甚麼詳細的事情，不過說你的父母到傷兵院附近的警察署去查了一查，知道了某月某日，在傷兵院前丟了的小孩子，是給斜巴隴的石工耶路姆拾了去的，就到斜巴隴去，找着了耶路姆，所以耶路姆纔出來尋你。』

『他沒有說出我的父母的名字嗎？也沒有說出地方或是甚麼嗎？……』

『我也問了他，他只說後來再說，不肯告訴我。我知道他是恐怕從你的父母處得來的謝禮，不能分給他人，因此那樣守秘密，所以我也不一定要迫着他說。他又以爲我也因爲做過你兩年的爸爸，想插進去分一點甜頭，胡吹亂想的，所以我生了氣，就把他趕出去了。誰知他就會死了，這樣看起來，完全是爲了他的貪慾，竟把你垂手可會面的父母又失去了。你真的是倒霉啦。』

我告訴他說，這也還用不着失望，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那麼，亞根就說：『是的，一定的。你的父母會找到耶路姆，耶路姆也會毫不費力的找到喀爾和我，那麼，別人也一定會到簡達爾旅館來找你的。你暫時忍着等一等就好了。』

這番說話又使我壯了胆，使我高興了起來。我的事已經說完了，我又將麗色亞歷和我在渴爾斯時被活埋了的事，詳細告訴他。

亞根每聽到一事，即驚駭地說：

『是多麼可怕的職業啊！亞歷這傢伙，真可憐……想起來，從前種紫羅蘭花時是多麼地幸福！』

『馬上又會變成從前一樣。』

『路美，要這樣就再好沒有了。』

我想說若使我找到父母時，馬上就請他們將亞根救出去的話，但是這樣約言之不能亂說，已因此次的挫折，經驗到了，所以我就忍住不說。

和馬撒兩人走出了監獄後，馬撒對着我說：

『我們不能餓着肚子來等你的父母，所以我想今天天氣又好，我們何不演一場再回去？我當巴黎就像自己的家裏一樣，到甚麼地方去會有錢賺，我都知道。』

我只有聽從他意外的主意。馬撒真的熟知賺錢的方向。由前次的經驗，就可

知道，兩人一塊兒出來賺錢，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我們已經做得熟了，天氣也不壞，由馬撒的指導，在各處表演了好一會，到回旅館來時，袋裏積了五塊多錢，這是近來意想不到的收入。

第二天我還是被馬撒拉了出去賣藝，這一天也賺到了差不多四塊錢。剛巧各處都在鬧着秋祭，所以正是賺錢的好機會。

馬撒高興得了不得。

『照這樣子看來，我們不要靠你的父母，也會馬上就成富翁了。自己掙得來的富翁，是再沒有比這更神氣的事了。』

在簡達爾旅館住了三天，我每天對旅館裏的老太婆發出一定的問話時，老太婆的回話也總是不變——今天有沒有人來找耶路姆？也沒有寄給耶路姆或少爺的信——可是第四天的早上，話頭就完全不同了。『今天有一件東西要給少爺。』老太婆說時遞了一封信給我。

那是寶蓮媽媽的回信。不過她既不認得讀寫，那麼，這不用說就是人家代筆的了。

據那信中說，寶蓮媽媽在沒有收到我的信前，就得到耶路姆的訃報了。而且在比那訃報的前幾天，還接到了耶路姆給她的信。那信裏中有些是關於我的家族的事，或者在我是必要的，所以就同封寄來給我。信內還封了一封耶路姆的信。

「趕快把信念念看。」馬撒眼睛睜圓的說。

我心頭亂跳，兩手發抖着打開了耶路姆的信來看。照錄如左：

「我現在在安特尼慈善醫院中，病在垂危，恐怕再看不見斜巴隴了。我現在幾乎連寫信的力氣都沒有，所以也不能告訴你我爲甚麼會病得這樣利害。不過即使告訴了你，也沒有甚麼用處，還是在沒有斷氣之前，將要緊的事，趕快告訴你。假使我死了時，你就寫封信到倫敦林肯隱青公園克瑪達法律事務所。這克瑪達就是路美的父母的法律顧問，找路美的也就是他們。你在那信中，可告訴他說

知道路美的所在的，只有你一個人。你最要緊是要想法子能夠多得謝禮。只要得到這筆款子，那麼，你以後就能安心過日子吧。你還須再寫一封信給現在住在巴黎克利斯監獄的一位花匠、叫做亞克的，想他不久當能夠告訴你路美的地方。但是我要鄭重地咐囑你，信一定是要教堂的牧師給你寫，切不要請別人代筆。你若去請到別人時，一定要糟糕。但是在沒有聽說我已死了以後，決不要隨便亂做。再會吧！我們永別了！」

我還沒有念完最後的一句時，馬撒就跳起來說：

「喂，到倫敦去！」

我讀着了寄來的信，正在吃驚不已，不能十分明白馬撒的意思。

馬撒又接着說：

「在倫敦的法律事務處來找尋你，你的父母不就是英國人無疑了的嗎？」

「但是……」

「你不願意做英國人嗎？」

「我想和麗色亞歷

同一國好。」

「我以為你要是意

太利人纔好哩。」

「可是我要是英國

人的話，就變成和亞沙

的母親、亞沙們同一個

國了。」

「你是英國人？你

一定是英國人啦。假使

你的父母是法國人，那



我讀了寄來的信，正在吃驚不已。

麼他們又何必到倫敦去托人來找住在法國的你呢？無疑地你是英國人了，當然要到英國去纔對。而且這樣做，是找到你的父母的捷徑。」

「寄一封信到倫敦的那法律事務處就得了。」

「你到了現在，又躊躇起來了嗎？你不想快點看見你的父母嗎？當面找着他們談話，要比信來得快得多呢，馬上就可以明白啦。」

「那也是道理……」

「到倫敦去，不成問題。我們倒很順利，到巴黎時剩下七塊錢，第一日表演得了五塊多，第二日又是四塊，昨日五塊，合起來二十一塊多，只用了三塊多，還有十八塊。有這麼多錢，大可以威風皇皇的到倫敦去了。」

「你不曉得倫敦吧？」

「是的，我並不曉得倫敦，但是在我從前住了兩年的馬戲班裏，有兩個英國人的丑角，他們時常告訴我倫敦的故事。而且教了我說英國話。我們因為要使老

板娘不會聽出我們講的甚麼話，所以常時用英國話談天，所以普通的英國話，我都可以說。我帶你到倫敦去吧。」

「我也在李士老人處學了英國話的。」

「你是很久以前學的，恐怕已經忘記了吧。我到最近還是說着了的，一定還可以做你的通譯。而且我要倫敦去，也並不是專爲想和你做通譯的。實在我還有其他的理由……」

「甚麼理由？」

「因爲假使你的父母到巴黎來找着你，他們一定不會將我帶到英國去的，但是，若使我到了英國去了時，大約就不好意思趕我回來吧。」

馬撒疑心我的父母，這樣的怪主意，足以使我不快，然而事實上也許會有的事情，所以我更決定容納他的意見了。

「那麼，馬上就到倫敦去吧。」

『真的嗎？』

我們不要兩分鐘，就把行李收拾好，到樓下去。

老太婆驚得眼睛睜圓地說：

『少爺，你就要走嗎？那麼，你不在這裏等待你的父母嗎？我們這樣地鄭重對待你，要是給你的父母看見時，正不知道怎麼樣滿足呢……』

現在不是老太婆的辯舌可以留得住我們的時候了。我付了昨天的房錢，正想走時，老太婆就說：

『那麼請你將地址留下給我，說不定還有那一位會來尋你。』

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就在賬簿上寫下了我要去的、倫敦的克瑪達法律事務所的地址給她。

『呀，你們到倫敦去！兩個小孩子到倫敦去！渡過了海去！』

我們決定在武倫乘船。但是在沒有離開巴黎之前，想去和亞根告辭，一出了

旅館，就到克利斯的監獄去。亞根很喜歡我不久就能够找到我的家族，並爲我們的首途祝福。我告訴他不久等我和父母再到法國來，向他道謝的事。亞根就說：

「那麼，不久再會吧。祝你萬事如意。假使你不能那麼樣快到法國來，就寫封信給我好了。」

「我一定馬上就來。」

當天我們到了麻若，便在一家農家中借宿。因爲我們想省下點錢，不要弄得船費不夠的原故。

從巴黎到武倫之間，我拚命地跟馬撒學英國話。我在快樂之中，也有種種的担心。我的父母或者能够說法國話或是意大利話吧？假使只能說英國話呢，那就倒霉了。要是我還有兄弟或姊妹，那我要怎麼樣和他們寒暄呢。言語不通，不能夠談話，那不會就像他人一樣的吗？我此次從斜巴隴出發以來，心中想着了種種的夢幻，卒至爲了言語的問題而這樣地沒有辦法，實在是意想不到的。早知道是

這樣，我早就將退步着的英國話天天溫習起來了，可是到了現在，悔已無及了。

從巴黎到武倫，我們走了八天。因為我們雖不敢想多賺錢，最少是要不用去以前的積蓄，所以就不能在途中比較繁華的村鎮中表演，多費時日了。

開赴倫敦的汽船，定明天早上的四點鐘出帆，我們在等船的地方坐到三點多鐘，在天還沒有全亮的時候，就走上船裏去了。我們躲在甲板上堆着很多箱子的地方，避開寒冷的北風，望着他們在整頓出帆的準備。

滑車的聲音，搬貨物的聲音，船夫們的聲音，雜在一塊噪騷；不一會，汽笛的聲音一響，這些聲音都寂靜了。這回是出帆的鐘響起來大繩丟落到水裏去了。船向前進了——朝着我的祖國。

我對着馬撒說過了好幾次，世界上沒有像在船上那麼樣舒服的，在不知不覺中，船在水上滑過時的愉快，是不可言喻的。每當這時，我總想起了『白鳥號』在南方的運河上滑過時的快樂。但是一旦駛到海裏去，海是與運河完全沒有一

點相似的地方的。

船一離開了港口，就上下左右地動搖起來，有時以為是沈到海底去了，有時又似乎被抬到半空裏，恰像電搖船一樣的。只是默沈沈呈着厭煩的馬撒向我說：

『真的是快活啦，船在水上滑過時！』

我不作聲。因了暗礁和潮流的關係，港口特別是搖得利害，但是今天的海，也實在不平穩。

自從昨天看見了海之後，馬撒就說是厭煩的，骯髒的，陰鬱的海，向我說美麗的海的話反對了。今天再碰着了這風浪，他更是辛苦地沈默地蹲着了。不久馬撒突然站了起來，我纔吃了一驚，說：

『怎麼樣了？』

『我胸口難過得很。』

『你暈船了。』

馬撒踉蹌踉蹌走到欄干傍。

我抱住了走回來的馬撒，讓他的頭枕在我懷裏休息。但是他的氣力總不能復原。時時跑到欄干那邊去，又無力地跑回來。每次總是帶怒帶笑地，舉起拳頭向着英國那方說：

『英國的海纔是這樣兇啦。英國的壞東西！』

太陽升得很高了，水蒸氣還是深罩着，天空是陰鬱的，不久就看見了英國的海岸，雪白地屹立着了。更向前進時，各處都有停泊着的大船，我們的船也不十分動搖，向運河平靜的地方慢慢地駛進去。

這裏已經不是大海了，兩邊岸上的遠樹，時隱時現。船已經駛進湯姆士河口了。

『喂，到了英國來了。』我向着馬撒說，但是他對於我這可喜的報告，一點也不覺得怎樣，還是照舊在甲板上，說：

『算了，讓我再睡一會吧。』

我在橫渡這海峽中間，一點也不會暈眩，所以也不想到睡。那麼，我說讓馬撒去靜睡，自己帶了卡彼，跑上了貨物堆得最高的地方，坐了下去，將卡彼挾在兩腿中間，望着了那隨着船的前進而變化的畫一般的美景。

等到船傍岸時，馬撒的頭痛也好了，爬了起來。不一刻我們便順順利利在倫敦的中心處上岸了。走路的人都很奇怪地望着了我們走過，大概是因為我的服裝不同的原故吧。但是誰也沒有和我們說話。

我向着馬撒說：

『這裏用得着你的英國話了。』

對於自己的英國話的能力，一點也不疑懼的馬撒，走到了蓄着紅鬍子的巨男子的身傍，脫下帽子，鄭重地問到青公園的路徑。

我覺得馬撒的說明，似乎過長了。巨男子要他說了同樣的好幾次話，想明白

他的意思。我却裝得一點也不疑心他的英國話的程度的樣子。

後來，那人也似乎明白了，馬撒回到了我的身傍，說：

「沒有問題啦，跟着這湯姆士河，一直走上去就得了。」

然而倫敦却不像巴黎，沒有那聖涅河一樣的河岸道路，我或者說河岸那裏是沒有道路的，更爲妥當些吧。河的兩邊，都建着了房屋，無所謂河岸道路。所以我們就不能不沿着那似乎是沿着河流的道路前進。

那道路也都是黑暗，陰鬱，泥濘滿身的馬車，貨軍，包袋和種種的貨箱等，要從那些東西中間鑽過，實在是不很容易。卡彼是我細起來牽着走的。時候纔不過是午後的一點鐘，然而家家的店戶，都已處處燈火了。街上吹着煤烟的雨。

我最初看見倫敦時的印象，決不是愉快的。

我們時時詢問着道路前進，走了不少路時，馬撒又問人到林肯隱還很遠嗎。

據馬撒的說明，是在街路當中，有一道門，阻止了去路的地方。街當中有一道門阻住的，我疑心不會有這樣奇怪的街，但是我又不能說是馬撒聽錯了，所以只好不做聲地跟着他走。

然而馬撒一點也沒有聽錯，我們事實上走到了一個地方有一道弓形的大門，左右有兩扇開着門的街上了。

在那裏又逢人問路，那人叫我們向右手轉過去，我們就折入了一條小街上，從那裏起，就不像剛纔那樣混雜的大街，只有一條的小的寂靜的不規則的小路，零零亂亂，像在迷宮裏一樣，走了多少路還是像回到了原處一樣。

我們剛以為是走失了路時，就到了一個小墓地前。那裏有很多的墓，墓石都像用煤烟或鞋油塗過了一樣的骯髒漆黑。那就是青公園。

馬撒在向路人問道的當兒，我停了步，想制止像晨鐘一般的心的動盪。我早已呼吸短急，身體也發抖了。

跟着馬撒的背後前進，我們走到了一家門口釘了一方白銅牌，上面寫着克瑪達法律事務處的屋子前了。

馬撒就想按門鈴，我連忙阻止了他。馬撒驚怪地說：

『爲甚麼阻止我呢？……哦，你的面孔全變白了，怎麼樣？』

『沒有，沒有甚麼，你讓我定一定心神吧：——喂，好了。』

馬撒按了按門鈴，守門的開了門，我們就走進去。

我的心頭亂跳，沒有細看自己周圍的光景的餘裕。總之，似乎點了很多瓦斯燈，燈下有二三個書記，正在埋着頭寫字。

馬撒是對他們之中的一人講起話來。不用說，馬撒是受我的囑托，向他辦交涉的。馬撒說的甚麼話，我不明白，不過他時常重複說着小孩子、家族、耶路姆等我也能夠明白的字眼。我以爲他大概是在說明我就是我的家族托耶路姆去尋覓的小孩子的事吧。

耶路姆這個字似乎可以說明了一切，書記們都停了筆來望我們。和馬撒說話的那書記站起來，向我們做了做手勢，我們就跟他去，他推開了裏面的房門，讓我們進去了。

那室裏推滿了書籍，在一個紳士坐着的寫字檯傍，有一位帶着假髮、穿了一件黑的法衣般的衣服、手裏拿了很多綠色的書的紳士。兩個人正在談話。

書記簡單地將我們來訪的理由說明了，那兩位紳士從頭到腳望了我們一會。

「你們兩人中間，那一個是耶路姆養大的。」坐着的紳士用法國話說。

因為他說的是法國話，所以我安心地走前一步說：

「是，那就是我。」

「耶路姆怎麼樣了？」

「他死了。」

兩位紳士互相看了一眼。帶假髮的紳士說了幾句話，就抱着書走出去了。

「那麼，你們是怎麼樣來的？」留在檯前的紳士不當心地問我們說。

「從巴黎步行到武倫，從武倫到倫敦是坐輪船來的。現在剛到。」

「你們和耶路姆拿了旅費來的嗎？」

「不，我們來不及看見他了。」

「可是那麼，你們爲甚麼知道這裏來？」

我盡力簡單地說明了我們旅行的始末。我忙着敘述自己的故事，又急於要知道我的家族的事。但是我以爲說完了的時候，紳士又向我說話，要我說明從生長到今日的生活方法怎麼樣。沒有法子，我簡單地將我在傷兵院前給耶路姆拾了去的事，養到了九歲時給李士老人買了去的事，李士老人死後給亞根養着的事，和亞根入獄後我又再回復舊時的街頭生活的事，全都說了出來。

紳士一邊記在簿子上，一邊聽着我的說話，他那眼睜睜看着我的樣子，使我起了一種厭煩的感情。像他那語調一樣乾枯的，那紳士的面孔，也沒有一點柔和

的地方，時時露出的微笑，也有一種虛偽的陰影潛藏在背後。

『那麼，那一個小孩子是誰？』紳士用筆指着馬撒說，這正像是對馬撒瞞着弓矢一樣。

『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夥伴，我的兄弟。』

『唔，他是在街頭認識的嗎？』

『他同我比真實的兄弟還要好。』

『哼，是的嗎？』紳士冷淡地丟開了。

我以為此時正是我發問的時候了。

『我想問一問，我的家族是不是住在英國？』

『唔，住在倫敦囉，現在是住在倫敦。』

『那麼，我現在馬上能夠看見嗎？』

『可以會見的，我馬上就叫人帶你去。』

紳士說時，按了按電鈴。

『請你等一等，我還有話要問……我有父親嗎？』

『不止有父親，還有母親，還有兄弟，還有姊妹呢。』

『啊！』我眼睛睜圓的叫了。看一看馬撒時，他的眼裏，滿含着淚了。

剛巧這時候，房門開了，書記走了進來，紳士似乎對他發了命令，那是爲了把我們送到我的家裏去的。

跟着那男子要走出去時，那紳士喚住了我，說：

『我忘記了說了，你的家姓漆，漆德興，那就是你的父親的名字。』

我不顧那紳士的冷淡，拉着了他的手想接吻，可是他揮開了，却用那隻手指着了房門。

帶引我們的書記，是一位顏色蒼白、滿面皺痕的矮子。穿着了骯髒的可笑的禮服，帶了過時的禮帽，結了雪白的領帶。我們走出了門口時，這男子屈着指頭

作響，揮動了兩腕。然後像要把自己穿的壞皮鞋，盡量投出去似的，交互振動兩隻腳，這樣做後，他又將鼻頭向着青空，強烈地深深地將充滿各處的霧吸了進去。

『喂，樓上有臭金雞納霜氣味呢。』馬撒用意大利語說。

書記瞪了我們一眼，默默地只是『肅！肅！』像喚狗聲一樣地，在牙齒間發出了聲來。我們知道了那是叫我們跟着走的記號，所以就緊緊地跟着他走了。

我們馬上就到了馬車頻繁的大街上了。書記喚了一輛和巴黎所看見的完全不同的、御者似是坐在屋頂一樣的高座的馬車，讓我們坐了上去。立刻屋頂上和車中人交談起來。我聽見了他們好幾次說起『別斯那爾葛林』這幾個字，我以為這一定是我的家族所住的地方無疑。我曉得了英國話的『葛林』就是綠的意思，所以我以為我們現在所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植遍了美麗的樹木的所在，是很住得舒服的地方吧，而且比之倫敦的這樣只有陰鬱的煤烟漆黑的建築物的、齷齪

的街路，是不啻有天壤之別的。

他們的交談，接着了很久。那御者似乎總不明白那『別斯那爾葛林』。我把卡彼挾在股間，和馬撤一塊兒無聊地坐着，聽着他們的交談。我的心中，以為像『別斯那爾葛林』那樣美麗的地方，這倫敦的御者，竟不認得，天下那有這麼樣奇怪的事。而且我們走過的地方，都是煤烟濛天的地方，像這樣的倫敦，會有很多的綠葉暢茂的地方嗎？！

過了一會，那御者也似乎總算明白了，在馬背上加了一鞭。馬車迅速地，走過了幾條大街，又穿過幾條小街，仍是在大街接連的地方前進。這些地方都給濃霧罩住，朦朦朧朧地，所以我們也不能看清街路的情形。尤其是冷氣也和濃霧並加，我們覺得難過起來了。

但是這裏的所謂我們，只是指我和馬撤而說，至於我們的引導者，他却一點也不在乎，開着口，喘着氣，拚命地吸氣，似乎要盡量裝滿那肺囊一樣地，而且

時時還屈屈指頭，伸伸脚。這人似是有好幾年總是靜坐着不動，也不會呼吸過的樣子。

從事務處出來到現在，馬車走得很遠了，然而還不見到，我的父母大概是住在鄉下的吧。我以為不久這馬車就要離開這樣骯髒齷齪街路，到暢快的鄉下地方去的。

然而馬車不但不向鄉下走，却反而跑進更狹窄的小路裏。我有點不放心，叫馬撒問問我們的引路人，我的父母的家到了沒有。馬撒的回答，決不是能使我高興的話。他說，這法律事務處的書記說，他從沒有到過這樣盜賊住的地方來過，所以連他也不知道。無疑地這是馬撒弄錯了的。要不然就是他不明白那書記的回話。

然而馬撒硬說沒有弄錯，書記說了一個『瘦夫』，那就是法國話的『禾拉兒』同一個意思，同是指着盜賊的意思。我更是驚駭了，但是我馬上就明白了，一定是那書記說是因為到鄉下去的道路很僻靜，恐怕有盜賊的意思吧。我告訴了馬

撤，馬撤也和我表同意，大家暗笑那書記的胆怯。沒有踏出都市一步的人，是多麼的沒見識的啊！

真想不到，馬車絕不向鄉下駛。我以為英國這國家，是倫敦的石塊和泥水造成的都會構成的嗎。那泥水直濺到馬車上，尤其當馬車走過泥水渦時，竟濺到我們的面上來了。我們老早就感到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惡臭充滿着街市。這就是表明我們現在正在倫敦的最下流的所在。大概這是到『別斯那爾葛林』去的最後的路徑吧，只要走過這地方，馬上就是那廣闊的鄉下了吧。

老早以前，那御者就時時放鬆了馬脚步，裝着不知要向那裏去好的焦爆的態度了。結局他竟停了下來，開始向我們的引路人談判了。我以為他們還是在吵架呢。我問馬撤，他們做甚麼了，馬撤告訴我說是因為那御者不曉得路，不願意前往，但是若能告訴他怎麼走的話，他也可以去；不過引路的書記却說自己從不會到過這樣盜賊的巢窟來過，不曉得路，叫御者去問問路人，總之駛到說定的地方

去。真的我也聽見了『瘦夫』這句話了。

的確此地不是『別斯那爾葛林』了。

御者和書記越吵越利害了，結局書記發了氣，給了御者的車錢，就跳下了馬車，照樣地還是發出那『肅！肅！』的聲音，我們知道他是在叫我們也下車來的，所以也就下來了。

我們茫然屹立在罩着濃霧的泥濘的街中，忽然看到了一家燈火輝煌的繁華的店家。燃着的瓦斯燈光，在鏡中反射，在室內的鍍金面處反射，在酒瓶中反射，通過了濃霧，射到了街上的泥水潭裏，也映着閃閃的火影。那就是英國人所謂的杜松子酒的酒店，裏面是專賣杜松子酒和其他種種強烈的酒類的。『肅！肅！』我們的引路者又發聲了。

那麼，我和馬撤就跟着了他走進那店裏。以為我們是到了一個下流的地方來了，那纔是大錯而特錯呢。我從來沒有到過這樣豪華輝煌的地方，店裏到處都

是鏡，到處都是鍍金的傢具，賣酒的賬櫃就像是銀做成的。這實在是驚人的地方。然而看看集在這漂亮的賣酒櫃處站着喝着的，或是靠在壁上的，或是坐在酒檯上喝着的人們的樣子，却都是穿着骯髒的衣服，其中甚且有不穿鞋子、露出一雙烏泥的脚的。全都是下流的人物，沒有一個像紳士的。

書記走近了賣酒櫃，叫他倒了一杯白色的酒，和剛纔在霧中吸氣的姿勢一樣地，一口氣喝乾了。喝完酒，算了賬之後，他又和傍邊的一個男子攀談起來了。

他是在向他問路，這不用馬撒的通譯，我也明白了。

出了酒店，我們大跨着步前進，跟着了引路人的背後，惟恐追不及。

現在這條路，更加狹窄了，雖有濃霧，也能够看得清楚兩側的房屋。房屋前掛着繩子，繩子上吊了洗好的衣服和破布之類的東西。

我們到底到那裏去呢？！我更加担心了。馬撒似乎要看透我的心中似地，時時望望我，然而也不做聲。

走過了幾條這樣狹窄的街路中，兩側的人家更是不堪了。無論法國骯髒的街路，決沒有像這樣的。說是房子，其實也不過是堆東西的小屋一類的東西。要是其中沒有女人和小孩子的聲息，就想不出它是住人的房子。這些女人都是面色蒼白的；小孩子們呢，也都不穿衣服，只在背上貼了一塊破布。在其中的街上，甚且有豬羣在街當中拌攪着泥土，那惡臭直貫着鼻孔，真是令人不堪。

我們的引路人又忽然停步了。大概是迷了路吧。剛巧此時有警察走過，他們二人就談了起來。那警察就走在前頭給我們引路，我們默默地跟着他走。

通過了幾條灣灣曲曲的街路和十字路口之後，我們到了一幅中間有一個像小池一樣的水渦的廣場，警察就站住說：

『這裏是紅獅子庭。』

爲甚麼警察要停在這裏呢？『別斯那爾葛林』沒有就在這裏的理由。或者我的父母竟住在這樣的地方嗎？

我正是莫名其妙的時候，警察就跑到對着這廣場的、一家圍着木板的小房子的門前，敲敲那扇門。我們的引路人謝了謝警察，就讓他走了。那麼，我們已經走到了嗎？！

牽着我的手的馬撤，更加握得緊了，我也緊握着牠。我們能夠相互了解，我胸中的苦惱，同時也是馬撤胸中的苦惱啊。

我的心完全混亂了，也記不得那時的門是怎樣開開的。總之，我們走進去時，在大而空洞的房間中，只有一盞的煤油燈和煖爐中的火光照着，人影朦朧地映在我的眼裏而已。

在那火爐前有一位頭上繫着黑頭巾，蓄着雪白的鬍子的老人。他靠在用草蓆編成的安樂椅上，一動也不動。再離開一點，在一張食桌前，和這老人對面，坐着了一個男子和一位婦人。男的約莫有四十二三歲，穿着灰色的天鵝絨的衣服，面色很好，然而却很嚴肅。女的比他少五六歲樣子，淡褐色的長髮，垂在白

和黑的十字格子的披肩上。室中除此三人之外，還有四個小孩子。兩個是男的，兩個是女的，頭髮的顏色都和那婦人的一樣，年紀呢，男的約莫是十三和十二歲，女的那最小的差不多是三歲，蹣跚蹣跚在室內擺來擺去。

在我們的引路人正在向他們說明的時候，我一目了然就看見了這些情景了。克瑪達法律事務處的書記不知道說些甚麼，我沒有聽到，就聽也不曉得。等他的說明完了時，全部的視線都像約齊了似地，注到了我和馬撒的身上。就是那像做成了擺着不動的老人，也望了望我們。只有那最小的女孩子，却給卡彼引住了。

『你們那一個是路美？』穿着天鵝絨衣服的男子用法國話說。

『我。』我說。

『哦，你是路美嗎？到這邊來和你的爸爸接吻。』

在我的想像中，我以為一看見了父親時，一定自然地會忘記了一切，飛跑着

去抱住他親吻的。然而事實上，我却沒有那樣的心情。雖然沒有心情，我還是走上去，向爸爸接了一個吻。

爸爸放開了我說：

『那邊坐着的，是你的祖父。這是媽媽，小孩子們都是你的同胞。』

我先走到母親的身傍，抱住了她。媽媽不做聲讓我吻她，可是她並不吻我。只對我說了兩三句話，而且我也一點都不懂。

『去和祖父握握手，』爸爸說，『要慢點，祖父是患中風的。』

我聽了他的吩咐，跑去和祖父握手，然後又和弟妹們也握了手。我還想去抱抱那最小的妹子，可是她正熱心地和卡彼玩得好，却把我推開了。

這樣地一邊和他們一一的握手，而我對於自己却覺得真無情。爲甚麼呢？長遠間憧憬着的家族，一旦看見了，然而我却一點也不感到欣快啊！我現在有了爸爸，有了媽媽，有了兄弟姊妹，連祖父都有了。可是心裏還是像冰一般地冷！我

是多麼地熱心，多麼不能忍耐地在等着會見家族的面呢。我是一想到了有了家族——有了疼愛我的兩親的事時，就會歡喜得發狂的啊！然而我現在竟起了一種莫可言喻的失望，望着了家人們的面孔，也沒有想說一兩句親熱的言語，只有茫然地屹立着。究竟我是着了鬼魔而忘記了身世了嗎？我是不知道享有家庭之樂的人嗎？

假使我的家族，不是住在這樣的粗陋骯髒的屋子裏，而在豪華的宮殿中接見我的話，那麼就完全不同了。我一定會像我所想像的一樣愉快吧。

這想法使我感到了一種說不出口的恥辱。這剎那的感情使我又跑到了母親的面前。我兩手抱住了母親，向她的唇上接吻。母親當然不知道我這樣和她接吻的動機。她不回我的親吻，只用那懶洋洋的眼神望着了我，慢慢地聳一聳肩，看着父親說了兩三句我所不懂的話。父親像不注意地笑了。父親和母親都是這樣地完全像他人一樣對待我的笑聲，更十分足以使我心碎。我特意的孝心也是這樣的，

他們不肯接受。

我悄然沈思着，然而父親還不給我餘裕，又指着馬撒說：

『喂，路美，這小孩子是誰？』

我沒有勇氣來熱心地訴說我和馬撒的深切的關係了。只簡單地解說了幾句。

『哦，那麼，他是來倫敦玩玩的嗎？』

我正想作答時，馬撒搶着說：

『是的，一點不錯。』他自己置答了。

『那麼耶路姆呢？爲甚麼不和耶路姆同來？』

我陳說到了巴黎就遇耶路姆死了的事，和因寶蓮媽媽的信而發見了端緒，和馬撒二人到倫敦來的始末，那麼父親似乎又把我的話翻譯給母親聽。母親好幾次地說：『那就好，那就好。』這句話我也聽懂了。但不明白耶路姆死了有甚好處。

『你不會說英國話嗎？』父親問我說。

『不會說。但是我會說一點意大利話。那是從耶路姆處買了我去的師父教了

我的……』

『唔，那是叫做李士老人的把戲師父嗎？』

『爸爸曉得此事嗎？』

『唔，前次我到法國去找你去時，碰到了耶路姆，聽他說的。然而這十四年中間，我置你於不顧，現在忽然又找起你來，你一定以為很奇怪的吧。』

『是的，我真奇怪得不得了。』

『那麼，到火爐邊來。我告訴你個詳細吧。』

進來時我就把豎琴倚在牆上，但是背囊還是背着的，所以我就到父親指示的爐邊去。

當我把一雙爛烏泥脚向火爐處伸出時，祖父像生了氣的老貓一樣地，也不開口，向我吐了一口痰。祖父生氣的原因，用不着說明也知道了，所以我趕快把

腳縮了回來。

這當兒父親對着我說：

「不，不要緊的。老人不高興他人走近他自己的火傍的，但是你也冷吧，不要客氣把腳伸出去好了。用不着和這老頭兒客氣的。」

我聽見了父親對這白髮龍鍾的老翁，說出這樣的話來，吃了一驚。我以為即使對他人用不着客氣，然而對於這樣子的老人總應該客氣一點，纔是道理，所以我就把潮濕的腳縮到椅下去。

據父親的所說，那是這樣的：

我是父親的大兒子，是他和母親結婚後一年生的。那時候父親已經有好一些財產了。父親結婚的當時，另外還有一位戀慕父親、父親也還喜歡她的女子，所以她以為父親一定會去和她求婚的，然而父親却和母親結婚了，所以那女子就激起了極度的嫉妬，偷偷地計畫着報仇。

父親和母親一點也不會留心到此事，生了我六個月後，那女子就乘機將我偷了，帶到法國去，丟在傷兵院前了。父親和母親上天下地地想找了我，但是再也想不到會被人丟到巴黎去的，所以沒有到法國去尋。無論如何，探不出我的行蹤，以為是死了的，哭了一會也就斷了念頭。

然而距現在三個月之前，那女子患了重病死了，在臨死時，她將始終的事，都懺悔了。所以父親馬上到了法國，到丟了我的地方的轄管警察署去查了一查，就知道我給斜巴隴的石工耶路姆拾了，抱回去養育了。

那麼，父親又到了斜巴隴，找着了耶路姆一問時，纔知道我已經賣給了李士老人，在法國中隨地漂流了。但是父親又不能跟着在全法國中去找李士老人，所以給了耶路姆的旅費，托他去尋我，假使尋得到時，就通知父親的好友的克瑪達法律事務處。父親所以不把地方說出來的，是因爲這一家只有冬季在倫敦，其他的季節，父親就把全家都帶着，到英國全國中做生意去，不在家中了。

父親說完了後，又接着說：

『這就是此次找到你的門徑。你明白了嗎；這就是你離開了家十四年後，又復歸來的經過。你現在還不十分混得熟，所以有點害怕，這也不能怪你。而且你不曉得他們的話，他們也不曉得你的話，自然有點不方便，然而這也是暫時的事，不久就會混得熟悉，大家親近起來的了。』

那當然會親近起來，一定的。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在一塊，還不能親近，那纔是奇怪的事情呢。

襤褸的綢緞，結局一點也不會光榮。這對於寶蓮媽媽麗色和亞根們，是再不幸沒有的事了。我無論如何，不能將從前的夢幻中的事情來對這些人實現。最多不過是一個落鄉的行商人——尤其是住在像堆東西的房子一樣的地方的人，那裏會有如許金錢。但是這也不要緊。我所希求的，並非財富，而是溫柔的家庭的愛情，只要有這愛情，我就會感到莫大的幸福了。

父親在給我說話的當兒，母親和妹妹在收拾食桌上夜飯的準備。她們拿了一個鐵的大盤，放在食桌的當中，盤裏盛着煮好的大塊牛肉，肉的周圍排着很多的馬鈴薯。

『你們肚子餓了嗎？』父親問我和馬撒說。

馬撒開口笑了一笑。

『那麼，就坐攏來吃好了。』

父親這樣說後，先把祖父的椅子推前來，讓他向着食桌，父親自己也背着火爐坐下，然後做起主人的任務，將鐵盤拿近了，切了那大塊的煮牛肉，把上等的肉片和馬鈴薯一塊兒給了我們。

馬撒的疑心

我看着弟妹們的樣子，一邊自己大嚼起來。我本來就不曉得所謂文明的禮儀，也沒有受過一點教養長大的，然而我却爲了餐時的情景而驚駭。弟妹們都把肉叉和刀子放下，用手抓了牛肉或馬鈴薯送進口裏，或是用手指浸到湯裏拿起來舐。而且父親和母親都裝着看不見的樣子。祖父也是那麼樣的祖父，只顧自己吃，動着嘴巴，而且更用那邊能够活動的一隻手搬運着盤子。每當祖父想要將肉送到口裏，因爲不能自由靈便，致落到地上時，弟弟們又在嘲笑他了。

我以爲等夜飯吃完後，一定是一家團圓，快欣地談天的，誰知父親說，『你們睡去了』。他就點了蠟燭，將馬撤和我帶到寢室去了。那是在放馬車的車庫裏，裏邊放着兩輛普通行人們所用的大馬車。父親打開了一輛的車門，車內設了上下兩格的睡床。

『你們在這裏慢慢地睡好了。』父親說後就走出去了。

父親出去時，將蠟燭留下了給我們。可是他却把馬車門倒鎖了起來。我們只

好睡覺。我們實在也不像平時一樣的談床中的閒話，也不交談今日的印象，只說了一句：

『你睡呀，馬撒。』

『你睡呀，路美。』

只這樣各說了一句，就默默地鑽進床裏去。

正像我沒有一點要和他說話一樣，馬撒也沒有一點想和我說話的意思。我很感謝馬撒此時能夠不和我說話。

不願意說話，決不是因為想睡覺的原故。蠟燭雖然吹熄了，可是我的眼睛合不攏來。想起了今天的情景，我不禁傷心地，悲痛地，只在狹小的床中輾轉反側。

睡在我的頭上的馬撒，也似乎睡不入眼，和我一樣地翻來覆去。我細聲說：『還沒有睡嗎？』

『似乎睡不熟。』

『身體不大好嗎？』

『不，謝謝你，我已經完全好了。不過周圍的東西，似乎都在迴轉，我覺得似乎還是坐在船上一樣的，恰像這馬車一上一下似的。』

馬撒之所以睡不熟，是完全爲了此事嗎？妨礙着馬撒睡眠的，不是和我一樣的念頭嗎？馬撒愛我那樣利害，我們二人現在的心，自然而然地相通相連起來了。

在睡不着中間，時間刻刻前進。一種無盡的恐怖依着了時間的進行更加昂奮起來。我最初尚不知道這比傷心、不安、困難等一切的感情還要利害，完全支配着我的這感覺是甚麼？後來纔漸漸明白那就是恐怖之念。對於甚麼的恐怖呢？這我完全不知道。我只曉得的確是恐怖。而且那決不是因爲睡在這和我當初所想像的完全不同的、在這『別斯那爾葛林』方面的壞地方當中的空洞的車庫中的原故。

我從前的街頭生活中，早就不知道在寂靜的鄉下的空房子或堆東西的房子裏睡過了多少次，而且在這和一切的危險隔絕了的車庫中，正不知是多麼的安全。然而我却覺得可怕呢！自以爲沒有道理，越是想壯胆越覺得害怕起來了。

過了多少時候呢，這裏聽不到大時計的鐘聲，所以不能夠明白，總之是過了午夜的吧。突然我聽見有人敲車庫門的聲音。然而那並不是向着廣場的前門，而是從後門來的。而且是很規則地斷斷續續，像是打暗號一樣地慢慢地一下一下的敲。

馬上就有光亮不知道從何處射到我們的車裏來，我驚駭地望了望周圍，同時睡在我的床邊的卡波，醒了來就想吠出聲。這光亮是從馬車壁上的窗子射進來的，因爲那窗子還有簾子遮住，所以我當初並不曉得。並且那窗子一半是在馬撒的床上，一半是在我的這邊的。

我不願意卡彼驚醒了家中的人們，把手伸到嘴裏，叫牠不要作聲，偷偷地探

了探窗外。

攜着手提燈到車庫裏來的，是我的父親，慢慢地開了剛纔敲過的那扇門，又慢慢關攏了。門開着的時候，走進了兩個背着沈重的包袱的男子。

父親連忙用手指押住嘴唇，叫那兩個人不要做聲，然後指指我們睡着的馬車。我知道他是吩咐他們不要驚醒我們的意思。

他這意思使我動了心。我想就對父親說，我還沒有睡着，用不着和我那樣的客氣，然而我又恐怕會擾動了似乎在熟睡的馬撤，所以還是隨他去。

父親幫着他們兩人的手，將包袱拿了下來，再回到正房子去，回頭再出來時，並帶了母親二人。父親回正房子去的當兒，那兩個男子將包袱打開了，一個是裝的布料，一個是裝的帽子，肩披，絨線衣服，內衣，襪子，手套等之類的東西。

最初我吃了一驚，但是一想，我就知道是商人拿了原料貨來賣給我的父母去

做生意的了。父親把貨物一一在燈前照了一照，就遞給母親，母親又用剪刀把貨物上的商標剪下來，放進口袋裏。

這使我莫明其妙。而且在這樣三更半夜，跑來賣東西，也就是奇怪的了。

父親一邊在檢查貨物，一邊却細聲地和那二人談話。要是我能够懂得英國話，那麼我也或許可以明白，但是我又不懂得，所以他們說的甚麼，我完全不懂，只時時地聽見他們說了警察的兩個字。

等貨物檢查好之後，父親母親就同那兩個男子到正房去了；車庫之中，又是黑暗起來。不用說他們四個人是進去算賬的了。

我的心中，想當這事是不足怪的，父母只是和他們批發了貨物來的就是了。然而這個想法，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爲甚麼這兩個男子要在半夜三更從後門走進來呢？爲甚麼他們要細聲談着警察的事呢？爲甚麼母親要把貨物的商標一一剪下來呢？

我無論如何，不能解答這些疑問。我越是要不想它，心裏却越想得利害。隔了一會，燈光又射進馬車內來。我又偷偷地抬起頭，從窗簾隙處探窺那光亮的一邊。初次探窺時，我覺得這是很自然而又當然的，可是這次的探窺，就使我很覺心疵。我的心中叱責着自己不應該看，不應該知道，然而自己却不能不繼續窺看。

兩個男子似乎是回去了，已經不在。現在只有父親和母親，母親解開了的包袱，重新包好，父親用掃帚子將車庫的角落的土掃開了後，用掃帚柄將地板一掀時，現出了一個地蓋。父親將地蓋掀起來，母親就把包袱拖到了。蓋下有一個大洞，我不知道它有多少深，但看見母親用燈照着，父親把兩個包袱用繩子細好吊了下去，再將地蓋弄好，又用掃帚將土沙掃好，不讓它露出痕跡，並到左近去拿了一些藁屑來，撒在上面。

一切弄完後，父親偕母親又進正房去了。

正房的門關了起來時，我覺得馬撒的床似乎動了一動。

馬撒已經看見了剛纔一切的事了嗎？

然而我沒有向他開口的勇氣。我的恐怖的原來已經明顯了。我從頭頂至腳尖都浸透了冷汗。

我終夜這樣地煩愁着，不久雞聲啼唱，已經是天亮了。聽見了雞啼聲後，我反而睡着了。然而總爲惡夢纏擾着。

我從鎖頭的聲言中驚醒。是誰來給我們開馬車的門了。我以爲那大概是父親，裝假睡蒙着頭時，聽見馬撒的聲音說：

『是你的弟弟來給我們開的，他已經走了。』

我們爬了起來。馬撒也不問我睡得着睡不着。我也不問他的話。有一次馬撒看着了我時，我就將眼睛轉向別處了。

我們走進了正房子的食堂，父親和母親都不在那裏。祖父還是坐在那安樂椅

上，似乎從昨夜到現在沒有動過一般地向着火。叫做奧立葉的大妹子在披整桌布，叫做金佐的弟弟在掃着房間。

我跑到二人的身傍去和他們握手，但是他們看也不看我，繼續着做他們的事。那麼我就想去向祖父問安跑到火爐邊時，祖父又對我吐了一口痰，所以我又停住



我忍着想掉淚的心情，對馬撒說。

了。

我忍着想掉淚的心情，對馬撒說：

『請你問問祖父，我的父親和母親到那裏去了？』

馬撒畏縮縮地向祖父說了。可是祖父一聽見馬撒用英國話和他說時，馬上面色就變和藹了，高興地和他談起話來。而且對於現在所問的話，似乎回答得太長了。

『喂，祖父怎麼說了？』

『他說，父親今天一天不在家，母親睡在房裏，你們隨便去逛好了。』
這翻譯又似乎太短了。

『喂，祖父只說了這些嗎？』

馬撒似乎有點難為情。

『以後的不知道是甚麼，我不大明白……』

『那麼，將你聽懂了的話，告訴我吧。』

『他說，我們到外邊去，應該看清楚人家不會留心我們的時候。要做甚麼呢，我可不知道……而且祖父說……人家的東西，就當是我們的好了。』

祖父的確似乎知道馬撒對我說明的說話了。他望着了我，用沒有中風的那隻手，裝做把東西塞進口袋的手勢，同時眼睛尖銳地四顧，做給我看、

『喂，到外邊去吧。』馬撒催促着我說。

我們在外邊走了二三個鐘頭，不過恐怕走失了路，只好在附近處兜圈子。白天所看見的『別斯那爾葛林』比夜間所看見的還要不堪，那房子的形式，人們的服裝，真是悲慘得可怕。

我們時時對望了望，但是沒有半句話說。

過了一會，回家裏一看時，母親已經從臥室裏走出來了。從進門處，我就看見了母親的頭仆在食桌上不動，我以爲她是害病了，然而自己又不會說話，所以

想和她接個吻，跑到了她的身傍，將她抱住了。

母親抬頭看了我一眼，大概在她朦朧的眼睛中看不見我吧，我只感到了她吹了一口熱氣在我的臉上，帶着非常的酒氣，我倒退了一步，母親又將頭仆在伸在食桌上的兩腕中，打起鼾來了。

『那是杜松子酒。』祖父帶笑對我說，以後還說了些甚麼，但是我不懂。

我似乎是全身的感情都忘失了一樣地，茫然屹立着。過了一刻看看馬撒的面孔時，他正用含着淚的眼睛望着我。

我對馬撒使了使眼色，兩個人又外邊去了。

我們互相緊握着手沈默地，無目的地，隨足之所至，筆直走了好一會。

馬撒很擔心地說：

『喂，這樣走到甚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可是這樣走去時，會走到一個可以和你談話的清靜的地方吧。我』

有話要對你說。在這樣有人的地方又不方便……」

我在李士老人處就學會了，在街路的當中決不說緊要的大事的。大概因爲了這習慣，我在有路人的地方，馬上就留心着，會把想起來的話忘失了的。所以我現在也想走到沒人的地方，告訴馬撒心中的事。

不久我們走到一條清靜的大路上，路的一端隱約可以看見了樹林，那大概是鄉下了吧。那麼，我們就向那方角前進。然而那並非鄉下，而是一個空洞的大公園，有如茵的大草地，處處還有小樹的叢林。

這是最好的談心地點了，我們就坐落草地上。

『我心裏所做的事，你大概知道得很明白了的吧。我這樣將你帶到我的父母處來，也無非是爲你設想，以爲是對你有好處的。我是多麼的愛你，諒你也真的知道了的。』

我這樣一說時，馬撒就搶着說：

『甚麼，沒有意思！現在纔來說這樣的事……』

『而且我……』我突然心裏一陣辛酸，『你或者會嘲笑我吧，我在家裏想哭也哭不出來呢。除了你之外，我再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他流淚的。』

我突然倒在馬撒的腕裏，淚如米湧了。當我還是孤獨的孤兒時，沒有一次是這樣地感到自身的不幸的。

我嗚咽一會，纔勉力收住了淚。我將馬撒拖到這公園來，並非爲了自己的哭泣的。也不是爲求得馬撒的憐憫。這完全不是爲了我自己，這是爲了馬撒有話要說纔來的啊。

『這話並不是爲別的，我想叫你馬上離開這裏回到法國去。』

『啊！我決不能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而我到別的地方去的！我怎麼能夠這樣做呢？！』馬撒堅決地說。

『我知道你一定要這樣說的。你這樣說，我不知道是多麼的歡喜。可是我這』

樣就滿足了。你無論如何，非得離開這裏不可。不管你到法國去也好，或是回到你的祖國意大利去，總之只要你不是在英國就好了。你快點離開這倫敦吧！」

「但是你呢？你到甚麼地方去？」

「我？我不能不留在這裏。留在我的家裏，留在父母的膝下，這就是我的義務……這裏是我們用剩的錢。我一個銅板也不要了，你拿去做路費吧。到法國去恐怕還有得多。」我將錢包拿出來，放在馬撒的面前。

馬撒動也不動它。

「你這樣的當他人對待我，我真不高興。我決不回法國去。假使我們兩人中間，有一個非得離開這裏的話，那不是我，而是你。」

我吃了一驚。

「爲甚麼？」

「爲甚麼呢……」

馬撒說不下去停止了。而且當他碰着我的驚疑的眼光時，他就把眼睛看到別處去了。

「喂，馬撒，我有話要問你，你不要客氣，實實在在的不用害怕，回答我好了。你昨夜沒有睡着吧？」

馬撒低了眼，用咽住了的聲音說：

「我沒有睡。」

「你看見了嗎？」

「都看見了。」

「而且你都明白了嗎？」

「那些拿了來的貨物，並不是他們兩人買了來的，你的父親生着氣問他爲甚麼不走前門，却來叩車庫的門時，那傢伙就說前門處有了警察呢。」

「喂，馬撒，你明白了吧，你之所以非得離開這裏的理由。」

『要是我非得離開這裏的話，那麼，你也非得走開不可。我們兩人是一樣的。』

『你先聽我說吧。我之所以帶你到倫敦來，是因為聽了寶蓮媽媽等的話，相信我的兩親一定是有身分的富翁，而且預定他們會將我們送到學校裏去的。這樣我們就甚麼都是一樣，可以長遠在一起了。誰知到來一看時，是這個樣子，希望都落了一個空……無論如何，你非得和我分開不可了。』

『決不的！』

『請你不要這樣說，好好的聽我說吧。你不要再使我增加痛苦好吧。我請問你，假使我們萬一在巴黎中遇着了喀爾，你給他拉回去了，那時候你會勸我也和你一塊兒做他的弟子嗎？……你總不會吧。你一定要說我剛纔說了一樣的話，不讓我在喀爾的地方吧。』

馬撒沈默不答。

『怎麼樣？你以為我的話說對了，就說對了吧。』

馬撒想了一想。

『你也聽聽我說的話吧。在斜巴隴時，我聽見了你的家族在尋你的話，我真的是傷心。你能夠尋到你的家人，這是多麼可喜的事，我也應該與你同喜的，但是我只想着了自己的事而傷心。我的心中，以為你一定有男的同胞，有女的同胞吧，那麼，你一定像我一樣地，不，一定比我還要愛你的那同胞吧。而且你的同胞都是受過了高尚的修養的少爺或小姐。這就使我起了嫉妬之心。我的性情是那麼樣只顧自己的。我現在都對你自白了，要是你以為可以恕我的話，那你就對我一聲恕了我，我再沒有比這更歡喜的事了。』

『啊！馬撒！』

『路美，你要是以為可以恕我的話，就說一聲恕了我吧。』

『我和你中間還有甚麼恕我不恕我的話好講呢。你決不因爲那樣的事就生氣』

呵。」

「這雖是關於我自己的事，然而你太好了。對於不好的人生氣，那是當然的。我就算你怨了我，我自己也不能自怨呵。你或者不知道，我還有很多事對你不起的呢……我初到英國來時，心裏就這樣想：我想到英國去看看，所以就和美一塊兒去，但是路美得到了幸福時，就會不大理我了吧，到那時候，我不論他怎樣說，也不去理他，自己逃出了英國，回到特里奴，和妹妹接吻去……然而現在已經變成了這樣的局勢，我已再不想逃出英國了。我也不要和妹妹接吻了。和我接吻的，只有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哥哥，你，路美一人。」

這樣說後，馬撒拉起我的手，熱烈地接吻。我的眼眶充滿着了眼淚，這是我從來未有嘗過的苦淚，是火熱的淚。

我非常的感動，然而我的決心却不因此而推翻。

「你無論如何，不能留在我的家裏。我求你吧，請你回到法國去。你回到法

國去，對寶蓮媽媽亞根麗色他們說明我之所以不能如約的理由。你只要告訴他們，我的父母並沒有像我所想像的那麼樣有錢就好了。這樣他們就可以寬恕我了。不是嗎？馬撒，不是有錢人也不是可恥的啊。」

「然而你要我離開這裏的，並不是因為你的父母不是有錢人的原故。所以我決不離開。」

「呀，馬撒！我求你吧，爲了使我安心，我請你走吧。要不然，我是多麼的痛苦呢！」

「你不是因為父母貧窮，所以叫我回法國去的。不是嗎？假使是怕你們貧窮不能養我的話，那我可以賺得錢來幫助他們。所以你也不用叫我回去了，那麼，爲甚麼呢……一定是你恐怕因昨夜看了的那事情，或者我會爲你的父母……」

「喂，那事情你不要再提……」

「將盜賊拿了來的貨物的商標，用剪刀來剪，那就糟糕了的原故吧。」

『喂，請你不要再提了……我求你，馬撒！』

我慚愧極了，用兩手來掩住漲紅了的面孔。

馬撒還接着說：

『假使你是爲了我，怕我會變成那麼樣的一個人的話，那我又何嘗不是那樣想呢。我無論怎麼樣，總不願意你去剪那偷了來的東西的商標。所以我也不說是不離開這裏，只要你肯同我一塊兒走。逃回法國去看寶蓮伯母麗色亞歷他們去。』

『但是這不是做不到的事嗎？你對於我的父母並沒有關係，所以能夠自由；但是我呢，他們是我最寶貴的父母啦。我無論如何，非得和我的家族在一塊兒不可。』

『你的家族！患中風病而且向着你吐痰的祖父，和吃醉了仆在食桌上貪眠的母親嗎！那樣的家庭……』

我瞪着了馬撤，用發命令的調子說：

『喂，馬撤，就算是你，我也不能讓你講這樣無禮的話。就是中風，也還不是我的祖父嗎？醉了也是我的母親啊。既然是我的父母祖父，就非尊敬孝愛不可。所以你也非得尊敬他們不可。』

『那我也知道。所以假使是你的真的父母，我就非得尊敬他們不可。但是假使不是你的真的祖父也不是你的真的父母的話時，那你也非得尊敬他們孝愛他們不可嗎？』

『你不是聽了我父親說過了嗎？』

『可是一點證據也沒有啦。他們家裏失了一個和你同年的小孩子，此次却找到一個和那小孩子同歲的你哪。』

『然而那小孩子是丟在傷兵院前的，我也是同日在傷兵院前被拾到的，那裏還會錯呢。』

「但是又怎麼能說在傷兵院前沒有二個的小孩子同日被丟了的呢？那一個不是你的棄兒的父母，却在警察處查到了你的下落。所以那弄錯了的父母就跑到斜巴隴去。」

「你真蠢，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我或者是蠢，我的話說得不好，所以你纔以為不會有的。我的頭腦是蠢笨的，所以只能說蠢話，假使是別的一個聰明的人對你說時，你一定不以為蠢吧。這話是不蠢的，蠢的只是我這腦袋。」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而且，我告訴你吧。你一點也不像你們家裏的那一個人呢。不像你的父親也不像你的母親，也不像你的祖父。頭髮的顏色也不像你的其他的兄弟姊妹。你看，你的同胞的面孔，都相似的，只有你却一點也不像。而且使我最奇怪不明白的，就是你那並不是有錢的父親，拿出了那麼多錢來找你。……這樣地推想起

來時，你決不是那一家的人無疑了。所以我是勸你和我一塊兒逃走，然而若使你硬夢執着留在這裏的話，我也要和你在一塊。我已經下了決心了，無論你怎麼樣說都不行。但是你寫封信到寶蓮伯母那裏，問問她，你的襁褓的事情不好嗎？先由她的回信，知道了你的襁褓是怎麼樣的，然後問問你的父親對一對好了，這不就可以明白真實的事情了嗎！是的，你一定要這樣子做。未到那時候之前，我一點也不能動。每天偕你帶着卡彼出去賺錢好了。』

馬撒的這疑心，成了我不少的心亂的基礎。

我們還談了很久的話。午飯時買了些麵包來充飢，在這美麗的公園中，散步了一個整天。

我們回到紅獅子庭時，已是日落西山後了。

賊犬卡彼

偕馬撒二人回家來一看時，父親已經歸來，母親也清醒了。父親母親對於我們在外嬉遊的事，並不說一句話。不過在夜飯後，父親說有事要對我們二人說，把我們叫到了爐邊。也不顧祖父的生氣，走到爐前去時，父親朝着我們說：

『你們在法國，是怎麼樣糊口的，請講給我聽聽。』

那麼，我就簡略地將我們賺錢的情形說給了他聽。

『你們那樣就不怕餓死嗎？』

馬撒答他說：

『一次也沒有遭過餓。我們還要將賺到的錢積了下來，買過一頭牝牛呢。』

『買了牝牛？爲甚麼呢？』

『買來送寶蓮伯母——路美的奶母的，值得八十五塊錢的上等的牝牛哩。』

『那麼你們的技藝似乎很好，你們試在這裏弄弄看吧。』

我拿了豎琴來，彈了一曲。但是那最得意的『拿破里之歌』，我却沒有唱。

『好的，好的。』父親點點頭，這次他向馬撒說：『馬撒，你會甚麼？』

馬撒先彈了提琴，然後又吹喇叭。

馬撒在吹喇叭時，聚在我們四邊的兄弟姊妹們都拍掌盛贊他。

『那麼卡彼呢？』父親望望卡彼，『這匹狗也似乎會玩甚麼技藝。你們不會是無故養着狗取樂的。這傢伙也一定會抓到自己要吃的食料的吧。』

我最自誇的就是卡彼的技藝。那不懂是對於卡彼的誇耀，還是我對於死去了的師父的誇耀呢。卡彼遵了我的命令，做了幾套，小孩子們的高興，真不比平常。卡彼還是得到了無論何時何地的大喝采。

『真不錯的搖錢樹子啦，這匹狗！』父親很佩服地贊說。

卡彼受了贊賞，真使我高興，還告訴父親這狗無論教牠怎麼樣做，牠馬上就會記住，其他的狗普通所做不到的事，牠也會學得成功。

父親將我所說的話，翻成英國話告訴大家，而且還講了幾句我所不懂的話，

大家聽了時，都笑起來了。母親也笑，小孩子們也笑，連祖父也笑了，眼睛亂溜地，說了好幾次『真好狗。真是好狗！』，這句話我也懂得的。

父親還接着說：

『既然這樣，我就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可是我想要先問馬撒，關於你的事。怎麼樣呢，你不願意留在英國和我們在一塊兒過活嗎？』

『我願意和路美在一塊！』馬撒用力地說。

這一句話中，父親不知道他的底意，似乎很滿足。

『唔，這樣很好。那麼我就和你們商量商量，我們是這樣窮人，不能不各自去找工做。等到時候漸暖，就要到各處去做生意，可是在這樣寒冷的時候，沒有甚麼好生意，無可奈何只得在倫敦過冬。但是我們也不能優遊過日，所以路美和馬撒還是像在法國時一樣，到街上去彈唱賺錢。倫敦一定很好賺的，尤其是在聖誕節左近，一定是生意很好的。還有金佐和傑克，也不能只顧逛，就叫他們兩人

和卡彼在一塊兒，多多少少去尋幾個錢。」

我想我怎麼能離開卡彼呢，所以倉忙地插嘴說：

「不過爸爸，卡彼沒有我，是不肯獻技的……」

「不要緊的，伶俐的狗一定馬上就可以同他們去討生活了。這樣分配法，纔可以多賺得錢。」

「但是只有我和馬撒賺不到那麼多的，沒有卡彼就不能賺得那麼好……」

「好了好了。我說這樣就是這樣啦。那就是我的家規。你既是我的家人，所以也非得服從這家規不可。曉得了嗎？」

我再不能和他吵了。我想把卡彼弄得怎麼樣好的夢，現在也已成了這樣了。我不能不和卡彼分開！爲甚麼傷心事這麼樣多！

我們又到馬車裏去就睡了。父親今夜却不來鎖門了。

我馬上就睡下了，比我脫衣服來得慢的馬撒走近了我的枕邊，細聲地和我說

話。

「喂，你明白了吧。你的父親，實在沒有一點父親的氣概。他養小孩子也只會爲了要賺錢。他不是連你的狗也奪了去的嗎？所以我勸你早點醒悟吧。明天就寫信去給寶蓮伯母吧。」

但是第二天我不能不教訓卡彼一場。我抱住了卡彼，慢慢地在他的臉上親吻了幾次，並向他說明不能不同我分開，和金佐他們去賺錢的事。呀！可憐的卡彼！望着了我，專心聽我的吩咐時的那可愛的樣子！

等到將卡彼的繩子交給金佐時，我還吩咐了他無數的話語。卡彼真是伶俐而且柔順的狗，臉上露出傷心的樣子，然而一點也不反抗，跟着兄弟二人出去了。

我和馬撒呢，是父親自己將我們帶到了最好賺錢的適當的地方去。我們走過了長的倫敦，到了一條很多漂亮房子的街上，而且各處散佈着紀念碑和彫像，像給美麗的花園圍着了一樣的地方。寬闊的人行道上，再沒有像我們家裏附近那樣

的，穿着破衣服，赤了腳，面孔像有了三四天不吃飯的樣子的人的影子了。眼裏所映的，只有化裝漂亮的女人，鏡一樣發亮的馬車，頭上塗了潤髮油的肥胖的御者，和強壯的光澤的馬。

我們在這樣的地方討了一天的生活。回家時已經很遲了。因為我們賣藝的地方西倫敦到我們家裏，是很有好些路的，回到家裏最高興的，就是卡彼搖着尾跳到身上的事。牠連身都濺了淤泥，可是還很快活。

我們就在床前，用乾草給卡彼擦身，將淤泥弄掉了，我把羊皮衣將牠包了，讓牠和我一塊兒睡在床上。卡彼也歡喜吧，然而我纔歡喜呢。

我們每天是這樣的，做了幾天。卡彼每天給金佐和傑克帶了出去賣藝。有一天的午後，父親對我說，明天非得將金佐和傑克留在家裏，狗就讓你們帶出去了。這不知道是多麼的使我們歡喜。我和馬撒計畫定了，明天一定要好好的做一天。多賺些錢，讓父親知道將卡彼和我們拆開是不合算的。

第二天早晨，我們將卡彼化裝停當，根據這幾天的經驗所得，知道了那最可賺錢的，從河兒蓬到牛津街那方面出發。

但是，不幸得很，昨天來的濃霧還不會晴，反爲有今天更濃的情勢，五六步前的東西，就不能入眼了。不是有急事的人是不會外出的，所以道上的行人極稀疏，平時卡彼一玩起把戲來時，房子裏的人一定會打開窗子來看的，但是今天因了濃霧，不能再從窗子可以望得見了。我們的收入倍減的事，當然也用不着說了，馬撒不斷地咀咒着這倫敦有名的濃霧，又誰知道這霧在一刻後却給我們以大幫助呢。

我將卡彼帶在背後，時時喚着牠，使牠不會離開我。不久我們到了河兒蓬。這裏是人所共知的倫敦最繁華的商業街。我在這裏突然看不到卡彼的影子。找一找看，也沒有。這等的事，從前決不會發生過的。但是我們以爲等一等就會來的，剛巧那裏有一條橫街，我們就站在街角處等待。從遠處看不到我們的影子，

所以我們不斷吹着口笛。

我非常地擔心
起來了，愁着不會
是給人偷去了的時
候，突然卡彼在霧
中跳到了我們的地
方。一看時，牠口
中啣了一隻羊毛襪
子。牠搖着尾巴，
前腳攀住在我的身
上，是在叫我和牠
接住啦。眼色呈着



一看時，牠口中啣了一隻羊毛襪子。

每當玩把戲玩到最難玩那時一樣，表示滿足的矜誇。牠正在等着我的贊美的話語。我正在莫明其妙，呆呆地望着時，馬撒匆忙地從卡彼的口中將襪子搶過來，抓住了我的手，拉進了橫街裏去了。

『快點！快點！但是不要跑。』

這樣地不呼氣趕了一會，馬撒纔放慢了脚步，說明奔逃的理由。

『我正在像你一樣地吃驚着那襪子是怎麼樣拿來的時候，就聽見了街上一個男子叱罵的聲音——賊犬到那裏去了！——所以我纔匆忙地逃走，一切都明白了吧。假使不是這樣濃霧的話，我們和卡彼都要被抓着了。』

我知道得太透澈了。我的胸中充滿了不可言喻的恥羞的感情。家裏的人們，將卡彼養成賊犬了。把這具有無上的美質的正直的卡彼，養成賊犬了！

『馬上回家去吧！』我變了顏色說。我很快地就拿出繩子來將卡彼網了。

馬撒一聲不響，和我表同意。我們拚命地趕回了『別斯那爾葛林』。

回到家裏一看時，父親母親小孩子們，都圍住了食桌，在摺布料。我變了面色，走將進去，將拿回來的襪子往食桌上一丟，金佐和傑克看見這襪子倒很高興地笑起來。

『這襪子是卡彼偷了來的。牠本來不是那麼樣的狗的，一定是家裏的人把牠教壞了。但是，我想知道，這是好玩地教了牠的，決不是有意這樣做吧。』

我的聲音發抖了。然而我這時實具了從所未見的決心。

父親瞪了我一眼說：

『假使是有意的又怎麼樣？我倒想聽聽。』

『我，我將卡彼的脖子用蔴繩細起來，丟到湯姆士河裏去。我太愛卡彼了，與其使牠成一個盜賊，我甯可將牠殺了。就是我自己也是如此。要是我也被迫成一個賊的話，我也要和卡彼一塊兒死在湯姆士河裏。』

父親瞪眼看了我的面孔，裝着要打我的姿勢。他的眼睛着了火般似地，但是

我一點也不肯低頭，注目看他。那麼，父親的面色漸漸變柔和了。

『唔，你說的也有道理。大概也不是有意使牠去做賊的。牠同金佐傑在一塊，也似乎不大有用，從明天起還是交還給你吧。』

真是意外的結果，卡彼以後決不會離開我了。

我無論怎麼樣對他們好，我的弟弟們總是對我表示着敵意，他們兩人明白地不認我是哥哥了。尤其是在卡彼的那回事後，那敵意更加深重了。他們一遇有機會，就想摧殘卡彼，我口裏雖然不好說出來，但是每次都握着拳頭向他們表示，假使他們有一點對卡彼不好時，我不會答應的意思。

我斷了念頭了，對於男的同胞，可是至少對於女的同胞，總望她們會有點友愛之情。所以我就想去和奧立葉親近，誰知她也不當我是親哥哥看待，正和弟弟們一樣。而且她沒有一天不想出種種的壞事來戲弄我的。在這一點，她有和年齡不相符的壞聰明。

弟弟們和我作對，奧立葉也不和我親近，那麼可以做我的伴侶的，只有那不
懂人事的三歲的小妹妹了。她的年紀是那麽樣小，還不能夠加入兄姊們對我的排
斥運動，所以還能嚴守中立，隨我去愛護她。我時時使卡彼玩給她看，而且每當
從討生活處回來時，就把看把戲的小孩子們說是給卡彼的糖果或糕餅帶了回來，
給她做禮物，所以只有她却非常的戀慕着我。

在乘輪船到英國時，心胸亂跳，想着我們家族是這麽樣那麽樣的，但是現在
能夠真心接受我的愛情的却只有這三歲的小妹妹一人。

祖父老是當我走近爐傍時就吐痰；父親是除了每天計算我們賺回來的錢之
外，不向我說半句溫柔的話；母親總常是不在家；金佐傑克奧立葉們是剛纔說過
的那個樣子；三歲的小妹妹所以和我親熱者，也無非是我每天有糖果給她吃的原
因，假使沒有這糖果，恐怕她笑也不向我一笑吧。

呀！是多麼無情的家族啊！

我以為無論如何不應該對自己的父母起疑心，所以最初當馬撒勸我寫信去問寶蓮媽媽關於我的襁褓的事時，我拒絕了他，到了最近，我也覺得有非疑心到父母不可的了。假使我真的是這家的小孩子，那麼，即使是在外國長大的，不能夠說話，也總應該有點像親子的對待纔對。然而家中的人竟像路人一樣的來對待我，這也使我覺得未免太殘酷，不能不有所不平了。

馬撒察覺了我這心情，就對我說：

「喂，你寫封信給寶蓮伯母問一問不好嗎？」

結局我寫了一封信寄給寶蓮媽媽去了，但是又恐怕她的回信會寄到家裏來，所以我就叫她的來信，寫到郵局轉交給我。過了兩三天後，我們每天總兜一個圈子到郵局去查問寶蓮媽媽的回信有沒有到，跑過了多次空之後，總算纔接到了回信。

郵局中決不是好看信的地方，我們出了郵局，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按住亂

跳的心胸，拆開了寶蓮媽媽的回信。那不用說，當然是斜巴隴教會裏的牧師的代筆了。

『我親愛的路美：

我接到你的信，吃了一驚。從逝世的耶路姆時常所說的話，和那來斜巴隴找你的人回去後耶路姆告訴我的話合攏想起來，我以為你一定是生在富裕的世家的。

我所以這樣設想的，大半也因為耶路姆在巴黎拾到你時，你身上的襠襠，不是沒有錢人的人家可以穿得起的。你說是要我告訴你當時穿的甚麼襠襠嗎，這是很容易的，我好好的將證據都收好了的，一一詳細地告訴你吧。

你當時身上的東西——金線和絲線編成的美麗的帽子，嵌花邊的內衣，白羊毛的襪子，有絲絨的白鞋子，白法蘭絨的長上衣，法蘭絨的墊褥，繡花的連帽的長外套。而且我還要告訴你的，就是這樣東西上面，沒有徽章。在普通繡徽章的

墊褲的一角，却被剪去了。

假使你有必要時，我馬上就把這些東西寄給你。

我絕不因爲你不能送我的禮物而傷心。你節衣縮食買給我的那頭牝牛，在我的心眼中，決不讓世上的任何寶貝。那牛還是壯健的，照舊有很好的牛奶。只要這樣就使我無上幸福了。在我愛護着那牝牛時，我總想起了你和馬撒。

請你時時寫信來報告你的平安，我每天在等着呢。你的家雖說不是富有，但你是真的溫柔的好小孩子，我想你的父母兄弟一定是很疼愛你，你一定過着幸福的日子。這就使我安慰了。

再會吧，路美，身體須要珍重，並代我問問馬撒的好。

寶蓮』

這信的最後一節，多麼的使我感激。她是那樣的真心愛我，所以她以爲世上的人們，無論是誰都像她一樣的疼愛我的。

『呀，我真快活！寶蓮伯母念着我呢。』馬撒高興得不得了，『知道了這襠襠的事這樣詳細就得了。這和你家裏被偷了去的小孩子的襠襠不同，你的父親的說明也一定是不對的了。』

『或許父親忘記了，也說不定。』

『不，不會的。證據只有那時候的襠襠啦，忘記了那證據，是會找得着小孩子嗎？』

『這也有道理，但是，在沒有聽到父親的回話以前，請你不要提起這事，好吧。』

這天我們裝着無事回家，但是向着父親，正正經經問他那時我被偷時的衣服是怎麼樣的，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假使我是偶然地問到的話，那當然不成問題，心裏一有了鬼，胆子就縮小了，無論如何總難說得出口。

這樣地過了兩三天，我總沒有說出來，有一天到了外邊去時，適值下雨，我

們趕早就回來了。母親和小孩子們都不在家，只有祖父和父親沒有出去，我以為這是時機了，鼓起勇氣，提出詢問了。

父親似乎要看穿我的心胸一樣地，瞪住了我。他的眼光，正像平時我有甚麼事件逆了他時的一樣。我也大胆地看牢父親的面孔，表示我不得到回答不休的決心。

父親怒容滿面，但是忽然又像前次一樣地，和順了起來，變成笑顏了。這是可怕的，有刺的笑顏，然而笑顏總歸是笑顏。

「路美，你要想知道，也沒有甚麼問題，我就告訴你吧。就是因為了有那襁褓的頭緒，纔會找到你。你聽着吧。金線和絲線編成的帽子，嵌花邊的內衣，法蘭絨的上衣和墊褲，白毛襪子，白鞋。和繡花的白外套，你的身上就穿了這些東西。而且在內衣和墊褲處繡有漆喬治的簡筆字，可是被裁去了。曉得了嗎；漆喬治就是你的原名。我還藏有你受洗禮時的登記證，你要看我順便還可拿來你看

看。」

父親稀罕地高興起來，在櫃子上的抽屜中探了一會，拿了一張蓋滿了印的大紙來給我看。

但是我看不懂，所以就問他說：

「我叫馬撒給我看也好嗎？」

「好的。」

馬撒這樣那樣地總算念懂了。據他說，我是××年八月二日生，是漆德興和妻瑪色的長子，名字是漆喬治。

我還有甚麼疑問嗎？我是真真正正的漆德興的兒子啦。

然而馬撒還是不能滿足。走進那馬車去就寢時，他又屈身在我的枕上說：

「話語雖然說得很好，可是一個鄉下做小生意的商人，那裏能夠給小孩子金絲編的帽子和繡花的外套穿帶？」

「一定是因爲做生意的人，所以買了便宜貨來的。而且父親不是說他那時候還沒有這麼樣窮的嗎？」

馬撒吹着口笛搖搖頭，又再對着我的耳朵說：

「我心想，你不是漆德興的兒子，而是他偷了來的！」馬撒一說完後，就爬上了床睡覺去了。

美麗甘叔父

假使我與馬撒易地而處，那麼，我也會像他一樣，或許比他更會多方的設想吧。然而我的地位，却不許我想像的自由。在馬撒看來，漆德興只是一個漆德興吧了，可是在我呢，他是我的父親。

我也想學馬撒一樣地當他是一個普通的漆德興來看時，父親的這個名稱，就

壓住了我。馬撒可以隨便地想像，因為漆德興只是一個平常的人。我呢，我有非得尊敬父親不可的義務。

雖然說是當他們作父親看，作母親看，作祖父看，有很多不能放心的地方，但是我沒有像馬撒那樣地，隨便想像的自由。

疑心他人——那是馬撒的自由。疑心父親——那是禁止了我的。

就是以爲馬撒所懷疑的事是對的時，我也有使他緘口的義務。然而我也有很多地方，不能使馬撒緘口的。

馬撒時常要發出以下的疑問。

『爲甚麼金佐和傑克和奧立葉和那三歲的小妹妹都相似，而你獨不像呢？爲甚麼弟妹的頭髮都像母親的淡褐色，而你的却不然呢？』

『爲甚麼家裏的人，除了那三歲的小妹妹之外，都當你是他人，當你像街傍的癩爛狗一樣看待呢？』

『爲甚麼當你做嬰孩時，把你穿成貴族的小孩子一樣呢？』

對於這些疑問，我當然不能有甚麼解釋，可以使馬撒信服的，但是我却有以一般的反問。

『假使我不是父親的兒子，那麼，就算知道了我的所在，他不是不會理我的嗎？爲甚麼送耶路姆那麼多錢，使他去找我呢？不過耶路姆爲甚麼還要去拜托那克瑪達法律事務所，那樣的有漂亮的招牌的偉人物呢？』

馬撒對於這些反問，也說奇怪，不能明白。

『但是，就算不能明白這點，也絕不能說我說的事不對。假使不是我，不是我這樣笨頭笨腦的人，一定會明白那德興老頭兒爲甚麼要拿那麼多錢出來找你的原因。只不過因爲是我，所以不能明白吧了。我不知道惡黨們的事……但是無論如何，你總不是德興的兒子，雖然說不出理由來，總之我的腦裏是明白的。你若是德興的兒子，那纔奇怪呢！這一定是馬上就可以明白的……不過你太固執了，

不肯聽我的話，所以要弄遲了些。我何嘗不是想尊敬你的父親，多說他的壞話呢。不過在這樣的地方住得久了，你就會漸漸變成盲從了他們，我只怕是這樣。

「那麼，你說我要怎麼辦好？」

「我想把你帶了一塊兒逃回法國去。」

「這事怎麼做得到啊？」

「那是因爲你要對家族盡義務纔這樣想，若使那不是你的家族，那不是沒有問題了嗎？」

這樣的議論不但沒有止境，反而導我到不幸中去。

呀，世界上再沒有比懷疑賊人○之○心○的○痛苦○了。

一心以爲不應該懷疑，然而我又不能不懷疑啊！

這父親是我的父親嗎？這母親是我的母親嗎？這家族是我的家族嗎？

將這懷疑說出來，是多麼可怕的事！在做孤兒孤單地落淚時，比之現在的

我，是幸福了多少，而且少了多少的痛苦呢！

我這樣地沈在傷心斷腸的情思中，尙且不能不每日背着豎琴，在街頭彈唱。在我們，最幸福的日子，要算是禮拜日了。倫敦不比巴黎，禮拜天不許奏音樂，所以我們也停止了歌唱，可以自由地耽溺在憂愁的回憶中了。我偕馬撒帶了卡彼，頹喪地在附近處散步。這比之一二個月前的我，是多麼的不相同啊！

有一天的禮拜日，我正想照舊預備着偕他們出去散步時，父親對我說，今天有點事要對你說，你不要出去吧，他只放了馬撒出去遊玩了。今天真奇怪。祖父也在臥室裏不出來。母親帶了奧立葉和那小妹子出去了。二個弟弟也出去遊玩，不在家裏。結局只存了我和父親兩人。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有人來叩門了。父親跑去開門，馬上就帶了一個人進來。那男子完全和平時來找父親的人不同面相。那真的是英國人所謂的『紳士』呢。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頭上帶了大禮帽，十足是上流社會的人品，只是面龐

帶了疲於世故的痕跡，年歲約莫是五十歲左右。最使我失驚的，是他的那笑容。隨着他那上下肩的運動、顯露出來的白色牙齒，正像小犬的牙齒一樣的尖銳。那就是這紳士的特徵，當看他縮唇露齒一笑時，我以為與其說是笑，寧可說他像要吃人一樣地可怕。

這紳士用英國話和父親談着話，始終望着我。但是當我的眼睛碰着他的時候，紳士又看到別處去了。

我吃驚着這紳士到這裏來做甚麼的呢，這時候，紳士停止了英國話，用法國話談起來了。他的法國話說得真流暢，沒有普通一般的英國人講法國話時的抑揚。

「那麼，就是這個小孩子嗎？你說可以給我有用的。身體似乎還康健，不知道怎麼樣？」紳士看着我說。

「喂，路美，不回人家的話嗎？」

「你，身體壯健嗎？」紳士問我說。

「是，還很壯

健。」

「一直到了現

在，你沒有患過病

嗎？」

「有一次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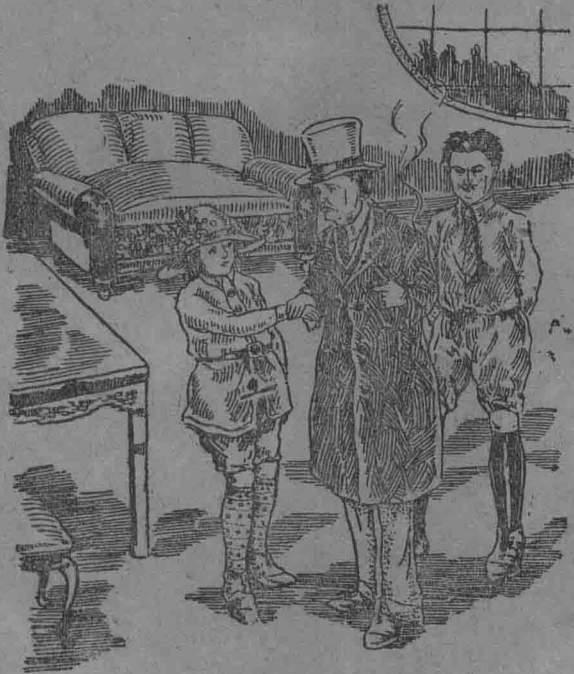
肺炎。」

「哼，爲甚麼

會患肺炎？」

「在一個很冷

很冷的時候，和師父兩人在雪中睡着了，那時候師父凍死了，我却遇着救，就在



紳士站了起來走近了我。

那時候患了肺炎。」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三年前了。」

「以後你再沒有肺炎的症候嗎？」

「一點也沒有。」

「你不會在睡覺時流冷汗嗎？不覺得比別人要容易感到疲倦嗎？」

「不會流冷汗，走路太多時，也會疲倦，不過從沒有因疲倦得過病的。」

紳士站起來，走近了我。捲起袖子來看我的手臂，摸摸脈搏，還叫我脫了上衣，將手按按我的心臟。將耳朵伏在我的胸前，叫我像跑了路來時地用力深呼吸。然後又叫我咳嗽。

弄完了後，紳士瞠目看了我好一會，我以為他此次要動手吃我了。

那紳士並不對我說話，他跑到了父親的面前，又用英國話談起來了。而且馬

上兩人就走出去。也不走前門，却從到那車庫去的後門出去了。

我一個人被丟下了，在想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紳士爲甚麼要問那麼多的事？也似乎是想來雇我去做一名西崽。要是這樣，我就非得和馬撒卡彼都分開不可了！然而我決心了，無論父親怎麼說，我一定不去給人家做西崽。尤其是做那不知是笑或是吃人的那險惡的紳士的西崽，我更是不幹。

不一會，父親自己一個人回來了。而且向我說，那紳士本來是想試用你的，但是爲了別的事情，不要你了，所以你隨便到甚麼地方去玩好了。

我絕沒有想到外邊去逛的心情。然而坐在這樣悲鬱的家裏，也只有更加使人悶悶。還是去散散步比較好吧。

外邊下着微雨，我想去拿件皮大衣來，走進了馬車裏一看時，大吃了一驚。應該是出去散步了的馬撒，好好地睡在那裏哪。

我想喚他時，馬撒倉忙掩住了我的嘴，細聲地說：

「靜靜地開了車庫的門，到外邊去。我也偷偷地跟着你出去。我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在這裏。」

我驚疑着這是有甚麼事，趕快取了皮衣服披在身上，跳下馬車，靜靜地開了車庫的門。幸而沒有誰出來，所以跟着了我的馬撒，也不會被人看見。

到了街上，馬撒就對我說：

「喂，你以為剛纔來了的那位紳士是誰？」

「以為是誰……？」

「是你在尋找着的亞沙的叔父啦。他就叫做美麗甘克森。」

我在街路上像化石一樣地站住了。馬撒拉着我的手一邊走路一邊接着說：

「我跑了出來散步，但是只有一個人，而且又下雨了，寂寞的倫敦的禮拜日，一點意思也沒有，所以我想不如睡午覺好，從後門走了進來睡覺。我正在模模糊糊的時候，你的父親就和別的男子談着話到車庫中來了。我無意中聽到了一

個生人的聲音說：……岩石一樣的身體啦，別的小孩子恐怕就會死了，但是現在一點肺炎的痕跡都沒有。……我知道了這是關於你的事了，在窗口處探頭一窺時，那不是一位漂亮的紳士嗎？

『是關於你的事，那我就非聽不可了。側耳靜聽時，關於你的話已經說完了，以後的話，也是有一聽之必要的。你的父親向那紳士說——你的姪兒近來怎樣？……那回答就是——此次又救活了。三個月前醫生們都說無望了，可是那愛子如命的母親又把他救活了？……你的父親說——那真是不幸，哦，美麗甘太太也實在令人佩服……』

『聽到了說到美麗甘夫人，我的心就亂跳起來了。你的父親又說——假使令姪好了起來時，那你的一片苦心不就糟糕了嗎？……那紳士說——現在是這樣的，但是遲早我總不能讓亞沙活着，你看好了。只要除去了亞沙，以後就是我這克森的天下了。所以待我將亞沙結果了後，一方就……曉得了吧？……你的父親

說——請你放心好了，這邊的事讓我辦妥就是。……那麼，那紳士似很滿足地說——煩勞你了，……他們還說了一些甚麼話，不過我不能十分明白他們的意思。那紳士就回去了。……』

聽着馬撒在講着這故事的當兒，最先湧到我頭上來的念頭，就是爲了想知道亞沙和美麗甘夫人的消息，很想跑回去問父親克森的地址，但是同時我又明白那是再蠢不過的想頭了。問等着亞沙死訊的人，那裏能問得到亞沙的消息的呢。而且躲着偷聽的這回事，只要給那紳士或父親知道了，也決不會有好結果的。

只要能够知道亞沙還沒有死，病又漸好的這消息，就是我退一步的歡喜事了。

聖誕節的前夜

我們已經不再提亞沙的、美麗甘夫人的、美麗甘克森的事了。

亞沙和他的母親在甚麼地方呢？到甚麼地方纔能夠找得他們二人呢？

克森來了我們家裏的這回事，使我想到一種計策。他來了一次，就沒有不來二次三次的道理。大概他總要時時來和我的父親商量這回事。那麼，等他再來的時候，就派那還面生的馬撒跟着他的背後，就可以明白他的住所吧。只要知道了他的住所，拉攏他的女傭或僕人等，就可以探出亞沙的住所了。

像我們從前一樣，從早晨到晚上都在外邊討生活忙碌，就算克森來了，當然不能知道，幸而以後的二十日間，我們白天不用出去討生活，只做夜生意了。因為一到了十二月，就是聖誕節的季節了。白天既然留在家裏，我們兩人就輪流着看守，假使亞沙的叔父來時，不讓這機會逃過就好了。

商定了此事之後，馬撒也再不說要回法國去的話了。

有一天，馬撒對我說：

「你不明白我爲甚麼這樣急於要找美麗甘夫人吧？」

「爲甚麼呢？」

馬撒躊躇了好一會之後，說：

「你不是說夫人對你很親切嗎？」

這似乎不是馬撒問話的理由。果然他接着說了：

「而且……我以爲夫人一定……會給你找到你的父母的……」

「馬撒！」我罵了他一聲。

「你聽見我說到此事，就會生氣，但是這並非我不好，我時時刻刻，不相信你是漆家的人哩。你好好地看看你的家人，再詳細看看你自己看，不單是面貌和頭髮。你會有像祖父那樣的舉動，那麼的笑容嗎？你能夠有德興那樣將布料藏到洞裏去的鬼計嗎？你能夠像你的母親一樣地躺在桌上醉倒嗎？你能夠像金佐傑克他們一樣，使卡被去偷人家的襪子嗎？喂，你甚麼都做不到吧。瓜藤。只。能。夠。生。瓜。

呢。假使你是和漆家同一條藤的，那你也是同樣的瓜。卡彼啣了襪子來時，你就會將它塞進空袋子去吧。但是李士老人被捕入獄時，你怎麼樣了？沒有飯吃，你不是也不能夠去偷嗎？金佐和傑克要是學得到你就好了。你絕對不是同一條藤的瓜啊！簡單地舉個例子說，假使我不是我的父親的兒子，也決不會有不學而能夠彈提琴吹喇叭吹笛子的道理。就是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音樂家，所以我纔是生而為音樂家。這不是當然的事嗎？你生來就是紳士的兒子，若是碰見了美麗甘夫人之後，那時候你纔是成了真的紳士呢！」

「那是甚麼道理？」

「我有我的道理。」

「你把你的道理告訴我吧。」

「那不能說。決不能說！」

「爲甚麼？」

『是再愚蠢不過的呢。』

『蠢的也好。』

『你不會忘記了別斯那爾葛林的事吧。以爲是草木繁生的漂亮地方，然而却成了溝泥捏成的骯髒的地方。假使我的想像也弄錯了時，也是一樣的：所以我現在不願意說。』

我不能再勉強馬撒說。

我們只有待時機的到來。

這樣地我們等待着時機，每天拖着木頭一樣的腿子，在倫敦街上環迴。因爲一到了聖誕節的夜，有地盤的街頭音樂師們，都各圍起了麻繩，不讓人侵犯。像我們新來的、沒有老顧客在一定地方的人，不留神在他們的範圍內彈唱起來時，馬上就有不知何來的同伴跳將出來，要賞你拳頭，而且還要被他們趕開。

我們好幾次找到了好生意的地方，忽然就遇着那露出小腿子、穿着圍裙一般

的有摺襞的短褲子、披了山樵的上衣、帶了插着烏毛的帽子的那可怕的蘇格蘭的音樂師，馬上出來趕我們飛跑了。馬撒的一根喇叭本來就够敵得住他們了，但是我們不敢，從遠處一聽到那風笛的聲音，我們就匆忙地逃走了。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大敵，那就是在倫敦橫行闊步的黑奴的音樂隊。英國人說他們是黑奴樂隊，但實在却是假裝的黑人，他們穿了奇樣的燕尾服，脖子上帶了恰似用紙包了花束一樣地的高領，大概都是彈着銅月琴。這班假黑奴比那蘇格蘭的音樂師還要可怕，在街角處一看見了那黑奴的影子，我們就低聲躡足逃跑，要不然就是將樂器藏到背後，混在羣衆當中，看他們奇怪的表演。

有一天正在看着這黑奴樂隊的常兒，他們中的一個尤其奇特的男子，忽然看見了馬撒，和馬撒打招呼了。我吃了一驚，以爲這一定是要將我們當做玩弄物，在羣衆之前，拿我們來尋開心的了。誰知馬撒却很親熱地，和那黑奴招呼。我驚駭着問他說：

「喂，你認得他嗎？」

「那是李順啦。」

「李順是誰？」

「他是我時常對

你說的，那馬戲班的

我的好友啦。我不是

對你說那班裏有兩個

英國人的嗎？他就是

其中的一人。教我說

英國話的，就是他

哩。」

「但是最初你不



那是李順啦

認得他就是那李順嗎？」

「在馬戲班時，他的面孔是雪白的。可是現在他却塗得墨黑了。」

表演完了一套後，李順離開他們的夥伴，跑到我們這邊來。看看他和馬撒談話的樣子，便可以知道馬撒是多麼得人愛的小孩子了，無論是怎麼樣要好的兄弟，也不能表現出此時李順眼中的快慰，和他說話時的那調子的滿足。李順簡單地訴說了他生活的困難，和不能離開了馬戲班，來做街頭音樂家的經過。但是我們就不能不馬上分手，李順要追上他們黑奴的夥伴，我們又不能不到他們不到的地方去賣藝了。

在分手時，馬撒便和李順約定了下次禮拜日再晤面，好慢慢地談叙別後的經過。到了禮拜的那天，他們見面的時候，我也在一塊兒。也許因為馬撒的關係吧，李順對我也表示深切的同情。靠着 he 告訴了我們很多親切的話，我們以後的表演，也容易了好多。李順還十分地喜歡卡彼，後來竟提起若是我們四個人（卡

彼在內)能夠組成一隊，在英國中討生活，那一定會造成一點財產。但是我之所以不能聽從他的勸告的理由，也正是我和不能聽從馬撒勸我回法國的理由一樣。我這樣地使李順失望，然而他却並不怨我。而且這時候我做夢也夢不到，這李順後來竟有一日會大幫了我們的忙。

不久耶穌聖誕節漸近了。我們每朝出去的時間，現在變成夜裏的八九點鐘，向先選定了的地方去了。

最初先在馬車絕跡了的小街上奏起來。我們合奏的樂聲，要使它從關住了的窗隙中響進去，使睡床中的小孩子們，知道聖誕節之漸近，便有寂寞的音調之必要。那麼有心的人們就會推開窗子，來接受我們的努力。在這樣的寂寞的街上，過了些時之後，就到大路上去了。運送從戲院出來的人們的馬車的影子，漸漸稀疏，漸漸達到早晨的雜音噪鬧中間，一種不可言喻的沈默，支配着了這大路。我們奏起了和這肅靜相配的幽婉的、憂愁的、宗教的曲目，馬撒的提琴啼哭着，我

的豎琴發出了呻吟一般的聲音。當我們略事休息時，遙遠的十字路口，又有其他的音樂的吟奏，像夢一般地隱微的隨風吹了來。這樣地我們的演奏就告終了。

『先生太太小姐們，祝你們的晚安並快活的聖誕節！』

睡在溫暖的被窩裏聽音樂，一定是很快樂的吧。然而奏着音樂的我們呢，指頭凍得就像斷落，霧深的夜裏就連內衣也濕透了，尤其是北風緊吹的寒夜，我們更凍得連骨頭都冰了啊！聖誕節的時季，實在是對我們最殘酷的時期了，然幸而這三四個禮拜之中，沒有一天是不能夠出去討生活的。

我們有多少次停在沒有關舖門的店前呢，在鷄鴨店前，水菓店前，糖菓店前，糕餅店前看了多少時候呢！羽毛刮得乾乾淨淨的肥鴨的味道！法國火雞的肥胖和美麗！這裏看着了橘子和蘋果堆成金字塔，那裏又有糖栗子乾梅子的山！只要看看這樣好吃的水菓，唾液就像泉一般的湧滿口中了。世間儘有只要在父母的腕上拉了一拉，就馬上可以買得這些好吃的東西的幸福的小孩子吧！

我們只有這樣好吃東西的一瞥，在北風緊吹的街上孤寂地走着，只有心中想像着那上自貴族之家，下至住在茅屋中的人們，一樣地歡迎着這家族之祭的情景而已。

呀！有可愛的父母的小孩子，這聖誕節是多麼的快樂啊！

在聖誕節之間，克森的確沒有來過。最少是我們沒有看見他。

過了聖誕節，我們又是大清早就出去了，所以差不多沒有看到克森的機會。

馬撒以後還是和李順繼續着交際，有一天他就問李順有沒有法子，可以找到那有一位身體不自由的叫做亞沙的兒子的美麗甘夫人的住所，要不然，只要知道那叫做美麗甘克森的紳士的地方也好。李順說這簡直像捉瘋捕雲一樣的無頭緒，就美麗甘一姓，倫敦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且到鄉下去時，這姓的人更多了，假使不曉得那人的身分和職業，便沒有找尋的法子。

我們完全沒有想到此事，在我們的眼中，以為美麗甘夫人只有亞沙的母親一

人，克森就是亞沙的叔父，馬上就可以查得明白的了。

從此以後，馬撒又時常提起要回法國去的話了。我爲了此事不知和他吵過多少次。

『那麼，你不願意找到美麗甘夫人嗎？』我說。

『但是沒有一點證據，可以證明美麗甘夫人住在英國。』

『到法國去找她，不是更無希望的嗎？』

『我可不是那麼樣想。我以爲假使亞沙的身體再壞時，他們一定又帶他到法國去的，倫敦是這麼樣冷。將他帶到法國去，那不是當然的嗎？』

『但是氣候良好的，不只是法國。』

『亞沙第一次是在法國養好的，那麼，一定又會到法國去了。我無論怎麼樣，總不相信亞沙還會在這樣冷的英國。所以你下一個決心，回到法國去不好嗎？』

馬撒還接着說：

『而且我以為不久就會有災難要落到我們頭上。我心裏總覺得是這樣的……我們快點想法子逃出英國不好嗎？』

聖喬治教堂的盜賊

以後這一家對我的待遇，還是一點不變。祖父還是不歡喜我；父親除了命令之外，不向我開口。母親就算我在她身傍，也不看我一眼；兄弟們總是窺隙想出種種與我為難的壞事；奧立葉時常對我表示敵意；但是我總不能聽從馬撒的勸告，逃回法國去。而且當馬撒硬說我不是漆姓的家人時，我也不願相信他。

時日極閑靜地流過了。然而一日接一日地，一週接一週地，竟到了我們舉家離開倫敦，到他處去做生意的時節了。

兩部大車子都塗成新的顏色，種種的貨物順着次序搬進車裏了。那車子裝的東西，出了我們的想像之外，使我們吃了一驚。布料，毛織物，帽子，女人的肩披，毛巾，襪子，女人的內衣服，背心，線，針，剪刀，剃刀，鉗子，棉花，絨線，肥皂，香油，耳環，指環，舊寶石，鞋墨，醫獸類的藥粉，揮發油，牙痛藥，生髮藥，染髮藥，其他還有種種的東西。而且其中當然是那藏在洞穴內的東西佔大部份。

這樣地將兩部車子都裝滿了貨物之後，就有四匹強壯的馬不知道從何處到來了。是買來的呢，還是怎麼樣弄來的，我真奇怪的不得了。

然而我們兩人是怎麼樣呢？和從沒有離開過倫敦的祖父在一塊兒，遺留在這紅獅子庭的家裏嗎？像金佐傑克們一樣，在各處拿着商品沿街求售嗎？抑是跟着車後，在各村鎮中繼續着賣藝嗎？

父親看見了我們可以用提琴和豎琴謀得糊口之資，便決定了叫我們仍舊繼續着

音樂家的生活。在出發的前一夜，我們就得到了這宣告。

這天夜裏，我和馬撒之間，又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馬撒硬主張要乘這個機會逃走，但是我執着不肯答應，所以他又沉賦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跟着馬車，離開『別斯那爾葛林』了。只要這樣，我們就像遇救一樣了。別了刺鼻的不潔的臭氣，能夠吸到新鮮的鄉間的空氣，我們便感到新的心情了。

在這一天中，我們就看見父親怎麼樣賣貨的情形了。我們到了一個大村落時，選定了一塊空地，將車子排着，放開一邊的門扇，很多的陳列品排得好好的，很足以引起顧客們的好奇心。

父親提意嗓子說：

『照碼大減價！請看看定價吧！空前未有的大減價！不顧血本，特別廉價。

欲購從速，請勿後悔。虧本生意，等於送給你們的。大減價，特減價！請看看定

價多買一點吧！購貨從速！」

我聽見了看了定價走開時的人這樣說：

『那一定都是偷來的貨品無疑。』

『唔，大概是的吧，他自己也那樣說哩。』

假使他們看到了我通紅的臉孔時，他們的疑心不知道要加強多少倍。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然而馬撒却留心着了。那天夜裏，他就對我說：

『你每天紅着臉孔，受着良心的苛責。你能夠永遠地這樣子忍耐過去嗎？』

『請你不要提起此事吧，給你一說時，我只有更增加苦痛……』

『我說的也並不是想使你增加痛苦，我是爲要救你啊。我前次也預言過了，

不久一定有災難降臨的，我已經這樣感到了，是不會錯誤的。我早已明白地聞見了那臭氣了。不久警察就會來查問減價的理由，或是金佐和傑克做了小偷……』

『喂，馬撒！』我變了色制止馬撒。

馬撒還不停。

『你對於你的家族的事情，想閉攏眼睛，不加聞問，所以我替你操心。不久那警察一定要來，將你的家人提了去。那麼，即使沒有犯罪，我和你也要一塊兒被捕了去。我們那裏能夠證明我們的清白呢？我們不是用那賣了貨物的錢來吃飯嗎？』

這話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我像是突然頭顱受了鐵鎚的一擊。我極力想反對這想頭。

『可是我們不是仍舊自食其力的嗎？』

『是的。然而同盜賊住在一處，我們怎麼能夠證明自己不是盜賊？你的父親和兄弟去坐監，我們也要去吧，我是這樣可憐的小孩子，自然沒有關係，但是被貼了一個盜賊的名義在頭上去坐監，我是不願意的。你定會比我更不願吧，假使你真的家族，聽說了你做賊被捕入獄，是多麼的悲觀呢！而且你又是怎麼樣的慚

愧。而且一旦被關入了監裏，就不能找尋你的家族，也不能尋到美麗甘夫人了。所以現在你斬釘斷鐵，逃出了這裏不好嗎？」

「請你一人逃走了吧。」

「你又說這蠢話了。你去坐監我也去坐監的。我並不是因爲自己害怕要逃，只因爲了救護你，纔想走的。假使你非得養你的家人不可，那麼，此話又當作別說了，但是你在與不在，你們的家都沒有一點關係。我不明白你這拘泥的理由，路美，假使你真想逃脫這災難，我們早一刻逃出了這裏不好嗎。」

「你等我再想一想吧。」

「躊躇躊躇，恐怕惡魔的手已經伸來了啊。要決定就快點決定吧。我雖然是說了好幾次了，實在那臭氣已經使我難堪了。」

馬撒的話使我感到了無上的苦惱。但是我還不能下決心，這樣地躊躇躊躇在心內激鬥不決，我自己也感到是太卑怯。我想我有應該明白這事情之必要。

此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事情，纔算開了我的眼睛。然而已經遲了。

離開了倫敦六七個禮拜之後，我們到了一個最近有賽馬的村裏。在英國的鄉間，賽馬就是祭禮中最鬧熱的。這並不是只爲等看那日的賽馬，從五六日前起，就有很多的把戲班，專趕着鄉村的祭禮去賣藝的浮浪人和行商人等等，都集中到跑馬廳的附近，恰像是祭禮的市日一樣。

然而父親却不像普通的行商人一樣，沒有到跑馬廳的熱鬧的地方去，很奇怪地却在僻靜的地方停住了。這一定是富有經驗的父親，看透了這邊更有生意吧。

因爲到此地太早，還沒有到可以排起貨品做生意的時間，我便和馬撤到離此地不遠的跑馬廳去看看情形。在跑馬場的廣闊的草地上，各處散着天幕、木造的小屋、馬車屋等的小房子，早餐的炊烟，一縷縷的從屋頂上吹出。

我們正在這小房子之間徘徊着的時候，忽然在一間停車的小房子前，看見了正在將鍋子放到火上去的李順。同時看見我們的李順，也歡喜得不得了。李順是和

其他的兩個夥伴，同到這裏來賣藝的。但是因爲奏音樂的人不能夠來，所以他正在擔心着這表演能不能夠成功。他一看見了我們，就提議要我們來給他們伴奏，賺到的利益均分，當然卡彼也要得到相當的份額。

我看看馬撒的眼色，知道我若是首肯時，他一定很高興，所以馬上就答應了。李順高興得不得了，尤其是屬望着卡彼能夠來。

賣藝是明天最熱鬧的日子，我們和李順分手回家後，把此事告訴了父親。

『你們去給他伴奏也不要緊，但是我想用卡彼，你就把牠留下吧。』

我爲此話害怕了。那並非因爲怕李順失望，怕的只是父親不會將卡彼派去做壞事嗎？我正在躊躇不決時，父親察覺了我的樣子，就說：

『我並不爲別的，只因卡彼的耳朵很好，我想留他在這裏明天可以看車子。明天是最緊要的日子，也是最混雜的日子，偶一不留心就會連什麼東西都被偷完了的。所以想要叫卡彼看顧車子，預防偷竊，你就和馬撒兩人到那李順的地方去

好了。大概表演要到半夜纔完，你們回到昨夜住過的奧加旅館來好了。我們等天黑了，就離開這裏到那奧加旅館去住夜。」

奧加旅館是在這村外的曠野當中的一個孤立的旅館。半夜裏的表演完後，再到那裏去是很費事的，不過我也只有聽從父親的吩咐。第二天早晨，帶了卡彼出去散步之後，給牠一點飲食品，檢查清楚沒有不妥的地方了，然後吩咐牠好好地看顧車子，用繩子將牠綁在車傍，我就借馬撒向着跑馬廳去了。

我們到了跑馬廳不久，就開場排演，直到入夜，沒有停過，拚命地表演了，我的指尖，像針刺一般地刺痛，馬撒也吹喇叭吹得連氣也喘不過來。然而我們只在吃夜飯時，休息了一下，又非繼續着彈吹不可了。李順和他的夥伴，也像車輪一樣地，弄得全身疲倦了。

漸近夜半時，李順說這是最後了，更是拚命地賣力。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彈的是甚麼了。馬撒也是一樣。這樣疲勞的並不只是我們，演藝的人也奇怪得很了，

結局那最後拿出來的大木柱倒了下去，將馬撒的足壓住了。我驚喚了一聲，馬撒也發出了可怕的苦痛的叫號。我以為馬撒的足被壓碎了，和李順兩人在左右抱護着他，幸而傷並不十分重，只是皮肉壓破了，沒有損及骨頭。但也並不是輕傷，馬撒已經不能行走。

那麼，馬撒今夜只好宿在李順的馬車裏。不過我既是漆家的人，就非得一個人回到父親們投宿的那奧加旅館去不可。

馬撒對着我說：

「路美，我不願意你今夜回去。等明天早晨和我一塊兒回去不好嗎？」

「假使明天回去，家裏的人誰都不在了，怎麼辦？」

「只願意它這樣！」

「不，我不願意就這樣子和家族訣別。」

「可是，你今夜和我一塊兒留在這裏吧。我不願意離開你。現在你一個人走

去，你一定要有甚麼不意事……」

「瞎說，那有這樣的事。而且我無論如何，明天一定來看你。」

「假使他們不任你來呢？」

「那麼，好了，我把這豎琴留在這裏，無論如何，非得讓我來不可了。」

馬撒對於我的身邊，有了不少的恐怖，但是我還是和他分了手，一個人孤單地走出了跑馬廳。

我自己相信沒有一點可以抱恐怖之心的理由，不過走出了跑馬廳後，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傷感抓住了我的心胸。大概是因為離開了馬撒，卡彼又不在身旁，只孤單地一個人在這寂寞的野路上走過的原故吧。道傍發出一種夜的秘密的音聲，蒼白的月亮，也是使我斷腸。

我雖然疲倦得很，但是很快趕着路，不久就到那旅館了。院子裏不見有馬車，廐裏也不見繫馬。父親似乎不會是在這裏。

我繞了旅館一週，看見一個窗子裏還有燈影，我以爲是還有人沒睡，畏畏縮縮地敲敲門看。白天看見了的店主人，皺着眉頭，手裏拿着蠟燭走了出來，一看我就認出是白天來過了的小孩子，但是他不讓我進去，却將蠟燭藏在背後，望望四邊，側耳聽了聽後，細聲地告訴我說：

『你們的車子走了。到路易去的。你連夜趕上去好了，這是你父親吩咐的。曉得了嗎？路易啦。』

店主說完後，對着我的鼻頭將門閉住了。

我來英國，已有相當的時日，這樣的幾句話，我也能夠明白了，然而只說是路易，到底是遠是近？在那一方角？我完全不知道。店主在我正想發問以前，就像怕給人家聽見似地，無情地將門關住了。欲問無人，就算父親說了連夜趕上，也不能連方向都不清楚的跑去。而且我不能丟下馬撒，雖然雙腿像棉花一樣地，也只好回到跑馬廳去再決定了。

曳着疲倦的腿子走了約莫一個半鐘頭，回到跑馬廳來。尋找那李順的小房子，也儘够費事，不過總算能够和馬撒並枕的鑽在稻葉裏睡覺，也就是幸福了。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們今夜冒險的經過，因為太疲勞，而陷入睡眠鄉中去了。

到了第二天睡醒時，氣力已經十分復原了，所以只要還在睡着的馬撒能够走路，我就決心在今朝追到路易去。

我先到車外一看時，比我早起的李順，正在前面的草地上焚火燒鍋。火還不能燒得好，他伏在地上拚命地吹着。這當兒，我看見了警察拉着了一匹像卡彼一樣的狗從那邊走來。

我心裏有點奇怪，詳細一看時，真的是卡彼，我莫明其妙地，驚怪地呆望着，看見了我的卡彼，猛烈地拉斷了那纏着牠的繩子，跳到我的身上來。

馬上警察就走到我身傍，說：

『這匹狗是你的嗎？』

「是，是我最寶貴的狗。」

「唔，是的

吧。馬上就拘捕

你去，你曉得了

吧。」

粗大的手臂

伸了一伸，抓住

了我，幾乎將我

細嫩的手腕抓斷

了。

看見了這光

景的李順，離開



你爲甚麼要拘捕這小孩子？

了火傍，蹣到了警察的身邊說：

「你爲甚麼要拘捕這小孩子？」

「爲甚麼呀，他是你的兄弟嗎？」

「不，是我的夥伴……」

「昨夜有一個男子和一個小孩子，偷進了聖喬治教堂偷東西，叫這狗看風；只有這狗沒有逃得脫，被抓了來。我們斷定了大概是外處潛來的傢伙，所以就帶了這狗來查探，果然發見了這小孩子。喂，頭目在甚麼地方？」

我覺得一種不可言喻的苦痛，張開了的嘴巴也合不攏來。

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最少我可以推測到此事的經過，我父親的需要狗，並非爲看顧車子。並且一入夜就離開了街市，到曠野中的旅館去，也非無因。父親之所以幸而不遭拘捕，是因爲教堂的盜案要馬上發見，父親早就立刻逃出了那旅館去了。

然而我現在不是想父親的時候了。目下的問題，是怎麼樣能够使自己脫罪。我想不要累及家族，只要找出自己無罪的證據。那第一是要證明昨晚是如何過夜的就行了。

我正在想出這道理的當兒，馬撒睡醒了。他聽見了警察的聲音和人羣的混雜，察出了理由，就曳着跛足，跳下馬車來。

我向着李順，用法國話說：

『請你好好地說明我的無罪。我和大家在這裏玩到一點鐘，然後到奧加旅館去！和店主說了幾句話，馬上又回到這裏來了。』

李順照樣翻譯了，警察反爲疑心起來了。

『那賊偷進教堂時，也正是午前的一點一刻。這小孩子說他是一點鐘左右離開這裏的，和偷進教堂的時刻正相符合。』

『到市上去也得二十分鐘啦。』李順說。

『跑了去只要十分鐘。而且誰又能證明這小孩子是一點鐘走的呢！』

『我可以證明。』

『哼。』警察笑着說，『總之這小孩子我要帶走，你若果有話，到法庭去說好了。』

這時候馬撒投到我的腰裏，一邊和我接吻，向我的耳邊說：

『不要怕！我們一定要救助你的。』

我用法國話說：

『好好地看顧着狗吧。』

然而警察也似乎明白了這句話。

『狗我還要帶走，還要查出共同偷東西的賊哩。』

我在大庭廣衆中，受了教堂的盜賊之名，給警察曳跑了。呀！多麼可恥的

事！

我這次被帶了去的監獄，不是像那法國的鄉下的晒着洋葱頭的一樣的隨便的監獄，這是一間窗子也嵌着鐵條，絕對不能破監的、堅牢的監獄。而且房內只有一張椅子，一張床鋪而已。

我似失了力氣一樣地倒在椅上。想了一會自己的傷心的境遇。馬撒告訴我一定要救我，叫我不失望，但是像馬撒那樣的小孩子，怎麼能夠營救我呢？就算李順也會幫着他，然而這兩人不像是可以從這監獄裏將我救得出去的。

我推開了窗子一看，粗大的鐵條緊嵌在石壁裏，這石壁也有三尺厚。而且窗下的地面，都是石鋪的，成了一個細長的院子，院子的那邊，屹立着約莫一丈二尺高的牆壁。壁的那邊，大概是街路了吧。

無論有什麼樣的朋友的助力，的確是逃不出這監獄。無論何種朋友的義俠和友情，也絕不能穿過了這一層牆壁。

而且我將永遠地被留在這監房中的嗎？！甚麼時候纔被帶到法庭去呢？！被帶到

法庭後，對於我的狗在教堂裏的事，將怎麼辯解呢？我的無罪，要怎麼纔能證明呢？只是李順和馬撒的證明，法官能够答應嗎？而且我決心不累及我的父親和家人們的，這樣我的辯明能夠成立嗎？……呀！我只覺得越加煩愁了。

這苦熱的長日，一點點地過去，到了將近黃昏時，監守拿了我的夜飯——麵包和馬鈴薯來。我想起了從前在讀着種種的囚人的故事中，有在從外邊送來的食物中，藏着了寫了信的字條事情，所以我以為或者李順和馬撒曾有信藏在裏面，將麵包撕成粉碎來查看，並將馬鈴薯弄碎了纔吃，但是一點草屑也沒有。

我不能不等到明天。呀！這一夜真難以入睡，傷心斷腸的，到何世纔忘得了呢？！

第二天早上，監守拿了溫水和洗面盆來，說是今天開庭，叫我好好地化裝。他親切地告訴我弄得乾淨一點出庭時，時常有很大的利益的事。

我聽了他的吩咐，洗淨了臉，梳好了頭髮，衣服也穿得齊齊整整地。在等着

出庭的當兒，我想着了要怎麼樣回答，要怎麼樣辯明，但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却離開了實際，跑到了空想的世界，心裏只想着了故事裏一般的，無情無理的夢一樣的事。我想到了美麗的女王，或是乘着白鳥的騎士來營救我的事。

過了一會，監守又來了，叫我跟着他走。我跟他走出了監房，通過了好幾折走廊之後，到了一扇開着的門前。

『喂，走進去！』

溫暖的空氣，衝塞了咽喉一般地吹到我的臉上。我聽見了很多的蜂的翼聲一樣的、混雜的嘈聲。走了進去，那就是法庭。

我被引上了罪人的席位，覺得腦裏似乎發了暈，但是還能夠看到法庭的情景。

法官坐在高一級的地方。前面稍低的地方坐了兩三個人員，以後我纔知道那一個是檢事，一個是收領價金的，一個是書記。其他還有穿着法衣，帶着假髮的

人坐在我的席前，那就是我的律師。

我那裏來的律師？！誰給我請的律師？我一點也不明白，但是總之，我有律師這是確實的。

在同我對面的其他的席上，有李順和他兩個夥伴，奧加旅館的主人，捉我的那警察，和其他兩三個我完全不認識的人，這些都是證人，被喚了來的。

傍聽席當中，也有相當的人數。在其中我的眼睛碰着了馬撒。真奇怪的，我突然覺得胆壯起來了。而且勉厲着自己不應該失望。

檢事先站了起來，述說了下記的事：

昨日的午前一點一刻時，有一個男子和一個小孩子用梯子爬進聖喬治教堂，敲破了窗子，偷進了教堂。那賊還將一頭狗帶入院子裏看風。剛巧夜深有走過那裏的路人，看見了教堂內奇怪的火光，同時聽見了敲破窗子的聲音，心裏懷疑，喚起了看守的人，叫他留心。看守的人帶了很多人跑到教堂裏。看見了這班人

時，狗就不斷吠起來。小偷慌張地一點東西沒有拿到，從窗口逃了出去，爬上了那梯子，越過教堂的牆頭，不見影跡了。但是狗却不能爬上梯子，只在那裏踱來踱去，所以把狗抓來了。由這狗的引導，抓到一名共犯。這裏的小孩子就是。而且主犯的線索也已經探到了……」

法官向我問了姓名，年齡，職業。我用英國語回答了姓名叫做漆喬治，在倫敦的別斯那爾葛林的紅獅子庭與家族同居。然後又得了許可，用法國話辯明了教堂的事發生的當夜，自己的行動。

『然而你的狗在教堂內的這事，你怎樣辯解？』

『我不知道怎樣辯解。我一點也不明白我的狗爲甚麼會在教堂裏。只是卡波有一天一夜沒有同我在一塊兒了。那天早上我將牠繫在我們的車子傍的。』

我不能再說明下去了。因爲再說下去，就非得有對於父親不利的陳述不可。

我望望馬撒時，他做手勢叫我接着正直地說下去。但是此事我却做不到。

這時輪到看教堂的男子做證人，他被喚了上去，他的陳述，對於我沒有多大的關係。

我的律師和那看守人發起了問答。看守人說他鎖門時，教堂內決沒有狗。律師說他大概在鎖門時，不知狗已經進去了吧。以後又在查問那看守人吃不吃酒，結局他自己說出他是一個很愛喫酒的。那狗是小偷帶進來的呢？還是早就被關進去的呢？亦記不清楚了。

因為律師的辯護，關於卡彼的問題，很有益處了。李順也做證人上去陳述，奧加旅館的主人也陳述了。全部的證人的陳述，是一致的，不過不能證明的，就是我在幾點鐘離開跑馬廳的那一點。證人的陳述，一點也不能對我有利益。

過了一刻，訊問就告終結，法官使人念了口供之後，就宣告在沒有確定要不要解交重罪法庭之前，將我移到沙禾奴監獄去。

呀！重罪法庭！

我爲甚麼不早聽馬撒的話呢！

李順

再被帶到了監房裏，我一投身在冷冰冰的椅上，以爲自己已經發見了，我今天爲甚麼不能馬上被釋放的理由了。大概是那法官想等到抓到主犯之後，查看我是不是真實的共犯吧。

剛纔法官已經說有了線索了。那麼，不久我就得在重罪法庭中，和我的父親金佐們在一塊兒受審問的恥辱了。就算把父親和兄弟坐了罪，而我一人得以放免，那又有甚麼好處！

呀，這日子那一天要到來？！我何時被移到沙禾奴的監獄去呢？！這監獄又是在甚麼地方的呢？！

我爲了這疑問在煩惱着，那天的下午忽然聽見了喇叭的聲音，由那吹法推測起來，我立刻知道那是馬撒。馬撒正想告訴我，他在念着我，並且外邊看守着我。喇叭的聲音，是從窗子那邊的牆外響來的。馬撒大概是到了牆外的街上，爲了一牆之阻，在僅僅四五米突之外，不能見面。但是視力雖不能穿壁，而音響却自由地通過了。

在喇叭聲之外，還聽到了羣衆的步聲和遠遠的波濤一樣的人聲，我知道馬撒和李順在那裏賣藝了。

他們兩人爲甚麼要揀這塊地方呢？因爲此地的生意好嗎？抑是爲了要向我打記號呢？

突然我聽見了用法國話大聲叫了的馬撒的清徹的聲音。

「明天的黎明！」

這聲音的餘韻尙未滅時，那喇叭的活潑的噪擾的音曲又響起來了。

我們並不用着甚麼特別的頭腦，纔可以明白馬撒用法國話說了『明天的黎明』這句話，決不是對着觀客而發的。但是對於這句話的意味，就決不是容易推測得出的。我揮動了全身的智慧，不願使馬撒失望，然而明天的黎明，到底想怎麼幹，我一點也不明白。

我以為只有一事不應忘記的，就是在明天的黎明時刻，醒着眼來響應突然的一切。直到這時機的到來，我只好忍耐着就是了。

因為要在明天的黎明前醒覺，所以我一到天黑，就躺在吊床上，希圖入睡。然而睡不着。附近的大鐘的聲音，也不知聽見多少次。到最後那睡魔就在它的翼上將我戴着去了。

我睡醒時，還是深夜。天空的明星，從窗裏還可望得到。世上寂靜無聲。離天亮還有很多的時間吧。

我下了吊床，偷偷地坐在椅上。又恐怕驚動了看夜的，在室內也不敢走動，

只有靜靜地等待着。不久大鐘響了三下。我覺得起來太早了，可是再睡下去，又恐怕睡得太熟了，說不定會在黎明還睡着，只好決心這樣地等到天亮。

我唯一的任務，就是數着那十五分敲一次的大鐘的聲音。可是這十五分鐘多麼的長啊！我有好幾次在鐘還未敲時實在以爲鐘又在敲了。

背靠着牆壁，眼總望着窗子。不久透過玻璃的星光漸漸淡白，天空也似乎變白了。

這不是我的心情使然。真的是黎明了，遙遠的地方，已經有幽微的晨雞聲了。

我站起來，躡足跑去開窗子。想要推開這造得不好的窗子，而又要它不響，這不是容易的事。我耐着心慢慢地不怕費時，總算能够滿足地將它推開了。

我不知道馬撒將要怎麼樣的營救我。但是除了這窗子之外，沒有可以救我的地方。而且那邊還有粗大的鐵條，笨厚的石壁，嵌鐵的門。希圖能夠從這獄裏救

出我去，真是沒有常識的東西。然而我又不能拋棄了遇救的希望。

星光漸薄，從窗外透進來的早晨新鮮的寒氣，使我發抖。然而我絕不離開窗
傍一步。頂住足尖站在那裏，沒有自主的目的，而却瞪着眸子凝望，側着耳朵傾
聽。

廣大的白幕一般的東西，昇到天上，地上的東西，大概可以分出形態來了。
這就是馬撤所說的黎明。我想到這裏，就屏息着聲氣，側着耳細聽。沒有一點聲
音。只有聽到自己心臟的鼓動。

過了一會，我似乎聽見了高牆的那邊，有人抓爬的聲音。但是在我又沒有
聽清楚足音，我又以為是聽錯了。我更側耳細聽。抓爬的聲音還是繼續着。突
然我看見了那牆上伸出頭來。天還是暗的，不能看清那是誰的面孔，不過很奇怪
的，我馬上知道了那不是馬撤的頭顱，而是李順的。

李順一看見我貼在鐵窗子內，就靜靜地說：

『肅！』

他更做手勢叫我離開窗子。我不知道甚麼道理，總之聽從了他的吩咐，離開窗子，站在傍邊窺看形勢。李順拿起了一根玻璃管似的光亮的東西，頂在嘴上向窗子瞄準。

我立刻明白了這就是吹矢。我聽見了『拂』地一聲李順吹氣的聲音。同時我看見了一個小白球掠過空中，從窗子滾了進來。這瞬間李順的頭顱就在高牆的那邊消失，再沒有半點聲音了。

我走到了在室中滾落的白球傍，拾了起來。那是用薄紙包了的鉛珠，那紙上似乎寫着了很細的蠅頭字，然而天還是黑的，沒有法子看得清楚，我只好等着天亮。爲了慎重起見，我偷偷地關攔窗子，緊握着那鉛珠，仍舊躺在吊床上。

那天的天亮真是困難！我以爲今天的天是不會亮的了。不久窗上漸變黃色，過一會又轉成過薔薇色，室內光亮起來了。

我就慎重地剝下那包着鉛珠的紙條，披開一看時，果然有如左的文字：

「你是被決定了明天午後的火車到沙禾奴的監獄去的。你將被一個警察護送着，乘二等車到那裏去。那時候你應該坐在靠近車門的地方。開了車四十五分後，火車通過接續線，將放慢速度。不要忘記了是四十五分後。在那裏火車將轉成弓形，目標是有一株大白楊樹，那時，你就將那邊的車門推開，大胆向草地上跳下去。跳時須兩手向後，使足尖先落地。跳下後就爬上左手邊的長堤上來。我們在那裏有一輛駕着駿馬的馬車預備着等你。一點也不要害怕。兩天後我們就到法國去了，一切都準備停當了。須大胆地實行。尤其是跳下時，須放胆往遠處跳，想法子使足尖先落地。」

我似乎已遇救了一般了。我已經不要到重罪法庭去。我用不着受和父親們見面的恥辱了。呀！馬撤！呀！李順！我要怎麼樣感謝你們！尤其是這次的事，一定是李順想出來的。沒有李順，馬撤一個人決不能這樣準備周到的。對於我這普

通的朋友，能夠這樣幫忙的李順，真是一位義士，我一輩子也不會忘了他。

我讀了兩三次。「四十五分，弓形的轉角，大白楊樹，足向下往遠處跳，左手邊的長堤」……我完全記在心裏了。就算跌死也不打緊，我大胆地跳下去吧。與其用盜賊的名義來受罰，倒不如死了好得多。

兩天後就到法國了！我歡喜得無天無地了，可是突然想起卡彼時，我又爲之斷腸了。但是我再一想，馬撒總不會丟下卡彼不顧的。能夠想法子來營救我的馬撒，總能夠想法子來救卡彼吧。

我最後一次念完了信後，就把那信嚼碎吞了下去。此後只有靜靜地睡覺了。我這樣地，等到監守人送朝飯來時，我還是睡在吊床上。

時間迅速地，沒有十分的痛苦地過去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一位我沒有見過面的警察走進來，叫我跟他走。看那警察的樣子，是很和善的，五十來歲的、有點遲鈍的男子，我心裏歡喜，以爲這就好了。

一切的順序，像馬撒的信中一樣地執行了。我乘上車子時，依馬撒的吩咐，靠緊坐在入口的門邊。警察也不加干涉，只坐在我的對面，其他沒有別的乘客。

『你會說英國話嗎？』那警察問。

『是，我會說一點點。』

『你聽得懂吧？』

『是，慢點說時，我可以聽得懂。』

『那麼，我們慢慢地來談談吧。我要忠告你，在法庭上說假話，是最不好的。做了壞事，就應該懺悔啦。尤其像你這樣的小孩子，只要自己懺悔，罪就輕了。你是未成人的，或許立即就會放你也說不定。我並不騙你，最好是自白出來。我說得很唐突，但是你若對我自首了，我可以替你幫忙，怎麼樣呢？』

我想說我沒有甚麼可以自首的事。但是一想，和這警察談論起來，有點不妙，所以默默地裝着很佩服似地聽着他的說話。

警察看見我這樣子，又說：

『你想想看好了。可是你也不應該無論向誰隨便懺悔，你應該找對你有好意的人來說。我這人是真心替你做事的，你好好地想一想好了。』

『是的，我想一想看。』

這樣地說，我先使那警察放心。我很驚奇似地望着車窗外的風景，過了一會向那警察問，我可不可以站在門前，看看外邊的風景。

警察也似乎要得我的高興，允許了我的要求。我推開車門的窗子，靠着，眺望外邊，火車現在正用全速力賽進，警察沒有一點看管我的樣子。

過了一會，那警察因為從窗裏吹進來的空氣太冷，縮進裏邊去了。然而冷氣對於我，却完全沒有關係。偷偷地將左手從窗口伸出去，預備着隨時都可開門的姿勢。

似乎已經過了四十五分了。我看見了那邊有一株就是所說的那白楊樹。我的

心正在亂跳時，火車拉響了汽笛，漸漸放慢了速度。呀，時機近了！馬上就是轉灣的地方，白楊樹近在眼前了。我以爲時機到了，匆忙擰開把手，推開車門，電閃雷掣地，盡可能的向遠處一跳。

跳下去的地方，是乾了的大溝，我的手碰着了前面的堤，所以幸得保護着了胸部，然而因爲打擊和振動太利害的原故，我立刻滾下溝裏，人事不省了。

我再醒轉來時，還以爲是仍在火車上，因爲我是睡在很快的車子裏。我覺得身體被搖得亂滾，而且是睡在乾草之間。

真奇怪，有人在舐着我的面孔。熱的接吻雨一般也降在我的頰上，我的額前。

張開眼一看時，一匹黃毛骯髒，使人難堪的狗靠着我，在舐我的面孔。我的眼睛同時又碰着了伏在我身上的馬撒的眼。

馬撒推開了狗和我接吻，一邊嚷着說：

『你遇救了！』

『這裏是甚麼地方？』

『這裏是馬車裏哪。李順在駕着車呢。』

李順聽見了這邊的話聲，回頭看着說：

『身體怎麼樣了？』

『怎麼樣呢，不知道。似乎不要緊了。』

『動動手腳看吧。』李順說。

我躺在乾草上，遵着他的吩咐，動動手腳看。

『呀，不要緊了，甚麼地方都沒有傷！』馬撤很高興地說。

『我爲甚麼會到這地方來？』我有點奇怪。

『你照着我的信跳下車子了。但是因爲振動太利害，跌在溝裏氣絕了哪。我們儘等你總來，所以我拿住了馬韁繩，李順走到堤下去看了，他一看見你氣絕

了，就把你抱到車上來，那時候以爲你是死了，我們不知道多麼的擔憂。現在你逃脫了，安心吧！」

「警察呢？」

「他和火車一塊兒去了。火車沒有停車哩。」

大概我已經明白了，我望望我的周圍。那匹骯髒的黃狗，用恰像卡彼一樣的溫柔的眼光望着我。但是牠明明地不是卡彼。因爲卡彼是乾淨的白狗，而這匹是骯髒的黃狗。

「馬撒，你把卡彼丟了嗎？」我忍着心痛說了。

在馬撒沒有作答之前，那黃狗跳上我的身上，一邊吠一邊舐着我。

馬撒笑了說：

「牠就是卡彼啦。我們將牠染成黃色了。」

我急遽抱住了卡彼，和牠接吻了不知多少次。

『爲甚麼把卡彼染了？』

『其中有故事啦。讓我告訴你吧。』

但是李順阻止了他說：

『馬撒，那話放在後來說吧。你到這裏來執住這韁繩和馬鞭驅馬。過一會就是稅關的柵門了，我把這馬車弄得人家看不出來纔好。』

那馬車是非常粗陋的二輪車。頂上蓋着了粗麻布的大幌。李順把這幌取去，把幌輪也收了，疊成四摺，蓋在我的身上，將我藏起來了。他又去和馬撒換了位置，於是，馬撒爬了起來，鑽進那疊好的幌下。本來是三個人乘在有幌的馬車的；一霎時却變成了無幌，乘客也只有一個人，外觀完全變了一個樣子。照這樣子，就算有人趕了來，也看不出吧。

當馬撒鑽到我的傍邊時，我就向他說：

『到甚麼地方去呢？』

『到一個叫做小城頓的地方去。那是一個小港，那裏李順的哥哥有一艘帆船，要到法國的羅漫地方去買乳酪和雞蛋去的。那船今夜就要出帆，所以我們就搭那船逃歸法國。要是此次逃得脫，那完全是靠李順哪。一切都是他的計劃，像我這樣的一個小孩子能做什麼呢。用吹矢將信送入監裏的，和使你從火車跳下來的，都是李順的計劃啦。預備好快馬的，接洽帆船讓我們到法國去的都是李順。坐輪船去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那麼樣做，立刻就要被抓到……喂，路美，交朋友真的不錯啊。』

『卡彼呢？是誰偷出來的？』

『那是我，不過將他染成黃色使警察認不出來的却是李順。那警察正牽着卡彼在人叢中走時，我乘他的不注意，偷偷地喚了卡彼，卡彼就扯開繩子跑來。李順是偷狗的名人，所以他在傍邊等着帶了來的。』

『你的脚好了麼？』

『似乎好了。我沒有想到自己的脚的工夫了啦。』

英國的道路，不像法國那樣的自由。到處都有稅關的柵門。依着貨色，不能付若干的錢。到了這柵門時，李順吩咐我們不要聲張也不要動，他自己却和看柵門的人說着笑話，從從容容通過去。看門的人也因看見了這只有一個駕御者的寒酸的馬車，所以不加審問，讓我過去。

李順本來是馬戲班的小丑角色，對於此道，很有奇怪的才智。面孔也裝得好，他此時裝的是一位中年的農夫，說話舉動無一不是農夫的樣子，就算平常相知的人們，也看不出來。

我們跑得真快。馬是駿駒，而李順又是馬戲班裏出來的，很會驅車，所以我們跑得很高興。不過爲了使馬息氣和吃草，中間不能不休息。然而我們不像平時一樣地到路傍的菜店去。看見了一叢樹林時，我們就驅車進去，解開了轆讓馬到小溪裏去喝水，再將麥袋掛在牠的脖子上。

這時已經是夜裏了，不愁有人來追了。我們便從幌下鑽出來，知道這時就向李順說話也沒有關係，所以爲了謝他的意思，想將心裏的話說出來。但是李順不許我說，只用力緊握住了我的手說：

『你替我們幫了忙，所以我們又幫了你們的忙。世間是恩恩相報的。而且你不是馬撤的兄弟嗎？爲了馬撤，誰都願意盡力啦。』

我問李順到港去還有多少路程。李順說非有二個鐘頭不可，不過恐怕因爲潮水的關係，船會提早出帆也未可定，所以趕得及的話，還是非得趕快不可。』

我和馬撤又鑽進幌下的乾草中，馬又重新迅速地前進了。

『你還是不放心嗎？』馬撤問我說。

『唔，也不是完全放心。我學得似乎再要被抓，也許不會了。不過，逃走就等於自白犯了罪一樣的。我最不願意他們這樣想，假使被抓住了又怎麼辦？』

『不要緊的。等到火車到了站，警察噪起來，再來追我們已經遲了。而且他

們斷沒有想到我們會在小喊頓上船的道理。」

然而我不能像馬撒那麼樣的樂觀。搜索隊即時四處找起我來時，是很危險的啊。

我們的馬，隨着了李順的驅策，用全速力在田路上飛跑。有時也遇着了別的馬車，但是沒有一輛會趕得過我們的。途上的村落，也都靜默了，窗上還有殘燈的，寥寥幾不可多見。只有一些狗們，看見了我們的馬車跑得太快，時常要趕着吠幾聲而已。

在上斜坡的地方，李順又讓馬息了一息。我們下了馬車，仆在地上細聽。就是那比誰都要靈敏的馬撒，也不能聽到一點聲息。我們是在黑暗和寂寞之中趕了來的。

我們已經沒有再躲入幌下的必要。然而夜越深越冷了。而且從海邊吹來的風，早就強烈地撲着臉孔。所以爲了避這風吹，我們還是用幌蓋着身子。用舌頭

舐舐嘴唇時，有點鹽味，我們知道海已經是很近了。不久我們的眼中，映着了時隱時現的強烈的火光。那就是燈塔，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了。

李順羈住了馬，慢慢地走到了橫路，吩咐我們抓住韁繩，在那裏等他。他自己却去看哥哥的船有沒有開出去。

我自己說出來吧，從李順去了後，只存了我們時的那一刻時間，却像無限的長。我和馬撒都噤不出聲。我們聽見了岸上的波濤聲隨着風的加強，越加單調地凶起來了。而且我們的感情也越加興奮。馬撒也像我一樣的抖着。馬撒細聲說：『那是因爲天冷。』但是這決不是因爲天冷的原故吧。

等得不耐煩的當兒，從李順走去的那方角聽到了脚步声。無疑地是李順回來的了，我的運命就在這瞬間決定啊！

李順不是一個人。漸漸走近時，其他尚有一位穿着厚油布的大衣，帶着羊毛帽子的男子。

「這是我的哥哥。」李順說。

「幸而還

在等着潮水，

所以他自己跑

來替你們，那

麼，我就在這

裏分手吧。我

不能讓多人知

道我到這裏來

的。」

我重新想

對李順道謝，但是他還是阻止了我，緊握着我的手說：



這是我的哥哥，李順說。

『那話不要再說了。大家互相幫忙，那是當然的。世間是輪流着的。以後再會吧。我只要想到自己爲了馬撒出過一點力，心裏就高興了。』

我和李順話別，偕馬撒跟着李順的哥哥走了。我們穿過了幾條寂靜的小路，到了海岸的碼頭，海裏吹來的急風，撲面吹來，幾乎使我們不能出氣。

李順的哥哥不做聲，指了指停在碼頭傍的一艘單檣的帆船。五六分鐘後，我們上了那船的船梯，船長——李順的哥哥立刻引我們到一間小船室裏，他像李順一樣的語調說：

『還要再等兩個鐘頭纔開船。在沒有開船之前你們不要做聲。噪了起來時，恐怕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就討厭了。』

船長將船室鎖起來出去了。我們似乎真的坐上了大船一樣地。馬撒等到看不見船長的影子時，突然抱住了我和我接吻。那時候他已經不會發抖了。

『白鳥』的行踪

船暫時沒有聲音像睡着了一般地橫躺着。我們只聽到風打橋頭的聲，和擊着船底的波濤聲。過一會纔聽見了甲板熱鬧起來，繩子落水的聲，滑車的聲，捲鎖鏈的聲，揚帆的軋轆聲等等的雜音。

聽見舵動時，船就向左傾下振動了。船現在是動身了！我們安安全全遇救了。

船最初是間隔着慢慢搖動的，可是因爲風太大了，不久就動得越加利害起來。

『可憐的馬撒！』我執住了馬撒的手說。

『我無論怎麼樣暈眩，也不打緊。只要你逃得脫就好了。在未乘船前，我早

就知道是這樣的了。在馬車上時，我便覺得大樹的樹梢在搖動，所以我想，若是坐上了船時，一切的東西，一定會舞起來吧。現在真的東西舞了起來啊。」

這時候有人來給我們開門。

「已經出了海了，再不怕有人追來的了。想到甲板上去就上去好了。」
那是李順的哥哥。

「怎麼樣纔不會暈船呢？」馬撒問他說。

「睡着最好。」

「謝謝你，那麼我就睡在這裏。」

馬撒躺了下手。

「我就叫茶房拿個銅盆或是甚麼東西來，你這樣地忍着好了。」

我想留在馬撒的身邊，但是他總不答應。

「你用不着守住我。沒有甚麼關係。你已經逃脫了，我雖然暈了船，但是從

沒有這樣歡喜過。」

我到甲板上去看一看，因為了船的傾斜和強風，我不能站得住，只好抓住帆索，跪下一隻腳。面前是深夜的黑暗，辨不出一點東西。只有在那像鋪着起泡的白布一般的大波濤中，一隻孤單的小船筆直衝去。時常傾得似乎就要翻下去，然而又決不會顛覆。慢慢地再起來，乘着背後追來的西風，突破巨浪，像矢一樣地前進。

我回頭望了陸地的那一角港內的火光，在水蒸氣濃密的黑暗中，比春夜的星星還要模糊。在眺望之中，那火光也漸漸地一個一個的熄了，我心裏懷着遇救的快樂，向英國道別了。

『假使這風是這樣吹時，黃昏就可到法國了。再沒有比這「月蝕」號這麼樣快的帆船的。』李順的哥哥自誇地說。

『還非得在海中再過一天，呀，可憐的馬撒！而且他說暈船也歡喜啊……』

天亮了，風還是一樣地吹着。時間總算漸漸地過去。我往來在甲板和馬撒睡着的船室中。

那天的下午，船長指着西南方說：

『那是瑪爾拿。』

一看是，遙遠彼方的蒼蒼水際處，屹立着一根像白色的大柱一樣的東西。

我連忙跑下甲板，到船室裏向馬撒報告這可喜的消息。我們已經看見法國了！

可是我們的船是到羅曼地的伊西尼起岸的，從瑪爾拿到伊西尼還有很多路程。然而總之法國已經近在眼前了。以後只不過是一時的耐煩。

不一會我們的船駛進伊西尼灣了。天時已經入夜。李順的哥哥留住我們，還在『月蝕』號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大家分手時，李順的哥哥和我們緊握着手說：

「甚麼時候再想到英國去時，我這「月蝕」號每個禮拜二在這裏出發，你們不要客氣來找我好。」

對於他這親切的提議，我們再不想有機會來接受。馬撒和我各有各人的理由，不願意再隨便渡過這海峽了。

我們的行李，只有各人的樂器，除了隨身衣服之外，再無長物地跑上了法國的海岸了。我留在李順家裏的豎琴，是馬撒給我帶了來的。我們的背囊，却放在漆家的車子裏，沒有拿得來，這很使我們不便。因為襯衣、襪子、手巾、等等的東西，都是放在背囊裏的，尤其是我那張法國的地圖，現在更是必要，而亦是放在背囊裏，不曾帶來。

幸而馬撒節儉積下了五圓，和李順賺來的分了十一圓也放在馬撒處，所以我們總共還有十六圓的現錢。這在我們當然是大宗的款項了。馬撒本來想將我們的分額，送給李順當爲代我們奔走預備的謝禮的，但是李順却說，做事是爲了友

誼，不應該看錢做事，一個銅板也不肯收。

我們上岸後最初的公事，是先買了二個舊的背囊，二件襯衣，二雙襪子，一塊肥皂，一把木梳，線，鉗子，和一張我們的生意中不可缺的法國地圖。

實在的，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呢？走那一條路好？向那一角走好！這是我們下了『月蝕』，走上伊西尼港時最先想起的問題。

『我不論向左走也好，向右走也好，不過我有一個希望。』馬撒說。

『甚麼希望？』

『不論那條河都好，我想沿着河邊走，或是順着運河去。我有我的打算。』

我不做聲，馬撒又接着說：

『我告訴你這打算吧。亞沙患病時，他的媽媽就帶他在船上，在法國中遊行是吧。而且你碰見的，就在那時候。』

『但是亞沙的病已經好了啊。』

「只是好了一些吧了。是說病很重了，得了母親的看護纔得無事啦。我以為要使亞沙真的完全好，一定又是讓他坐在「白鳥」上遊行。所以，沿着河岸或運河走時，就有機會碰着「白鳥」。」

「不過我們又不知道「白鳥」有沒有在法國。」

「「白鳥」又不能到海裏去，假使在的話，一定是在法國哪。而且像「白鳥」那樣的船，法國也不可多見，一定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但是我們不能只顧找「白鳥」，而把葉琴，麗色，澤民，亞歷們忘記了。」

「一邊找着「白鳥」，我們不是一邊還可以去訪他們嗎？所以，你查查地圖看這附近有沒有河或運河，我們就沿着它走吧。」

我們立刻就將地圖鋪在道旁的草上查看，從這裏去，最近的就是聖涅河。

「那麼，就沿着聖涅河上去好吧。」馬撒說。

「沿着聖涅河上去，就到巴黎哩。」

『到巴黎去也很好吧。』

『不很好。我聽我死去了的師父說過，要找人就到巴黎去。所以假使英國的警察跟着找我時，他一定要到巴黎去。我不願在英國逃出來，却到巴黎來被捕。那我又何苦那麼樣地逃出來呢。』

『你以為英國的警察會追究到這裏來嗎？』

『我可不知道，假使是追了來，那就倒霉了。我不願意到巴黎去。』

『那麼，不要到巴黎去也好，到了巴黎附近，我們再兜一個大圈子，又包過巴黎的前頭去，不就好了嗎？我也担心着不要被喀爾從監裏出了來，將我又抓去。』

『唔，是從監裏出來的時候了。』

『那麼，就那麼樣做吧。沿着聖涅河到巴黎的附近，途中又順便問問駛船或拖船的人們，有沒有看到「白鳥」，那是法國中不多有的奇怪的船，看過了一

次，就一定不會忘記的，他們一定可以告訴我們。若使誰也沒有在聖涅河上看見過『白鳥』，那麼，就一定是沒有到聖涅河來過，我們就到羅亞爾河，或加倫河，凡是法國中的一切的河川，一切的運河中去找，最終我們總可以碰到它無疑的。不是嗎？」

我不敢反對馬撒所說的。聽從他的意見，決定先向聖涅河走上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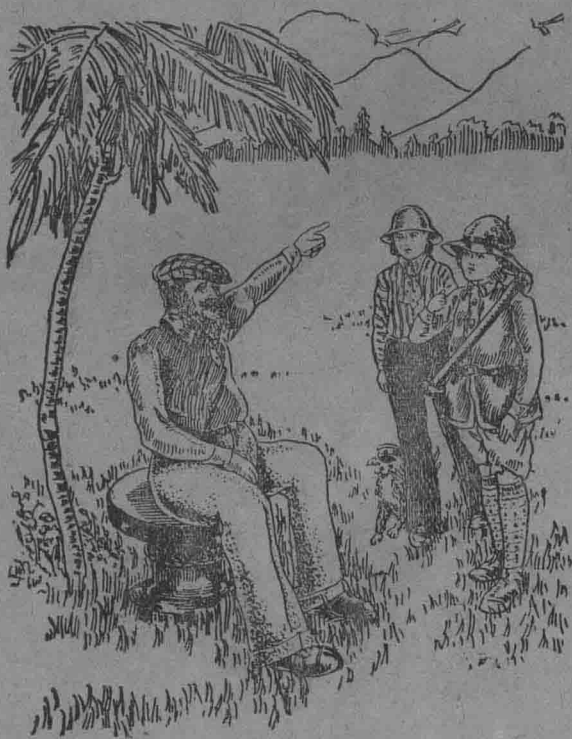
我們的方針既經決定，這次就有照料卡彼一下的必要。卡彼被那黃色的染料塗得太不像樣了，我不覺得牠就是我的卡彼。那麼我們就買了一些肥皂粉，在附近的小河中，和馬撒兩個人拚命地洗得手腕都麻疲了纔止。

李順似乎是用了很多的色料和牠染過的，洗也洗不褪，兩個人流着汗拚命地擦，也只洗脫了一半，以後我們每遇有機會，就給牠洗，這樣地洗到卡彼回復了原狀，我們費了六七個禮拜。

我們總算到了聖涅河，立刻就問本地的人們有沒有誰看見過『白鳥』的。可

是誰也沒會見過那樣的船。沿着聖涅河上走，在沿岸的村鎮中一定要去尋問「白鳥」的踪跡。

在沒有碰見着過「白鳥」的人中，我們不覺已走過了巴黎，到了瑪倫和聖涅河分流的地方了。正在這裏迷了方角時，我們偶然聽見了的確



回答我們的問話的，是一位看船的老翁。

是『白鳥』那船的消息，據說，約莫在二個月前，『白鳥號』沿着聖涅河逆航向上流駛去了。

回答我們的問話的，是一位看船的老翁。就船的構造說，就那船中有一位少年的病人說，一一都和『白鳥』相符合，我們再無置疑的餘地了。

當我和老頭兒的問答中，馬撒一個人自己在堤上跳起舞來了，而且馬上又取出提琴來，像發狂的人一樣地，奏起凱旋曲了。

兩個月以前，那麼就是離得很遠的了。不過還不是半年或一年以前。還是遠了一點，但還有追及的希望。我們是步行的，而且還有每日要找尋麵包的重大問題，實在是不容易的事，然而我們決不願意放棄了希望。不過只是時日的問題，這樣做去時，我相信遲早總有碰到『白鳥』的日子。

『是誰說得有道理！』馬撒叫了起來說。

剖開心肝來說，想要碰着『白鳥』的希望，一定比較馬撒還要深。不過是因

爲我的性質，不願意將自己的夢想說出來吧了。

我們用不着再逢人便問了。『白鳥』在我們的前頭，我們只要沿着聖涅河上進就是了。

走到了蒙利時，羅昂河又與聖涅河合流。各方探詢之後，我們知道『白鳥』還是在聖涅河。

到了蒙特羅，在這裏約涅河又同聖涅河合流。這次『白鳥』却捨了聖涅河而取道約涅河。『白鳥』離開蒙特羅時，是在兩個月連十日。他們說，那青藤纏繞着的甲板上，曾有一位英國貴婦人與一位睡在床上的少年在。

我們到這裏，又比最初遲了十天。只得又趕快向約涅河上追去。

我們一邊趕着『白鳥』，同時漸近麗色所居的都魯斯。我按着亂跳的心頭，披開地圖一看，約涅河只是聖涅河的一小支流，所以『白鳥』當然不能直駛上去不止的。我們無論如何非得取道通到此河的兩運河之一，而這兩運河中，就有

一條是流過麗色的家門前的。

假使『白鳥』也選了這條運河，通過了麗色的門前，那麼，麗色一定是看見了『白鳥』無疑。

我曾好幾次告訴了她『白鳥』和亞沙美麗甘夫人們的故事，所以她馬上就會知道那是『白鳥』，而且會歡送那亞沙和美麗甘夫人。想到這裏，我的心又亂跳起來了。

我們立刻就到了第一條運河，『白鳥』還是在約涅河。我們漸明白了是到過麗色的家的運河了，我覺得只要看見了麗色，那麼對於美麗甘夫人和亞沙，我們一定可以明白更詳細的消息。

從前我們因為不使那從英國帶來的十六個減少，所以每因機會，就開場賣藝，可是這四五日來，只熱心在追趕『白鳥』的踪跡，每天只有仰給那寶重的蓄積，也不想賣藝，只顧飛跑前進。

『喂，快走吧！』馬撒一說時，我也催着他說：

『快走！』。

我們早起夜息，趕赴前程。然而誰也不說疲倦。只有卡彼莫明其妙，裝着奇怪的臉孔，時時望望我跟着走。

不思賺錢只顧走路，這就有點不對，所以我們自然是採取了勤儉主義。現在氣候很熱，馬撒就說肉類不合於夏天衛生，絕對不吃，一天只吃麵包和一個養鷄蛋分做兩人吃。不過水是用不着客氣的，隨便喝夠好了。

不久我們到了麗色家前的運河了。在每個閘門處，總問起『白鳥』的消息，知道『白鳥』似乎很慢緩地在這美麗的運河中行駛，誰都看見了它，沒有一個人不在說它的。

照這樣看來，我們大概可以從卡特林姑母和麗色處聽到很多關於『白鳥』的消息吧。

越近都魯斯，人們越說得起勁。他們不只說船的形狀。他們還說美麗甘夫人是「一位慈善的英國貴婦人」，說亞沙是「時常睡在飾滿花草的迴廊下的溫柔的少年——不過有時他也倚在柱傍站着」。

那麼，亞沙的病恐怕是好了很多吧。

我們漸近了都魯斯。再兩個鐘頭，再一個鐘頭，再十五分！

好容易纔看見了前次在清秋的陽光下、偕麗色去散步的那樹林。過一會，運河的開門和卡特林姑母的房子都看得見了。

我們嘴裏雖然不做聲，而各人的脚步像約好了似的加快了。我們不是步行，而是飛跑了。卡彼的確是看見了麗色家了吧，牠最先飛跑了去。

卡彼是去告訴麗色我們來了的事，麗色會跑出來迎接我們吧。

然而從家中出來的並非麗色。我們反而看見了一邊吠喚、一邊被趕了出來的卡彼。

我們莫明其妙地停了步。面面相覷，不知究竟爲了甚麼事。我們默默地還是向前走。

卡彼回到我們身傍，此次却是畏畏縮縮地跟着了我們的背後。

家中走出了一位男子，手中揮着開門的開板一般的東西，向開門那邊去了。

那不是麗色的姑丈。

我們担着心到了家傍一看時，一位從不曾看過的婦人在廚房裏忙着做事。

「卡特林姑母不在家嗎？」我試一問時，那婦人很奇怪地望着了我們，說；

「她不在這裏了。」

「那麼在甚麼地方呢？」

「她到埃及去了。」

我和馬撒靜悄悄地相覷着。卡特林姑母到埃及去了！我們從前也確曾聽過埃及這句話。然而埃及這個國家，是何等的國家呢？我完全不知道。連它在甚麼方

向都不明白。只漠然地以爲它是在很遠很遠的海的那邊的一個國家。

「麗色也到埃及去了嗎？」

「麗色！」那婦人端詳了我一會說：

「你是那路美嗎？」

「是的。」

「哦，那麼，我倒要對你說幾句話。那卡特林的丈夫因水難死了。」

「甚麼？水難……」

「怪可憐的，他在閘門中，跌下水裏去了，不湊巧偏偏那身上的衣服，鈎住了船底的釘，浮不起來，就那麼樣的一命嗚呼了。那麼，卡特林又不是有錢留下的，正在莫可奈何的時候，剛巧她從前做過奶媽的那家人家，到埃及去，想要卡特林再到他們那裏去，所以她就決定到埃及去了。不過爲難的就是你現在找她的麗色。然而運氣這東西，真是奇怪，有一天，這運河裏來了一隻從未見過的漂

亮的船，那船中的一位英國太太，就到卡特林的地方來訪問。」

我們吃了一驚。爲甚麼美麗甘夫人會來找尋卡特林姑母？！

『那麼，那位英國太太是特意來找卡特林姑母的吗？』

『她是來找路美的啊。詳細的事我可不知道，聽說他們在船上遊來遊去時，在報紙上看見了說你在甚麼馮魯斯的炭坑內，做了一件好事，所以她很想看看那小孩子，寫了一封信到馮魯斯去。』

那婦人又接着說：

『那麼她就接到了一封回信說，路美在何處，可不知道，不過大概是到都魯斯的這家去的。剛巧他們到了這方面，所以順便駛進了這運河來，到卡特林的家裏來找。』

『原來是這樣的。』我答了一聲，和馬撒互相看看各人的面孔。我對於這樣思念着我的美麗甘夫人，不禁油然而生了感謝之念。我的眼中也充滿熱淚了。

但是我只擔心着麗色的事，所以就追着問：

「麗色怎麼樣了呢？」

「哦，那麗色，真的沒有像她那樣幸福的小孩子。那位英國太太在聽說了種種事情之後，就說，既然這樣，麗色就讓她領去，一邊給那患病的小孩子做伴，一邊受她的照料，卡特林是因便得便，歡喜得不得了，馬上就把麗色託給了那位太太，自己到埃及去了。」

我受了深刻的感動的打擊，不知所以然地呆站着。

「你知道那英國太太的行踪嗎？」不像我那樣失了希望的馬撒問。

「大概是到法國的南部，或是瑞士去。等定了下落時，麗色就應該有消息來的，不過就現在還沒有消息看起來，似乎還沒有一定的下落哩。」

我還是茫然站着，馬撒轉了機向那婦人說：

「謝謝你！老伯母。」他輕輕地從後門將我推到路上去。

「喂，走吧，開步走！」馬撒快活地叫了一聲，「不單是美麗甘夫人和亞沙，連麗色都可以看見哩。事勢不是很可樂觀嗎。這就是叫做好運道來了哪。我們到現在，也儘受夠了苦難和不幸了，就算時運到來，也不爲早了吧。吉兆已經臨頭了，真多謝。下次有甚麼好事呢，總之，不說爲妙。」

馬撒是在做夢了。

我們一刻也不願虛度，除了睡眠的時間，和獲得麵包的時間之外，我們專心向『白鳥』的背後追趕。

從羅亞爾河到中央運河，又再下沙翁河，我們結局到了里昂。在這裏使我們爲難的，就是不知道『白鳥』是向龍河下流到法國的南方去？或是逆向上流到瑞士去？

里昂是一個大地方，船隻往來如織，人們也對於往來的船隻不大注意到。『白鳥』的行踪，到這裏就不明白了。我們擔憂得怎麼似地，在河岸碰着的船夫、

曳船的人、看船的人、或其他種種的人時，就一一詢問，到了最後，纔知道『白鳥』向龍河的上流駛去了。那麼，『白鳥』是向瑞士去的了。

『從瑞士誰也不容易到法國南的意大利去。這次我滿心以為交好運了：追着美麗甘夫人的背後，最後到了特里奴，可以和妹妹接吻了！』馬撒失望地大叫。呀，可憐的馬撒。他為我拚命地找着美麗甘夫人和亞沙，然而我却不為他做一點事。

從里昂追着『白鳥』的背後，由龍河上前，這河從這裏起，水勢漸急，『白鳥』也一定不能駛得很快。在克羅斯探問時，『白鳥』只比我們先走過六個禮拜。我拿出地圖來查看，我們似乎沒有在到瑞士以前有能夠追得到『白鳥』的希望，而且龍河是否可以通到水源的日內瓦湖去，還是疑問。假使美麗甘夫人到了瑞士去了時，我們又沒有瑞士的地圖。這樣一來，我們就有點不放心了。

這樣那樣地我們到了一個給龍河分開兩段叫做雪雪的地方。河中架着吊

橋。我們爲了探聽『白鳥』的去向，跑到河邊去，無意中看見對岸時的我的吃驚是怎麼樣的啊！『白鳥』停泊在那裏哪！

襁褓

我跑上了吊橋上，那的確是『白鳥』。不錯的那是『白鳥』，但是活像被遺棄了的船一樣，沒有住人的影子。用木柵一類的東西保護似的圍着，停在那裏，甲板上完全鎖住了，迴廊裏沒有一朵好花。

『怎麼樣了呢？不是亞沙有甚麼事嗎？』

我們臉望着臉停止脚步，心裏像裂了一樣的。

然而這不是可以躊躇的時候，壯了胆走近船傍，問了在那裏碰見的一個男子。幸而他是看管『白鳥』的，馬上就答復了我們的問話。

據他說，美麗甘夫人們，現在平安住在瑞士。「白鳥」到了這裏，再駛不上去了，所以在這裏離船登岸，雇了一輛四輪馬車，夫人就同兩位小孩子一個女用人乘着去了。其餘的用人們，帶着了行李，跟着了夫人之後走了。夫人到秋天再下到這裏來，搭上「白鳥」，到法國的南方過冬去。

「太太現在住在甚麼地方？」馬撒說。

「據說是在日內瓦湖邊，在越比越的附近租了房子，不過實在的情形却不曉得。」

我們馬上就以越比越為目標，向瑞士國境出發。到了日內瓦時，就買一張瑞士的地圖吧。只要有一張地圖入手，到甚麼地方都不怕了。美麗甘夫人既然已住定了鄉間的別莊，我們可以不必像從前那樣子緊趕，只要找到那地方就得了。想到這裏，我們的胆子就壯了不少。

離開了雪雪五天後，我們已到了越比越的附近，剛巧是到得好，因為我們的

袋裏只有七個銅板，鞋底也都走穿了呢，矚目一望，從綠蔭的日內瓦湖畔，直到那背後的碧綠的山，無數的漂亮的莊子並立着。大概這些莊子之中，就有一家是美麗甘夫人帶着亞沙和麗色住在那裏的吧。我們只要找得着那家就好了。

然而到來一看，覺得越比不是一個小村落。這是一個繁華的地方，是比普通的村鎮還要大得多的大都會。我們最初以為只要簡單地詢問那帶了一位身體不自由的男孩子和一位啞吧的女孩子的英國貴婦人，就可以知道了，誰知這完全是不知實際的空想。走近看見那沿着湖邊的郊外，差不多完全是住了英國人和美國人，恰呈了倫敦附近的別莊的光景一樣。

那麼，為要知道美麗甘夫人的住家，我們只好一家一家地去詢問這鎮裏和附近的莊子。但是這在我們也不算甚麼困難的事，在越比這地方奏着樂器尋遍就好了。

只化一天，我們轉完了這市鎮，得了不少的收入。在想買牝牛和洋囡囡的那

時節，每當收入倍多的夜裏，我們便感到了無上的幸福，但是現在跋涉奔波，却不是爲了金錢，就是賺到了錢銀，那又算得甚麼？走遍了全個越比越，還不能得到關於美麗甘夫人的線索的我們，那夜裏却只有疲勞煩累，鑽入被窩裏。

第二天，我們又到越比越的郊外去尋訪。沒有一定的目標，隨足所自，遇着別莊式的房子，不管它窗子有沒有開，我們一定在外邊奏起音樂來。從湖畔到山脚，從山脚到湖畔，往還不知多少次，而且在行人當中，一看有親切的面孔的人，就向他詢問。然而一切只是徒勞。有人說大概是住在山頂上的別莊的，又有人說恐怕是住在湖畔的英國婦人。跑了去看時，却都是弄錯了。這天也走得全身疲倦，回到家裏來，然而我們決不失望。今天尋不到等明天，明天尋不到等後天，我們總是懷着新的勇氣出去。

我們有時向兩側圍着高屏的街上走，有時踱過了通過葡萄園或果樹園中間的小徑。而且屢屢走過了在那大栗樹繁茂的葉子、遮蔽了蒼空和陽光之下、生着了

美麗的天鵝絨一般的青苔的通路。

在這樣的小徑或道路的左右，每五步或十步之間，排着綺麗的鐵格子門，或木造的風雅的柴門。從這些門望進去，有鋪着細砂的花園中的小路，這小路在種滿了修整的常青樹和花草的碧綠的草地上，像蛇一般地蜿蜒着，直到了盡頭處，就是極盡繁華的漂亮房子，或是攀繞着藤蔓的鄉村式的風雅的房子。而且無論那一家，都從建築上的擺佈，使住在這裏的人，可以從樹木之間，看見那淡紫色的阿爾比士山，和翡翠一般的日內瓦湖。

這些蓮花園的別莊，屢屢使我們失望。因為花園太大的原故，所以從門外到家裏的距離很遠，以致我們的演奏不容易傳到屋子裏去。因為要使屋子裏的人聽得見，我們就只有盡力彈唱，那麼，夜裏一回到家時，我們的疲勞，真是不可形容的了。

有一天的午後，我們在這樣的街上伴着合奏。我們面前的鐵格子門是開着

了的，可以看見裏面的花園。我們的背後是土壁。我們當初沒有注意到這土壁，背向着它，只顧對着門彈奏。因為很久沒有効力，我們就想走開到別的地方去，不過還有一點留戀，我自己一個人提高了嗓子唱起那秘藏的『拿破里之歌』。當我唱完了第一節，正想移到第二節的當兒，突然從我們的背後——從那土壁中，聽見有人在唱我正要唱的『拿破里之歌』的第二節的歌聲。那歌聲很微弱，不類普通的聲音，然而節拍却一點也不錯誤。

我和馬撒是多麼的驚駭呢！我想不到這廣闊的世界上，竟有人知道我的『拿破里之歌』，而且能那樣唱得出來的。然而土壁內現在正是那麼樣地歌着。

『不會是亞沙嗎？』馬撒說。

然而這的確不是亞沙的聲音。亞沙的聲音，我一聽就明白了。

卡彼一聽見了聲音，突然發出喜悅的吠聲，總是向那土壁亂跳。

我忘記了前後，向土壁中叫起來。

「是誰呀？剛纔在唱歌的？」

同時壁內也有同樣的喚聲：

「路美？」

馬撒和我面對着面看着，莫明其妙。

我和馬撒呆呆地對着看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了土壁的一端，矮籬笆的那邊，有一塊白帕子揮動。我馬上向那裏跑去。

只看見了帕子，我還不知道是誰在揮動。等到了那籬笆前，我纔明白了那帕子的主人——是誰呢？那就是麗色啊！

畢竟我們找到麗色了。那麼亞沙和美麗甘夫人也住在這土壁中的別莊內吧。但是那唱的是誰呢？這是我們看見了麗色時同時發出來的疑問。

「是我。」麗色答。

麗色會唱歌，麗色會說話啦！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吃了一大驚，睜圓

着眼睛說：

『呀！麗色會說話了！甚麼時候起的？』

麗色的舌頭還不能十分靈轉地說：

『就是現在！』

『甚麼，就是現在？！』

我從前時常聽見說，麗色會有一天會說話，大概是在她有甚麼很動心的事時，就會說話的這一類的話。但是我不相信那是可能的事呢！

然而現在，那就成事實了。她現在聽了我的歌聲，又發見了她以為永久失去的路美，那激烈的感情，遂使這奇蹟實現了。這一半是因為『拿破里之歌』的原故。我的『拿破里之歌』，很能够感動她，她再也不會聽得厭煩，也沒有一回聽後不爲下淚的。在亞根的家裏時，她早就表示了假使她只要能開口說話，她一定唱那歌的了。這樣有深因緣的『拿破里之歌』，遂使她在不知不覺之中，隨

口唱了出來，而成了會說話的動機。

我也感動非

常，緊抓住了籬

笆呆立着，不過

這不是發癡的時

節，所以我整一

整心緒，問麗色

說：

「美麗甘夫

人和亞沙，在那

裏？」

麗色想要答我的這問話，動了動嘴唇，不過一遇到繁複的言語，她還不能夠



美麗甘夫人和亞沙，在那裏？

說，很煩燥地用手勢和眼色，向我指指花園的那邊，樹下的小徑處。因為離得遠，不能看得清楚，不過我也辨出亞沙躺在一個僕人推着的車上，母親是跟在背後的了。我不知地伸長脖子，只顧望着時，忽然從母親的背後，現出一位紳士——美麗甘克森的影子來了，我不覺倒退了幾步。我忘記了克森還不認得馬撒的事，叫他也趕快藏了起來。

這瞬間的驚愕一過去，我立刻就想到了麗色莫明其妙地還站在那裏，偷偷地走近籬笆說：

「我們是因為看見了那位克森藏起來的。因為假使我們給他看見時，就會被趕回英國去的。」

麗色似乎很吃驚地舉起了雙手，我又對她說：

「不要動。不要對人提起我們來了的事……：……明天早上九點鐘，我們再到這裏來，你也一個人到這裏來吧。你到那邊去好了。」

麗色還是躊躇不決，我就催她說：

『快點去吧，要不然恐怕不知道要惹出怎麼大的事情來，也未可知。』

我們說完這句話，就躲在土壁下，偷偷地走進了那邊葡萄園茂盛的地方。

在那裏我們纔放了心，馬撒便對我說：

『我不能像你那樣的，等到明天。克森那傢伙說不定今夜就會將亞沙殺死。

我想我自己一個人，馬上就跑去看美麗甘夫人，將我所知道的事完全告訴了她。

克森一點也不認得我，所以就算給他看見了，也決不會累及你的……那麼美麗甘

夫人就會指示我們應該怎麼樣做好吧。』

我以為馬撒所說的話，也有道理，馬上就表示同意，叫他到美麗甘夫人的地

方去，我呢，在那邊看得見的綠葉蔭鬱的栗樹下等候。假使萬一克森會到那路上

來時，我也可以躲在樹幹後的。

我跑到了那栗樹下，躺在鋪了毛氈一樣的青苔上，一刻千秋似地等着馬撒。

儘等馬撒也還不來，我以為馬撒或者弄錯了地方，找不到，自己跑回家裏去了，也說不定，這時候我忽然看見了馬撒伴着美麗甘夫人一塊兒走了來。

我趕快跑到夫人的面前，拿起夫人伸出來的手來接吻。那麼，夫人將我抱在兩腕中間，彎着腰溫柔地親熱地向我的額上接吻。

夫人給我接吻的，這是第二次。不過第一次——在『白鳥』上分別時，她却沒有像這次樣地將我抱得那麼樣緊。

『多麼可憐的孩子！』夫人用那雪白秀麗的手指，抓分着我的頭髮，含淚的眼睛，看了我好一會之後，口裏喃喃地說：

『……呀……不錯的……』她說後又嘆了一口氣。

這句話是夫人對她自己說的，我一點也不明白她的意思。我只感到了夫人溫柔的愛情和那滿含着親愛之情的眼光，使我嘗到切身的幸福。除此之外，我沒有想到其他的餘暇了。

夫人還是疑看着我說：

「路美，剛纔你的夥伴告訴我的那事，實在是可怕得非凡的，我還要你親口的告訴我一下。你把你在漆姓的家裏所知道的，和克森來時的情形，詳細細細告訴我吧。克森不在這裏，你用不着擔心了。」

我將她所問的事，簡約地說了。尤其是將克森來時的情形，詳細細細不遺不漏地說了。夫人時時對於緊要的地方，就向後質問或是反問，從來我的說話並沒有有人這樣注意來聽的。說話中間，夫人的眼睛也從沒有離開過我的臉上。

我的話說完後，夫人還是默默地看了我好一會，纔又開口說：

「這事對於你我，都是很要緊的，我們應該注意之上更加注意，慎重從事纔好。我馬上就去找一個可以指導我們的人來，和他商量，在這期間內，你們……你是亞沙的朋友，而且……」夫人說到這裏，有點躊躇，「我當你是亞沙的兄弟一樣的……從今天起，不止你自己，連你的同伴的這小孩子，都非得停止你們悲慘

的生活不可。等過兩個鐘頭後，你們就到亞爾布士旅館去好了。我馬上就派人去定房間。我們明天在那裏會面。今天我不能再和你們細談了。」

夫人這樣說時，又向我接吻，和馬撒握手，然後快步離開了栗樹下去了。等到看不見夫人的影子時，我對着馬撒說：

「你到底對夫人說了甚麼話？」

「我說了夫人現在對你說的，還有種種的話！真是慈善的夫人！我再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夫人！」

「種種的話，是甚麼話？」

馬撒含笑說：

「種種的話就是種種的話啦。……但是我不能說出來。」

馬撒這樣說時，他就真的不會再說的，所以我就轉了話頭說：

「你看見亞沙嗎？」

「我遠遠地望見了他。然而我也知道他是溫柔的小孩子。」

我不知道馬撒對夫人說了些甚麼話，心裏越急，又催促他了。然而無論如何，馬撒總想避開我的質問，要不然就是說些不關痛癢的事。

我只得斷念，不再去問他，而說到別的事去，藉以消磨時間，不久到了指定的時刻，我們就向亞爾布士旅館走去。這是這方面林立的漂亮的旅館中之一，我們做夢也夢不到會住在這樣奢侈的旅館的。我們正自慚服裝之不整，然而旅館的人們却沒有看不起的样子，穿着燕尾服、帶了白領結的茶房慇懃地將我們帶到了房間裏。

我們的房間之漂亮！從裝飾至窗簾地氈，無不盡善盡美，其中還有雪白的柔軟的兩張睡床並排着。推開窗子就是涼台，朝下一望，蔚藍澄清的湖水中，浮着張了翼的鳥一樣的帆船，白鳥也像繪畫樣地浮在水上，阿爾比士山的紫色的影子浸在湖面。我們只有疑心世界到底有這樣好的景色的地方嗎？

飽餐了這秀麗的風景之後，我們纔走進房裏來，馬上那穿了燕尾服的茶房，又直立着不動，問我們晚餐時所要的菜色了。

『蒸餅有嗎？』馬撒說。

『是，各種蒸餅都有。』

『那麼，將各種的蒸餅都拿來吧。』

茶房立正着，無論我們說的多可笑的話，他總是絲毫不動地立着。

『幾種都拿來嗎？』

『是的。』馬撒很大方地答。

『還有肉類，燒禽，野采等類的菜色，要拿甚麼來？』

馬撒的圓着眼睛，一點也不畏縮，大大方方，命了很多的菜色。

『就這樣够了嗎？』

『唔，夠了。』

茶房致了一禮，向後轉，走出去了。

馬撒喜容滿面地說：

『喂，這裏的菜，一定比那漆家的好吧！』

第二天美麗夫人帶了裁縫師父和賣襯衣的人來了。據夫人說，麗色拚命地在學說話，現在可以向人寒暄得幾句了。一個鐘頭後，夫人還是和我接吻，和馬撒握了手後回去了。

夫人這樣地接着來了四天。每次來時，她那對我的溫柔慈愛即隨之增加，不過還是似乎心中尚有所隱藏的。

第五天，那一位我從前在『白鳥』上認識了她的女用人，坐了一部兩隻馬拉的馬車來接我們。我們的服裝也完全改變了。馬車中的路途很短。因為我滿心抱着狂人一樣的空想，正在做着好夢啦。我們馬上被帶到華麗的客廳裏，在那裏夫人和睡在長椅上的亞沙，還有麗色都在等待着我們了。

我們一踏進去，亞沙就伸長兩手向我，我走了近去，抱住了他和他接吻。我又抱着了麗色接吻。然後夫人親熱地吻了我說：

『你仍舊同從前一樣的身分了。』

我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望着夫人時，夫人也不向我說明，只站了起來，推開別的房间的房門。在那裏寶蓮媽媽——真真正正的斜巴隴的寶蓮媽媽抱着了嬰孩的襁褓，白外套，花邊的帽子，鞋子等類的東西，站在那裏。

我也等不及寶蓮媽媽將這些東西放到桌上，就跳到她的身上，投在她的懷裏和她接吻。這時候我聽見夫人喚了女用人，吩咐她些甚麼，大概是去喚克森的聲音，所以我馬上面色變青了，可是夫人却柔溫對我說：

『不，不要害怕，你到我的身傍來，握着我的手好了。』

這時候，客廳的正門開了，那露出尖銳的牙齒含着微笑的克森進來了。但是他看了我一眼時，那微笑突然變成皺眉蹙額的面孔了。

美麗甘夫人不等他開口，就說：

『我講了你來，並不爲別的，』夫人的聲音帶抖，然而很鎮靜地說，『做嬰孩時被偷了的我的大兒子，現在纔找到了，所以我想叫他見見你。』

夫人緊握着我的手，接着說：

『這小孩子就是的，可是你也想是早已知道了吧。因爲在偷了這小孩子的人的家中，你已經是檢查過他的身體的。』

『到底這是甚麼一回事……？』克森還想裝做不知，但是面色已經完全變了。

『那男子做了賊，去偷教堂的東西，現在被關在英國的獄中，他已經把這件事完全自首了。這裏有證明此事的證書。他自己說明怎麼樣偷這小孩子，怎麼樣把他丟在巴黎的傷兵院前，怎麼樣爲了隱藏證據，把襁褓的徽章剪了，一一都說出來了。這裏是那襁褓。拾了這小孩子養育了他的慈善的婦人，將這些東西保留

了起來的。請你拿來看看，這證明書也請你讀一讀。」

克森像石像一樣地動也不動站了一會，我以為他是在想怎麼樣將我們這些人一塊兒扼殺的了，但是他突然向着門口走去，一手執着開門的把手，回頭看着這邊說：

「這小孩子是不是真的，你會有一天知道就是了。」

美麗甘夫人——這次我可以喚她作媽媽了——鎮靜地說：

「隨便你到法庭去起訴好了。但是我不願意去和逝世了的丈夫的兄弟打官司，就算他做了壞事。這層也請你明白。」

門關起來了，我的叔父的影子不見了時，我伸開兩手，向我的媽媽撲去。媽媽也伸開兩手，抱住了我。我們兩人同時互相親吻了。

我們的感動漸漸冷靜時，馬撤走近了我，含笑說：

「請你告訴媽媽，我給你守了秘密的事。」

『那麼你早就曉得了一切了嗎？』

回答我這質問的，是我的媽媽。

『是的，馬撒早就察覺你是我的兒子了。但是太早就說了出來，恐怕後來或者有更差錯誤處，反為不妙，所以在沒有探齊證據之前，我就叫馬撒要嚴守秘密。詳細的事，待我慢慢再告訴你。總之你比亞沙早一年出世，養了六個月後，就給人偷了去，一直到現在沒有下落。現在又是這樣回來了，以後我們二人決不會再分開的了。不但我們，就連你不幸時的朋友……』媽媽指着馬撒和麗色說：『這兩個人也是我們一輩子離不開的朋友。』

十年後

若干年的幸福的日子，像飛矢一般地過去了。

現在我們是住在我們先祖傳下的「美麗甘莊」裏了。

在濁世間的荒波裏漂流，受了薄情的運命的翻弄的苦兒——沒有家的小孩，現在纔有了真心相愛的母親和弟弟，並且還有享名的家聲和遺下巨萬的財產的先祖。

若干的夜夜，在農人的破草房裏，在牛馬欄裏，並且屢屢在星光之下經過了的悲慘的小孩子，又有誰會想到那就是有來歷的「美麗甘莊」的歷史的古城——時時有帶路的人引了好奇的旅客到來的這古城——的承繼人呢。

這「美麗甘莊」是在十年前，我和我的親愛的朋友馬撤得了馬戲師父李順之救助，在他的哥哥的船上逃出來的港的西岸約二十里的地方。

我現在是和母親，弟弟，妻，同住在這城中。

自從我們定住了在這裏以來的六個月中，我是常是在家裏書室中過日子。每日關在這保存着了很多關於美麗甘一家的舊紀，財產目錄，證書，記錄等的書室

裏，並非爲了想查這一家的記錄或其他的東西。我是來這裏仆在先祖傳下來的古舊的大書檯上，展開紙來記述冒險的事呢。

我等現在在我的長子——小馬撒舉行洗禮的時候，利用這時機，想將我不幸時的舊友全部請到這美麗甘莊來，將他們都在內的冒險的記錄，當爲我的感謝的紀念物，送給他們，所以將零碎寫成的東西，都付之石版印刷商人之手印了出來，今天我正是等着將這自作的自傳送給我的賓客們。

這聚會不但來賓各人多不明內容，就是我的妻子也不知道。我的妻子並不知今天可以會見她的父親姊姊兄弟姑母。只有我的母親和弟弟却與我共此秘密。那麼，一切的賓客，各不相知，而會合在這美麗甘莊中，過此一夜。我呢，在一堂之中，看到了我不幸之目的舊友全部了。

只因在這聚會之中，缺了一人，這就是我無限的痛恨。然而就算積起千千萬萬的寶貝，也不能使死者復生。可憐的李士老人！眷懷的師父！到那一世我纔得

聽到你親口說的那熟耳之音『小孩子們，開步走！』呢？！然而將你的白骨，移到了巴黎的蒙巴爾斯墓地裏，又爲你建了你的前身——名振全歐洲的歌人卡爾羅巴爾提尼的半身銅像，紀念你的永遠，也就是報你厚恩於萬一了。那銅像的模型，現在正是安置在這美麗甘莊內。

我在你的像上提起了筆，時時仰望着你憶起了舊事而動筆。今日賓客的列席者當中，我也應該先乞你的降臨。呀，我永世勿忘的恩師！我之所以有今日，也是全賴吾師的福蔭。假使沒有你的教訓，沒有你高貴的示範，我那得有今天這日子，成爲俯仰天地而不愧的獨立獨行的人呢！呀！真的使我眷眷不能忘的吾師！今天的席上，沒有吾師的光臨，是多麼痛恨一回事啊！

然而現在母親在掛滿先祖的肖像的迴廊那邊走來了。母親的那富有品格的充滿溫柔和慈善的面容，比在『白鳥』上時，沒有半點差異，不過那時候永置在她面上的憂愁的面紗，都無踪無跡了。

現在母親倚在亞沙的腕中了。因為亞沙已經不是得母親的扶持纔可起立的當年的亞沙了。他現在不論狩獵，不論划艇，乘馬，都已成了一位完全的運動家了。他自從離開了叔父的毒手之後，元氣恢復，成了一位見人無愧的青年了。

在母親的背後，跟着一位穿了法國鄉村式的服裝的老婆婆。老婆婆的腕上，抱着一個包在白外套中，剛出世不久的嬰兒。這年老的婦人，就是斜巴隴的寶蓮媽媽，抱着的嬰兒，就是我的兒子小馬撒。

我找到了母親的當初，就想喚寶蓮媽媽來我們家裏，但是她不答應。她說：「路美，你的心情我真歡喜，但是我現在不是可以到你的母親身傍去的日子。你今後非得要進學校，拚命用功不可。我就是到了你那裏，也是無所用處。不過我們也不是一輩子再不會見面的。等到你長大成人時，你就會討一位好媳婦吧。那麼，你們就會養小孩子。假使那時候我還活着，而你又願意的話，我就來給你們抱小孩子，我不能像養你那樣時做奶媽，不過看小孩子是做得到的。而且

年紀大了的人，可以不用多睡覺，所以決不會像你那樣地，讓那小孩子給人家偷去的事。』

寶蓮媽媽如願回了斜巴隴，過她安逸的生活，當我的兒子快要生的時候，差人到斜巴隴去一說，她馬上就答應了，離開了她的故鄉，丟了慣習，遺棄了朋友，別了牝牛到英國來了。

亞沙離開了母親，將手中的泰晤士報放在我的桌上，問我有沒有看過，我說還沒有看過時，他就指着報中的一欄給我看。那是維也納的通信：

『諸君不久就可在倫敦看見音樂界的天才馬撒君吧。他在當地維也納的成功雖然不少，但英國的招待，也難以推辭，故他定於一兩日內離開維也納向倫敦出發。他不僅是一位具有偉大的威力和可驚的創造技能的音樂家，同時他是現代首屈一指的大作曲家。總之，他是提琴界的蕭般。』

我不用藉這通信纔知道當年的街頭藝人、我的夥伴我的弟子的馬撒，現在成

了大藝術家。我和亞沙和他三人受了教師的監督，在一塊兒念書的時候，他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的進步，是極其遲慢的，不過我的母親選給我們的那音樂教師，却爲了他的進步而咋舌。蒙特的理髮師兼音樂先生甘特拉先生的預言，果然的中，現在已經成爲事實，而且彰彰在人眼中了。然而泰晤士報的維納迪信，使我感到了我也和受維也納人士的喝采的本人一樣的誇耀和幸福。馬撒永遠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不，寧可說是我的手足。正像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一樣，他的勝利也就是我的勝利。

正在讀完泰晤士報時，僕人拿了一封電報來。那正是馬撒打了來的——他現在剛到了英國。四點十分到斯其達火車站，而且從維也納出發時，順路過巴黎，將他的妹妹沙麗也帶了來，所以要我們派馬車去接他。

我把這電報給亞沙看，對他說馬撒帶了沙麗來的話時，亞沙的面孔泛了紅暈了。亞沙是愛上了現在在巴黎受了高尚的教育、變成絕世的麗人的沙麗了。

『哥哥，我去接他們好吧。』亞沙有點難爲情似地說。

『當然好的！』我說。

已經是時候了，亞沙就去豫備馬車。

差不多同時踏進來的，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誰，想諸君早已猜到了吧。那就是可憐的花匠亞根的小女兒麗色。麗色已經不是啞吧了。她在我的母親的膝下，受了十年間的教育，現在成了一位品性優良的淑女了。而且那美麗，更是逐年加豔。最初我向母親要麗色時，感到了很大的困難。那就是因爲身家的不相稱，親戚們都極力反對，好像我討了麗色時，就有非和他們絕緣不可的形勢。然而也有一部分親戚，却知道了麗色的品格和她的溫柔處，向我表同意的。幸而我母親極力做我的後盾，所以結婚能夠平安地實行，造成了一個幸福的家庭。

妻子走近了我的身傍說：

『甚麼事情呢，大家都在竊竊私議的……而且亞沙也不說話就到火車站去，

瑪特火車站也派了馬車去，到底是甚麼事情呢？請你告訴我好吧。」

我和母親笑了起來，但是沒有回答她。那麼麗色就抱住了母親的脖子，溫柔地接了一個吻說：

「媽媽，你也和他們在一夥，那我就不用擔心，不過我也想快點知道個明白啊。」

時間刻刻前進，到瑪特火車站接麗色的家族的馬車差不多就要到。那麼，我就和我的妻子開玩笑，拿了船上用的望遠鏡，向着山麓的那方說：

「你試看看這望遠鏡，那麼，你的好奇心就會滿足了。」

然而映在妻的眼裏的，只有雪白的蜿蜒的街道。

那麼，我就取回了望遠鏡，拿到自己的眼前，說：

「怎麼，你看不見嗎？我看海的那邊的法國，看得很清楚。一個灰色頭髮的老頭子，正在催促着兩個婦人。老人就是你的爸爸，兩位婦人，一位是卡特林姑

母，一位是葉琴。卡特林姑母也增了年紀了，哦，他們三人都坐上馬車了。他們到那裏去呢？或許是到英國來的嗎？真不湊巧，濃霧罩起來，看不見了。讓我看看那邊吧……哦，有隻大輪船駛來了。甲板上有一位男子，他現在是從亞瑪遜方面去採取植物回來的，他還拿了歐洲人不會看過的花。這男子最初的紀行文，大引起了人家的注意，所以只要說到植物學者澤民，就有不少的人曉得他。他似乎正在着急不要搭不上船，可以去看他的妹妹和家族。」

我又將眼鏡轉向別處，口中謎着說：

「哦，這次連話聲都聽得着了。一位是七十來歲的老人，一位男子的年紀尚輕。他們現在車中談着話，「這次旅行真愉快啊，亞歷。」「真是愉快，先生。」「你當然更覺得愉快吧。你不單可以和路美握手，還可以看見你的家人們……總之，看了路美之後，再去看看英國的炭坑，圖謀改良渦魯斯的炭坑，但是伯父因了害病，不能夠來，這就是很可惜的。」他們正談着這些話呢。」

我還想再說下去時，麗色突然兩手抱住了我的頭，說：

『假使真的這樣，我不知麼歡喜呢，』

『假使你歡喜，那就應該謝謝母親。這都是母親的好意……。你要再讓我講下去，我還要告訴你那成了有名的把戲師父的李順，和他的哥哥來了的事呢。』談笑之間，馬車的聲音，漸走漸近了。我們趕快走近窗際，在最先的四輪車中，麗色看見了父親姑母和姊姊，兩個兄弟。亞歷的傍邊，坐了一位銀髮彎腰的老人，那就是『教館先生』。從反向側面走近來的馬車中，馬撒和沙麗來了，兩人揮着手和我們招呼。馬撒的馬車的後面，還來了一部馬車。那是完全變成了紳士的李順自己駕了來的。那和從前絲毫不異的他的哥哥船夫也坐在車上。

我們 下門前的石階，去迎接他們。

不一刻大家都坐在一桌上，開了歡樂的夜宴。我們都談起了過去的舊事。

馬撒還說了他在賭場中，看見了克森的事。那麼李順又說起漆德興一家的消

息。據他說，德興以後又犯了重罪，處了流刑。他的妻子也因一夜喝醉了，倒在火爐上燒死了。金佐和傑克也犯了罪，跟他們的爸爸入獄了。家裏現在只剩了那老而不死的祖父，和那最小的姑娘。因為祖父還有一點蓄積，所以還能夠養着孫女安逸地過活。

飯後馬撒把我喚到窗邊說：

『我有一個計畫。我們在過漂浪生活中，奏了很多次的音樂，但是對於我們愛好的人們，我們還沒有奏給他們聽過。今天是很希罕的舊友的會合，我們兩個人做一次紀念的合奏不好嗎？』

我馬上就表同意，說：

『我願意唱一曲「拿破里之歌」吧，使麗色開口說話的也是那首歌哩。』
我們將藏在漂亮的箱子中的家寶——各人的樂器取出來。但是那提琴是價不值一文的東西，豎琴也是古舊不堪的樂器了。

人們將我們圍成一個圈子。這時候一匹老耄的白狗跑了來。那就是老卡彼。

卡彼現在雖然聾

了，可是眼睛還

好，牠靜靜地睡

在墊褥上，一看

見了舊友的豎琴

就憶起舊情，蹣

蹣跚離開墊褥

跑了來。

我們且彈且

唱。卡彼啣了盤

子，搖搖擺擺在



卡彼得到這樣的收入，這次是第一次。

『老爺貴客』的面前轉來轉去，那麼，各人就丟了多少入盤裏。卡彼似爲了那收入吃了一驚，拿到我的面前來。實在地，卡彼得到這樣的收入，這次是第一次，盤內有的都是金幣和銀幣，算一算共有六十多塊錢。

我照例和卡彼接了吻，我小孩子時的不幸的記憶，使我想起了一個計畫。

那就是將這六十多塊錢來做基本金，設立一個保護在街路上漂泊的年輕的藝人的機關，不敷的款項，就由我的母親支出來。

馬撒吻着我母親的手說：

『我願意盡點微力，來幫助路美的計畫。假使你允許我的話，我將此次在倫敦音樂會的收入，添上卡彼現在的『得』。』

我的記錄已經完了，馬撒却爲我加唱了一曲『拿破里之歌』。

這部苦兒努力記，充滿着愛的情素，
迅電般地會攝引讀者整顆的心。

徐晉 一九三三，三，一四。